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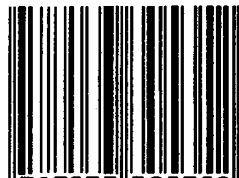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ZB9.1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3開本 46.7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三六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四)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刻本

.....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

卷(四)

〔明〕唐順之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胡宗憲

刻本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七

纂梁朱溫

朱溫宋州人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爲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朮說溫曰黃巢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溫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拜全忠宣武節度使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犇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犇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讓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

史纂左編卷八十七

八

黃巢

及克用追敗之于郾城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潛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瑋張晔攻汴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額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三年春珍得其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瑋瑋敗投水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席全忠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晔而樂聲不輟晔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

卷之七

全忠

一

全忠

斬首萬餘級宗權與晔夜走出鄆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晔攻汴全忠聞晔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晔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晔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鬪也已而晔見珍在後果止卽馳還全忠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晔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橫出斷晔軍爲三而擊之晔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晔而河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將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

歸全忠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楊州行密不納僖宗崩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真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彥真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勣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沁河行營討蔡州圍之自餘日不克是時

卷之七

全忠

二

全忠

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及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

天子封全忠爲東平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於冤胸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全忠厚之以賂濬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全忠爲東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濬而已天子以全忠爲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全忠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景福二年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全忠及朱宣戰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戰於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鳳翔李茂真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龐師古克

全忠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九月攻淮南龐師古清口葛從周出安豐全忠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董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潁河瑾又敗之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天子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晉取洺州全忠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鐸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全忠爲梁王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真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譟泣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即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

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卽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全忠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守節度使楊崇本降胤奔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邠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邠慈隰復入于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真戰于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真數出戰輒敗遂圍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茂真殺

史纂要編卷十七

八 朱胤

本

魏

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爲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王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請之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加全忠守太尉

克副元帥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逐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其分已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弑之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

史纂要編卷十七

八 朱胤

七

秀

軍以子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克街侯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全忠辭歸鎮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讐生破國亡家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

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伐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真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真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伏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

資治通鑑卷之七

八

九

亂國離間君臣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崔遠柳璨並同平章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脩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旣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真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觀之乎遂相與連兵通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全忠引兵屯河

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京甸請上遷都洛陽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轉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

資治通鑑卷之七

八

九

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車駕至陝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脩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旣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爲佑國節度使上復遣間使以稱詔告

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日朕至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四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忍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悲於殺水

史纂左編卷六

天監

十一

留

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帳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延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章震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

爲左龍武統軍氏叔琮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以張全義爲天平節度使五月帝晏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旣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攜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

史纂左編卷六

天監

十一

留

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通判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聞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

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爲太子更名視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今天子於柩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殺獲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等置酒九曲池醉酣悉殺之投尸池中三月以張文蔚同平章事獨孤捐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籍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

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有寵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殺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州刺史自餘或門胄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爲之一空再貶裴樞獨孤損崔遠等皆遠州司戶六月敕裴樞獨孤損崔遠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避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顧指氣使傍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罵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

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
捫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十月以朱全忠爲諸道
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
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
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
惜不若且歸息兵俟衆而動不聽全忠發襄州至棗
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牽漚人馬疲乏士
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
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
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
足以辱主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
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
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
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朱全忠度淮而北
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
之躁忿尤甚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
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
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
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
暉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

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
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
九錫豈不能作天子也玄暉曰唐祚已盡大命歸王
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肯德也今茲
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
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
如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朝士多竊
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勸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
數有歸朝士無敢違者卒已以全忠爲相國進封魏
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遂不受十二月命樞密
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旨玄暉自大梁還言全
忠怒不解柳璨奏稱人主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
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
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玄暉張延範朝夕
會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達
意玄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
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延範積善官夜宴對太后焚
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厨使朱
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制事全忠三
表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

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使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于是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旣而潞州內叛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全忠入館于魏有疾臥府中魏傳節度使羅紹威恐全忠襲之入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爲王忠者皆以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乃與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楊涉子

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盡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四月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卽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至金祥殿前陳之全忠遂篡位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薛貽矩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繫盆中迸散脫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帝不憚而罷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二年二月癸亥醜濟陰王於曹州追諡曰唐元帝乾化元年帝避暑於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徧全義子總祥不勝憤耻欲執之全義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陷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二年帝長子友裕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當留守東都次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控鶴都指揮使無能次友貞初

張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驕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圖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卽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救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韓勅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懼不自安相與合謀勅以牙兵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至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丹出於背友珪自以龜襲之瘞於寢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傳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執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

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爲友

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丁昭溥還問友文已死乃發喪友珪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受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以侍衛諸軍使韓勅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勅副之以兵部尚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友謙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三年友珪旣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唱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

嚴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嚴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鄆王篡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鄆王弑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鄆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朱漢賓

史纂要卷之七

六東道

辛

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嚴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常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汝輩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趨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伏王給之庚寅旦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延諤趨北垣

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平章杜曉學士李昉皆爲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被傷至脯乃定象先嚴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叛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寅帝崩年三十六在位九年

史纂要卷之七

八朱

主

南唐徐溫李昇

徐溫海州朐山人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肥以募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行密出其長子渥爲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奸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渥喜擊毬飲酒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由是將佐皆不自安大將呂師周等奔于湖南馬殷天祐三年朱溫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

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爲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于牙城之內渥遷出于外以其地爲射場顥溫由是無所忌憚渥之鎮宣州使指揮使朱思勗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大將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祐間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乃召思勗等飲酒祐數思勗等罪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欲誅之內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三百露刃入直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耶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所親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撾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之于是軍政悉歸二人渥失政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溫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群盜能反殺之諡曰景弟隆演立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溫顥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

此易爲也明日顓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顓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顓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王之不可然恐爲之大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顓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溍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詞旨激切聞者感動顓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顓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聞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立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顓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段之於外信乎顓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顓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矣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顓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顓使刺客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

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顓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明日可求詣溫謀陰使鍾泰章殺顓章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溫翁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顓溫因盡殺紀祥等歸殺溍之罪於顓以其事入白溍母史氏史氏恚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初顓與溫謀弑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顓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顓從之至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以溫爲實不知謀溫性沉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參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先是張顓用事刑戮酷溫縱親兵剽奪市里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鍾泰章賞薄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滁州刺史八月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勲位已

高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
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
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論遇使自歸蕘
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
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溫諷再用伺其出
殺之并族其家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僞下之
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九年溫率將吏進隆演位
吳王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徐溫
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畱其子知訓爲行
軍副使秉政而喪事溫遙決之十三年宿衛將李球

史書在編卷十

李球

手

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
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
足爲也因返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
潰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
不能自持而知訓尤陵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
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髻髻爲蒼鶻知訓
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
之左右扶隆演起出知訓怒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
反目副都統朱瑾以家妓通候問于知訓知訓益欲
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上置靜淮軍於泗

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
瑾有所愛馬冬貯于帷夏貯于幃寵妓有絕色知訓
過別瑾瑾置酒以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
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陶氏
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
之瑾先繫二悍馬于廐下將圖知訓密令解縱之馬
相蹄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
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
已爲大王除害王懼以衣郭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
吾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

史書在編卷十

徐溫

手

挺劍將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
後踰城墜而折足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
任患遂自剄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
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志誠助瑾遣
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
軍捷召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溫養子知詰自潤州
先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得政溫雖奸詐多
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
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
不下而反用說密降之何以威敵國答其使者遣之

吾以養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甯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歛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自斟。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嘗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爲矯詐。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錫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因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卽皇帝位。不許。又請卽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嘗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被執。溫問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毘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廬江公濠有材氣。常曰。國家而爲他人所得。可乎。徐溫聞而惡之。出濠爲楚州團練使。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

乎。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贊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後。恐爲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救。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興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知誥知可求不可去。更以女妻其子。續溫方謀。迫隆演僭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重厚恭恪。溫父子專政。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顏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諡曰宣弟。溥立。溥行密弟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公濠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改昇州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二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四年。溥至白沙。閱舟師。改白沙爲迎鑾鎮。徐溫自金陵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爲閤門官。城武備。等使察王起居。虔防制王甚急。至是王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官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

斬之王曰斬則大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十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即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卽皇帝位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王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爲左軍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爲金陵尹三年以徐知誥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今謀右僕射朱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廢臨川王濛爲歷陽公以兵守之知誥召景通還金陵以其子景遷爲平章

史纂左編卷十七

大書事

辛度

事與今謀等執政三年知誥建齊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冊禪位於齊王知誥知誥復姓李改名昇十二月溥卒於丹陽諡曰睿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枕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

李昇徐州人也世本微賤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

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爲人溫厚有謀喜書善射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知誥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爲戰守知誥獨選用廉吏脩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今謀參軍王翊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爲腹心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溫聞知誥理昇州有善

史纂左編卷十七

大書事

壬

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脩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旣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知誥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知誥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知誥以手爪指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知誥知誥起趨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途而還給以不及

由是得免後知誥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知訓之
用事也嘗陵弱楊氏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乘
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
之士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
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
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事吳
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
年逋稅俟翌年乃輸之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
已歸知誥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先是吳有丁口錢
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知誥以

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
請蠲丁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細絹匹直千錢者當
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
富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
桑柘滿野國以富強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
以爲殿直軍判官知誥每夜引齊丘于水亭屏語常
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火爐相對坐以鐵
筋畫灰爲字遂以是減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
也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吳楚州團練使陳
彥謙有疾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

相屬于道彥謙臨終密畱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爲
嗣溫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知誥溫遣子
知詢入廣陵謀代秉政會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知
詢自以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
猜忌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
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于人
無能爲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
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吳越王鏐遣知詢金銀
鞍勒器並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典客
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掠寶貨以結朝中勲舊使

皆歸心于公則彼誰與處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
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于知誥亦以
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召知誥諸金陵除父溫喪知
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
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
朝知誥畱知詢爲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指揮使柯
厚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責知
誥曰先王達世兄爲人子而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
挺劍待我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物亦可乎知
詢又以廷望語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

廷望也遂斬廷望楊溥僭號拜知誥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畱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郡王宋齊丘勸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官城於金陵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論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鬚

史纂左編卷七

卷七

五

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發忌疾之遣人詣金陵手書切諫以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吳主召知誥還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己丑復入府舍東海康王徐知詢卒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常不平及知誥將謀篡國先廢濛爲歷陽公幽於和州使吏

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知誥召左僕射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事皆無所關預齊丘屢請退知誥以南園給之五年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游燕廢務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貿易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告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而以後事傳于公往年知詢失守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訓兵養民于公何利

史纂左編卷七

卷七

五

知誥感悟待之加厚知誥封齊王知誥以中書令李德誠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率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已而聞越諸國皆遣使勸進知誥謂人望已歸天祚二年建齊國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王璠傳位於知誥國號齊改元昇元知誥以冊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帝爲讓皇

帝追尊徐溫為帝封子景為吳王封徐氏子知誥江
王知諤饒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歎曰吾
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
惋而死知諤宴群臣于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
順人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知諤
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
謝知諤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于儒經讓皇常
服羽衣習辟穀術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慚
懣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
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知諤手
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
遷上皇于池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婚知諤不從
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預政事知諤答以省事未備
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知諤大怒齊丘歸第白衣
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知諤曰齊丘
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璣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
或獻毒酒方于知諤知諤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
用此為二年四月遷楊溥于潤州牙城曰丹陽宮以
嚴兵守之徐氏諸子請知諤復姓知諤謙抑不敢忘
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

昇昇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改其國號唐立
唐高祖太宗廟奉徐溫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為王
公十一月以步騎入萬講武於銅橋楊溥卒於丹陽
宮溥子璉為吳太子時昇以女妻之昇篡國封其女
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官中皆
憐之溥卒以璉為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
四月昇郊祀吳天上帝於圓丘禮畢群臣請上尊號
昇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
號又不許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
也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群臣請
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賜具之錢氏自吳時
素為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
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
不絕昇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謂昇曰田舍翁安
能成大事而昇志在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畧也
然吳人亦賴以休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子景立為
周世宗所敗盡失江北地其後宋齊丘以罪賜死景
卒子煜立事見宋太祖

周郭威榮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也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奉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從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圖外春秋畧知

史纂要編卷全

郭威

二十八

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智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智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智遠起兵太原卽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晉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卽位蘇逢吉蘇禹珪等遷補官吏樞密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宰相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分擾外禦爲急且二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密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亦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爲之

史纂要編卷全七

郭威

二十九

他人無預乃罷濤政事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更欲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已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制以邠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郭威爲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邠素愚蔽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于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旣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時人亦咎二蘇不公所致云是時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隱帝下命乃加拜威同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李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李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

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詭譎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緒景崇相次降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奉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

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事事聚飲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扞厠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盜人財物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賓客得銀數錠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辭以浴不見卽以頭于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爲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守恩肯舉潞州歸漢故宥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遽去三年一月師還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兩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

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歛容謝之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劒安用毛錐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已而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聞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苟有姓閻人何憂晉卿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議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宣徽使

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壘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漢主自卽位以來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史弘肇與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据撫遺利吝於出納供饋不乏國家粗安然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鼠雀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錮銖消滴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如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亦久不補聶文進後臣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銖罷歸久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輩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

不能平左右因謂之曰邪等專恣終當爲亂錄遂吉
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
允明誅邪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
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
書生儒怯誤人太后不可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閭
門所知拂衣而去業等以告閭胥卿晉卿恐事不成
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醉不見與邪章入朝殿中甲
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
諭之分遣使收捕邪等親黨盡殺之遣供奉孟業齋
審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令
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
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
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權判
侍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
得私謂人曰事太急忽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
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兒
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
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
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溥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溥曰公
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疆兵據重鎮一旦爲羣

小所播禍出非其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
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邪等
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拔荆棘從先帝
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
何心獨生君章嘗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
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
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盡
滌鼠輩以清朝廷翰林夫文趙脩已曰公徒死何益
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威乃遣其養子榮
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
得詔捨匕箸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前開封尹侯
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
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
彥超曰侯益衰老爲懦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閭胥
卿等將禁軍趨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
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鸞視郭威威獲之以表置
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
不忍殺臣逼臣詣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
逃刑若實有諍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
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朱延渥

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割掠衆皆踴躍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實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領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壽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言於漢主曰臣觀北軍猶蟻蟻耳退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復遣袁義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兩軍不戰上還宮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筠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管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

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執蘇逢吉聞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初威兵犯京師劉銖誅威家屬威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爲婢威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城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爲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他是時威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皆以爲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赦其妻子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脯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謂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况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諾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

能起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帥百官表請太后詔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贊贊留右都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伏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贊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贊召崇威登樓執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步兵爲贊宿衛徐州判官董喬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

威奪其兵明日據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日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喬賈貞等數人太后詔廢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太后詔以侍中監國百官藩臣相繼上表勸進威營步軍將校醉揚言鼎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威斬之春正月郭威稱帝國號周初贊父崇爲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問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新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廷美楊溫聞湘陰公

養失位奉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周主威貳相陰公贊劉崇卽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瓊爲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驥立祠歲時祭

史記卷六十五

八

手

黃

之北漢主遣其子承鈞伐周不克周廣順二年北漢遣使如契丹契丹遣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周遣王峻救晉州王峻留陝州旬日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起引兵入汴太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乃敕罷親征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契丹北至晉陽

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周主威立四年卒傳其養子榮是爲世宗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張元徽爲先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栢南趣潞州北漢兵屯梁候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三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

史記卷六十五

八

手

胡

殺令均俘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卽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常不自行朕何敢自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三月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出北

漢軍後又詔河中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又命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將兵先趣澤州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指揮使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軍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劉訓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益銳命白重贊與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何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陣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兵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但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

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宋祖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嘗行首馬全又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爲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卽引數百騎進陣北漢主知帝自臨陣褒賞張元徽起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畧陣馬倒爲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衮畏周兵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言歛

軍而退樊愛能何微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逆睹不至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軍降卒數千人爲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賞業縱遣之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騾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逃歸宵迷倩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之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遇敵先逃死未塞責且

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政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以斧戡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微及所部軍校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學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輜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主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向訓張永德史彥超俱兼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匡胤之智勇帝擢匡胤殿前都虞候以馬仁瑀爲控鶴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者釋趙晃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周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向訓爲都監將步騎兵二萬發潞州伐北漢仍詔王彥超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爲隨駕部署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遼州刺史張漢超叛北漢來附取嵐憲石沁等州忻州監軍李勣殺其刺史趙臯叛北漢來附代州守將鄭處謙叛北漢來附契丹救漢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史彥超

死之六月班師二年遣向訓伐蜀克秦州取階成鳳州三年帝親征南唐克滁州取揚州泰州是年以學士王朴爲樞密副使四年王朴留守東京帝南征克壽州五年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六年王朴卒帝北征契丹取益津關以爲霸州取瓦橋關以爲雄州遇疾還崩年三十九子宗訓立國亡爲宋歐陽修曰世宗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于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八

漢董卓 附李傕郭汜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粗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微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緣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尉中平元年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假節拜卓破虜將軍與溫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大喜明日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

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蔡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光卓於望垣北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橋以捕魚而潛從橋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彊鄉侯邑千戶三年春遣使者持節

卷之六

八

二

四

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關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卑原賜斷絕妻子機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熊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

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重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楊賜止沸莫若去薪潰難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

卷之六

八

三

四

急進未明到城西關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卓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寮大會卓乃奮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

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寮於崇政殿前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議何太后賊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

後漢書卷八十八

四

何

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郃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實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畧婦女剽掠資財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畧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寮內外莫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

輶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虬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周芝侍中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黨黨錮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孔伷爲豫州刺史

後漢書卷八十八

六

五

何

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復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典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芝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芝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芝而處恐懼諸卓謝曰

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卓既殺瓊
玆旋亦悔之故表施琬為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
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
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
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
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官廟官
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
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
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四出虜掠遇堅於梁與戰
破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
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懷之時河內太守王匡
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
從小平原北破之死者畧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
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
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
將李傕詣堅求和堅絕拒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
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
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
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
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

史記卷六十八

六

七

八

能為也唯孫堅小慧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
董卓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
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
使光祿勳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還長
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偕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
兩轎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飭近天子也以弟旻為
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
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鬚鬣男皆封
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
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
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
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
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
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
便轉杯案問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
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
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
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害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
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
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

史記卷六十八

六

七

八

之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少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
及發而見禍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
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
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
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懷不得
礫裂奸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
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
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
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墜泥還

後漢書卷八

董卓傳

八

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
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巾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
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
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着衛士服於北掖
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
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乘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
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奴敢如
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趨兵斬之馳齎赦書以令宮
陛内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
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

攻卓弟曼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
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
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
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
萬斤錦綺續縠純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
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
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
留潁川諸縣殺畧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
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迎與肅戰肅敗走弘農
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

後漢書卷八

董卓傳

九

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催汜等以王允
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
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催
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
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爲武威人賈
詡時在催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
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
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
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
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克則得天下矣不克則斂三

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吏兵內反也蜀兵引催衆得入城潰放兵屠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太子保宜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門入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郿塢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飲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催汜稠濟並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清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與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私有所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舉兵攻催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催既而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等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

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擄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飲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解於是遂相猜疑也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官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官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官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熹等十餘人和催

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朱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催汜鄴先譬汜汜卽從命又詣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畧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鄴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鄴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鄴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卽日發適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竝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郭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

史記卷八十八

李將軍

主

李

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膳百官終無二意李催郭汜每恨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催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畧無所遺射生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催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催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白波帥韓暹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擁衛左右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之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使人先渡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繩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而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船中

史記卷八十八

李將軍

主

李

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催兵所掠奪東溺死者甚衆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後幸白波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張楊爲安國將軍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脩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揚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等十餘人

爲列侯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之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下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關鄉侯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曹操專偪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謀泄爲操所殺韓遂與馬騰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詔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

呂布

呂布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內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嘗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亦解布由是陰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傳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

史纂要補卷之八

六

主

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且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殿門刺殺卓事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旣不放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揚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揚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揚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不如生賣布可大得

傕等爵龍揚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嘗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堦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旣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起兵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通遂歸張揚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

史纂要補卷之八

八

主

邈少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實之紹旣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邈心不自安與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陳宮屯東郡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之形勢候時變通此亦縱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爲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兵擊布累戰相持

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盡復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邀請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邀未至壽春爲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距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將軍伐之今術復明目于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開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陳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饑困請降於布布悲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呂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呂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于布諸將皆謂布曰將軍嘗欲殺劉備今可假手于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享飲布

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侯植戟於營門譬弓顧謂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姻則徐楊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爲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爲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爾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群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辟如養鷹饑卽爲

用飽卽馳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喬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還奉與術本合之師爾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孰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還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還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破之生擒喬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自往求之其督軍高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耶布不從旣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二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

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于外官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以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于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能出術亦不能救曹操壅閼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餘衆降布與應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兄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願謂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

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
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
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
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
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官也
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
宮曰官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
顧操為流涕布及宮願皆殺之傳首許市

晉王敦附甘卓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
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
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
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
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
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
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
當世心懷剛忍非今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
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
噬

噬遷給事黃門侍郎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
初徵為中書監於是天下大亂敦悉以公王時侍婢
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
海王越自榮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
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
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
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
強之心是建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
召為安東軍諮祭酒復以為揚州刺史尋進左將軍
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

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討發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師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拒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是時周訪爲梁州刺史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

卷之六

天章

五

制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江州牧遣加荊州牧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遂籍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盼臣微懷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

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觸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自憂慮未詳所由天下事大蓋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曠昔之顧情好網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葺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頃者今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遠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

卷之六

天章

五

聞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及玷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莞笑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後遺奏之初敦時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

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佞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強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鎮淮陰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鎮合肥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謝鯤爲長史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

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遠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媚譖毀忠良疑貳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侈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又自使其大田以充倉粟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入辛若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祚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衆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惡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奸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詔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畧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奸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壓服皇

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
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畧亦惑
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尅悟
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
詢善道則四海人安社稷永固矣先是詔免中州良
民遭難爲楊州諸郡僮僕者以備征役尚書令刁協
之謀也由是衆益怨故敦以爲辭敦黨沈充起兵應
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
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

卷之六

六

六

六

戶侯召戴淵劉隗並會京師敦兄舍時爲光祿勳叛
奔于敦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
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敦將至帝使劉隗
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都
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
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
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
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
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威德事矣謝鯤曰何爲
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

勳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
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
子溫驍執綬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
抽劍斬鞍乃止敦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
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
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瑯琊何
至困百姓如此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帝執協
隗手流涕鳴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
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
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

卷之六

六

六

六

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
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辛未大赦以敦爲丞
相江州牧封武昌郡公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
帝敦欲專國政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
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
子有勇畧爲衆心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
官問溫嶠曰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
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
然敦謀遂沮長史郝嘏等勸周顗避敦顗曰吾備位
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參

軍呂猗說敦曰周顒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
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
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
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
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
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疎耶二子不相
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顒被收并戴淵殺之於
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顒善先
往哭顒然後見敦敦恠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
情不能已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
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
聲曰小兒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耶時王導
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
謝敦曰脚痛孰如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敦以
西陽王秉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
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
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于敦曰公至都
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勲而人心實未達今若朝
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
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邊得見公官省穆

卷之六

手

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役
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敦遣
兵陷湘州殺刺史譙王承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
親戚以兄舍爲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
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崩帝恭儉
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太寧元
年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又使太
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八劔履上殿敦
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
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帝畏敦
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授拜鑒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合
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詔徵鑒鑒還臺遂與帝謀
計敦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
常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迎允之悉聞
其言卽於卧中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
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
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
備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樹
牧悉出其門敦欲強其宗族凌弱帝室以王含都督
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遂爲徐

卷之六

手

州合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為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為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幼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

卷之六

下

三

下

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誦敦死後作難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吳士莫與為比敦忌之及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札兄子筵為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敦誣筵與脫謀為不軌收筵於軍中殺之遣人就沈充於吳盡殺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為元帝心腹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問疾時帝將討敦徵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驛騎大將軍舍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

嶠為丹陽尹使覲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鄒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欲討敦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膺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勲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乃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奮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二事解之後劫畧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

卷之六

下

三

下

秩有加朕以不天事丁酷罰亮亮在疚而敦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弼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脇朝廷傾危宗社朕惑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錢鳳豎子專為謀主逞其凶惡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謹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王敦之誅戮傍溢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

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治工，輒創運漕志，野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好，敦已隕斃，鳳承凶穴，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華、鎮南將軍丹陽尹嶠、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兗州刺史逯奮、武將軍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百匹。冠軍將軍鄧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旋實性，簡義識素，著功臣之貴，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連，各差幾全人。不盡。論其乃心無二，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終贖，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越，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懷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敦拾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敦曰：卿更筮我壽幾何？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

在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不能御眾，使錢鳳、鄧徽、周撫等率眾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含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於應，應斷乳來幾日，又於時坐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幸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知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劉遐、蘇峻等不謀同辭，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奸逆，至於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

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烜也含不荅帝遣中軍司馬曹暉等擊含於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

卷之六

六

三

教

應秘不發喪喪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其黨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克司馬顧颺說克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挫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橫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克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破之克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

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克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莫敢收葬者尚書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添頭以輓車蓋卓犖腹以昭市王凌觀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舡奔荊州刺史王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踈朗

卷之六

六

三

柯

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畧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倘若無人舉坐嘆其神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色無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

時人嘆異焉敦平後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親近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兇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奸黨謂宜施之寬貸郗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正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其卓字季思丹陽人也曾祖寧為吳將吳平卓退居

卷之六

五

自守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諸官東歸前至歷陽時陳敏叛亂卓與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其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倡義密使錢廣討敏弟昶敏遣卓攻廣頗朱雀橋南廣殺昶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和死懷恨良久乃從之遂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於京師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其後討周香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于湖侯拜遷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王敦

舉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詣武昌止敦敦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東下唯除姦凶耳事濟當以甘侯作公使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言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隗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犯闕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

卷之六

五

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許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下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

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願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加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實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天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也使大將軍平劉琨還武昌增郢城之守絕荆襄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得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審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強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

卷之八

四

一

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強衆藉威名豈王舍所能禦哉邈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失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義憤敦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琨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耳王敦

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又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耶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露檄遠近陳敦逆狀率所統致討遣使奉表詣臺與廣州陶侃刻期遣參軍鄧騫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淵在西江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爲鎮軍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

卷之八

五

二

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叩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既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驕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顒戴淵遇害流涕謂叩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督尉恭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

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其利便求西還不可得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本寬和忽更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鉦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王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不從更恨問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聽襄陽太守周慮等密納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皆被害

史記卷六十八

五

史記

忽

晉桓溫子玄附王恭

桓溫譙國龍亢人宣城內史彝之子也生未期溫嚮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爰以嚮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嚮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初蘇峻之亂彝守宣城力屈爲峻將韓晃所害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播已終于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刀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刀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采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

晉書卷六十八

六

史記

六

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脩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孔明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闕覲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溫軍至青衣李勢大發兵遣叔父福從兄權將軍督

濟勢於是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勢乃面縛與櫬請命溫解縛焚觀送於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溫旣威蜀威名大震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寔相疑貳時知朝廷仗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彙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騁虞幡駐溫軍內外譁喧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上疏曰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

實跡無韓彭之變而反間起於胸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今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其錦使垂城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義悲慨彌深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入武關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別

裴潛編卷八 八 權

五

五

軍攻上洛進擊青泥破之溫進至灊上秦主苻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侍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徒交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於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

雖溫於是櫛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進溫征討大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

裴潛編卷八 八 權

五

五

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第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

諸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於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隆和初燕寇逼河南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疏上帝優詔答之加揚州牧大司馬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辭詔不許復徵溫溫至楮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楮圻固讓內錄遙領楊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列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以溫第謚

卷之八十八

八

兼領荆揚等州軍事溫性儉每譙惟下七莫梓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俱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手足浴竟出溫問言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興寧二年燕兵攻許昌汝南敗晉兵于懸瓠溫遣袁真等禦之溫帥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一州三年燕大宰恪吳王垂

卷之八十八

九

共攻洛陽援之畧地至殺渦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海西公太和元年燕兵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二年以鄒愔爲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四年三月溫請與鄒愔及刺史桓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于事機乃遣溫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愔箋自陳非將相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已所統溫得箋大喜卽轉愔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四月溫帥步騎五萬發姑熟自兗州伐燕鄒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鄒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困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鄒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遠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鄒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穀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克備至來夏乃進兵雖賒遲然期於成功

而已拾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六更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裹糧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溫遣將攻胡陞援之燕主時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時及大衛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時乃以垂帥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時又遣使請救于秦堅遣將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遠巡高岸一兵不接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臣必不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道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愈懸情見勢危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為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狗趙騰又擊斬之

史記卷八十八

五

燕

溫軍奪氣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袁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郢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兵剽輕怯于陷敵勇于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兵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於譙又破之死者復萬計收散卒屯于山陽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事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

史記卷八十八

五

燕

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請爲百口計盛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爲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初溫甚耻於枋頭之敗歸罪于袁真袁廢爲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符堅慕容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於徐中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厲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符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瑶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瑯琊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符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有差溫恃其才畧位望陰蓄不臣之志衛士杜昊能知人貴賤溫問已祿位所至昊曰明公勲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

溫意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既克壽春謂參軍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于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鎮懾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溫素有心深以爲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易詎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于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答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門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卽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溫表請聚納輕剽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項日猜懼將成亂請請免歸官以王歸藩從之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初殷浩卒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

渭不答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琚遊廣州刺史庾薤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庶不彊欲去之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稱與琚及殷涓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薤之弟也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琚詔曰悲惋惻怛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溫重表固請誅琚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琚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殷涓等皆被誅庾薤飲酖死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群臣曰溫前

袁粲

八

溫

芳

敗溺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敗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于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溫之謂矣帝詔溫依諸葛故事甲仗百人入殿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詔遣溫丞相留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二月溫奏廢放之人屏之於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

袁粲

八

溫

芳

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奏封海西郡公溫威振内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因郗超在直而問之超以百口保溫無此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常與王坦之共詣超曰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二年三月遣王坦之徵溫入輔溫復辭夏四月徙西海公于吳縣西柴里勅内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彝協之子也溫弑海西公并其母與三子皆殺之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初文帝欲詔溫使周公居攝右衛將軍王坦之自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初望簡文臨終擇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爾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卽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今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太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内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

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督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迷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涓爲溫所廢死涓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爲崇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

卷之六

桓溫

五

八

密殺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併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謀息沖卒代溫鎮姑孰既居任盡忠帝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于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恐以哀惋成疾當呈此箱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

遂不復哭

桓玄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形貌瓌奇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

卷之六

桓溫

五

八

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君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顗爲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審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與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世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

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
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
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
以玄督交廣二州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
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
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
千人與楊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
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
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牢
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失
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
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修冲之子也言於
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
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
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
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以佺期為雍州刺史
以修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牢之子
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詔仲堪回軍仲堪得詔
書大怒趣玄佺期進軍玄等喜于朝命欲受之猶豫
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

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族汝餘口佺期步
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
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
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屯于
潯陽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
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修
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
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
地故推為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為人驕悍常自謂
承藉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
即欲於壇所襲取玄仲堪惡佺期兄弟施勇恐尅玄
之後復為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
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
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
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為援初玄既與仲堪
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業
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
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客欲與仲堪共襲玄仲
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
遣從弟遁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

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蔡校尉楊廣佗期之兄也
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
佗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裝而召之既至以
為諸議參軍玄於是與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
書說佗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
逕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
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告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汭而
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賑恤
饑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
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佗
期為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
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
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
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
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楊
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
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佗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擊玄
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佗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佗期
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佗期
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佗期死乃將

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
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
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為江
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
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
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
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
京都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觀釁而進復上疏請
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為江州鎮夏口
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馮該等戍淝口移
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
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
知勢運所歸屢上楨祥以為已瑞初庾楷既奔于玄
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
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已乃密結
於後將軍元顯許為內應元與初元顯稱詔伐玄玄
從兄石生時為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
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膏力養衆觀釁而動
已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
曰公英畧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

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威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與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廻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度措謀泄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割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

奏案彙纂卷六 八 桓溫 李 庚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遼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乃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使子敬宣說劉裕舉兵裕以玄前得志不從而參軍劉襲亦曰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

王恭近日反元顯今復反玄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遣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泄爲玄所殺乃北走新洲縊死敬宣至不暇哭卽渡江奔廣陵將吏殞之歸葬丹徒玄命斫棺斬首暴尸于市以兄偉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加中將軍領選脩爲右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陽尹王謐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爲大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綬 綬增

奏案彙纂卷六 八 桓溫 李 州

班劍爲六十人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侯擢儔賢君子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

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既不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物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倖卒以桓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桓修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倖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而收淚盡愴玄所親仗唯倖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跡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琬琬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中書令加桓修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玄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禱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明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城基采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

遜之士而已世獨無乃晉皇甫謐大世孫希之爲著作併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喜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無復遺餘信悅謠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已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鉦鼓庑宮縣妃爲皇后世子爲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升朝臣爲太宰寮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纂位以玄壯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撈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相王攸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

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曰夫三恪三賓有
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氏欽若曆數禪位于
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
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卽陳
留王處鄴官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零陵君琅邪王爲
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玄入建康宮逆風
迅激其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
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
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僞蓋之流也
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

卷之六

入相道

主

芳

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
者時或恤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于
祖改尚書都官郎爲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彊弩
積射武衛宮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
菟字誤爲春菟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
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后將脩殿宇
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
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
遊以體大不堪乘焉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
滯旣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

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
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
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
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
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
穆旣錯太子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
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
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
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毋蒸
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

卷之六

入相道

主

備

期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
濟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
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
繼晝兄偉葬日且哭晚遊性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
馬省前禁內護雜無復朝廷之體百姓疲苦朝野勞
瘁然怨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
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於廣陵河
內太守辛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武將軍董厚之竟
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
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駭卽殺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

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
官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
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
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
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雞落橋與敷戰
其首玄聞之太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為厭
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
惟焉玄曰人或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
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
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

宋書

卷八

八

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
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焚油
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
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
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障天鼓譟
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
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濟
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
執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乃太白又入羽
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若直以策

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符堅爲符詔耳
願陛下稽古帝則今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宜
赦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
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
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游擊將軍何澹之以數千
人守淠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至弋陽爲龍
驤將軍胡諱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
州澹之等率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衣旗幟甚
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
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
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
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之必矣
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
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澹之
等大破之遂克淠口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
陵使符弘羊僧壽爲前鋒以郃陽太守徐放爲散騎
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
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
若能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
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留端之主劉毅兄

爲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
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人無忌軍
魏詠之破桓歆于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
單馬渡淮劉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
於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衆憚之欲退還
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
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豪傑內
實怯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
克不在衆也因麾兵直進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
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關心義兵乘風縱火盡銳爭先
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
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
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
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
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
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
於閭中所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
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
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
恬送策璩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

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州恬與祐之迎
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等以身蔽玄並中數
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
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
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
斬石康及璿等五級庾願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
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
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
齊名友善恭劉惔之為人謝安嘗曰王恭人地可以
器業雖全六八盤

六盤

七

八

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悅訪之見恭所
坐六尺簾悅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
上悅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
家仕為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
因以疾辭俄為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
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為州陽尹遷
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
陳弼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
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
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

無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珽
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
悅之今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
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
道子恃寵驕恣待宴酣醉或虧禮敬帝沒不能平欲
遷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于左衛率王雅曰吾
欲用王恭嚴仲璿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
嚴仲璿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足且幹
屨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
必為亂階矣帝不從其後帝將權時望以為藩屏乃

器業雖全六八盤

七

八

以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
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
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彘之徒不受鎮北之號
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
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
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
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
歎曰棧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
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
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

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更指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特以婚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特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

史記卷六

六

志

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讐敵與其從弟緒同黨以攸共相扇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諸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鴛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初孝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默而已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扶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于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執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與卿寧有

爽之罪王孝伯嘗宣帝之儔耶又問計于胤胤曰昔桓公圖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聞備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譙王尚之收國寶符延尉賜死斬緒于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恭之初被殺也慮事不捷乃叛前司徒左長史王廙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廙解軍去職廙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取詔不許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

史記卷六

六

志

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楙爲江州刺史劉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爲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削削萬鎮懲警前事勢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期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籍爲書內箭箠中合鎗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箠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運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

經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獻書是深
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
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
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
顯及王珣謝琰等拒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
曰事剋卽以卿爲北府初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
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伏劉牢之爲爪牙而但以部曲
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
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卽以恭位號授之又
以道子書遺牢之爲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
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
向京師吾不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爲天子相王
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
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
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氣不
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率軍何潛之知其謀以
告恭恭以潛之策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
於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遣牢之率帳
下督顧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唱以重利牢之
乃斬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尚雅之子敬宣因恭

驍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
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解生瘡不復能去曲阿
人殷確恭故衆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
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
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
之而未之殺也時 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卽
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等皆殺之恭性
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
歎爲性不弘以關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
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閱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
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
髮髮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致此
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
耳家無財帛唯書藉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
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
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
故吏戴者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衆
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者之送之於夏口桓
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
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腰斬湖浦尉及錢強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九

魏爾朱榮

魏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爲部落酋帥其先居爾朱川因爲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爲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瘠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勒繼爲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父新興繼爲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祝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爲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伐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傳爵於榮榮潔白美容貌

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秀容人乞伏莫干等反榮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榮率衆至肆州刺史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時胡太后再臨朝嬖佞用事政事縱弛恩威不立盜賊蜂起榮勢強盛魏朝憚之榮用高歡計常與元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率精騎三千更援相州太后疑之報賊勢已衰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畧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汴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併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

勢可分遂勒兵招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統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統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統等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詔帝帝舉祖太后立皇女爲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釗即位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一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率鐵騎赴哀山陵剪誅奸佞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于今矣榮乃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衆潘嬪之女以誰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統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蒼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

像成者當奉爲王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
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
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
帝卽位詔以榮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
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太原王及渡河太后乃下髮
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感武衛將軍費穆
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譖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
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
四向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
二千餘人皆歛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
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等俱出帳榮先遣其黨在帝
左右相與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
卽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
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
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曰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
命時有隴西李神雋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
辭人皆在圍中恥從是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
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旣滅
爾朱氏與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
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

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
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
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
其士馬三千餘騎旣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卽欲向
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
芒視城關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
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
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
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光明殿重謝河橋之事
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
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熱寢帝欲誅之左右苦諫
乃止卽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
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
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
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
意甚悅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還都晉陽或云欲肆
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
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
謝過請追贈河陰死者自諸王至白身有差子孫聽
繼封爵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

逃亡者亦稍來歸關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留京爲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爲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還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率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師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

車送葛榮赴關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于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旣而並應茲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已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竦立爲魏王竢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榮陽虎牢並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與爲於是南起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渡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固執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榮尋還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

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雋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
責曾關補定州曲陽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縣更擬
人榮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
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
威勢至於忿怒神雋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
上亦不達榮曾啓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倚角勢上
不卽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旣有
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
達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倖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
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
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
嫌內妃嬪甚有妬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
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卽自作今亦
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爲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
旣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爲貴先是
葛榮旣平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
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寅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
天光爲雍州刺史今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
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
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

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關天光又禽王慶
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
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
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騰准王或曰卽
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
後方勞聖慮帝長餘人怪還以他辭解之曰其實撫
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
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
欲求活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
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
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爲樂馬列國而進雖阻險
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勲業
宜調政養人榮便擁肘謂天穆曰太后女王不能自
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
乘時作亂譬如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
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
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枝獵嵩原今食汗朝貴入園
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起軍之
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
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

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錫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未向京言看皇后後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

卷之九

八

十

李

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遇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說語爾朱爲人主上又問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顥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幾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

卷之九

八

十

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帝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
西林國譙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
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
子穆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
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上
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
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未必死寧與高貴
卿公同日死不與常道卿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
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
于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
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王曰榮數征伐腰間有
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
於光明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
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
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
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
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
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車易上在光明殿東序
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威

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
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
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八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
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
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
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爲伎藝每入朝見
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
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
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女亦不免隨
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歌謠歌爲樹梨普梨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之曲見臨淮王或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今爲勅勒
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
甚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于手每有瞋嫌即
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
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
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繼擊死而後已子
文畧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張永興馬上
彈琵琶十餘曲試使文畧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
聰明人多不老壽子其慎之文畧對曰命之脩短皆
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遣令恕文畧

亦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
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
物以要之文畧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候服
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
婢賄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
二鐵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整
於京畿獄文畧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
歌居數月奪防者方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
有司奏遂伏法文畧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
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爾朱兆榮從子榮死

卷之九

八

古

兆自汾州據晉陽彥伯仲遠世隆度律榮從弟仲遠
徐州刺史榮死仲遠自滑臺舉向京師榮死時世
隆自京師奔河橋天光榮從子雍州刺史榮死自關
中舉舉向洛陽爾朱榮之誅也是夜爾朱世隆出自
部曲走屯河陰世隆欲還北司馬子如曰當此之際
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分分兵守河
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
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強不敢叛散世隆從
之攻河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高昂從榮至
洛榮死魏主引見勞勉之其兄乾亦自興州馳赴洛

魏主以軋為河北大使昂為直閣將軍使喻集鄉曲
為形援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
今士卒致死京師倘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
涕受詔昂授劍起舞誓以必死十月世隆遣爾朱拂
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郭下魏主遣人謂之曰
太原王立功不終因圖貴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
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
涕泣羣胡皆痛哭聲振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
一日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不克世隆亦收
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鎮大行丹谷築壘防之汾州

卷之九

八

古

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
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即位世隆兄
仲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
外徵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群臣有獻策者輒勸
勿納又新財貨賞賜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
故徒有慶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仲遠陷西兗州賀
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兆遣輕兵涉河騎叩宮門宿衛
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
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樓殺皇子縱兵大掠殺
臨淮王等世隆仲遠皆至洛陽兆責世隆曰叔父在

朝如何今天柱受擒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遂謝
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爾朱榮詔河西賊
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至是步蕃南下兵勢甚盛兆
留世隆鎮洛陽亟還晉陽以禦之遷魏王於晉陽竟
弑之三級佛寺

梁侯景

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魏末北方大亂乃
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
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爲定州刺史始
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
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口何
當離此反故鄉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
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
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弟八曰彼若得泰亦將不
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
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
須要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
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
弓馬非其長所任唯以智謀時歡步將高昂彭樂皆
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不突爾勢何所至及將
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人易生詐僞大王
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黜雖
子弟弗之知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
王沒吾不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其世子澄
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行臺郎王偉計乃以太

清元年二月遣使請舉函谷以東還丘以西荆襄以北十三州內附上表求降梁武帝詔群臣廷議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帝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竟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帝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何以致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位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

北齊書卷之六

卷之六

六

何

東荆北充請救于西魏西魏遣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于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兵至汝水魏兵夜遁雅仁乃據懸瓠時景將有北歸者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閭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楊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耽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也

北齊書卷之六

卷之六

九

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彭城以貞陽侯蕭淵明爲都督淵明軍敗見俘景乃遣王偉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元貞爲咸陽王資其兵力使還主魏須渡江許卽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初歡疾篤謂世子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嘗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叛澄遣紹宗討景景初聞遣諸將無不爲所輕者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解卑兒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紹宗與蕭淵明戰於彭城景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敗走梁人不當陽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然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以此被擒及紹宗追景景士卒數萬人馬數千匹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旌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俟風止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

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克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光軍于水北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傍又中之退入于軍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儀同叚韶來渦而軍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相持連月梁太清二年春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盡喪其士馬及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破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爲監州韋黯所不容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

可說下也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勅不敢聞命景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我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畧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欲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使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卽授南豫州刺史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受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能用帝是時以鄱陽王範鎮壽陽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傳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

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方耳帝從之復
言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知吳老公
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
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
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
城居人悉占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
女悉以配將士又格求錦萬匹為軍人袍中領軍朱
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克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
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格請東冶鍛工
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

卷之六

七

舍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淵明遣人奉啓還梁述
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淵明
當別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
啓同諫帝不從爾後表疏屢言辭不遂又聞遣徐
陵使魏不知所為元真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
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少忍真益懼奔
還建鄴具以事聞以真為始興太守景又招司州刺
史羊鴦仁同逆鴦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
及鴦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
何能為役因謂範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耶並

抑不奏聞景所以奸謀益果乃言上曰高澄狡獪寧
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
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好邪之臣一旦入朝乃
致囂囂寧堪粉骨投命誓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
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闕越非唯朝廷自耻
亦是三公賸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
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怨言亦是
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
曰大王亦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願思立效正
德大喜許為內應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

卷之六

八

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
軍朱异少府卿徐麟為辭以為奸臣亂政請帶甲入
朝景之來歸也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
經因謂左右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景使
至校景實以是日定計故遂納之至是景叛先攻馬
頭木柵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以折筆答之乃敕
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戶兼一州刺史其
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二萬以禮發遣於
是詔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
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仲禮為西道都督當

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京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今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儁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偪向合肥遂襲破譙州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鎔降鎔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至禍若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使鎔爲導是時鎮戍相次

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

景濟自歷陽又令南徐州

刺史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

景聞之謀於王偉偉

啓聞武帝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鳥合之衆自然瓦解解朱昇尚曰景必無度江志遂寢其議十月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卽分襲姑熟遂至慈湖於是詔以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景至朱雀

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

景濟自歷陽又令南徐州

刺史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

景聞之謀於王偉偉

航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滑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開航始除一船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正德游軍復閉航度景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洵懼石頭降景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景射啓城中曰陛下若誅昇等臣卽欽纔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誅昇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以樁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景既啓求誅朱昇等城內亦射賞帛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給言景已梟首景守將黃城走壽陽鐵得

入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帝即偽位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將率數百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與駕巡城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胥泔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赧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

卷之九

傳

主

一

軍擁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畧交尸塞露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援賞以不次朱异家黠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關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宦仕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

卷之九

傳

主

一

甲士三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人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華濟之時保擒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槌曾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知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有頭將北濟景處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華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衆軍前亂逐敗績綸奔京口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

攻城以火焚城東南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章黠守西土山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綉擇以烏笙山峒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相以戰鼓叫沸騰昏且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雄尾炬燒其橋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蟆車運土石填壘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瓦石碎其車賊死藉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中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村官將軍

宋史卷九十九

宋

宋

宋徽宗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爲洪波矣十二月封山侯正表以鍾離叛附侯景立柵以斷援兵帥衆襲廣陵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襲破之正表遂降於東魏是時將軍羊侃卒城中益懼三年正月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狗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賁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

賊乃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赴援營于洲子岸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衆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羊鴉仁等率衆渡江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綠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資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讐敵無有關心賊黨有欲自投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絕有獻計

宋史卷九十九

宋

作紙鴉繫以長繩藏勅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其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腹味頓絕簡文上厨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殘馬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蓋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針馬御甘露厨有乾苦味醎醎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實於是稍行

腫滿之疾城中疾死者太半初景之未渡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矜愚將為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為識朝野以候景之禍共尤朱异昇慚憤發疾卒帝痛惜特贈僕射時景軍亦饑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或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

卷八十九

手

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感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便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還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王偉入城為質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僕射王克上甲鄉侯詔與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蕭會理前青兗二州刺史蕭退率衆三萬至于馬卬州景慮北軍自

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率勒聚南岸勅乃遣北兵並進江潭苑景遂運東城米千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湘東王繹師於郢州之武城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慤頓江津皆淹留不進既而有勅班師湘東王欲旋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關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

卷九

手

王深為憾遂因爭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中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曰陛下崇飭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恠為嘉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鐻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魯父邵陵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四民饑餓竿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

崇侈陛下唯與王書參斷萬幾政以貽成諸闕豪盛
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邵陵所在殘
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
伏願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
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梁主覽啓慙怒三月以景達
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
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不
滿四千人率皆羸懦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
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
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

卷之六

梁書

三

沈

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
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又津登城謂仲禮
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
亦不以爲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
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
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爲景所敗景復
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猶飲不
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夜引景衆登城堅弟永
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
主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

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景乃先使王偉
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
爲奏所以入朝而奸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
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
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
榻坐謂曰卿在我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
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渡
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
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人曰
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

卷之六

梁書

三

沈

人自惜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
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旣而景屯兵西
洲使爲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園掠乘輿服玩
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
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
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先是城中積屍不暇
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
臭氣聞十餘里尚書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
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
諸援軍並散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鴉仁等

並開營降賊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梁主梁主不與言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官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刃欲入不得景更以正德爲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覲其泣矣何嗟及矣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請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

卷之六

八

三

四

月感疾餒崩於文德殿景秘不發喪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時東揚州刺史蕭太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嶧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正德怨侯景實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邀得其書縊殺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置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簡文帝綱大寶元年正月邵陵王綸自鄱陽進至九江

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三月侯景取梁主之女深陽公主甚愛之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走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及發景卽與深陽主共擬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車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景與其僞儀同索超世等西向坐深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絃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

卷之六

八

三

四

樂上爲笑曰承相勿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儻景卽下席應絃而歌上顧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儻酒闌坐散上抱景于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卽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隸山岳芟實荐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

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烏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
牖者某不衣羅綺懷金玉相交枕簪待命聽終於是
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虛於
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碑有犯法者擗殺之
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
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咲
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
有犯則刑及外族是時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鄱陽
王範據盜城與江州刺史蕭大心相猜無復討賊之
志大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衆無
所得食多餓死憤恚而卒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
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
至鸚鵡洲綸遣其子礪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
將軍前年救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
下不許僧辯送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
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
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久絕糧儲欲戰則取笑
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
出戰給不從與礪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鄆州繹以其
世子方諸爲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降

子齊據汝南城魏將楊忠攻破城執綸殺之投尸江
岸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
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
武帝旣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
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景
出禦西兵于貝磯東昌王會理謀誅王偉事泄被殺
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逆謀大
寶二年是年齊高洋基東魏稱帝景遣宋子仙襲陷
鄆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旗聯千里江左以來水
軍之盛未有也繹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懷曰賊若分
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危殆此上策也身頓長沙狗
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
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
吾安枕而卧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卧鼓
若將已遁景遂圍城繹遣將軍胡僧祐大破之禽其
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
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
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
殺人爲戲耳百姓雖死不從之八月景乃廢簡文幽
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卽帝位改元爲天正元年初

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神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諫不可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爲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十月王偉說侯景弑太宗以絕衆心景因使偉弑之諡曰明帝景司空劉神茂等以東陽歸順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尋又矯蕭棟詔禪位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縻以宋子仙任約爲佐命元功並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爲謀王景遣將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景又爲大剉確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元帝承聖元年三月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齊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并引水軍俱進僧辯迎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嘆曰咄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州將卒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齊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

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爲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西步上連營立柵至於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陳霸先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騎棄稍執刀左右不動衆遂大潰景既退敗不敢入官歛其散兵屯于闕下遠將逃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衛士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賊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遙巡嘆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與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臺城門開裴之橫入官縱兵蹂掠僧辯迎簡文梓官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嗣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渡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於石頭僧辯謂爲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

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墜二子于水自淪潰入海景納羊侃之女孫爲少妻以其兄鵬爲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隨景東走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北走已卯景晝寢鵬與海師云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州景覺大驚將走廣陵鵬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景至樂全九八集

擒送至江陵獄中上五百餘言詩偉通周易有文采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剝腹斃而殺之

鄱陽王範桂陽王慥郢州刺史恪正德正表皆武帝從子武帝始無子養正德爲嗣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心常快快遂奔魏復歸故侯景之叛以正德爲間

隋宇文述父子 中書雲定典

隋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也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趨丹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蕭巖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軍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奏為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討於述述曰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資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威陳器玩與之酬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以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為太子以述為左衛率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從幸榆林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堠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

卷之六

七

卷之六

七

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官掖由是帝彌悅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許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家僅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文德來詣其營述先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述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眾每鬪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及眾半濟

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將軍來護兒屈突通等躡之至閼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門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官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下一能降臨帝遣司官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風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官人百寮諫乃止及卒贈司徒尚書令謚曰恭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與女爲太子舅昭訓及舅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轡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以製袂頭巾令深狃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陌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

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牛掌爲難若留二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閼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見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馳驚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大子僕以受納貨賄弄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卽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達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辦髮訖以公主救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爲奴述死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至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卒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搆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王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慮虔通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

史記卷六十九

八書卷

史

同

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直長許弘仁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頭交言無迴避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卽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擄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請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驚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誦詐以脇驍果請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備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及逾急德戡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王閉城門門皆不下鎗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

史記卷六十九

八書卷

史

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哉失
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
庸暗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與其黨謀
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爲王弘仁知之密
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
軌以城降之尚書令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
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
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
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
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
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
將陳智畧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
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
愷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
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飲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
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主之
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爲汝乎抱其兩子而泣智
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
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閹閹言無長切醒而復
飲以此爲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

日爲帝乎於是鸞殺浩僭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
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乃東北趨
聊城將招撫海傍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唐
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尅而
退寶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
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其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
城擒化及悉擄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揚士覽
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糧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
數其弑逆并二子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泉
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兇奸與人
羣聚習放鷹犬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恣淫醜穢
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
之纖芥之愆必加鞭笞第士及恃尚主又輕忿之唯
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赦免之由是親昵遂
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
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
兇悖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
弑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
十二衛大將軍及僧號封齊王寶建德獲而斬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八十九

歷代史集左編卷第九十

唐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偃攜以歸國初將軍安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獲之年十餘歲以與其兄及延偃相携而出感媿之約與思順等並為兄弟得依其家乃冒姓安及長伎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哲釋之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常以五騎擒契丹數

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拔為偏將守珪

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為子擢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使者往來陰以路中其背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之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三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餞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

起軍擊契丹還奏

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二將

于北郡芝生於梁其說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為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額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軋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祿山賜為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養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左右撻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鉞及夫人約為兄弟弟雖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今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鉞偕鉞亦位大夫林甫見鉞鉞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割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

為帝學之帝以為樂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
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
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入朝半道
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
石馳者乃勝載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
曰善為部署祿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
觀沼池華僭帝慕率緹繡金銀為篋筐大抵服
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
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曰自
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
有異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志戰帝春秋高嬖豔
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網紀大亂祿山計天下
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
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
丹曳落河八千人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
單于護真大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平洲署幕
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
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延珣高逸崔乾祐
尹子奇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
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

重林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
牲安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賈市錦綵朱紫服
數萬為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獸以蠱帝心
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
諸酋大置酒毒馬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
誠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東平郡王
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國為邸入朝楊
國忠兄弟姊妹迎之新豐給玉食至溫湯將校皆賜
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
為游燕地徙新第請墨勅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
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
谷郡五鎰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
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為太僕射
慶緒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
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為出徒兵二
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
其不備破之固矣乃勅人持一繩盡欲縛契丹晝夜
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
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下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
利害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

德範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
矣奚聞亦叛來攻祿山營上畧盡祿山中流矢引奚
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拔出之夜走平
盧部將史定方以兵盛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
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
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畧開元
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
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
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
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

卷之五

五

五

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僣肆太子及宰相
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
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凡
國忠所陳無入者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
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
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
是詔還鎮又請爲開府儀同三司等使表吉溫自副
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
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斤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
安疾驅去至洪門輕轡循流下萬夫挽繆而功日三

百里旣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
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春正月祿
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
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元素因
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
之請他日國忠元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
之反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詰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
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
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

卷之六

六

六

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
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
也事遂寢未幾璆琳事泄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
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都至稱疾不出嚴衛然
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旣而使
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
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駟鞍
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
極言母內驕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會
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

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
祿山專制諸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
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
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速反
獨與嚴莊高尚阿思那承慶密謀會有官自京師還
祿山詐爲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
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騰榜郡縣以高尚
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迥張通儒通晤爲腹心兵凡
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
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
帛并授國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
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王留務呂知
誨守平盧高秀嚴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
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
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
色車駕還京師新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
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臣可忍賊遣
高迥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之
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
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

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祿山通夷語
自慰撫皆釋俘囚爲戰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
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既而悔之
受見顏色久而曰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迥爲謀
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翽天下當未有知者賊
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今高秀嚴以三萬兵出振武下
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
萬道雲中取太原圍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勸關中
勸祿山自將兵五萬畧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
以兵二萬入海絕海牧淄青以搆江淮則天下無復
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
折不可用挺持闔不能克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
就擒日不絕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
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祿山耳
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
禁衛皆市井徒既授甲不能挽弓獨劍繁乃發左藏
庫大募兵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
畧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筆度河
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
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

守禦之備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以張介然爲河南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十二月以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賊投草類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陷靈昌郡又三日下午陳留榮陽敗封常清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又殺榮陽太守崔無誠制發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死之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至關中凶懼會祿山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顏王璩爲劍南節度使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當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街士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邊令誠數以事干高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封常清以賊捏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齋勅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勅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勅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勅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減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振地遂斬之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丘爲行軍司馬蕃將火拔歸仁等將

部落以從并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又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輪用法嚴而不恤下士卒皆懈弛無關志祿山之至藁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實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崔安石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十一

真卿自平原遣錫盧述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逸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逸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矣朔方軍至并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之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僊陽城慰勞

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及郡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買循郡城人馬起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尹子奇也陳留欲東畧會南齊太守李隨真源令張遷等相繼起兵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十一

而還明年正月祿山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于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逸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尤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

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
杲卿爲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
祿山數之曰我奉汝爲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
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
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
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
恨不斬汝何謂反也牒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
并履諫縛而畱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
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
數廣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賊守

卷之六

三

附

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李奐將七千人李暉遣
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上命郭子儀
罷圓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
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
分朔方兵萬人與之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
翰擊却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
史思明戰大敗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以李
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
魏郡救之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
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屯兵逆之相

揮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
咨之於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嫌復以堂
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進明河北
招討使李擇交等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
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
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
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
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漳沁入博陵牛廷珣
發矯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強與光弼戰敗于嘉
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

卷之六

四

附

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尚責曰我起兵而曹謂爲
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而西不睦矣進爾謀何在
尚見我爲進尚等出凡數日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
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
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萬衆
尚可橫行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勳也
陛下欲遽絕之使自爲患耶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
活非汝孰悟我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慰安之乃內
尚等與飲宴祿山自歌君臣如初卽遣孫孝哲西攻
長安楊國忠聞將於左拾遺張鎰及蕭昕鎰昕薦來

其爲蒲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平盧
軍將劉客奴董秦王玄志同謀殺呂知誨遣使踰海
與顏真卿相聞議取夷陽以自効真卿遣判官以衣
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頰才十餘歲使諸客奴爲質
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
有差以號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賊閩南陽太常卿張
垓薦號王巨有勇畧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
至藍田賊解圍走五月郭子儀奉光弼與史思明戰
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是時天下以楊國忠
召亂莫不切齒王恩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
忠翰曰如此乃翰反并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
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
募萬人屯瀾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
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瀾上軍隸潼
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
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
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
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
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
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

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
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備之不可輕出國
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
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頃背相望翰不得已撫
膺慟哭六月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
險南薄山北沮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恩禮等將精
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
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
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
而笑之兵旣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
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
得用翰以輿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
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輿車之前縱火焚之煙
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
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
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翰獨以麾下
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
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
俱送洛陽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
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

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馬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官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官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欲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書

七

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紀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瞻聰明蓋謂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目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

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枕籍而寢貴賤無以復辨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宗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書

九

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鞶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儼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儼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女曹善輔佐之又使

論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宜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倣倣皆太子之子也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還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老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妻妾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偏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

史纂要卷六

入彀

元

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俊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俊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友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圓奉表迎車駕且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卽以

爲相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刺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垼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谷東西絡繹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實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貨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勾剝苛

史纂要卷六

入彀

元

急百姓愈騷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備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帝至普安以房琯同平章事秋七月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歲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

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遷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秋七月卽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濟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張

卷之六

六

五

何

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倉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武靈產子三日起疑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上皇制以太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使琦珙皆不出關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開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祿山遣其將高嵩以勅書縉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斬之李泌至靈武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

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諫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宴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卽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厲以忠義而遣之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宗仙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非陘之險

卷之六

六

五

何

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爲念移據常山則洪勲盛烈孰與焉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旣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成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方今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爲江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

貨汧漢而上至罕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國用以饒史思明陷葉城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肅王守禮之子承寀爲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訖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爲詔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王冊詣靈武傳位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房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回紇遣

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跋扈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關里至空都幾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刈懲之不能止又賊將類慄勇無遠謀日縱嗜聲色財利車駕已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帳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甚謹使爲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旣叛不能無志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下踈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訶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遭笞斬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瀉膽卿賊僭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已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晚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聞羣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猪兒入帳下

以大刀斫其腹祿山肯捫佩刀不得振慳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床卽死年五十餘包以殭罽埋床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既襲僞位改載初元年卽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先是有星犯昂韋見素言於帝曰昂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天祿山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州昂金忌火行當火位昂之昏中乃其時也旣死其月又死其日正月甲寅祿山其殢平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在昂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木火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珣屯安陽張志忠成井陘各募兵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爲安東都護王玄志所醜也二月帝至鳳翔慶緒使思明守范陽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

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以十騎偕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炆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顏炆扼其衝要南夏得全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張通儒等哀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旣合驚且器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賊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恩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嚴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鉅旗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闢回紇自南山緣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骸籍籍滿阡壑鎧仗狼尾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

此處正
其職工
其職工
其職工

其職工

緒守忠通儒等劫發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
津橋偽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
曰公等脅汗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爾官衆大
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始
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
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論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
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
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趙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
夷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
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洛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
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平爲尹改元天和以高
尚平洌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珣爲將以阿史
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
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携解由是能元皓以
僞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德州
刺史王疎其州刺史宇文實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
各舉城守賊使蔡希德等以兵攻陷之戮於市膾其
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歆血與羣臣盟然
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定襄郡王守
忠左羽林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順義郡王蔡希德

史書卷之六

六

七

德州刺史李廷訓刑州刺史自裨校等數數爲國間
賊而慶緒等治宮室觀榭澹沼汎樓船爲水嬉長夜
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違白衆共營沮之希德
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儒以他事斬之麾
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兵恨歎慶緒以崔乾
祐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復悍少恩上不附是時
李泌歸衡山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帝入西京
上皇發蜀郡十二月上皇還西京崔器呂誼上言諸
陷賊官皆國從僞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爲賊陷西
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勸舊子
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
羣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
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
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七人
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垠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
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垠死何面
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垠爲汝長流嶺南均爲賊毀
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
者言羣臣在鄴者聞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
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置左右神武軍取元

史書卷之六

六

七

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爲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兩號曰英武軍乾元元年帝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途渡河背水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既戰王師僞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子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次安陽水灌城中棧

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思明令軍中探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目周萬至萬至進曰慶緒爲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誅之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購之思明改葬祿山以王禮僞諡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濮陽太守高尚者雍奴人毋老丐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滎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喟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訖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薦諸朝費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爲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舍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爲平盧掌書記因出入臥內祿山喜晤尚嘗執筆侍通昔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識導祿山反陷東都僞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赦令皆尚爲之嚴莊降後尚獨與政事至僞侍中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毋冶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

鄉近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為孝哲鐵縶素具徐為紉挽祿山大悅尤能先事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賊僭位偽拜殿中監開府使爵燕王與嚴莊爭寵不平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鄭季陽慶緒之奔莊懼為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以安南都護附陽國忠官將軍婿在賊中有告其畔坐誅事逆莊繫獄貶難江尉京兆尹劉安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詎宴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孝哲鐵縶素具

徐為紉挽

主

史思明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姿癯露鵠有偃背廠目側鼻寡髮躁健諳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擒賊通六蕃譯亦為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為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還以為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戎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為盜請備之主潛師迎擒殺其眾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為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聞旬哀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

曰吾聞進退在時向早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祿山反使思明畧定河北會賈循死留思明守范陽常山顏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遣思明攻常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傳城幾拔屬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

史纂要卷八

八卷

三

史

不設備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銳卒張甚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藏思明中戟挾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拔景城招樂安降之遂攻平原顏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信都刺史烏承恩母妻及子從則思明使從則諭承恩故承恩遂降思明與之把臂飲酒而思明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縊死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皆產掃地壯齋負老嬰則沒

殺人以為戲祿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阿止二千既數勝兵最強猶然有噬江漢心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度河劫海北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韋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為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媯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

史纂要卷八

八卷

三

明

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強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湘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問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為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為我言之對曰昔祿山方強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

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列令諸將於其所分牧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恣歸之欲留者分隸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李光弼使衙官敬俛招之遂令衙官實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八萬人及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并爲列卿秀巖雲中大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爲大官使內侍李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然思明外顧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明年改乾元元年四月肅宗使烏承恩爲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爲節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李光弼蓋其無疑因謀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詣諸將家以翻動之意諭之諸將以白思明甚懼無以爲驗有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恩且於館中明當有所議已令幃其所寢之牀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牀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卽付鐵券不了

不可行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思明語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又有使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思明曰陳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棄之幸蜀旣收復天下此輩當慰勞之今尚見殺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云烏承恩之前事情狀可知光弼尚在憂不細也大夫何不取諸將狀以誅光弼以謝河北百姓主上若不惜光弼爲大夫誅之大夫乃安不然爲患未已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矜脩表請誅光弼不然臣請自領兵往太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仁智盡削去之寫表者密告思明思明執二人曰汝等何得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意欲活之令召入復謂曰爾是我三十年今日我不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再圖反縱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鉞思明大怒亂播殺之九節度使圍相州急慶緒

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魏州歸天子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樂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鷲爲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逐西畧虞根本未固卽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以朝義爲懷王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番西有兩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

本卷三

六

七

八

那玉向貢張通儒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馬周萬志自胡良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叙冀濮州刺史董秦等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卽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艦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守之光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缸擊兗郛薛萼擊曹上元二年三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却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

本卷三

六

七

八

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陽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召朝義并駱悅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詔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義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今耶據鞍畢填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刁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卽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問故荅曰我夢羣鹿渡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區優相謂曰胡命盡矣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區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底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尙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且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日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悅畏衆不厭殺死

思明以襁褓尸棄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即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思那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醜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曰聞上欲以爲皇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趨帳下出治裝貢使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數日不克亦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畧才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耻爲朝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乂殿入自麗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吾若不勝請以勇士萬爲椎鋒死賊帝曰壯矣右金

吾大將軍公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被脅從者相疑則賊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凡六萬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趨幽州東都再更亂英乂朝恩等不能戰軍與回紇縱掠延鄭汝間井至無烟方洲寒人皆連紙褫書爲裳輸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瑁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犄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既戰而卻王師逐之爭貴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敗十里朝義遂走其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入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雖瑒之強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北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爲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

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冢冢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是轉危卽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黎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孥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第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良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間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僞恒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倣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脩號凡四年戒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帝曰是皆良家子脇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一

唐僕固懷恩 附宋瑱梁崇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爲蕃州以僕骨歌溫拔延爲金微都督詔爲僕固氏再傳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關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渡山殺七千騎擒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北掠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敗其衆收馬橐它器械甚衆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詔懷恩與燉煌王承衆使回紇請師回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引回紇馳掩之賊斬無遺者賊氣沮旣合戰

回紇夾攻賊戰解脫甲援矛直搗陣殺十餘人衆驚
靡亦會李嗣業壓鬪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
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等致麾下王
曰將軍戰疲且休矣迫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
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
得衆必爲我患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
還明譟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
復南京有殊功詔封豐國公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
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崗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
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

唐書李懷恩

卷一百一十五

二

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
不合雖主將必折詆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
法于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
副從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鬪將
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爲將太清妻有色瑒劫
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光弼復馳騎趨
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
卒邪光弼持法嚴火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
濟後至新轟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色色不
藥及光弼與史思明戰印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

其前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龍右
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
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爲少子請昏故以懷
恩女妻之火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
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
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
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
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
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即引兵屯陝州待師期於是雍
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

唐書李懷恩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
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
緣賊左兩軍舉旌爲應表夾擊之破賊壁死者數
萬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
當魚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
可犯鎮西節度使馬璘怒曰事急矣單騎援旗直進
奪兩盾賊陣易大軍乘以入衆驚不止朝義敗斬首
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降者三萬轉戰石榴園老子
祠賊再敗自相奔蹂死填尚書谷幾滿朝義輕騎走
懷恩進取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經賊所署許叔

冀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合有衆四萬據河以戰瑒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設三伏以待賊半渡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之大戰下博城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

史集卷之六

卷之六

四

廷王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臨陣斬偽黨敬崇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義走平州自縊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詔護回紇歸國遣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

史集卷之六

卷之六

五

期

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發軍懷恩既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隨會監軍路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權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曰若與我兒兄弟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納以幣爲纏頭絲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卽遣左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歸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懷恩之過路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瑒與一子五品官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強固不肯爲讓毀屈無以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驅策祿山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克滅強胡思明繼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讐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死於陣子姪沒於軍九族之內千不一在而存者創痍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

臣事麾下悉臣之恩是時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
間幾至毀家陛下卽位知臣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
衆多之口拔臣於沂隴任臣以朔方游寇反幹朽骨
罪凶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輔震驚陛下詔臣
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可汗計議分道
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爲魚朝恩猜
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出潛使懷
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邠州休息士
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効奏故搆爲飛謗以
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黨

卷之六

六

六

臣所爲甘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
者同羅背逆以驤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
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
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
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
罪三也又與子玢躬復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
國罪四也河北新附諸鎮皆握強兵臣之撫綏反側
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
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
言來瑱之誅不暴其罪天下爲疑門方奏請陛下皆

云與驛騎議之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爲
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
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
帝所以不疑卽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
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
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
宿衛志誠固止之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
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卽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
榆次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
辭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

卷之六

六

七

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
懷恩來朝以勸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卽宮京邑懷
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
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賂奉先魚朝恩
四人耳自餘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舊部曲
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
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於祁責其緩轡之衆
怒是日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
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
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

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登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逃掠涇邠祭來瑱基渡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豈皆爲我子今反爲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

李光屯奉天

李光屯奉天

李光屯奉天

遂將其衆擊推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逃歸使蕃漢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還京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然其言未幾吐蕃圍京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涼州遂陷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搖奉天任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羌渾奴刺自西道恩整屋趙鳳翔京師震駭詔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瑋郝廷玉屯便橋

董奉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整屋李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晃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邠部將張韶徐琳王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衆寇涇陽時諸屯堅壁大雨溪坑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旣持久又與回紇爭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屯同州邀戰澄城破之收牛馬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自効子儀分兵隨之破其衆於涇州任敷走羌渾詣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

李光屯奉天

李光屯奉天

李光屯奉天

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來瑱邠州人也祿山反以薦爲潁川太守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瑒與自如手射賊皆應茲什瑒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徙瑒山南東道裴鄧均房金商階郾唐復十州節度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戰汝州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瑒還瑒安襄漢士亦宜其政因詔衆留已而外示

行至盩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呂誼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志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鄆唐復隋鄆六州節度俄而仲昇與賊戰申州爲賊禽初仲昇被圍而江陵呂誼病瑪願望不卽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行軍司馬裴表其狀且言瑪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卽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鎮淮西十五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裴襄鄆等七州防禦使代瑪瑪懼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代宗復立授襄州節度密詔裴圖之裴自均州率衆浮漢下會日入候者白瑪瑪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裴以兵協代是無名也裴知勇非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裴督軍五千陣穀水北瑪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瑪曰詔還裴北州乃以詔書示之皆曰僞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射之瑪走旗下薛南陽曰請公勒兵弗戰乃以三百騎爲奇兵倚萬山出其背夾擊之其衆幾盡裴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瑪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瑪乃告與巫覡言不順

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瑪與賊合故陷帝積怒遂下詔削除官爵貶播州尉員外及鄆賜死裴表者始以蔭爲京兆司錄參軍瑪鎮陝州引爲判官移襄州又爲行軍司馬遇之甚厚及瑪私漢上裴欲得其處故背瑪言狀帝倚以圖瑪而性輕褻少謀師與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梁崇義京兆長安人力能舒鉤後爲羽林射生事來瑪瑪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成福昌南陽瑪誅戍者潰崇義自南陽勸衆還襄州與李昭薛南陽相讓爲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及南陽脅制衆心代宗因卽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和輔車掎牙繫結然獨以地補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教義親厚數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聞豎諂遂延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卽見族吾輩盈矣若何欲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烈誦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男子郭普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普遠方崇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平章事賜鐵券擢其將蘭采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杜行滿乃受命采奉詔不敢

發諸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帝命李希烈
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
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
兵徇襄陽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
井死傳首京師

唐李希烈

李希烈遠西人也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戰河北有
勞及忠臣爲淮西節度使因署偏裨忠臣介殘好色
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壻節度副
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
子爲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希烈素爲衆所服因衆心
怨怒與大將丁昌等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
騎奔京師代宗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
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領汴穎二州徙鎮汴州
加希烈同平章事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
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而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
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
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爲已有上乃思承
言時承爲河中尹以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
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
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畧圍境所有而去承
治之期年軍府稍完希烈留牙將於襄陽守其所掠
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
許恭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希烈帥
所部兵三萬徙鎮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

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爲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爲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于田悅客主日益困弊聞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建元興王建中四年春正月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藝疎傲敢大言好

李元平

李元平

李元平

論兵中書侍郎闕播奇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爲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卽募工徙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爲人耿介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洩汚地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圖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邊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峭胤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顏真卿宣諭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

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爲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大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覆滅邪希烈不悅扶其卿出上以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舉天好嚙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又詔諸道共討之曜

李元平

李元平

李元平

行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則武關梗絕貢獻商旅皆不通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二月以河陽三城懷衛州爲河陽軍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黃梅斬之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險不可攻臯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沂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臯乃復放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山破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臯遂進拔蘄州表伊慎爲刺史王鈔爲江州刺史淮寧都虞候周曾鉅

遇兵馬使王玠押牙姚愔韋肅密輸款於李勉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使使玠愔清爲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驍軍三千人懷曾等殺之并殺玠愔及其黨詔贈曾等官如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誅朱滔乞師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希烈聞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逃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真卿於龍興寺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于安州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獻示顏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爲京城招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勸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之副帝初行統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

希烈守將以隨州降尋復爲其將唐叔所殺九月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施澗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圍自解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關勉復遣其將李堅帥四千入助守東都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挾朱泚爲亂上西狩奉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條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服爲盡死希烈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於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愈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人奔宋州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爲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劉洽遣其將高麗將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陵江淮大震淮南節度使

陳少游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築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堞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游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鹽鐵使包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游以爲賊據長安未期收復欲彊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游悉收其錢帛佶有守財卒三千少游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爲韓滉所奪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臯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荆襄越武關臯治郵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陳少游遣人言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候指麾又遣使結李納於鄆州朱泚更國號曰漢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奉天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爲大梁府分其境內爲四節度以安州爲南關遣其將楊峯齋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狗

於軍腰斬於市少游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建封遣將守霍丘秩柵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斬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沂江詣行在至蕪口遇少誠入寇曹王臯遣斬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先是包佶沂江至鄂州以衣衾蠟丸奏陳少游奪賦事會少游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端急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之守臣取佶之財防他盜耳庸何錫近聞之咸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尋復內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困之劉洽取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羞悸發病死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史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希烈將兵五萬

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滑州
刺史李澄密遣使請降上許以澄爲汴滑節度使澄
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召澄
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
子令剽掠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劉
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遣其將王棲曜
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棲曜以彊弩數千游汴水夜入
寧陵城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帳希烈驚曰宜
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圍
陳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
希烈所授旌節率衆歸國以澄爲汴滑節度使劉洽
遣劉昌與隴西節度使曲瑒等將兵三萬救陳州敗
翟崇暉於州西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
進攻汴州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趨汴至城北
恒怯不敢進劉洽兵至城東希烈守將開門納之明
日澄入舍於浚儀兩軍之士日有忿鬪會希烈鄭州
守將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薛珏爲汴州刺史
諸道與淮西連接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
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二年正月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山南東道節

度使樊澤擊擒之三月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
使李澄擊破之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
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聞參軍竇良女美強取之
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秘謀能轉移
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娼媚者以
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強終必
敗云何仙奇由是而悟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
諸將乃自立未決有獻舍桃者竇請分遣仙奇妻聽
之因蠟帛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率兵謀而入
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西希
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
淮西節度使俄爲吳少誠所殺詔贈太子太保竇亦
死

朱泚附李忠臣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郡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洎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衆未有屬泚衆方外屯而洎主牙兵尤狡諳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洎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即拜盧龍節度洎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泚上書謝遣洎將兵西防秋代宗悅

朱泚

朱泚

朱泚

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旣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饒日視朝泚以偶日至見內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宴餐隆湑泚之來洎攝後務稍稍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洎節度洎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決勝楊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宋滔青兵泚主之進同平章事出屯奉天

賜禁中兵以爲寵代李抱玉爲隴西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立改鎮鳳翔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怙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脯醢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別將韓游瓌曰戎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于虜者少須之俄

朱泚

朱泚

朱泚

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鯁面爲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還屯進拜太尉洎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關下聞文湊水京兆尹王翺使吏供軍糧飯乘者衆怒不肯食羣謀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

能持身躡白刃。今瓊林大盈庫寶皆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馳往。賜人二練。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絲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山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備自入。故遽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匕而去。賊已嚴扃諸門。士人羸衣冒出。宰相盧杞關播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帝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陽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都虞候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裏兵欲擊賊。聞乘輿出。帥家人子弟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可

共取富貴。譟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寶。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所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又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午。令言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自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說泚迎天子。泚顧望愕然。光祿卿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爲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僞逆泚喜然。猶未決。宿衛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泚夜於苑門出兵。且自通化門入。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休勸泚禁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傭僕。潛出休又爲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平章事李忠臣又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鎮以清素。都官員外郎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畧。皆爲時人所重。至是皆爲泚用。鳳翔涇原將

張廷芝將數千人救襄城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潰歸於泚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謀反遂定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干廷傳言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即帝位于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過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泚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拜令言關內副元帥忠臣休並同平章事光晟等共拜官有差以兄子遂爲

卷之五

八

三

太子以洺爲冀王太尉尚書令號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之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既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幽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踏蹋前城引卻日月尾追遇伏兵關射日月殺之泚恨恨其毋不哭罵曰美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自將偏奉天忠臣留守於是城率韓游瓌禦泚大敗死者萬計逃三里而舍修改其毀廬舍爲樓車百八下規城中靈

卷之五

八

三

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山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虛犯曰漠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此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犯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口進果爲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聞其輜重於城下從官和觀失色會劉德信高乘著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恩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奕軍以逼都城忠臣兵數鮮請救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悉凡浹日鑿堅固城城中死者可籍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投蔬本供御帝與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

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頃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袍及章冒之周布水囊爲鄣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陞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城授城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信往有急可奏賊俯伏鳴唎帝撫而遣之賊攜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監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振去

卷之五

八

天

被血而戰愈勵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弩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二帝亦太息歔歔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至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上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生言朱泚爲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

以百口保其不及上亦以爲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爲受命館淑於客省尋殺之及泚

卷之五

八

元

圍城帝卒不詰杞所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常令士馳入曰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官一二而已李懷光墜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柔以兵三千屯中渭橋始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蓀帝馬太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食餅餌劍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奉中

人朱重耀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諺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復不憚若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幸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饋餉千里賦車將馬遠近搔然行齋居迭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祝奠之主室家靡依死生不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污暴令峻于誅求疲疇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忝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

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洎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私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脇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命兵部員外郎李充爲恒冀宣慰使朱泚更國號曰漢自稱漢元天皇改元天皇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求謝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帝或語泚王師欲潛壞京師四隅垣以入泚懼令金吾布土於衛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騎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日軍來則四面擊大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輒朴流離上寢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累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卽厚斂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

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常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強授則入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初泚之稱帝也兵部侍郎劉迺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鎮自往說之凡再往知不可誘脅乃歎曰鎮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乎歎歎而返迺聞上幸山南博膺大呼自投於牀不食數日而卒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藍屋稱老疾不堪山陰削髮爲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

安史傳卷之三

八

重

安以爲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奉天所下教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淮西將李希倩請以精兵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強不可輕以取敗日暮兩軍遽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也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錦一百日以此吏歸希倩復入曰臣愚福罪當死願死軍前

安史傳卷之三

大

重

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壩水與王師戰大敗奔還闕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僞宰相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本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備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圍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宮雖兩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於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瀾上駱元光守渭橋進守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此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恩園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決反泚知懷光反明白卽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卽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浸強士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於

武亭川新計萬級嚴率軍城駱元光尚可孤悉攻賊
展薄光泰門敗賊將李希倩賊寨門哭保白華嚴引
軍遷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姚令言與嚴遇
于關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
渭橋十里密約降於嚴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
泚扶令言休子平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
降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
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
武城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
其門希鑒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
見子弟亦哭宋肅曰其妻哭斬矣泉止哭泚更合逆
旅遣梁廷芬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
宥何不納朱公成大事希鑒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
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
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
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
韓旻薛綸等共斬泚使朱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
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朱重曜者事
泚最親近泚呼為兄會窮冬大雨泚欲變鵠殺重
曜以王禮葬賊年出其尸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

次夷滅初源休為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難
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為光祿卿休怨望故導泚僭號
為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
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乎盡每師不利喜見眉目
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為賊謀二人爭自比蕭
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如我者我視蕭何子當
曹參可也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笑謂為火迫
鄭侯令言者始應募隸涇原節度馬勣府後為節度
使既挾泚亂頗盡力彭偃銳于進自謂為宰相所抑
鬱鬱不懌泚亂匿田家既得用辭令一出其手故辭
尤許慢李晟愛張光晟才表西原死置軍中略元光
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唯李日
月母得貸泚未敗號其第為潛龍宮徒珍寶貴之人
謂潛龍勿用亡兆也晟惡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
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史萬
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來謁其妻李父事
晟晟屢入晏將還師稱謂希鑒曰吾父留此諸將故
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飽管飲也希鑒等詣管酒未行
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
者坐自如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去斬而瘞之希鑒

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于牀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爲節度使

李忠臣本名董泰平廬人也安祿山爲幽州節度忠臣爲平盧軍先鋒使祿山反與其僮輩密議殺傷節度呂知晦立劉正臣爲節度以忠臣爲兵馬使正臣卒又與衆議以安東都護王玄志爲節度使至德二載正月玄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爲葦筏過海賊將石帝庭烏承洽來拒忠臣與董竭忠遇之轉

李忠臣墓志

李忠臣

李忠臣

戰累日遂敗唐可謂壯哉大變之憂以上下軍實應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節度尋加安州刺史仍鎮蔡州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隆京師戒嚴代宗命使追兵諸道多不時赴難使至淮西忠臣方會鞠卽令整師師駕監軍大將固請曰軍行須擇日吉忠臣奮臂於衆曰焉有父母遇寇難待揀好日方救患乎卽日進發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節加本道觀察使寵賜頗厚及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詔忠臣與神策將太清等討平之大曆二年加檢校工部尚

書實封通前三百五年加蔡州刺史七年檢校右僕射知省事李靈曜之叛田承嗣使姪悅援之忠臣與諸軍大破悅等汴州平十一年十二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忠臣性貪殘好色將吏妻女多被誘脅以通之又軍無紀綱所至縱暴人不堪命而以妹婿張惠光爲衙將恃勢兇虐軍中苦之數有言於忠臣不之信也俄以惠光爲節度副使令惠光子爲衙將陵橫甚於其父忠臣所信任大將李希烈素善騎射羣情所伏因衆心之怒以十四年三月與少將丁畧賈子華監軍判官蔣知璋等舉兵斬惠光父子

李忠臣墓志

李忠臣

李忠臣

以膺逐忠臣單騎赴京陳朝廷方寵武臣不之責也依前檢校司空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建中初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及朱泚入關忠臣臣於泚泚平被誅

唐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父常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李懷光在軍爲都虞候勇猛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兵迎

李懷光

李懷光

李懷光

畏劉文喜者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徙朔方節度使仍領邠寧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篠山爲賊所敗悅因決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絕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即持韶大呼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

而懷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歛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珣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即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教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限隔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官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

李懷光

李懷光

李懷光

吾馬未秣士米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最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變爲解陰通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進軍以本兵大臣爲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言吐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蕞今其來必肆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旣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

義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
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慢罵贊
曰爾何能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
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
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欲觀總禁兵
幸咸陽以慰撫爲名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
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上垂欲行懷
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興元元年詔加懷光
太尉賜鐵券遣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
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

李懷光

李懷光

李懷光

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朔方兵馬使
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太尉視賊不擊待天使不敬
果欲反邪功高奉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它人
又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
反以賊方強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大言天子所居
必有城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張名振曰
乃者言不反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
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
引去拉殺之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
光養以爲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郛成

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名成義至奉天告懷
光子璵璵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
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召我死耳心乎演芬曰天子
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旣負天子
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
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耳心矣懷光使左右鬻食之
皆曰義士也今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時部將韓游
瓌將兵衛奉天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
書趣之游瓌又奏之上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
懷光總諸道兵因敢恃衆爲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

李懷光

李懷光

李懷光

有竇景瑋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
朝臣渭北有竇觀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及地授之
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揮矣
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何對
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
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數萬借使臣得而
將之足以集事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
然之懷光又遣將趙升鸞譟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
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衆與瑊
白發其奸請帝決幸梁州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

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裝以待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盤屋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葉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所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什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奪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助喪其首復命于行在愆期半日帝令城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壽孫福率輕騎次南山糧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反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

奉天雜錄

李懷光

三

東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之東縱得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奉李建徽楊惠元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携貳訛始憚之至是欲遂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懷光將孟涉等擁兵降李晟韓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今於軍曰懷光反乃城守有詔數懷光罪惡叙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勲曲加容貸其太尉中書令並宜罷免授以太子太保許麾下擇功高者一人統其兵懷光不奉詔已而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望京師朱泚平副元帥判官高理數勸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璠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遣給事中孔巢父先除懷光太子太保勸諸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如故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譖諂宜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復治兵爲拒守之備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

奉天雜錄

李懷光

三

邪詔所司貯鐵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州屯軍不得進數為懷光所師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年八月朔方步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十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一區聽以禮葬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子璣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璣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制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臣胡人性直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進言非苟求生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責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璣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簡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

者誠惜璣也卿至陝誠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厚顏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肯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璣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懷光死璣盡殺其弟璣乃死故懷光無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一

唐書左傳卷九十一

李璣

史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二

宋張邦昌

張邦昌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遷中書侍郎欽宗卽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爲質于金以未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旣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爲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

史纂左編卷九十二

宋張邦昌

一

張邦昌傳

許又請以重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爲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傳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玠儔促之劫傳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朱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

軍中王時雍時爲留守再集百官諸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瑗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瑗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譙游黨附權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并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實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僭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

史纂左編卷九十二

宋張邦昌

上

張邦昌傳

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瑗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等欣然鼓舞若以爲有佐命功云卽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

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爲四方宣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升僞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什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却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若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王

九

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樊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參議子崧又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旨激切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册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徇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書

邦昌王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踪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申

九

王卽皇帝位相李綱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脇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取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實避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徒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理

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資授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偕居內朝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披入福寧殿夜餽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棄與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軍營務時雍與折行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宋苗傅劉正彥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楊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爲熙和路經畧使死王事法部曲王淵爲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擢御營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劇賊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初正彥計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陵人陷逆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爲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歎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舡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白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初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王淵驟得君頗舛望淵既薦正彥復撤取其所予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入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經平江左右宦者以射鵰爲樂比至杭

荆王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傳等曰汝輩使天子顯赫至此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為傳幕世脩嘗疾閹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激言之微不世脩退為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傳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脩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達等謀先所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已定矣未制以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百官入聽宣制傳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朝退即猝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圖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賴者皆殺正彥既所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傳正彥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傳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遣朱勝非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傳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叩內果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上步自內殿出關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苗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傳正彥

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會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傳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使擇歸寨未得上不得已命吳湛執使衛士擒至關門履望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傳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上諭傳等傳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太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總出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傳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達曰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計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耶上

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于太后勝非言無此理中丞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論傳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太后御黑竹輿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傳正彥拜于輿前曰今百姓無主肝腦塗地望太后爲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爲汪伯彥黃潛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特依所請太后權同聽政傳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皇子方三歲以一婦人垂簾抱三歲兒何以今天下夷狄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傳曰事久不决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不許傳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一兒帝屏左右語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

此可爲後圖耳上卽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卽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卽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兄宣詔畢傳正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于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日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顧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傳等日對太后勞勉之傳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議事賊亦不疑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軍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那無一人效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及君矣蓋早爲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脩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

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脩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脩爲工部侍郎是日上移御顯忠寺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徵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睿聖宮制曰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江深慮敵人指爲彙隙與師不已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太后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宜需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丙戌赦書至平江府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

史集卷之三

八 宋書

十一

臣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示浚浚恐軍變乃與東野商量先搬犒賞錢與人將舊赦於樓上宣之浚遣人入杭州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榘兩浙轉運使幹辦公事呂撫亦遣進武副尉魏傳寶蠟書遺浚及呂願浩言傳等叛逆之詳撫願浩子也時願浩爲江東制置使願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于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遜位于中幼乎灼

知兵變無疑矣願浩即走入杭州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迷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書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州賁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爲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傳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乘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洵洵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請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至平江

史集卷之三

八 宋書

三

平江人大恐會俊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俊披衣起坐不能支持頃之湯東野直入俊問知其故浚知上遇俊厚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俊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咽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即使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初二兄請移蹕建康勝非曰勤王兵在平江君等難與相遇又趣遣使勝非曰未知會長所在宜

先遣小使訪之又言炎爲兩火故多盜宜改元以厭之勝非以二事奏太后曰二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乃始改元明受勝非曰反正事已就緒惟二兇謂元請本爲和戎須待遣使然虜兵近在江北若遣使虜知朝廷變必挾此而來以持其事卽害反正臣所召兩使未使之力辭先遣使亦密令留於勤王所矣必破其謀可毋憂也太後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旣而前使至平江而後除盧益益辭二兇之謀議遂息張浚以蠟書論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浚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節制平江府常秀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主戰

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上言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托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監國于中撫靜江左如此則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前密州州學校教授邵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

逆易特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此事但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爲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爲天下倡劉光世屯兵鎮江兵力強悍謀議沉鸞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是日呂樞密至江寧顧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轡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浚乃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主戰

遣書二兇獎其忠義以慰安之辛卯張浚遣馮轡赴行在浚爲咨目具以請王上親總萬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成國不宜固執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命且遣傅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強悍捨俊無以彈壓欲欺賊使不致疑矣已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在淮陽爲粘罕所破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駐常熱張俊聞之馳見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

慰卽遣使召之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上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甲午賊曾擇監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軍睿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徽勝非曲論止之馮轡再見傅正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轡爲國家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轡詞色不屈卽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衆論轡曰張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卽遣還道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張浚三遣劉

名賢志編卷五

宋書

七

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促之光世不報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兒徽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傅嬖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賣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卽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浚于平江援說言常更末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乃相輔語今早來詞旨甚切

浚徐察其意不復窮問卽遣詣張俊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卽進兵

名賢志編卷五

宋書

七

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馮轡北言誘賊矣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爲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二千益之發平江丁酉馮轡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傳等皆聽命焉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卽欲携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王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屏左右

問曰今日之事就逆就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違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願歸賊聞以觀察使求浚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傳等以僞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已亥張浚復遣馮轅入杭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傳又遣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即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遜位之說則必其子孫年長且賢則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爲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天之所與孰能廢之顧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抱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今天下幸耳內降詔書畧曰永惟內禪之初恭

奉太上之旨貴躬遜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艱虞傳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爲定國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誑誤故有是命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州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書舍人李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噉羹不覺覆羹于手初傳得浚手書即請絀浚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傳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詔爲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悻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傳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初傳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穀奏疏言臣訪聞朝廷日近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傳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望皆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

干與朝政太后出其章示傳正彥傳正彥銜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敗又言浚特以私書與傳正彥往來切磋而爲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發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喬變姓名爲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遁母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

九卷書卷之三

宋書

九

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資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是晚馮轡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抗矣轡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歸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轡俱絕入城翌旦與傳等議于軍中浚謬爲書遺轡曰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麻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令他人爲之會見望

致意傳等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轡由得免壬寅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逐之道遇小舟得郵筒舁人發封乃浚郴州請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謬謂曰朝廷趣赴行在爲我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願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清輓幾陷腥膻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爲社稷死豈

九卷書卷之三

宋書

手

不甚快邪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浚爲潤色之初苗傳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爲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兇其無能爲矣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爲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嚴陞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掉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

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轄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爲然癸卯太后詔廢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傳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轄議復辟轄知其可動卽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爲主廢聖皇帝嘗受聖詔爲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爲皇太姪太后垂簾張遼退謂苗傅曰趙氏安而苗氏危矣呂頤

史纂左編卷五十二

八 失旨

主

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爲前軍張俊以精兵異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爲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爲名願浩浚傳檄中外曰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傳等陳兵列刃兇焰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非所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傳等揚榜闡市自

稱曰予祖宗諱名會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傳等僞命及專擅收元卽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乙巳制曰廢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比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大上廢聖仁孝皇帝處分兵司軍事張俊以勤王兵發平江劉光世繼

史纂左編卷五十二

八 失旨

主

之呂頤浩與張浚偃于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丙午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章傳面類發赤慚慙無語顧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戎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我之使旣無路可通况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便是間自反正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爲

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傳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傳傳不能答勝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卽應間草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太后極喜曰吾貴塞矣是晚苗傳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傳劉正彥本爲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傳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州

卷之六

八

十一

兵馬輜輳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王上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傳等大恐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傳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康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傳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康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歸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不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

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泉情大悅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運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祐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太皇后嗣君宜立爲皇太子苗傳請以王世脩爲叅議勝非曰世脩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傳等用意姦回當益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

史記卷之六

八

十一

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爲戒也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爲賊用顧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肯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已酉以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傳爲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淮西制置使苗傳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

士當前力戰張俊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倬騎不得聘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呂頤浩在軍中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頤浩等進兵北關傳正彥見上曰請設盟誓兩不相害上賜金勞遣傳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傳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夜遁尚書省檄諸道捕傳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門關者以聞上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高宗

十一

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見于內殿上加勞久之辛亥太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浩浚既見上遂召趙哲辛道宗李承造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

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鞠其始謀以聞苗傅犯富陽縣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傳正彥者以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繼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苗翊苗瑀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癸丑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世脩于軍中世脩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戩以聞詔斬世脩于市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戩湛于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為御營中軍統制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苗傅犯壽昌縣所至虜居人驚以為軍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皆發不克攻遂引去丙寅傅犯常山縣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高宗

十一

漢

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由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願戮都市為宗社刷耻戊辰傳犯玉山縣辛未屯沙溪鎮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傳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途還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驚欲使歸麾下乃令腹心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牽刃殺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瑗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為寇吾豈竭生靈膏血而為汝資宜急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瑗遂渡江之洪州屯駐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傳軍之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傳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傳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眾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

黨大懼詔以翼為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傳等聞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聞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丁亥傳寇浦城縣時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相角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夜世忠至浦城北四十里與傳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傳棄軍遁去是日苗翊率眾出降復用其將孟臯計欲遁之溫台裨將江池聞之殺臯擒翊降于周望傳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喬仲福王德共追盡降其眾傳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畱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林杞傳衍政遂言於杞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捉某却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以傳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宋吳曦

吳曦之孫初劉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光宗紹熙三年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掌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宙為四川安撫置制使陞辭奏曰臣入蜀后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其軍許之四年挺卒宙使楊輔等權總其軍以殺吳氏權寧宗初趙汝愚當國亦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命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代領其軍而以挺子曦為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景泰元年曦為殿前副都指揮曦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行路宰弼規圖帥蜀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資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賡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譜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

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反謀益甚陰遣客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為蜀王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素所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曦陰遣使送款于綱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破和尚原犯西和守將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曦時已布心腹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入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嘉關之戍敵由版間谷遠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師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使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吳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敵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

書諭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自興元至趙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職曰職稱職爲蜀王職以札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奔逃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泣曰吾今始獲保顧矣李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職不上其捷還興州翌日職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揚駭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職曰吾意已決卽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皆稱賀聽命職北向受印三年正月職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職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卽治所爲行宮稱是月爲元年職旣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職所統軍七萬分隸十統帥遣將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遏王師旣聞職反不知所爲或勸不如因而封之僂胄納其說吳玠爲職謀宜收用蜀名士以繫民心於是陳成自斃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悉棄官去監興

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職乃陰與職將張林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內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王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等十數人謀誅職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職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邀巨源與會巨源與約還報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草密詔略曰干戈省厥躬旣昧聖賢之戒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甲戌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職衛兵千餘聞有詔皆奔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職啓戶欲逸李貴卽前執之刃中職頰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職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職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職黨殺之衆推丙權宣撫使巨

源權參贊軍事丙陳職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
功狀上疏自劾待罪由職首及逮制法物與職所受
金人詔印送朝廷職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元术高
琪奉冊于職未至而職已誅矣先是韓侂冑聞職反
大懼與職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
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冑乃密
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職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
推賞書皆未達而誅職露布已聞朝廷大喜職首至
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職妻子家屬從嶺
南奪職父挺官爵遷職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三
史卷之八
入彙
重刊
月楊巨源等謂丙曰職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
要害蓋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于是分
遣好義復西和州諸將取階成鳳州及大散關好義
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攻金人死者破
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道
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
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
氣皆沮五月好義襲秦州與女真將木虎高琪戰敗
績好義還爲吳職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爲憂
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六月誅吳職諭詔至興州

巨源謂人曰詔命一事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
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懇
功于朝或謂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其黨皆抵罪
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長橋而敗丙密使人收巨源
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人殺之忠義之士
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元李璫 附王文統

李璫維州人李全子也太祖十六年全叛朱舉山東州郡歸附尋攻朱楊州敗死璫遂襲爲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璫親詣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帝然之遣璫取漣海數州璫遂發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大張克捷之功世祖即位加璫江淮大都督璫言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謀見許浦射陽湖舟楫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塹以備詔出金符十銀符五授璫以賞將士有功者且

卷一百一十五

李璫

璫

賞銀三百錠降詔獎諭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璫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將攻漣水且規築堡以臨我及得賈似道呂文德書辭甚悖倣知朝廷近有內顧之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書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封固且南人用間其詐非一彼既不至母或妄動璫乃上言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載將士未嘗釋甲轉輒未嘗息有民力凋耗莫甚斯時以一路之兵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既克漣海一州復破夏

卷一百一十五

李璫

璫

賁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并力而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遶海以北擣膠萊之虛然後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不爲備哉臣昨追賊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光山取壽泗以亳宿徐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力無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將校馮秦等功第狀詔以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璫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報宋人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千於許浦將攻漣水詔遣阿朮等悉兵赴之仍諭度宜益兵赴調璫遂請節制諸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中書議與矢三萬詔給矢十萬三年四月又以宋賈似道誘總管張元張進等書來上蓋璫專制山東者二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爲完繕益兵計其謀亦深矣初以其子彥簡質于朝而潛爲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營至是彥簡遂用私驛逃歸璫遂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殲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甲午入之發府庫以犒

其黨遂寇蒲臺民聞瑄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竄山谷由是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帝聞瑄反遂下詔暴其罪命諸軍討瑄以瑄故戮中書平章王文統瑄盜據濟南命史樞阿木帥師赴濟南瑄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瑄退保濟南五月庚申築環城圍之甲戌圍合瑄自是不得復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至是人情潰散瑄不能制各什伯相結縋城以出瑄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

史書左編卷之三

八

王

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相史天澤言宜卽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

古軍官囊家并誅焉

王文統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人通于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璣璣與語大喜卽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璣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私恩取宋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在滑藩訪問才智之士素聞其名及卽位屬精求治有以文統薦者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司之政

首擢文統爲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建元爲中統詔諭天下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尋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連水光化軍是年冬初行中統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收受明年二月世祖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樞密與文統親率各路宣撫使俱赴闕世祖自去秋親征叛王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文統等裁處及振旅還宮未知可否何若且以往事急於用兵事多不暇講究所當振其

史書左編卷之三

八

王

紀綱者宜在今日故召文統等至責以成効用董文炳等爲各路宣撫司復以所議條格詔諭各路俾遵行之未幾又詔諭宣撫司并建魯花赤管民官稅課所官申嚴私鹽酒醋麵貨等禁文統爲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爲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輒相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其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枢實然許衡皆世祖所敬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爲太子太師然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外伴導之不欲使朝夕顧問於左右也然嘗與王鶚及樞密

祖侍世祖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
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爲者默以許衡對
世祖不懌而罷先是璵子彥簡由京師逃歸璵人白
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堯與璵通音
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璵爲逆積有歲年舉世
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對曰臣
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世祖命讀之其間有曰
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
日猶欲緩頰於朕邪會璵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洛水
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
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璵久蓄反心以臣
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縛璵久矣第緣陛下加
兵北方猶未靖也此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
遲而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
遇汝不薄何負而爲此文統猶枝辭傍說終不自言
臣罪當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縛伏誅然文統雖
反誅而元之立國規模法度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爲
多云

元李羅

李羅和魯之子也從父討河南妖賊劉福通屢立戰
功父討賊曹漢既歿李羅引兵退駐井陘口至元十
八年命李羅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總領其父元
管諸軍擊劉福通於衛輝走之進克濮州九月命統
領諸軍夾攻曹州遣叅政匡福統苗軍自西門入李
羅自北門入四門並進克復曹州十九年詔李羅移
兵至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李羅領之
領兵豐州雲內與關先生戰關軍奔潰時有楊誠者
據蔚州李羅追誠至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降其潰
卒回駐大同命討上都程思忠兵次典和思忠奔潰
七月擊敗田豐僞將王士誠於臺州詔總領一應達
達漢人諸軍便宜行事八月命守石嶺關以北察罕
守石嶺關以南九月李羅欲得真寧遣兵自石嶺關
直趨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十月詔李羅守真寧
察罕遣其部將以兵來爭李羅部將戰敗之二十一
年正月命平章答失往諭解之李羅罷兵還鎮九月
命李羅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田二十二年李羅
裨將也速等招兵五萬戍大同陞李羅太尉位居
一張良弼來受節制李思齊遣兵攻良弼于武功

良朝伏兵大破之二十三年李羅復南侵擴廓所守地遂據真定初朝廷既點御史大夫老的沙安置東勝州帝別遣宦官密諭李羅令留軍中而太子屢索之李羅匿不發二十四年李羅陰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佯為不知朝廷知其跋扈又以匿老的沙事詔罷李羅兵權四川安置李羅殺使者拒命遣將會知樞密院禿堅提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政院使朴不花二人先是朝廷立衛屯田也先提督與禿堅分院之地相近因殺及其親里構成嫌隙也先乃譸禿堅詆毀朝政李羅與禿堅相友善且知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聖

一

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以李羅握兵跋扈今乃與禿堅交通又匿不軌之臣遂與丞相搠思監議請詔削其官分其兵授四川省丞相察罕不花領之李羅謂非帝意故不聽命舉兵取禿堅四月入居庸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遣達達國師蠻子院使往問故乃命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實執送與之庚戌禿堅自建德門入見帝廷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勉詔赦其罪仍以李羅為太保守禦大同以禿堅為中書平章李羅還大同太子悲怒不已再徵擴廓兵保障京師詔擴廓總兵調諸道軍分討大同擴

廓自其父察罕在時與李羅連年相讐殺朝廷累命官講和二軍已還兵各守其地至是擴廓乃大發兵夾攻大同調麾下鎖住守讓京師兵不滿萬以其部下青軍楊同舍守居庸擴廓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李羅率兵與禿堅老的沙等復犯闕京師震駭太子親統兵迎於清河丞相也速魯事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無關志青軍楊同舍被殺於居庸不蘭奚戰敗走太子亦馳入城鎖住賜東宮官僚從太子出奔太原李羅兵至駐建德門外欲迎襲太子老的沙力止之三人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冤帝亦為之泣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聖

乃賜宴就命李羅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數月間誅卿臣禿魯波迪哇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西番僧人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朝使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承制調遣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擴廓等軍進討李羅李羅怒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遣禿堅率軍討上都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軍也速次良鄉不進而謀之於衆皆以為李羅悖逆中外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軍聲

大將軍將姚伯顏統兵出禦至通州河
蓋營以待也述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姚伯顏
殺之李羅大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李羅先
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
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
皆畏忌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
士上都馬伯達兒等陰圖刺之七月乙酉值充堅遣
人來告上都之捷李羅起入奏行至延春閣李樹下
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李羅中其腦上都馬等競前
斫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李羅母妻及

卷之六

史記

其子天寶奴北遁有旨令民間盡殺其部黨明日遣
使函李羅首往太原詔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俱罷
歸九月太子朝京師十二月獲秃堅老的沙皆伏誅
初李羅犯關太子出居興寧奏除前廉訪使事張楨
贊善初擴廓將輔太子入計李羅遣使傳太子旨賜
前廉訪使事張楨以上等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
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
區所有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襄漢荆楚川蜀遙
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
世得不思廉頗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

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爭君父倡其說於天
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
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
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之惓惓
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
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
出公據國至干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
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
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知辨
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

史記

卷之六

史記

天之所廢不驟也縱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惜
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狀
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
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謀急則其愛不測徐則其謀必
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
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
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
而熟計之哉擴廓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成

漢馬何羅

侍中僕射馬何羅初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江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金大興國阿里出虎僕散忽土

大興國事金熙宗爲寢殿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每逮夜熙宗就寢與國時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卽以付之聽其出入以爲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與國以朱司馬光畫像及他珍翫賜海陵悼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與國一百海陵謀弑意先得與國趣可伺間入宮行大事且度與國無罪被杖必有怨望心可乘此說之乃因李老僧結與國旣而知有異心可與謀乃召至臥內令解衣欲與之俱臥意有所屬者與國固辭不敢曰卽

有使惟太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撈旣又殺阿撈遂以賜我我深以憂奈何與國曰是固可慮也海陵曰朝臣旦夕危懼皆不自保尙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若遂被杖我亦見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爲何如與國曰如大王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與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乘德等入熙宗常置佩刀於御榻上是夜與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海陵旣立以與

國為廣寧尹賜鐵券改崇義軍節度使世宗即位廢
于家及海陵降為庶人詔曰大興國與海陵同謀弑
逆通謀至今為幸多矣遂磔于思陵之側徒單阿里
出虎為兵部侍郎與海陵父宗幹世為姻家皇統九
年阿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為護衛十人長海陵將
弑熙宗欲得二人若為內應遂許以女素阿里出虎
子而以逆謀告之阿里出虎素兒暴聞其言喜甚曰
阿家此言何晚邪廢立之事亦男子所為主上不能
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乃我素志也
遂與忽土俱以十二月九日直禁中海陵故以是夜
二更入宮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忽土次之熙宗
頓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既立以阿里
出虎右副點檢子木斯剌尚榮國公主加附馬都尉
改河間尹世襲臨潢府路斜刺阿猛安領親管謀克
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受鐵券凶狠益甚奴視僚
屬少忤其意輒笞辱無所恤嘗問休咎於卜者高興
遂以馬所占問張王乞王乞以謂當有天命阿里出
虎喜以王乞語告馬興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
妻及王乞海陵使其子木斯剌焚其屍投骨水中僕
散忽土本微賤宗幹嘗周恤之擢置宿衛為十人長

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為內應謂之
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
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
先太師謂宗幹也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
必得君為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
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咄之眾皆却
立不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
入既弑熙宗秉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
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衆前稱萬歲既即位忽
土為左副點檢賜鐵券封王拜太尉樞密使海陵至
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隣寧德宮宮徒單太后所居也
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及契丹撤八反海陵命忽土與
蕭懷忠北伐比行忽土入辭寧德太后與語久之海
陵聞而惡之疑其與太后有異謀遂族滅之
書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穆王告伯冏曰慎簡乃僚其無以巧
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
周之綴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群僕侍御
之臣矣海陵弑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為之扼
拳皆出於小底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

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稽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
辭不失引帝裾止之奏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願無親
往熙宗謂辭不失被酒甚怒之明日杖而出之已而
悟其忠復見召用海陵與唐括辯時屏人私語護
衛持思察其非常海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群臣解
體無尊君謹上之心而草莽竊發僕御之臣不復有
如辭不失持志者矣詩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
嗚呼先後禦侮之臣豈可少哉

金紇石烈

金紇石烈執中充太子護衛出職太子僕丞節度使
僕散揆宣撫河南執中除山東東西路統軍使撥行
省汴京伐宋執中分兵駐金城朐山請益發東平路
兵屯密沂寧海登萊以遏兵衝詔從之執中率兵二
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
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二千搏戰遏宋舟兵遣精騎
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
斬及送死者甚衆盡獲其戰艦及戰馬三百遂克淮
陰進兵圍楚州未幾宋人請和詔罷兵授世襲謀克

出知太原府復爲西京留守乃進遷右副元帥權尚
書左丞執中益無所忌憚坐罪罷歸田里執中善結
近倖交口稱譽詔給留守半俸預議軍事上終以執
中爲可用賜金牌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
中都城北執中乃與其黨經歷官文繡局直長完顏
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軍幹轄烏古論
奪刺謀作亂是時元兵在近上使奉職郎軍中責執
中止務馳獵不恤軍事執中方飼鷄怒擲殺之遂反
稱知大興府徙單南平及其子駙馬都尉沒烈謀反
奉詔討之八月二十日未五更分其軍爲三軍由章

義門入自將一軍由玄通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乃遣一騎先馳抵東華門大呼曰大軍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其黨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馬上與執中相見執中手槍刺之墮馬下斫殺之使烏古論奪刺召沒烈殺之符寶祗候綽陽護衛十人長完石古乃聞亂遽召漢兵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持鑊開門納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邸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鑑勸執中立宣宗執中然之是時莊獻太子在中都執中以太子儀仗迎莊獻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取符寶陳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醜奴德州防禦使奪刺順天軍節度使六斤橫海軍節度使雖除外官皆留之左右其餘除拜猶數十人遣醜奴等十人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弒上於衛邸盡徹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矣宣宗卽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奏請降衛紹王爲庶人詔降爲東海郡侯元游騎至尚橋宰臣以聞宣宗

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爲尚書今豈得不先與議而遽奏耶宰執遂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等請除執中宣宗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軍法從事矣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有謀高琪遂率所將虬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中聞變擊弓注矢外射不勝發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執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爲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虬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虬軍死者甚衆一軍皆恟恟宣宗遣近侍撫諭之詔有司量加賻贈衆乃稍安

元鐵失

鐵失者當英宗卽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爲太醫院使有珍珠燕服之賜特授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英宗嘗御鹿頂殿謂鐵失曰徵政雖奉太后朕視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而又命領左右阿速衛治書侍御史鎮南鐵木迭兒之子也罷爲侍講學士鐵失奏復其職英宗不允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竄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

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申命大夫鐵失振舉臺綱詔諭中外旣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宗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卿所劾者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伸監察御史嘗舉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誅若此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旣死罪日彰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脩舉廢墜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禿兒宣徽使

南典瑞院使脫火赤知樞密院事副使阿散僉書樞密院事章曰衛王禿滿及諸王月魯鐵木兒等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左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幟手弑英宗于臥所晉王卽位鐵失及其黨皆伏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之九十三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糧淮揚寧務司奉院右司饒家翰校核修遼東府之編輯
李太僕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江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玉章

武進左 燕校正

莽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常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

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

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存今誠以天下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為然廼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

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

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

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

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之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

廣尉劍挺廣起奔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今毋斬而戍死

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侯王

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誅林公子扶蘇

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勝

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蕘

蕘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蕘以東攻鉅野苦柘

離皆下之竹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

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

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

曰將軍身被執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

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

吏暴皆殺其吏更將以應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

以西擊秦陽人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

通徇九江郡此時楚兵數十人為聚者不可勝數

此

此

此

此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
還報至陳勝殺嬰今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圍滎陽
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與
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嘗
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
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
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
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滎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
走滎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
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騷
爲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
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從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張
耳子敖爲成都君趙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
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
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
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
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
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
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

爲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
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
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
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今自
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遂至魏地立魏後故竈
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
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互反勝乃立寧陵君爲魏王
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
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
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乘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
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
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
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
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
滎陽下破之李歸死滎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
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
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陵人秦嘉誼
人董緹符離人朱鷄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
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

軍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
武平君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軍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
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勝之汝陰還至
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英陽謚曰隱王勝故
渭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
復以陳爲楚初勝令姪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
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
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引

入陳

王

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
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
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
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與番盜英布
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坡復以陳爲楚會項梁
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
皆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
吏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
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

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
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
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
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
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
下吏輒自治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
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
爲勝置守冢於碭至今血食王莽敗乃絕

不勝

才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學擊劍。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操陽。逮諸新獄。據曹咎書。抵操陽獄吏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數日。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慄伏。

莫敢後起。梁乃召故人所知。吏論以所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置豪傑為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其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邵平為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鄲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通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梁為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舉義。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

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別將朱鷄石餘煥君與戰餘煥君死朱鷄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

史記卷九十三

九

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儋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圖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聞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趙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

史記卷九十三

十

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不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盞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

史記卷六十五

十一

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響應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

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棘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

史記卷六十五

十一

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抗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又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

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
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
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
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
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
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
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
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
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為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
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五

卒徃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
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
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
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
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
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
與章邯長史欣都尉賢入楚於是夜擊阬秦軍二
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關沛公已屠咸
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咸陽鴻門聞沛
公先破秦入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

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
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
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
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
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
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
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
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伯
羽見秦官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五

開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
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
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至約天
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破堅執銳首事
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
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
尊懷王為義帝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
長沙都郡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幾沛公業
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
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

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
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
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
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
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
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
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
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
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
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

秦本紀卷之三

六

史記

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
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收趙入關立都為齊
王故秦所滅齊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
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
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
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
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
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

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長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
怒追殺之卽墨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
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
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
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
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
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
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行使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

秦本紀卷之三

六

史記

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
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
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
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
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
屋皆阬降卒條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
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

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今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

史記卷之五

項羽

七

王亦引兵北攻城皐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烹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皐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今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劉汜水上怒故斷獄據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降卽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

史記卷之五

項羽

八

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適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怒耳羽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洵洵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聞智不能聞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羽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

史記卷九十三

項羽

項羽

紀羽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阜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咸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之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老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胡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

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羽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

史記卷九十三

項羽

項羽

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圍山而為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今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部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乃馳後
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騎
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
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
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
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
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
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
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

史記卷六十五

項羽本紀

三

元

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
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
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
爲公德乃自到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爭羽相殺者
數十人最後楊喜曰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
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
侯賜姓劉氏

隋李密

李密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父寬隋上柱
國蒲山郡公達家長安密多策畧散家貲養客禮賢
不愛藉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
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
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人顧盼不常無入衛宅
日述論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狀
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
蒲鶒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
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

史記卷六十五

李密本傳

三

元

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
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
忌陷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
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驚敵我不如公擎天下
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
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
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
林一道爾若鼓而入前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
其後不旬月齊糧竭舉麾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
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

非易人耳石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嶺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起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挫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既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送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耻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為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遁去會左武侯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陳勝自王荀或止魏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之乎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強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成龍有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圍弘豐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兵至閿鄉追及而敗密入關為邈所

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蒞臨今尚可以計脫何為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悉漸弛益市酒飲笑譁諱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揚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為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饘餼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子趙他者他捕之遁免往依媚媚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為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都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機興之會足下資義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該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之讓計曰今廩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耶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兵計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驍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驍騎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為

身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髮號令士皆若負霜
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為用復說讓曰今群
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接除群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
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之百萬之眾一朝可
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
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
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眾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
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
乃為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
伯當騎為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金

震恐眾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為王建號
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飲血改元永平大赦其
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為司徒城洛口周四
十里居之廣造雲梯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
將軍礮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裴仁基淮陽
太守趙佗降於密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
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
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密
自督眾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諸賊帥黎
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

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
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幕府移
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朱孝和說密曰
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
回洛襄讓保洛口公東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
迎是征而不戰也眾附兵強然後東向指馮豪傑天
下廓廓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但
昏主尚存從兵猶眾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
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
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礮中流矢臥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宋

中隋軍乘之密眾潰棄倉守洛口唐高祖起師太原
密自謂主盟致書於帝呼為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畧
云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禮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
咸陽其旨以弒後主執代王為意帝覽書笑曰密陸
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是
生一隙密適為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
剽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六
事濟矣今記室溫大雅作報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
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稂棘爭
霸苗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騰騰周原傳

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
於伊川羣上無虞群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
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
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
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
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
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矧商辛於牧
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
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鑒與南幸恐同永
嘉之勢顧此中原賴為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

李密

李密

李密

李密

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祿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
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鳴業密得書大喜示其下曰
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事隋九月遣將李
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珣
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於密以為大衆久
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
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
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煬帝遣王世充還
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
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

薄山地隘騎進不得騎世充多短兵盾攢感之密軍
卻世充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
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
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為大冢宰總乘衆務收家
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
頤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
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鄭頤房彥
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
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彥藻
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

李密

李密

李密

李密

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
麾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
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暗於牀前并殺其兄
姪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
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死之
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
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
及聞讓死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
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安陽因說下之世充夜襲
城密伏甲殪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義寧二年

世充據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充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爲不流殺大將六人獨世充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墻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宇文化及來上下

李密

元一

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今元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讐耻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擊化及兩寇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卽以琮齎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冊拜密大尉尚書今東南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今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

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追至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雪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卽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筆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僞

李密

三十

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既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頻及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趣魏縣其將率所部兵歸密前後相踵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弑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爲世充所殺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送人于私達

獻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克殺元文都乃止遂
歸金墉拘侗使不遣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士
素無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
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
輅狼庖密自謂足倉司食賈潤甫諫曰人固本食人
天今百姓飢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
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教吏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
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
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克乏食密少帛請交相
易難之邢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克士飽降者

史纂要卷九十三

人事

主

金

蓋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宇文化及還其
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克欲乘其弊擊之恐人
心不一乃詠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今宜意
於世克當勸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
先祈禱世克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
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克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
戰世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
師擊密旗旛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威癸丑至偃
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
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

議裴仁基曰世克悉衆而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
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
克還我且按甲世克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
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
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
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闢不得求走
無路不過十日世克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
單雄信皆曰計世克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
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倍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
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

史纂要卷九十三

人事

主

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擊地
嘆曰公必後悔遂出兵兩軍接埃霧鬪塞世克軍
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勦世克督衆疾戰先是世
克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置之戰方酣使牽以過
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
仁基祖君彥皆為世克所擒拘邢元貞為縣吏坐賊
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
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貞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
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克留元貞守洛口倉
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貞必為公患密

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牛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降密初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禁備第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頷首曰願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

卷之三

李

王

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密頷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素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勸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操柳燮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共起然遇隋歸路使無西故唐不戰而據京師亦公功也密又謂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舉宗從漢今不昆季盡行以爲魏豈公

卷之三

李

王

一失利輕去就哉雖隕首穴胷所甘已左右感動遂來歸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孤鳴於旁惡之及將敗羣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曰日爲晦屯營群肩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滅實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爲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禮震薄執政者又未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伯當心亦快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群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萬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

者密請與賈潤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潤甫同升公
揭賜食傳飲危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
建功名以副朕意夫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
執不欲第行朕惟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潤
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十二月
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並州將其半出關長史
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
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
部徐行軍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潤
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卿云有人確執
不許此諸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
收其兵糧北走渡河北信達熊州吾已達矣苟得至
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潤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
况國家姓名著於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
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殺二州此事朝舉彼
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
明公計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
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聽潤甫奔熊州伯
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
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

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
詔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
人衣戴纂羅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
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眾直趣南山乘險而東
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裴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
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戚彥師曰
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
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
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
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
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
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
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
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
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既度陝以為餘不足慮遂離眾
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
救遂斬密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
尚為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勸表請
收葬詔歸其尸乃發槨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
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

鄧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
杜才幹恨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
歸國

隋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爲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
城侯充之苗裔材力絕人少重然諾善俠節鄉人喪
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
鄉黨異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
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
德乃自縊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繇是益知
名爲里長犯法亡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餘
人所贈千皆讓不受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
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咎
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飢群
盜起乃謀曰往文皇帝時天下盛強發百萬衆伐遼
東猶爲所敗今水潦爲災民力利散王止不是恤而
親駕臨遼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
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丈夫不死當建功於世詎
爲亡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葦阻奧可
以違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殺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
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亡兵及民
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鷄爲盜安祖號摸羊
將鄒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修人高士

達兵千餘屯清河郡上諸盜往來津南者多剽殺入焚鄉聚獨不入建德聞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安祖為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眾益盛至萬人猶保高鷄泊然傾身接物其勢若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綱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為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眾思用奇厭伏群盜乃請士達守轡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綱詐為亡狀士達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遣綱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綱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綱以數千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隨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鷄泊窮剽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且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眾保

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追壁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達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達士死皆葬焉為士達發喪軍皆縗素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為客尊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畧幽州戰死其下魏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眾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為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至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為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不可視隋軍驚遂潰相騰籍死者如丘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眾復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聞煬帝遣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人吊琮因請降建德為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微纆與言隋之亡琮伏哭極

襄建德亦為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
將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誼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
君者且往為盜可安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
忠臣乎即令其軍曰與琮隙者敢輒搖罪三族乃授
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
事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
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
吾讐欲為天下誅之何如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漳
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
化及為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我君而移其國仇不共

史記卷之九十三

八書卷

史記卷之九十三

天請鼓竹執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討化及連戰破
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
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
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
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
蔬具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為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
破敵貨寶並散賚將士至是得宮人尚千數並有容
色悉放去其文武驍果尚餘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
及報越王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
裴矩為尚書右僕射餘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

關中及東都者悉聽不番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
境二年隋祿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隋洛州遂遷
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津祠先基置守冢三十
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充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
精勇俄而世充廢侗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
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為
鄖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
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
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
使世勣守黎陽館王餽以客禮滑州刺史王軌為奴

史記卷之九十三

八書卷

史記卷之九十三

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
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為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
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交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
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
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
德即以神通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
史陳君賓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大吹非
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伏節士也今殺之無以
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
曰王之大將高士與抗羅藝於易南兵米交士與即

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卽釋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說自刎左右手乎後數戰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隅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強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卻唐卻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充與連和會世充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營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汴河西上舟相屬不絕壁成臯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充約期又遣蔡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

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卻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覬騎又聞唐兵精得書循預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充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饒執賊大將建德懼人情攜駭其諸將又新破海公掠獲盈給日夜思歸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二利乘虛擣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圍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兄子王琬內史令長孫安世日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啗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計且善王盍用之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運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鄭朝暮待吾來旣許之豈可見難而退且示天下不信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汴南屬鵠

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陰士驚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叔寶纏腰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謠曰亘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爲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重來降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漢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爲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爲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賈刀鋸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志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縣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謂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擄掠還至太

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
衆既寢威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
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
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廬
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
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
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柰
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
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

卷之三

八

平

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
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
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難
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
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
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
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
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
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

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
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
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
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
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怒更始殺其兄乃
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
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群
賊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
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
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

卷之三

八

平

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
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
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
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
主勅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
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
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
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箐中遂於鄭北設壇場
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劉盆子等
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

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
衆拜恐畏欲噤故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棄之復
還依俠卿使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基履乘軒
車大馬赤屏泥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爲衆
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
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
馬自揚音以下皆爲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
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
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拔劍擊柱不能相
一二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虜

卷之九十三

列傳

三

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
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
殿上酒未行其中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
者起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
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散亂兒戲
尚不如此皆可格殺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
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輝聞之勒兵入格
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
卧起唯得上視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
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掖庭中蘆服根捕

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
尚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
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
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
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
先曰諸君共立恭第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殺亂
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
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
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
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

卷之九十三

列傳

三

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
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
者無所離死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嗟唏崇
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
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
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閣閉營自守
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
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
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中
兵馬最爲猛盛衆號曰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

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郿
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方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
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
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王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
多得竹蠟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都
夷反爲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
桂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
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
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豪街中禹兵敗走
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獲

後漢書卷九十三 八 劉盆子

五十二

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
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
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
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
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
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
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
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
光武乃遣破敵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
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皆

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
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陽復敗
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虢底
帝聞乃自將幸宜陽威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
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
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
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
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
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
得飽飲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

後漢書卷九十三 八 劉盆子

五十二

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
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重者又謂崇等曰得
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
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
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
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
恨也帝曰卿所謂鉄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又曰諸
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汗井竈然猶
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
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

持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
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
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
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
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
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漢張角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效術教授號太平道呪
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
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
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
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
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
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詭譎百姓遭殃不
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
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

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
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
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覬覦朝政鳥聲獸心私
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
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
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
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
上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
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

師以中常侍封爵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守長吏多逃去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與雋乘

後漢書卷六十三

八張角

皇甫嵩

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提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徵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餘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為帥眾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誣雋者詔徵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戰乃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

後漢書卷六十三

八張角

皇甫嵩

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傷擊
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傷鳴鼓攻其西南賊
悉眾赴之傷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
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傷曰兵固有形同
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
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
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
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射傷登土山望之
顧謂司馬拔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
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

卷之三

卷之三

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
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
傷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頌殺忠餘
眾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傷急攻之司馬孫堅率眾
先登拔宛城孫夏走傷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
餘級於是黃巾破敵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漢張魯

張魯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
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
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
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
魯遂襲修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
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
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
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
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

卷之三

卷之三

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
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
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熹
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
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
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
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
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張角同加施靜室使病
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齋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
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

稱之法書病人姓名於原之通其意作三通其一上之
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
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
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以恩就共事之後角被
誅修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
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軍太
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
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闔諫曰漢州之民戶出十萬
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實融
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
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
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曹操乃自散關出武
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
數萬人拒關堅守操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
將稽顙圖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濬赴朴
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
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
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喜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
諭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

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闔等皆為列侯為子彭
祖取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晉孫恩盧循

孫恩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灰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灰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儔林太守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

卷之九十三

八

至

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叛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鄰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顓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顓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道子誅之從子恩因逃于海眾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恩欲復舊言及元顓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驍勳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眾

卷之九十三

八

至

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關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箠威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差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繁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歛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琰為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參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邢浦言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還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

庖潰臺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決口雅之敗績牢之
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庖潰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
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
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
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
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躡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
是漸衰弱復浚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
庖潰遂遠進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
守辛景計破之恩窮處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
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
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丁女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
流離被轉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
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盧
循司空從事中郎譙之曾孫也雙眸閃微瞳子四轉
善草隸奕碁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
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
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
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
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
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貢獻時朝廷

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
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
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
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
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素衆
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
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若
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
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代
於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
致卽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求物而市
之賴石水急出舩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舩版
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販之無
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
陵陳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
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
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
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舩艦千計敗衛將軍劉毅
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
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

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
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
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惧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祖浦以
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
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
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潯陽并力取荊州徐
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
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
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
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
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
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
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
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
誰能同者多云鼠雀食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
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慧
度取其尸斬之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卷之五十五

李

不何
由帶
不內此
外不火
發火起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
魏遣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環崇長史魏蘭說崇
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
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
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
顯顧瞻彼此理當愜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
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
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
事寢不報及元叉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為
司空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散入以巨萬

卷之五十五

李

萬計牧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
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
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
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千九勝岳皆有
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
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
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攻高平鎮
以應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
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

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萬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或許其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規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或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魏自拔陵之反二夏幽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崔游諤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群氏既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魏遣吏津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遣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破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

中興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蒲門子弟以死防邊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中用事京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卽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爲鎮將轉相狎習專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事聚飲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縱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師之舉日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遠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叉卒得不坐念

生遣兵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氏王楊紹先之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内外相顧卒無叛者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西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處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

卷之九十一

魏書

卷之九十一

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憂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卑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衆東保岐州東西部勅勅皆叛魏附於援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

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鄧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

卷之九十二

魏書

卷之九十二

之度校尋與鐵勒戰死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陷之執都督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崇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師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實軍於馬嵬延伯素驍勇寶實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實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厲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聞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感延伯於水大寶實望之失色延伯自爲移

賊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實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實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先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龍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實破宛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

史纂要卷之三

七

爲虐竄以爲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二月念生遣都督楊鮪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四月敕勒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蕭寶實崔延伯旣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兵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

寶實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兢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二萬人寶實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十里結營不告寶實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項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群臣自外來者見胡太后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

史纂要卷之三

七

不與六月拔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叅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管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

兵至折數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
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
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
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
也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
避柔然南徙渡河賊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深與行
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
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於
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八月
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沒邵
縣圍魏燕州刺史崔彥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
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
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
城斛鹽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峴
赴之五原降戶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
之左城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
梁仲禮擊破之都督李瑒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
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
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
督于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真及將卒三

千餘級洛周帥衆南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
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
洪業自立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
子國號齊改元廣安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
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卒萬餘人屯道遙園
東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行臺羊
深棄城走賊帥據北華州及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
援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
椿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
將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魏右民
郎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
六合垂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
將帥多寵貴子孫對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擡腕以
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
乃今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
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
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
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度加寵命復疑賞賚
之輕日散金帛希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
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

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據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圍信都魏以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蕭寶實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實為都督雍州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驗寶實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燬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實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聚殺其折念生關門皆盡聚自行州事南秦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實請降魏復以寶實為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實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實不

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鄧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赦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實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實聞之謂為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實問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謹言焉生十子九子般一子不般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實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楊椿父子所譖十月寶實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為行臺以討寶實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眾河東分據並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實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城陷榮執孚送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為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為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請就瀝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為

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表行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邑上
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
不許十二月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
之子邑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邑等敗
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
致力榮盡銳攻之不能克二年正月魏北道行臺楊
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
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
券說賊黨賊有應津者遺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
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
人內于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
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
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
汗求救遣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後祖吐豆登精騎一
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已丑津長
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
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寅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
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
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决者
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

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
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
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
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
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
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
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郛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
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
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
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
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當
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
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寶未降者亦詐舉
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
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充潼關遂入
河東寶寅遣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爲魏
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挫還軍襄陽至白門寶寅
始覺與終德戰敗獲其妻南陽公主帥麾下百餘騎
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大將是時魏
上遇弒尔朱榮入洛陽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

其眾陷魏滄洲居民死者什八九榮軍乏食遣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討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尔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友北邊被其患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長勝成名不敢南出復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給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丘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二年万俟醜奴侵擾關中尔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勅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

願得尔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為之言於榮榮悅以尔朱天光為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岳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右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

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
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
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
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收馬宣言天時將熱未
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
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
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
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
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降
涇州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
追之及於平京賊未成列直開侯莫陳崇單騎入賊
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
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
送蕭寶寅以降魏以關中平大赦萬侯醜奴蕭寶寅
至洛陽帝乃賜寶寅死於馳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隋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
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
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
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
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
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虜陽郡將以兵捕之夜
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郡將曰此地
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
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
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從吉夢由是人
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友衆至數
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侯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
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
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四

唐肅宗

唐肅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沒騎小不如意一人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因率其衆之雜坐飲酒把臂仰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之費可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吏猶時喧譁邀求不已至亮璋代之騎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騎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以璋爲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袁州者猶在浙東詔式師以赴徐州騎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旣擇甲執兵命圍騎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洎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蒙泗二州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

國練使隸充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充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統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五年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強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選授合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勣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勣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勣言於彥曾以軍帑戍虛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估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計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估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換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比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

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劉琰九月龐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撤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松江東下許估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殂臨矣乃各以私財遣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鄒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詠計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諸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感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之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而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者及諸亡命陸於舟中眾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棧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為玩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城勛與許信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為天

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况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萬賞錢翹足可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勛復於連中申狀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懼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等狡詐多疑心生嫌隙乞具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闔城惴惴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遠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擢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

計其子弟二難也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桓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吾四害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眾望時城中兵四千三百人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賊數勦之罪以令士衆且曰非惟金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王石俱焚矣又曰凡被虜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頻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受服負薪以誦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為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偕伏山谷及問道來襲復引兵退宿

於城南明日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關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賊攻陷之璐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麗劬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緡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渚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

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龐勛引兵北度澗水踰山趣彭城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剗而剗之盡滅其族助坐聽事威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太史公

十

國

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日助使趣之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昔主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畧自負助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度剪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

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估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入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聞濫郭郭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助詐為崔彥曾請剪滅徐州表其畧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屬

十

國

各宜配隸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瑩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因望回自行刺史泗州刺史杜愔聞助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愔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歛兵屯城西助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

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
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
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
偉於毬塲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
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偉以聞勛募人為兵
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
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
要害而官軍尚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
臺等近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
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
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
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饗
士卒必先西向拜謝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
旌節眾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
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
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
神武大將軍王安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
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
以隸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
谷渾達軻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自隨詔許之勛勛

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迴代之丙午復進
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
人救泗州至洪澤吳賊彊不敢進有辛謹者喜任俠
請往求救杜愔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
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酉賊攻城益急欲焚
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謹請復往求救愔曰前往徒還
今往何益謹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愔與
之泣別謹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
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
不足何暇救人謹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
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
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塲公詎能獨存邪我當
殺公而後死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僅免
識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
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謹舉身自
擗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
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謹逐之勛得其
言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
也謹曰臨陳妄言惑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乃共
奪之謹素多力眾不能奪謹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

此人眾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惛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賊陷都梁城執相及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屢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縛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悰請出來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闢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楊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

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且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士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屢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勛說論許爲奏請節餼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况未得而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犬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乃歛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桀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卬朝廷命秦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

何全曜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軍於
藤沛尤軍於豐蕭十年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
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壁壘相屬
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民多穴地
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幸
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
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諺曰我請
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諺乃募選軍中
敢死士數十人牒備職名先以米舟三艘擡舟一艘
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諺
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悰
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
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
不進悰令諺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陣而過見
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
救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諺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師
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
月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
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
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奪棹衝圍拔出承訓

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
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
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淮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
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
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出
爭奮擊賊大敗官軍感之於淮水溺死者不可勝紀
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
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
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
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
立驍情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弘立再勝未
賞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
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繼得數百
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承訓既
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
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
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
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
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
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

賊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
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
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衛士曹君長亦言
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賊
黨皆以爲然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
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瑒溫庭皓等并其親屬賓客僕
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相手足以示
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廢全臣節
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
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

史記卷九十四

卷九十四

卷九十四

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
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
兵許佶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曾明王勛辭王爵
先是辛讓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戰於楊潤賊
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
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
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
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讓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
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
尺爲戰柵讓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所不能及

史記卷九十四

卷九十四

卷九十四

以槍揭火半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
入城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
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
今舉直超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虜圍豐縣
勛欲先擊之引兵發徐州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
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
衆寡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
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
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勛
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
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
數日摧七萬之衆西軍震恐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
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
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裴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
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
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殊馬整
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裴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
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
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
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

似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勦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勦初起下邳土豪鄭鑑聚衆三千人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勦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勦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降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是有功雖脇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麗勦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謂詐爲城陷引衆赴將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資勞而遣

之玄稔復入城募發平安火如常日已未何晨玄稔復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赴將離行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使得萬人比趨徐州麗舉直許估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麗舉直許估帥其黨保子城日晏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估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七

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悰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資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悰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戍十一年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充郛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詒論之五月上今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太子少傅李廖等狀以爲

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而凶蓋由統御失人是故姦回乘此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縣因攻守結聚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團練使使割隸淮南十月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唐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謫蓋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咸謂禾仍歲飢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先有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時議畏之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剽帥尚君長畢師鐸劉漢宏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群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神策統軍宋威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郟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邊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

兵四畧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擊差則遣賁布路士爭取之率巡撫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盧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卽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簡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新黃新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詣渥飲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某年卒誅之

大業

主一

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撫慰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柰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即不受命却州兵渥與中人士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遂至數萬餘額蔡保瑱呀山是時巢將又取江州執刺史巢引兵後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

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齊濟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勸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巢將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拒却之乃向浙西援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曹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請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

大業

主一

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復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主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掠淮南建元王霸屬潘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時多朋黨小人譏勝君子道消賢豪忌憤退之草澤旣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

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逞者之辭也會元裕敗賊於申
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
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
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
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
李罕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
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
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
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
為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死者甚眾巢大沮畏乃詣天

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

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崔璆於是高駢遣將攻

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

道七百里趨建州初軍中諺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

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僖路圍福
州觀察使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薙
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
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
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
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詔

節度使李迢討之巢與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率
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
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
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
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
官堅桎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
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族皆當時極敝
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
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
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為招討副使以先鋒

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初巢以士眾烏合欲據南海

之地未為窠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

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

元年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梓沿湘下衡未破潭州李
係走朗州兵十餘萬熾焉投背蔽江進逼江陵號五
十萬鐸兵寨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掠地焚廬屠人
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
縱掠會雨雪人多死鐸整十月巢據荆南脇李迢草
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進
躡鐸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化以

五百騎釘繆藻驕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闔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奔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嫗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日向數十騎能困

史記卷九十五

五十一

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濬度江敗巢將降之巢數卻乃保饒州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殺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駢將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破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曹全戢天平節度使賊方守滁和全戢以天平兵散于淮上巢將渡淮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

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西不能入關且還寇東南徘徊淮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爰自潞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特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充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交州潞水屯皆散巢聞悉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遂前

史記卷九十五

五十一

說帝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宰相崔沆曰祿山衆總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宰相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脩矣上不憚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關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為先鋒右軍騎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等問而已里間晏然帝錢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

安高貲世藉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務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萬計僱傭負販屠沽及病坊貧人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號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州晷三日糧不能飽無關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小卻俄而巢至師大譁川谷皆震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十

引衆赴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赴咸陽惟福穆澤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厲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孜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即妄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軍各安無恐甫數日因大掠縛筮居人索財號洵物富家皆號而驅賊酋閔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齊太清宮卜日舍舍元殿僭卽位號大齊求衣見不得繪弋綿爲之無金石樂擊大

取數百列長劍大刀為衛大赦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蓋唐去丑口而安黃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又以黃為土金所生乃改元為金統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格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為皇后以尚讓為宰相李儕黃諤為尚書皮日休裴涯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王璿京兆尹劉瑋朱溫張全彭攢李逵等為諸將軍游奕使其黨以次封拜取趙偉五百人號功臣以其甥

唐書

大食

元

林言為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殺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張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鄩等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棊郎家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援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為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數

攻賊斬萬級邪將朱玫陽為賊將王玫裒兵俄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黨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鄭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程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謀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邪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皆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邪肆為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巢遣將率賊數百掩邪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

唐書

不

手元

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璿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三月也五月昭義高潁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璿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致爽率士燔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畿民櫛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官軍皆執山櫛百姓鬻於賊以為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養舉奔河中李

李昌拓拔思恭從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
溫尚讓汝渭敗孝昌等軍高澤擊賊不勝賊復取華
州巢以溫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
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爲賊所圍決河灌
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議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剔
目懸之諸郎官門闢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
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
重榮爲左右司馬時渾督漕賊王處存李孝章拓拔
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
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於是鐸以山南劍
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與平重榮處存營
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攻營武功孝章合拓拔
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
南鄙起同州刺史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
中使朱溫攻西關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讓遂拔郿
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
敗節度李昌言於滂水又遣將攻武功槐里涇邠兵
卻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退
留不進河中狼狽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
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繫沉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

入度巢勢賊且敗而宋鑒人孟楷方專國溫丐師地
沮不報即斬賊大將爲恭降重榮帝遣拓拔思恭爲
京畿四面都統救朱玫軍馬嵬溫降重榮遇之厚故
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十月鐸濬壕於興平
左抵馬嵬使將薛勣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
蟄屋列屯十四使將梁瑛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
溪木皮嶺以遮秦隴明年正月王鐸使鳳門節度使
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
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
揆軍遂營乾陀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
兵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皆三
十里欽爲京觀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遣將夜
襲京師火屠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
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據藍田道涇原節度使
張鈞說蕃渾興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
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遠忠武將龐從
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
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
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園晝夜奔衆猶十五萬聲
赴徐州出藍田入高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

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備吐蕃所燬唯衝衛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緒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璠修復宮省購犖輅伏衛舊章秘籍像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驍雲都將高周葵忠順都將胡貞天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

唐李元龜卷九

三

卽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營於城北五里爲宮闕之制曰八仙營累鄧許孟洛東入徐充數十州人大飢倚死墻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已確磨骨皮於臼并啖之時朱溫賜名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周茂時溥帥師救陳趙犖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狼竭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堡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巢壁走巢退營故陽里五月大雨震電川

澤皆暴溢賊壘盡壞巢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渡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巢夜走昨城入寃句克用率軍窮蹙賊將霍存焉從周張歸霸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掠盡不能得巢

唐李元龜卷九

三

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感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母爲他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徐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僞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界甚衆湘陰蘓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宋詒謀錄曰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攷
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蓋四海九州之
廣而歲上第者僅一二十人苟非才學超出倫輩必
自絕意於功名之途無復顧藉故聖朝廣開科舉之
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開
寶二年三月壬寅朔詔禮部閱貢士十五舉以上曾
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
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禁亦難專非有
特恩終成遺棄宜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
自是士之潦到不第者皆覬覦一官老死不止至景
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賜李迪等進士第賜特奏名五
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
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
特奏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詔進士諸
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
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
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則
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則又以人
多而裁抑之也況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
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傑皆汨沒消磨其

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於中國而起於夷狄豈非得
御天下之要術歟蘇子云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
渴之不知其將噬人藝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豈漢
唐所可仰望哉

宋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纔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越提能運饌槍時號李鉄槍初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歛益備遺民保嚴阻思亂於是霍儀起泰安掠淄沂彭義斌斥珪夏全時青等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魯劉全為帥關通董及張正中保武正等附之餘寇竄起元兵至山東全毋及其兄死焉全與兄福聚眾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洋弟澤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完顏寔達山東行省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關

李全

李全

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騎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濟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眾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寔戰又敗寔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眾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嶗上置餼政沂州不下寔自清河出徐州斬儀廣其眾彭義斌歸李全寔即李二惜賜姓完顏惠號寒張應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實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鏗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誘致

李全

李全

米商斗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債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李先者嘗為大俠劉佑家厠養隨佑部網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實緣僻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珪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今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論義群豪叙復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敏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敏合兵攻剋海州糧援不繼逃也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克密州兄福克青州時金人方困于敵張介從而招全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襖軍嘉定十一年全聞金人愈窮慮遂歸純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為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葬于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為韓觀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教珪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

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根於是東海馬良高林
不德珍等萬人輻湊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
心焉已而全軍至漣水邀李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
欲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
全圍海州金將守不下合鄆單徐兵來援全與戰
于高橋不勝退守后秋分兵襲密州是夕徙屯淮陰
之龜山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先及石珪軍
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遇金人于
嘉山戰小捷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立以待
金人全至渦口值金將盧鼓棧者將濟全掩之金兵
滿淮者數千俘獲甚眾與阿海戰于化陂湖大捷殺
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解全喪
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金
元帥張林以青葛密登萊濰濱濱棣寧海濟南十二
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
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
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
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為結兄弟全既得
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京東安撫進
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二萬人

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殺
金太子者賞節度殺親王者承宣使殺駙馬者觀察
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附馬所獲者涉上于
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也會
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四州阻水今如
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與知盱眙
劉瑄議瑄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
人從夜半渡淮潛同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傳城下掩
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巖嚴實求內附拱與定
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
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
楚州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
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
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全以三千金銀甲赤幟遠
濠躍馬索戰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
林夾汶水而砦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水
斷浮梁全首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
金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

以數人奉其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其
以甲揮長槩盛兵以出旁有緇旗女將馳槍突圍會
諸將至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夫太平林
兵還青州所携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全乃分謀拱
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盟利以慰贖之龍虎上
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至
楚州屬召季先赴行在全自渴口之捷有輕諸將心
以先嘗策戰助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
吏使譚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
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嘗孫武正王及張山
等拒而不受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遣楚城
涉不知覺及還還涉耻之乃謀分珪軍爲六請于朝
出修武京東路鈴轄印告各六授武正等使之分統
謂可散其衆武正等陽受命張即聞于朝謂六人已
順從珪無能爲矣其後有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武正
等猶主珪涉惡甚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
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
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
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
窮珪素通好於元至是與其謀主孟導歸元漣水軍

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
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季先在時有三
千虛籍今當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
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畢辭獻珍貝以自結涉
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
點萬五千八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日
議更遣募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
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思漣水去邳咫尺旣
無險阻城壁復壞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
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
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爲總管駐
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全遊金山作佛事以
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
總領程覃迭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
軍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
到始造艫艇舟謀爭舟楫之利焉是年嚴實復以魏
博等州降於元十四年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
劉草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軍至盱眙度淮
攻魁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瑄徙盱眙爲粟以實之
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爲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捷來取

西城全盛兵出戰大敗閉城自守明日復戰不勝入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鄆州宋將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謂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瑋再取西城盧鼓棧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數日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棧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萊寧海之衝百皆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與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益場福恃其弟有德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塩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肯思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怛懣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遑於是林客說林歸元福狼狽走楚州是時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書詆全明

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全攻林急林走全遂入青州十六年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全妻楊氏楊氏馳出門伴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使八千人于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渾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素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遷及趙興使不為已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諫焉然未能合也及兵壽邁攝帥事全忽謂曰忠義烏合尺籍齒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會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召國奏事國疏全奸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元將李二措及

孫州守致書於全欲附宋全殿下得之即以報全全
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
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等備之全
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演棟有亂乃引
兵赴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氏
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
偏坐之猶資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于
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因留
青州國不能致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
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
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
期數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
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
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置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
以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趨制使
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
衆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
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
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
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遣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

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瞻
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數遺全不受國固遣全
俟其充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
不受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
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席間出劄白
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
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彭義
斌求忠義將趙邦永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
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
無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
軍十三萬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
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
其徒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
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鹽盜
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
事見竑傳時全國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
爲亂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問指謂人曰此宗室也
至語郡僚曰會汝爲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
義統領王文信有衆八百涉徙刺楊州強勇軍國之
聚兵大閱文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

毋實應事濟則揮衆渡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荀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及卽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爲自結之計國晨起蒞事忽露刃充庭客職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頰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宮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全豫令還山陽及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朱恭鳴犒南北軍使歸營自是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害荀夢玉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守必不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許國繼于途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

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而以卑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盱眙分隸張惠范成進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爲褻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同見知州知州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曰王統領好人提刑不必疑請出受叅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虞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平山堂文信青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命何幸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全因僞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晝閉宰相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伴

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軍使今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齊勝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伴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開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諱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于清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入楚州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

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若潰將何以還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友全陽罵之晞以告晞稷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晞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例置矣軍器府止餘槍千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繼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今國全者全大怒又有荷夢玉書即將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召亟辭全如京全餽餞夢玉如平時潛殮諸十里之外復出榜捕害夢王者全往青州取夢玉不克劉全以泰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丘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公江制置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淩海以威之斷江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

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二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野
貽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
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趙范亦以爲言不報全
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
之功憐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侯命不至拓地而北
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
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
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
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
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偏麾下人人
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
七百從官犒飲錢券人五千錢全犒銅錢三倍許携
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
千八百人繼之二年趙范奉祠林拱知揚州全北剽
山東南假宋以疑元且仰食于宋會金與元爭大名
全得往來經理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
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狗皆根據路絕全遣小校變
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
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
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勁

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
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
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有歲月朝廷方
謀易帥劉瑋久在盱眙雅意建聞又見賊勢稍孤意
功名可立使副都統彭托延舉京師自謂素撫鎮江
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計賊有餘力史弥遠
信之托亦垂涎代瑋從吏尤力以瑋知楚州托代知
盱眙晞稷不知也晞稷以戶部侍郎召瑋至楚州心
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隨時青在淮陰瑋
怒其移屯瑋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瑋素畏全狡亦俾
駐盱眙托自揣資望視瑋更淺曰瑋之止夏全是欲
遺患盱眙也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
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
在旦夕大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
兵往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瑋且駭且恐
勢不容却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
援兵少卒不往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
氏遣人賂夏全求援師乃止寶慶三年楊氏使人行
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
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感飾出逆與按

行公蠲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常事
太尉爲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卽領此
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
轉仇爲好更與福謀逐璋矣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
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
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
賊戰死者太平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爲賊有璋步
至揚州借州兵自衛循劉揚州造旗幟林瑛繳奏于
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友
目圖已明日大掠趙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
不得入翔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
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庭并
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璋自劫未幾死初姚翀從
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
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
入朝三月以翀知楚州兼制置翀辟杜來等爲幕客
留母及其子于京師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艤舟以治
事間入城見楊氏用睨視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
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馬牛
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枵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

矣全欲降惧衆異議乃焚香向南再拜欲自縊而信
其黨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蒙古
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
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欲
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二人互相猜貳不
相見福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者素厚
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約甫同往及寢
適見福卧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床前見床頭鞘刀
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惧福先發福疑慶福就刀見
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支甫救之左右
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金元帥封高陽公最善馭衆
全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門信安不下信安出白
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濶元兵不能涉甫每潛師窺
伺元將偃若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驍將窩羅虎者
歸甫甫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以獻
偃若奴偃若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悲閣
窩羅虎醉下樓復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者莫及始服
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納翀大喜幕
客杜表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飛
報于朝遣子恭繼奏捷璋之敗儲積掃地網運不續

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紳及僉慕促之皆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閫開幕如欲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紳飲紳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紳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紳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杜表朝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表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紳及見之福兵欲害紳其黨救之得免去鬚髮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紳必斃其肯往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紳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西門開北門支邑民因皆以少償抑買之自收賊以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用謂通款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養生而劉慶福爲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閫隙令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外之

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因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忙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忙輕保每供四總管美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卽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在山東人老幼並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旣歸錢糧缺乏密約降金盧鼓捷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兒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忙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勸早發虎兒軍折洗忙從之二人每宴忙必徧迨皂隸忙皆不悟方感其拒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官欲得錢糧惠成進燕忙左右知有謀多不往忙往如平時酒半縛忙忙從者無寸鉄且醉皆就縛即日渡

淮輪欵以盱眙附盧鼓棹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
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泗
之東西域焉盧鼓棹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俾
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
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報慟哭
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所一指示歸南必許之承
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全與
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甲
子而無號義深走全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邀青
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全

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廷
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狡而密與李平皆
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全
書至廟堂以覘朝廷青繳所授檄於全曰我素推尊
相公豈肯為此全亦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青
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禱襍青妻至盡殺之遂
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為將徙其半于連海紹定元年
全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
聚為十六砦比歲失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
射陽湖浮屠數萬家京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周

安民王十五長之亦縶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知
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知
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糧之留其柁
工一以數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筏厚募南匠
大治艤艇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筏
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
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滑六月
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擄通泰亟牒海州求通
泰入湖之路全使將提兵三萬如海州全及楊氏大
大閱戰艦于海洋全趨青州為嚴實邀擊敗走遂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全

青崖崗據之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固人習水全
至楚水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缺故外
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貿易輸元宋得少寬北顧
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
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盱眙與之金亦遣新經歷者
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
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覘機伺也全嘗
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眾曰節使何
為有是言也全曰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
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復報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

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瑋與夏全也全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遣民兵捍禦為賊所敗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為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椿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塩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塩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難遽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喝而使國明達諸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會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宿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畧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糴麥舟過塩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塩城全入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塩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入塩城懇全退師又遣吏山陽求楊氏裏言之助皆不荅朝宗乃遣下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塩城提兵

往楚整與遇麾軍道左擊析聲諾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塩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通判楊州趙璣夫誓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骷髏鐵錢為釘勒熬人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璣夫以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塩城以贖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狀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脇周安民等造浮梁于諭口以便塩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撓水砦計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王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塩城存劄若有疾全者疑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相見之甚憤范亦請調兵時玆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舉朝率謂

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獨叅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吏部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納詔見帝詔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即力贊計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金字牌進善相江淮制置大使范知揚州淮安撫副使蔡准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制置司參議官下詔曰君臣天地之常經刑賞軍國之大柄順斯柔撫逆則誅夷惟我朝廷兼愛南北念山東之歸附即准甸以綏來視爾遺黎本吾赤子故給資糧而脫之鉞殍賜爵秩而示以寵榮坐而食者踰十年惠而養之如一日此更生之恩也何負汝而反耶叅茲李全偕於異類蜂屯蟻聚初無橫草之功人面獸心曷勝權髮之罪繆為恭順公肆陸梁因餽餉之富以囁集僑徒挾品位之崇以脅制官吏凌蔑帥閫殺逐邊臣虐劉我民輸掠其眾狐假威以為畏已犬吠主旁若無人姑務包含愈滋猖獗遽欲壞於益邑繼掩襲於海陵用怨酬恩稔惡恣暴為封豕以泔食貪婪無厭怒螳螂而當車滅亡可待故神人之共憤豈覆載之所容合是弗圖孰不可忍李全可削奪官爵停給錢糧勅江淮置臣整諸軍而討伐因朝野

會議堅一意以勦除敵自朕心誕行天罰肆予衆士久貯激憤之懷暨爾邊氓期洗沈沈之痛益免恩於膏厲以共赴於功名凡曰脇從舉宜效順當察情而有過庸加惠以褒忠愛飭邦條式乎群聽應擒斬到全者賞節度使錢二十萬銀絹二萬匹同謀人次弟擢賞能取奔見占城壁者州除防禦使縣除團練使將佐官兵以次推賞逆全頭目兵卒皆我遺黎豈甘從叛諒由刼制必非本心所宜去逆來降並與原罪若能立功效者更加異賞鄭衍德國安用雖與逆全官兵然屢效忠款乃心本朝馮垕于世玠雖為逆全信用然俱通古今宜曉逆順如率衆來降當加擢用四方士人流落淮甸一時陷賊實非本心如能相率而歸當與故澤海州連水軍東海縣等處有為逆全守城壁者舉城來降當各推恩時青以忠守境屢立駿功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畧亦為逆全謀害俱加贈典追封立廟噫以威報虐既有辭於苗民惟斷乃成斯克平於淮蔡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詔詞清之所代作也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壬子全兵突至薄頭墩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關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

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每日設有寇至未圖大城先襲堡砦何可才備盛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既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璫夫得弥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璫夫亟遣劉易即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劉璫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逐趙范

癸丑全塞泰州城濠民兵帥宗雄武陰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蹙之全得距堙州守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雄武開門導全濟帥僚吏出迎全入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舍判斤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蔡既入揚城鞭笞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寅至

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丁卯全攻城東門不利賊將張友呼城東請見蔡全隔濠立馬相勞苦蔡切責之全歸弔抽矢向蔡而去戊辰張璉等以天長制勇三軍至阻全不得前遣人請援范蔡親出堡塞西門列陣待之全不敢動璉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蔡以兵益之全兵亦增蔡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張璉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擊之

爲數截殲者五千淮西援兵至亦遇全將力戰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蔡出軍迎擊乃去是日余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糗無薪且儲蓄爲總管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驛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援援俱絕范蔡會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

為期夜生縱兵衝擊賊寨自是賊一意畏閉以
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戍實全張蓋奉樂平山堂布
置築圍指揮開戰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率將
士出堡砦西全分路應敵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庚辰
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
申葵出戰賊大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浚圍城墜范
葵遣諸將出城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躪
甚衆是日玠破全將鄭祥獲糧百艘乙未李虎出南
門楊義出東門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
圍關土城數處范葵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

卷一百一十五

本志

卷一百一十五

軍奮擊俘賊甚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立橋
堡砦于北門賊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陣于西
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
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
矢石雨注賊退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葵揮步騎夾浮
橋吊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
別遣虎必勝義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
衝之三道夾擊用范所置長槍果大利賊敗走車自
全遣步卒三百餘向城西門午進午退以誘揚州兵
復驅壯丁增濠面培鹿角范葵遣騎將出夾城東西

牽制之親出州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
勇力齎薪砲焚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
道遇騎軍而歸始全友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
不皆從逆邊陲奸進喜事者欲挾賊為重或陰贊之
謂激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
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
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
閩易國明沮剛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
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
否人皆恠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

卷一百一十五

本志

卷一百一十五

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是晚
燕元宣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
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諸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槩
再拜禱服焚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如雨拭淚就坐
強歡有胸山子道士者老矣全迎致之初見全即歎
曰我業債合在此償耶占事多驗尊為軍師及見全
焚詰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矣人問之曰朝廷以安
撫提刑討逆然而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
擒節度使我詰勅既焚則一賊爾盜固安撫提刑所
併捕不死何為入見全曰相公明日出帳門必死全

怒以爲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當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寨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宣差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卽關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軍准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澤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諸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甲辰賊軍全撤入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幾國安用數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弩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中應曰汝李全

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丙午黎明葵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藏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葵使人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俱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死至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弥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善湘來犒師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功二十有九及其餘促行賞禡祭有梟鳴于牙占之吉別遣全子才將萬五千人與余玠犄角取塩城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塩城賊董友王海以兵圍十整砦玠擊卻之遣總轄沈亮率多獎船及民船四百入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亮破賊于崔溝范葵分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玠整敗賊將于岡斬首千級又敗賊于十里亭賊丘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別將破賊砦于壽河拔農民脅從者萬家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

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振天子才自他道
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之舟師過連水
戰勝達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
卧倉皇起鬪官軍互踏有為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
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兵士
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為賊虜至是洩憤無
老幼皆殺之燒砦柵萬餘家腥燼藏天餘寇爭橋入
大城重濠皆滿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
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惧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
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為統陣左右殺乃

李金

李金

李金

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天下無敵手
今事勢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殺
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降本我欲歸老
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為我所覺已驅
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眾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
去賊黨即遣偽計議馮垕潘于欵于軍門范等密聞
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
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討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
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潘
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犒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

欲款賊賊更來款于歸鄭衍德等自知隆亦不免
始送欵于金至是金遣使以其京東元帥牒來言曰
此賊不降能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
范恠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絕遣使報之不從其請六
月大戰于河西三砦賊大敗楊氏歸連水賊先遣妻
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復
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遂
得探報云宋師還一宿攻城淮安亦為金有矣於是
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

李金

李金

元嚴實

嚴實泰安長清人畧知書志氣豪放不治生產喜交結施與落寇里社間屢以事繫獄俠少輩爲出死力乃得脫去癸酉秋元太祖率兵自紫荆口入分畧山東河北河東而歸金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實爲衆所服命爲百戶甲戌春泰安張汝桎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權長清令宋取益都乘勢而西行臺檄實備芻糧爲守禦計實出督租比還而長清破俄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實與宋有謀行臺以兵圍之實挈家避青厓宋因以實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庚辰三月金河南軍攻彰德守將軍仲力不支數求救實請於主將張林林逗遛不行實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實知宋不足恃調元太師木華黎於軍門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濟等州戶三十萬來歸木華黎承制拜實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省事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厓嘗有罪懼誅乘實之出殺其家屬降於宋辛巳實以兵復青厓擒信誅之進攻東平金守將趙實入居之壬午宋將彭義斌率師取京東州縣實將晁海

以青厓降盡掠實家義斌軍西下郡縣多歸之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實潛約大將李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出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實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聽其自領而青厓所掠者則留不遣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等軍相望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急赴李里海軍與之合遂與義斌戰宋兵潰擒義斌不旬月京東州縣復爲實有是冬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木華黎之子孛魯取益都實皆有功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五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提督兩廣軍務府有議奏修訂歷代史纂
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府長史盧雲新胡宗憲校刊

門生光緒壬午

武進左 孫校正

鎮

燕召公奭之後與周同姓武王封召公於燕國於幽
州傳至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二十八年蘇
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

史記卷九十五

卷九十五

用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
二十九年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
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
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
亂齊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
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
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
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子之說噲噲益
尊重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
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惻怛怨將軍市被

史記卷九十五

二

與太子平謀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
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
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國
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
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
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
死者數萬衆人惶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
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張子將五都之兵
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
齊大勝燕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昭
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
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
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
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
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
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
殷富士卒樂戰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
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
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
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
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
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潛王死于
莒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
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
敗趙於長平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
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
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
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

卷之八

秦

三

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
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唯
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
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
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
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樂間奔
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王不許
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

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攻趙置太原郡
九年秦王政初卽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拔之
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
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見
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擊攻之
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
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
十九年秦拔趙之鄴城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
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

卷之八

秦

四

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
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
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
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荆燕王
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
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
王嘉

荆軻者衛人也少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
君不能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
王荆軻嘗游說趙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

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勦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轍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定也奈何以

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南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於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騁鸞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遂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驢馬先之

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宮荆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食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卿遂見太子言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已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卿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

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

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闔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漕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嘗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然後許諾於是魯荆卿為上

卿舍止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祗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

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
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
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心隨領計不知所出耳荆
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
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
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
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
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
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

史記卷六

下燕

九

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
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入
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
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
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
賢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
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
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
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
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
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
誠震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
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
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
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
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史記卷六

下秦

十

荆軻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
陛秦舞陽色變震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
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震懼願大王少
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
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
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
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
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
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
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

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日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逐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

卷之五

天無

上

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

音竊言是非家丈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卽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其矣吾不知人也最者吾叱之

卷之五

天無

上

乳

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田齊開立晉君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為大夫執齊權至陳恒武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廢其君康公立為諸侯子齊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駒忌曰不若勿救段于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則是天以燕與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

卷之五

六

三

丘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於田氏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

卷之五

六

四

西擊趙魏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魏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子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有臣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可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為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全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殫其餘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殫而君以魯

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魯君以爲然乃退師
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
臣而謀曰救趙孰與不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
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
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
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
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
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請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
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
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
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
稱爲王以令天下二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
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
戰而三勝也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
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
之因遂帥其衆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三十六
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
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
戰於高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
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

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
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
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
怨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
利而得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
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
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
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
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
兒田騶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
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燕
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
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
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
爲君計者不如案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
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迎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
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
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
相持以煩其兵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
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
立湣王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
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爲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爲福
不成亦爲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
張儀曰煮囊將投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
救寡人寡人勿能拔此特轉解也秦韓之兵毋東旬
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
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
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
東却齊宋馮因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
故地必盡得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
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儀將搏三國
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
歸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
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
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
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
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榮聲威發於

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
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
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
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
子多資矣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
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噲善子來秦使
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
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
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秦
宋之利曰伐秦宋利對曰夫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
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秦
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
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
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
釋帝而貸之以伐秦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
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
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
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
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最與吾友
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最之攻

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代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激游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殽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滑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滑王遂殺滑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齒器滑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滑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

史記卷九十五

元

晉書

自言我滑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皇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覲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覲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初齊破燕兵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遇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若何對曰王不如因之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救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

史記卷九十五

子

晉書

嗟乃王之教澤也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則退兵不親則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湯堯沃焦釜也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強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受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勿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建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涓泉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勿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邯鄲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邯鄲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滅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者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

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爲郡天下一併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河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

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
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
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
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
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
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
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
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
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卷之五

八

三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
萬乘之國中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佯名於我欲割平邑
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
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耶與中
山佯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
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吝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
何吾弗患也張登曰今燕趙固轉中山而戒其王
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
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
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實

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
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
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
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
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山君曰寡
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
寡人不與聞者是以隆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請
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既佐
王必通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輕
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

卷之五

八

三

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
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
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
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
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
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
果俱轉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
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孟嘗君在薛招致諸
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會諸厚

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交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木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潛王三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丞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喪孟嘗君患之徧問客長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裘乃夜

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亟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鷄鳴而鷄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援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內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令弊邑深人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

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城寧

史記卷六十五

八

主

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以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

史記卷六十五

八

天

魏 附傳 卷第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後絕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以國為氏世為晉大夫執國政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分其地都大梁傳至魏惠王元年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登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順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登與公中子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登得王儲扶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或為卷之五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孫子計兼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

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啖汁者眾太子雖欲還恐不可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惠王卒子襄王立十三年張儀相魏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魏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開與約斬趙趙分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以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衛不如以魏釋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誰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謂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釋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

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
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
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
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爲君
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
吾孰以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
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
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
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
相太子之自相是二人者皆以太子爲非常相也皆

卷之五十五

五

史

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
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
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二
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哀王卒子
昭王立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
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
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
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
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
得聞乎孟嘗君曰夫魏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

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亡而民不歲死
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
今趙不收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魏素爲界也地亦
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
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
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
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
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
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
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

卷之五十六

五

史

臣之忠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
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爲游已
奪矣而燕不收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
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
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近而輸又易
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
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
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曰歸燕趙之
兵而封田文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四年秦破

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
于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也
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重欲重者制地魏
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辟猶抱薪救火
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
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
便則止矣今王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
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必魏死
十一年秦拔我鄭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
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
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
魏以攻秦猶無秦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
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秦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
曰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卿
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圍趙襄子
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沒者二版智伯行
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之
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
可以灌平陽魏桓子韓康子復魏桓子肘足
接於車上而智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

史記卷五

六

三

史記卷五

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不在晉陽之下
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
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
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
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
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遽至
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雎
對曰天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
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而而事
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爲與也
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
不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
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
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
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則趙
不予王地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
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
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

史記卷五

六

三

史記卷五

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安釐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爲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恐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王乃止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爲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五年秦拔我垣雍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覺之三年秦湣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髮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嘗是

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欲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

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主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羸聞知如姬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

在外主今有所不受以便家國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變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救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軻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魏晉鄙公子亦自知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矯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今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勵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手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至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解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賣漿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

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史記卷五十五

史記

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殺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

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譎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做少時數聞公子賢父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史記卷五十五

史記

史記

史記

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六

趙 附平原君

趙之先與秦同祖至趙風爲晉大夫子衰有功於晉文公時子孫世爲大夫任國政傳至趙鞅時六卿專政鞅與韓魏知氏共滅范中行氏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

史纂左編卷九十六

一

五

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

史纂左編卷九十六

六

二

五

爲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螭蟻蜂蟻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隼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寃產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

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
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跖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潞水可
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
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
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
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
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
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
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
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趙
襄子使張武諷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
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
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
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
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缺傳子籍是為
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而有之始列於諸侯鄰郡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
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

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
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
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傳聞師
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
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七年孟軻去魏適齊
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
人謂已曰君十六年王游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
琴而歌詩曰美人焚焚兮顏若若之榮命乎命乎曾
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
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
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
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膺而死趙
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
昭王十九年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
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
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屬
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邪狼敗林人於荏而功
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
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
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

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陵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略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兵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鄒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惟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是年楚懷王入秦三年或謂武靈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

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今事有可急爲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懼秦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王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亡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

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
有利於三晉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成韓梁之西邊
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趙滅中山
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比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
賞大赦置酒脯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修
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
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
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
起一出身僥倖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
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

史記卷六十六

八趙

七

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惠仁
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
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無爲怨府毋爲禍
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
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
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執大焉進受嚴命退而
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
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
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

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
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
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
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
臣在中主之靈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
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迫國今吾
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
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
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
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視窺羣臣宗

史記卷六十六

八趙

八

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
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未決而轅主父
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
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
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
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
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
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
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今宮中人
後出者夷宮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

饗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以長
赴諸侯是時王少成竟專政畏誅故聞主父主父秘
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
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
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
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十年秦自置為西
帝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十五年燕
昭王來見趙與韓魏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
遺趙王書曰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

史記卷六

六

九

齊

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非
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餽天下恐
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
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
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
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
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
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
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
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

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二百里而通矣
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
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
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
山之王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強
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
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
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
之患西兵以禁強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
反至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使而今乃抵罪

史記卷六

六

十

齊

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今
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
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
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報謝秦
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
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
我兩城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二十
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於西河之外二十九
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兵擊秦大破秦
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

冊立是爲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大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大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臣敢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

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爲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

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千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爲相四年王夢衣偏聚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聚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

史記卷六十八

十三

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盡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吞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逼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領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蚕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

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楚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金六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

史記卷六十八

十四

括代將秦人國趙括趙使殺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殺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毋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復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刺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殺曰敝邑之君有毋弟

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
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長平後魏人因平原君請
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
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於子
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
亦過矣王曰何也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
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
曰魏過王亦過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
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武安君公孫起
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

史記卷九十六

六趙

注

六

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
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
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
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
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
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
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
善哉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
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
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連

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或
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事王者
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遂衰惡之
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
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今膏乘獨斷之車
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今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
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令
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而重
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紀姬建信君表裏用事客
曰燕郭之汰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

史記卷九十六

六趙

六

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
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是能得之於
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
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十八年秦拔我榆
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
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
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爲悼襄王
元年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
樂乘走廉頗亡入魏魏欲道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
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

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阜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阜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葦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黎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遷元年城栢人

史記卷六十六

不齊

十

七

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安武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六年大饑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怒及齊將顏聚代之趙怒軍破顏聚亡走去以王遷降八年邯鄲爲秦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安

民家有覺者繫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覺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覺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覺者美人頭自造門

史記卷六十六

不齊

六

進覺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

士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乃吾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遂曰：「從遂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以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綈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

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遂曰：「從遂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以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綈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

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士
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
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
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
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
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
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
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
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
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
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
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
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
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
及其徒茶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
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
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指明
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

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
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
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
子坐皆稱善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衛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狄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

史記卷六十六

入韓

五

五

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賄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厲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

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

史記卷六十六

入韓

五

五

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蟊爭爲太子時蟊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蟊虱亡在楚楚王欲內

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蟻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日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日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勁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及於郢其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如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平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蟻虱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

之不以蟻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然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蟻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蒙武救魏爲秦所敗載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十四年秦

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秦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楚

楚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宣王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藏之間宣王卒子威王立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今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勿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嬰逐盼子必用矣復擄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勿逐也子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

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于軍中日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書地爲蛇蛇先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閭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

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今儀亦不得爲門閭之厮也王爲儀開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松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孤楚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怨北絕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疾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爲絕齊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以所見命者六百里不聞有六里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伐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路之以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於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郢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殺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

史記卷六十六

卷六十六

卷六十六

卷六十六

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不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卒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併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按兵息民今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鏖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

史記卷六十六

卷六十六

卷六十六

卷六十六

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若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樞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樞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懷王入于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

秦楚之變

不覺

三

四

六

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實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王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秦何怨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許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舊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以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王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宜乃詐遣子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此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

秦楚之變

不覺

三

四

六

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
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速楚道
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
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
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疽項襄王三年懷王
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
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
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
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
項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于秦秦楚
復平十四年楚項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十八年項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
之發兵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報
王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割周郊地以便輸
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
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輔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
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
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
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而為
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

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
天下之所共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
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
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
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其主裂其地不足以肥
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
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
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
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警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
勝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
人之攻之必萬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
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
傳器吞三嗣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
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
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于秦天下合從趙使魏
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
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
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
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

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秋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秦圖邯鄲趙告急於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六年秦莊襄卒秦王呂政立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于斬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云

秦本紀卷六

二十八

圭

秦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賜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訓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之後中湣在西戎保西陲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功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之孫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自蜚廉生季勝以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之後大略大略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鄭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湣以親故歸周保西陲西陲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

駱婁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
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王畜畜多息故有上
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爲朕息焉朕其分土爲附庸邑
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
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之孫秦仲秦仲立三年周
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
族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
仲秦仲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
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
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居其

史記卷六十五

秦本紀

七

故西犬丘卒子襄公代立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
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
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
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
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
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與晉封爵之襄公
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驪駒黃牛羖
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數傳至
穆公事見春秋傳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

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
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
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
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
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
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
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
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
信以事其上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
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邠

史記卷六十五

秦本紀

四十

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
何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
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
戎王惟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
樂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
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
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
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
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獻公元年
止從死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

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二十一
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
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
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
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
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
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
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
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
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

史記卷六十八 秦本紀六

世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厲蹕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
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
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
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
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
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
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行內務耕稼外勸戰死
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
善之甘龍杜摯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

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
語中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
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三年作為咸陽築冀閼秦徙都
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
阡陌東地渡洛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
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
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厲門
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
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
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其傳師

史記卷六十八 秦本紀六

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
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惠文君七年公
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千魏納河西
地九年度河取汾陰皮氏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
十五縣十一年魏義渠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
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
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
齊楚大臣會齋桑三年張儀相魏七年韓魏趙燕齊
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
敗趙公子噲韓太子奭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

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年伐取義渠二十五
城十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級
其將犀首走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張儀相楚十
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級
及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國雍氏秦使
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
取郢陵丹卑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
韓魏齊楚趙皆償從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
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
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樛里疾相韓武王
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懷矣其
秋使甘茂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
遂武王有方好戲力士任鄙為獲孟說皆至大官王
與孟說舉禹絕履死族孟說武王無子立其母弟是
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
昭襄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六年蜀侯煇反司馬
錯定蜀庶長奭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八年
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隨
使暴高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越破中山其君亡竟死
濟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

留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璽氏
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楚懷王走之趙趙
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四年左更白起攻諸魏於
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
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
取軹及鄧十七年東周君來朝十九年王為西帝齊
為東帝皆復去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
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二十三年尉
斯離與趙晉燕伐齊破之濟西二十七年錯攻楚赦
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
發隴西國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
攻楚取鄢郢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鄢
為南郡楚王走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
巫郡及涪南為黔中郡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
梁斬首四萬級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
攻魏卷秦陽長杜取之擊芒卯華陽破斬首十五萬
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
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
陽郡三十六年客卿寬攻齊取剛壽子穰侯三十八
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四十二年安國君為

太子四十二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
取十城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
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之大破趙於
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
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代將趙司馬梗北定太
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
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戰不審
免王齕代將五十年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
有罪死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五十一年將軍

史記卷六十八

秦本紀

八

秦本紀

嫪毐攻韓取陽城負秦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
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
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嫪毐攻西周
君走來自歸頻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
秦王受獻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
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嫪毐
魏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
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韓王衰經入
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除喪
十月己亥卽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

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
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
驁伐韓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
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汲拔之攻趙榆
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
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
解而去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
不韋姬說而取之生始皇於邯鄲莊襄王死政代立
爲秦皇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
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榮
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招致
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齕庶公
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卽位委國事大臣韓欲疲秦人
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深水自仲山
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
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
爲之注填閼水溉畝園之地四萬餘頃故皆畝一種
關中由是益富饒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
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齕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

史記卷六十八

秦本紀

八

秦本紀

八

秦本紀

八

氏囑有詭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鶩攻魏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六年韓衛趙魏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將軍鶩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及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河魚太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今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史記

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卽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舉毒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

還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而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充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鷲鳥膚豺聲少思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

史記卷六十五

卷六十五

史記

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攻鄢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檣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鄢安陽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闕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卮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桓

韓攻趙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十六年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爲郡名曰潁川華陽太后卒民大饑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十九年王翦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弟鄢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

史記卷六十六

八卷

史記

卷六十六

上谷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而使王翦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于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剡乃益發卒諸王翦軍遠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

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三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復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

史記卷六十六

八卷

史記

卷六十六

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吏兵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恥耿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

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
自稱曰朕王曰去泰崇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
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曰太上皇制曰朕聞上
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
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
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
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
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
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

史記卷六

本

李

史

德之始剛毅矣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議然
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
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
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
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
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
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
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
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
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

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
監更名民曰黔首大備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
鐘鑠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
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
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
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
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
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
雞頭山過回中馬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

史記卷六

本

李

史

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
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
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
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
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於
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
德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
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
德意齊人徐市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
丈瀛州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

遣齊民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於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于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罾刻石旋遼之瑯耶道上黨入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錢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遭亡人贅婿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

徒誦實之初縣禁不得祀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儀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新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臣所聞也今清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及時變異也今陛下制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害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

心非出則恭讓夸王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
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
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
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
三十日不燒黠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
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
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
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為關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
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
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
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
石梓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
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
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虛生說始皇曰
臣等求芝奇藥僊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

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
人臣知之則害於人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焚凌
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
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
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解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
內官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
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
梁山官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
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
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
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官侯生盧生相
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
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尊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
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
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
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憊伏浸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
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
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
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三不得休息食於權勢
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

悉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我之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諫從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癸亥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弦調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

三 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繫誠夫爲寄殺殺之無罪男乘義程妻爲逐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成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與舟不傾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

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吾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鮫魚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界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爲二世帝殺秦諸公子已而

秦本紀

卷九

趙高譖死李斯高弑二世立子嬰降號爲王子嬰殺高漢兵入關子嬰降秦亡子嬰後爲項羽所殺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七

魏東漢公孫瓚

公孫瓚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十石瓚以母賤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辨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從涿郡盧植學於縵氏山中畧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權車徵官法不聽吏親近瓚乃改客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嘗從日南費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酌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以瓚督烏桓突騎拜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仇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慄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當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

後遂遠竄塞外瓚志掃滅烏桓而幽州牧劉虞欲以恩信招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瓚率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數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鬪侯初劉虞子和爲侍中獻帝因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將兵俱西瓚固止虞遣兵虞不聽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知術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由此怨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倍紹領渤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瓚軍敗還前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初劉虞不聽瓚諫使數千騎就其子和奉迎天子而袁術竟不遣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黠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富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文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項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過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

虞謀而夜告璣璣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懷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虞舍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璣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璣追攻之三

日城陷遂執虞置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璣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璣輔以燕國圖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璣所置漁陽太守鄒

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威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璣破璣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璣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餘人退走璣微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皆相食璣恃其才力不

卹百姓記過忘善雖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殺璣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

璣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

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

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璣曰昔我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于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

年兵法百樓不攻今我諸營樓植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璣

璣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傷

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諸將軍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

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璣乃止紹漸相攻逼璣

衆日賊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

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璣未及至璣乃密使人

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僞屍蔽地以意而推猶

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

衝舞吾樓上鼓角鳴吾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

危歸人渚水陵高女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

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
為應吾當自內出奮揚武威決命于斯不然吾亡之
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侯得其書如斯舉火焚
以為救至遂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
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紹兵起登臺斬之開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
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難豈
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田
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操以輔為度
遼將軍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獲烏桓校尉
張燕既為紹所敗人眾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眾
詣郭降拜北平將軍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紹壯健好交
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
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勿孤又行父服服闋徙
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
所歸乃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
禮輒斬柴數填實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
於省內曰袁本初生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見終
欲何作叔父太傅聞之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
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
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左軍校尉靈帝崩紹
勸何進徵董卓等眾軍聽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
校尉及卓將兵至騎都尉鮑信說紹曰董卓雖制強
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之必為所制其新至疲勞冀
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廢立謂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忿毒董侯似可今
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于天下若
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投劍叱紹曰
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
紹說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對

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
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
侍中周璆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
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
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
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使授紹渤海太
守初平元年紹遂於渤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冀
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

董卓傳

董卓

入四

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
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
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伋屯潁川馥屯鄴餘
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
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瓌及宗
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感其家
禍人爲思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
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
發兵橋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天
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

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
兵爲國安問袁董卓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使離散明年馥將薊義反昨馥與戰失利紹旣恨馥
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
以自立今冀州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
將兵南下復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
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其言益親紀即以書與瓚
瓚遂引兵而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
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南下
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兵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

董卓傳

入五

九

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謀曰君自料寬仁
衆衆爲天下所附孰若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
智勇過於人又孰若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于
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若袁氏馥曰不如也謀曰渤海
雖爲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
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
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
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
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
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

於太山也。願勿有疑。觀素性惟怯。因然其計。復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復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復都尉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名播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清河而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提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擒。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魏郡審配。鄆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甚見器任。復自懷猜懼。辭紹索去。住依張邈。後紹遣使請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黎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

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為方陣。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級。餘麴義追至界頭。瓚歛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救。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敗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縶。鑿墜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闖死。而反逃。墻垣耶。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大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紹於是引兵南還。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與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初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于瓊

曰室爰違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其
並起各據州郡連使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
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
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特
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不厭
速願早圖之帝立旣非紹意竟不能從初紹有子三
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但愛
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終兄
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
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
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若
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
其能於是以前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
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
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且擅相
討伐紹上書自陳於是以前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
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偏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
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
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郡然後受之
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

操以許下埤濕洛陽殘破宜徙都魏城以就全實操
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旣不克從宜早圖許奉
迎天子動託詔令繼號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終爲
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
幽土事在贊傳紹旣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
韓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表盡去爲
黃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
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回不得已殺包以
弭其述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
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諝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良文
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
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
精騎抄其邊鄙今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
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兵勢雖若覆
手今不時取後進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恃衆憑強謂之賊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
天子建官許都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

不在豫荀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伯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在於持久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校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以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

史記卷之七

八

十四

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據四州之衆外結英

雒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進出以掩襲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主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怯軍之破

史記卷之七

八

十五

敗誠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乎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擒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紹遣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

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
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爲長壘以拒之又遣奇
兵襲紹運糧軍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
南人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
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
操之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
下餘宇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
爲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
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醜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
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
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
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
無所歸乃使高覽張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
遂降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
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內至
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
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坑之
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
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地絕不
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

力俱困宜其見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
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
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
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
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
善故致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
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逆之若勝而
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
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
爲所笑遂殺之官渡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擒孟
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
強且二子在南必爲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紹遂以
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定
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
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
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
紀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
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達紀審配宿以驕修爲譚
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
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

為嗣譚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
達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達紀
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
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
下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
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
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
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
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
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
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別駕王修率吏人自青
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
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
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
讒人交關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
倭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
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
奔平原而遣辛毗詣曹操請救曹操遂救譚十月
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
畔歸曹氏譚復陰刺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

以子整婢譚女以安之而引兵還九年三月尚使審
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
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
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墻圍城周回四
十里初令漢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
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
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
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
襲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地 相州操復進急圍之
尚將馬延等臨戰降泉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
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
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
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
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
吾近行圍等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
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
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
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
熙而譚悉收其眾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

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操患父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大軼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辟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子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庭中然後請尚熙疑不欲進尚疆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東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

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為玄菟小吏中平元年還為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宿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收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裏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為足度以為已瑞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牧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建安九年曹操表為奮武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備

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都願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部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

史記卷之八

劉備

七

魏

民有倒懸之厄鄆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宿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

史記卷之八

劉備

手

可追備遂領徐州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于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兵水陸東下備將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北至下邳兵潰備收餘軍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蹙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秋九月袁術遣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於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爾乃令諸軍伍戰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有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

布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及張
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順等
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
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
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備方食失匙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
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等同謀會
操遣備邀袁術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
追之不及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
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
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
備謂岱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
耳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曹操殺承种輯皆夷三族
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奔青
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
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關羽奔歸劉備左右欲
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秋七月劉備累汝穎
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有
大軍方有目前之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
之其背叛固宜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

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
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使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
兵復至汝南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陽擊之爲備所
殺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
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
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惟問備備
曰平常身不離鞍解骨皆消今不復騎解裡肉生日
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二年曹
操北征烏桓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
表謂備曰悔不用公言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
幾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未足爲
恨也劉備訪諸葛亮於隆中亮說備以跨有荆益保
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十
三年初劉表二千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
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
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會黃祖死琦求
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琮
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
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果擅來必見譴

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遁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出表卒瑁允等以琮為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於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疆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以劉備而敵曹公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使問

史記左傳卷之

二八劉備

主

琮琮今人請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靡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祀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車到襄陽聞備已

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魏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北走備以手執槍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汚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冬十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遂與權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劉備表劉琦爲荆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桂陽

史記左傳卷之

二八劉備

主

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爲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周瑜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舉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諒孤寡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徃此誠除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卒

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十六年冬十二月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聞之內懷恐懼別駕張松素負其才恃璋不足與有爲而二於備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璋用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皆恃功驕豪欲有外志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問誰可使者松因薦法正璋遣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主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壘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法正至荊州勸劉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

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悵悵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裝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與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衆曰吾爲益州挫強敵師徒勤勞而

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恐禍及已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殺關茂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還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十八年夏五月璋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綿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李嚴督綿竹諸軍嚴亦率其衆降備軍強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進軍圍雒城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

卷之六

六

三

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新顏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徙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法正嚴與劉璋爲陳形勢強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焉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

卷之六

六

三

使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膚野草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與簡雍同與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後孫權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關爲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諸葛亮平南上聞還吳爲御史中丞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備定

爲孫策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稽界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邛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添以爲恨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闕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蜀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損棄也劉巴宿昔之所怨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

卷之六

六

無不統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各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霍峻

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百人救伺其急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畫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亦欲自圖蜀答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於操今操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孫武所不能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遂周

瑜率水兵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偕陵權知備意，乃歸。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諸葛亮佐備治蜀，政頗尚嚴峻。二十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備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魯奔南山，入巴西。秋七月，備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

史記卷之七

六

主

曹操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留督漢中事。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於操，權遂擊朴胡，杜襲任約破之。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破擊之，郃屯廣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

事，健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二十四年夏，侯淵戰，雖數勝，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將軍黃忠乘高鼓譟從之，淵軍大敗。斬淵，張郃引兵還陽平。眾推郃為軍主，郃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嘉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

史記卷之七

八

主

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乃可破也。」既而陳，備疑不渡。春三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圍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隨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眾。備明日自來，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持，月餘。

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
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于禪為太
子拔魏延領漢中太守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
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
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官是年孫權
襲殺關羽取荊州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
帝群下赦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
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
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

卷之三

八

三

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
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愚臣
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為永昌從事夏四
月丙午漢中王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襲關
羽將軍東征趙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
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
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響應策馬以
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
先主不聽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吳將陸遜李異等

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
谿蠻夷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蜀主軍還秭歸將軍
吳班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蜀主自秭歸率
諸將進軍綠山截嶺於夷陵道猓亭駐營自猓山通
武陵遣侍郎馬良安撫五谿蠻咸相率響應將軍黃
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
見自秭歸十餘里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遜大破蜀
主軍於猓亭將軍馮習等皆沒蜀主自猓亭還秭歸
收拾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永安孫權聞蜀主
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蜀主許之三年春二月丞相

卷之三

八

三

亮自成都到永安蜀主病篤託孤於亮尚書令李嚴
為副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遺詔教
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得轉難他病殆不自濟人
五十不稱大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
以卿兄弟為念丞相知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
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為之勿
以小善而勿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勿效
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靈益
人意知聞丞相為寫為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
遺亡可自更求閱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

汝兄弟父事丞相今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劉備傳子禪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宦官黃皓用事平尚書事董厥諸葛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禪第甘陵王求憎皓皓譜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使薛珣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禍將至矣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禪降禪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

後主不納

劉備

主

主

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禪既降魏至洛陽封為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歌旁人皆為之感恰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矣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語禪曰若後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後卒於洛陽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七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八

東漢孫堅子策權附子孫

孫堅富春人也漢獻帝興平元年堅以討黃巾功拜長沙太守烏城亭侯及董卓亂堅舉兵荊州與袁術相結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破卓軍梟其將卓奔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鄴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登匡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馬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稽會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

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
鹿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
疾之何爲謝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
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更欲攻徐州從
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
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
卿有也策攻康殺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爲太守
益失望侍御史劉繇有盛名召用爲楊州刺史及
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
當利以拒之術使吳景將兵擊英等二年初丹陽

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堅歸
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
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
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若定天下術知其快而以
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
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
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
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
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關所向皆破
策當其鋒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

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襜著袴褶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及秦松陳瑞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自丹徒奔豫章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逆僭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謂羣下議稱尊號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有周之暴也術默然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之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也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未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所以異於湯

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凌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効尤而其焉者乎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莫之笑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病旣不納其言策遂與之絕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擒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以卒拔查濱南去此只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濱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斬之朗遁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

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于豫
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顧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
不能改二年夏五月曹操遣使以詔書拜孫策爲騎
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
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三年冬十
二月孫策遣校尉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
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
策兄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翌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
以周瑜爲居巢長以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
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中郎將肅因家

卷之八

孫策

六

林

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
夫參司空軍事先是策嘗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
至危殆袁術遣間使齎印綬與祖郎等使激動山越
共圖孫策劉繇之奔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
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
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
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
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
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

將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
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
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
祖郎太史慈俱在前道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
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
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
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安撫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
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
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
謀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求交公

卷之八

孫策

七

忠

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之共論辯也
今其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
曲樂來者與之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
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
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
兵兵不宜多將數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
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脫別曰何時
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違之非
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許矣太史子義雖氣勇
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

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慈謂策曰華子魚名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董芝自擅廬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繇不受發召子魚但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勲以表術部曲衆多不能瞻遠從弟借求米於上繇諸宗帥不能滿數借召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強僞卑辭以事勲曰上繇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繇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爲賂勲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不勲問其故對曰上繇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來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聽遂伐上繇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還勲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勲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黃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與守皖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勲還至彭澤孫資孫輔遂擊破之勲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勲策就

復攻勲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人來救祖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自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鄧郡故玉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鄧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將軍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鄩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之無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歆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資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

陵太守會董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衮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逆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立井左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所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

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冬十月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郡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少年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否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乘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肅說權以勦除黃祖進伐劉表保據江東之策權大悅張昭毀肅年少疎粗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路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享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

東陰遣人齋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顧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曹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寮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諸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

史記卷九十八

孫權

十一

良

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豫章使呂範平番陽程普討樂安建昌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十二年孫權西擊黃祖虜其民而還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十三年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敗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祖依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

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邪令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賊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處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寧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令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民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耕於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敵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窺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

史記卷九十八

孫權

十三

良

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相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矣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今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艘艘挾守沔口以拼問大艦繫石為釘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餘人入被兩艘乘大舸突入艘艘裏襲身以刀斷兩艘艘乃橫施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督呂蒙勅先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

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忿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肆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秋八月劉表卒時劉備寓表所魯肅因請往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

卷之六

孫堅

十四

夏庚

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逕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時備將往奔蒼梧用肅計進至鄂縣之樊口備遣諸葛亮往說孫權與共圖操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

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軍降周瑜表以肅為橫野中郎將呂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為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權自將圍合肥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今陛下

卷之六

孫堅

十五

戊

張魯與馬超結援還據褒陽以處操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於道病甚與權牋曰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伸不復奉命教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猶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權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爲番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復以程普爲江夏太守魯肅爲漢昌太守屯陸口十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卅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操乃引兵還初曹操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畧徵令內移民

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孫權拔魏皖城獲男女數萬口權以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二十年秋九月孫權劉備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孫權率衆十萬圍魏合肥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微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合肥守將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戰杆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做大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若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將賀齊率三千人在溪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請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

蒙襲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合肥湯州刺史溫恢謂人曰此間雖有惑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曹仁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正恐南征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魏王操之出漢中也時關羽虜于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戲與曹操乞以討羽自効操且欲使權與羽相持以圖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陸遜別取宜都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走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主丕黃初元年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夏四月孫權

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獨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有內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衆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入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逕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以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魏主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見魏主涕泣頓首魏主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魏主使豫於陵屋肅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

卽真德合天地聲響回達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傳翼也權旣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爲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南征大將軍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吳人城武昌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耶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邢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

史記卷之八

六 孫權

三

序

不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魏主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采微與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鸞鴨長鳴鷄於吳吳群臣曰荊楊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者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十二月魏主欲封吳王子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魏主問曰

史記卷之八

六 孫權

三

序

吳嫌魏東向乎玠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驢
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預備又問聞太子當
來寧然乎玠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
無所聞也魏主善之是年蜀主備進軍統亭陸遜與
戰大敗之蜀主奔還末安未幾遂殂三年初吳王遣
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魏主自陳誠款辭
甚恭懇魏主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
袞謂其不可必服魏主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
為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
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為之流涕露襟指天
誓之

主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
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江
拒守魏主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十一月辛丑
魏主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
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魏主恐休渡
江驛馬止之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纒悉斷
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逆散魏主聞
之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至遂收軍還江南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為南郡外援四年
春正月曹真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二月曹仁
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
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
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
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耶兵法所
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
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知勇加其士卒甚
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
大江屯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
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耶桓乃偃旗鼓外

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諸軍
 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
 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中洲是
 為自內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皋為
 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
 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
 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
 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
 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
 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
 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
 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宴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
 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
 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俱盡懼不濟謀
 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隘夏侯尚欲乘船將
 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
 必可拔董昭上疏言其必敗魏主即詔尚等促出吳
 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時天大
 疫魏主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五年秋
 七月魏主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

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
 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欲伐之此未
 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
 不再舉矣魏主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對曰
 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魏主不從留尚書
 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
 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
 木衣革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聯緜相接數
 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主
 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魏
 主御龍舟會衆風漂蕩幾至覆沒魏主問羣臣權當
 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
 以大眾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
 萬乘之重幸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
 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魏主乃旋
 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
 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
 降者果守將所作也六年春三月辛亥魏主以舟師
 復征吳羣臣大議官正鮑助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
 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

也往年龍舟漂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今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魏主怒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夏五月戊申魏主如譙秋八月魏主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魏主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而大寒冰舟不得入江魏主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魏主魏主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七年春正月魏主還洛陽夏五月丁巳魏主殂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卽皇帝位大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子蜀用諸葛亮計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盟約中分天下九月吳遷都建業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吳黃龍二年明年改爲嘉禾三年漢獻帝卒於魏夏四月蜀諸葛

亮進軍渭南五月吳主權擊魏秋七月魏主叡自將擊却之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疲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邵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疑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震怖遁走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一萬助司馬懿拒漢勅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衆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不聽其交易是年蜀諸葛亮卒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鑄當千大錢足年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二月遣使者鄭胃之遼東擊魏守將虜得男女四年吳主權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宜身自御戎務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強者執戟羸者轉運命益州軍于隴右諸葛瑾朱然指襄陽陸遜朱桓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倚角並進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權不能用四月命全宗峇淮南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柵中魏將軍王凌語司馬懿曰柵中民

卷之八

三

三

夷十萬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此危事也請自討之遂督諸軍救樊吳軍夜遁五年海鹽縣黃龍見六年新都縣白虎見七年宛陵縣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倚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換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背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句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

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理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若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八年將軍馬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爲王凌所疾叛爲吳吳以爲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九年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

卷之八

三

有者勅以輪藏計界其直勿有所枉也陸遜爲大將軍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欲與衆均其勞也十年權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將一萬迎壹于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十二年魏司馬懿誅曹爽十三年吳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冬十月魏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遲重欽不敢進吳主遣兵十萬作堂邑涂塘淹北道十二月魏王景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舉攻之司馬懿遣

新城太守秦王粲歸荊州刺史王基向陵夷景引
經為橋渡水擊吳兵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景欲致
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
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
績果來追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周泰亦破
吳兵降數千口明年太元二年權殂年七十一
孫權傳少子亮以宗室孫綝為大將亮臨朝明察綝
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
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
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苑中習焉亮以綝
專恣與大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以兵取尚遣
弟恩攻殺丞于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官門黜亮為會
稽王尋殺之時年十六在位七年
孫休權第六子亮兄也綝廢亮立休永安元年休以
綝為丞相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聞綝
逆謀陰與張布圖計臘日百僚朝賀詔武士縛綝卽
日伏誅休欲親臨生為張布所沮在位七年年三十
歲
孫皓休兄和子初封烏城侯休寢疾口不能言手書
呼丞相漢陽興入令子章出拜把興臂指軍托之而

卒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與軍萬或嘗為烏
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星
言於興及將軍張布與布說朱太后欲立皓太后曰
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
矣遂迎立之既卽位遂殺朱后已而淫虐日甚皓每
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
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廷視
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
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稍
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
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
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皓惡
人視已群臣莫敢舉目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
之道若符有不虞不知所赴皓乃聽凱視晉武以師
伐之遂降晉封為歸命侯卒於洛陽在位十七年壽
四十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八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九

唐李懷仙朱滔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營州善騎射智數敏給祿山之反以為裨將史朝義弑立以懷仙為幽州節度使朝義敗將趨范陽中人駱奉先間遣謁說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納乃縊死斬其首因奉仙以獻僕固懷恩即表懷仙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懷恩反邊羗擊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

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第滔謀殺懷仙斬關者以入希彩不至黎明懼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焉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為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開縉至蒐卒伍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旗祭徐驅希彩迎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閭旬乃還希彩即領節度驚恚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瑗聞衆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為留後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二千為天子西乘塞

為諸軍倡始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畧明辯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後滔殺有功者李瑒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李孝忠再破之東鹿取深州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間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怱為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濟比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不從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怱壁險而軍滔激其衆曰士蹀血關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貲糧可平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于南

者敬擇不捨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
元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顧安之不卹其他滔罷潛
殺不可共圖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之
以悅未下重起兩寇卽封滔通義郡王實戶三百滔
愈悖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卽
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
救魏寧有詔耶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論士曰
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者燕也
本鎮常苦無絲續冀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
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爲馬燒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爲

卷之九

李懷仙

三

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
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兵南壁寧晉
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達田昇
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不
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僕山之勝王
大兵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
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並建號用
天子正朔且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
歸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者共罰之滔等從之
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免所都

因號冀武俊號趙僞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
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
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改幽州爲范
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署置官屬燧遣李晟將
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
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
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
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遠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
千人城萊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
百晟不敢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爲應滔進軍薄晟營

卷之九

李懷仙

四

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
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趨讓滔怒
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
兄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寔
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
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還具道所以然武
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嚙之滋不懌
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
武俊悅遣使至河間賀泚卽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
日知于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厚贈遣泚嘗

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
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邕
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強調飲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
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今皆具
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厯末奚亂王女逃歸道平盧
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為婚女悅許焉既而遣使
修婚禮于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
武俊悅納四金輪于回紇曰四國願聽命于可汗謹
上金輪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
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道未至而王師
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首達干曰若能同渡河而
南王帛子女不貴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啗以金帛
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軍五萬車千乘馬二萬
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索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
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
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歸閉
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因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
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
吏諒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
老幼無遺者悅大恐聞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畧定館

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
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滔滔
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
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進逼之使回紇
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餽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
則入保持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
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請休息數日
乃戰常侍楊布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達干曰
回紇在國與隣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隣國數千騎如
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為大王立
效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
剪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畧蓋世舉
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猶豫不擊失
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
決意出戰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五月四日進軍距
貝州三十里而軍翌日滔令大將馬寔盧南史引回
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兵三百當之
抱真將王處休犄角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回
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震地回紇恃捷穿武俊
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回紇引退因薄之回

絕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回紇三百騎
陣亂東走兩邊追斬俘馘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
是夕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委棄戈甲山積恨少伯
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
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
者當洗罪錄勲與更始初滔以劉忬忠力使留守及
敗疑圖已彷徨不敢入忬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
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悒悒被病
政事一委忬貞元元年死

唐劉忬傳

劉忬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朱滔時積功遷涿
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
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忬設
方畧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
人嘉忬忠於所奉及滔死軍中盡推忬乃總軍事俄
詔爲節度副大使三月死子濟遊學京師第進士歷
莫州刺史及忬卒嗣節度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
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入掠檀薊北鄙
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
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
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
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
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
胡胡猛趙孱不可舍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護北
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濟
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
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
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
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

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與趙今趙見伐而不備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怨趙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王使路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于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曹曹於天下耳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為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遛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來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憤且怒不知所為誅王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臯代留事濟自朝至中吳不食渴索醢漿總使吏唐弘實置毒濟飲而死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副節度使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饋養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

道平承宗愛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而總憇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內輒驚不能寐晚年益慘憐請剔髮衣浮屠服欲禳除之譚忠復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此搏天子符幾旬李希烈偕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側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路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轡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刀突前跳後卒如搏鶚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比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壻泰山擊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謂安矣兵折於潭趙地名在魏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

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
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
此志豈須更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
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
後世豈能帖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
疏願奉朝請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
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
來時總已自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暴
卒始總請代獻馬五千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
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

史書彙編卷九

六 雜

三

軍高年憚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
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
人以節付張皋夜間道去還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
子礎及弟納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護總
喪至亦卒忠終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唐張弘靖

張弘靖宰相嘉貞孫宰相延賞子德宗時擢監察御
史累遷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總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
先遣使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武元衡遇害賊未
得王承宗邸廨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
弘靖疑御史傳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
宗弘靖曰戎事並與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
治河朔議再遷乃歸政以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
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

史書彙編卷九

六 雜

三

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
美弘靖亦遣使問道諭承宗承宗欸附召拜吏部尚
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寬簡民便安之
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
盧龍節度使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管爲
一道請除弘靖爲節度使平薊鵠檀爲一道請除薛
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
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
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
之平蒿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

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儷
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
燕人有慕美朝廷祿位之志又獻馬萬五千匹然後
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
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
付總地惟分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于弘
靖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
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
使克融輩皆憤怒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
士卒均勞逸寒暑無障蓋安輿及弘靖至雍容驕貴
肩輿於萬眾之中燕人訝之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
弘靖愆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弘靖
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
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
多年少輕薄之士刻削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嗜尚豪
傑縱恣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
不習也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
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詔以錢百萬緡資將弘靖
貶二十萬市府雜費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有怨言會
韋雍欲鞭小將薊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

夕軍亂因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貴婢妾執雍等殺之
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
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
辯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
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
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鴞衆怒擊殺之數日
吏卒稍自悔詣館請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
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
留後詔貶弘靖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
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有令聞杜鴻漸杜祐皆器

唐朱克融李載義張仲武

朱克融始以偏校尉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黠彙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艶無甘亂心克融在這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色敗服饑寒無所貸丐內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因弘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諳以疾廢卧家衆往請爲帥洄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爲節度使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轉寇定州會鎮州又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救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克融與王廷湊共圍深州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納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裴度以檄譙諭克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疋羊十萬而表云先請直克猶賞敬宗初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因詔使楊文瑞以

唐書卷九十九

主二

唐書卷九十九

主二

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雒陽率匠丁五千助營官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悉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遣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爲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家李載義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強搏鬪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績多爲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衆不忍殺之暴其罪於朝敬宗卽授盧龍軍節度使初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妻孥留不遣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僅斷畢行俄而李同捷據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平章事賜白玉示殊禮太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卽上言自破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慰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敢呵禁但嚴兵自守虜恠習益警悍至邈候人剽突市區時大酋李暢者晚華人語尤凶黠既就館橫須索扶疾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

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養餼以禮客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而欲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閫暢嚴憚之訖無犯者進兼侍中會下吏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爲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母燕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吏苦救乃免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効也志誠者事載義爲

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其黨譟而起載義走因自爲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召宰臣時牛僧孺先至上謂曰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

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于逆順臣固曰不足煩聖慮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洗然矣遂用志誠爲節度副大使八年爲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密制天子袞冕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暴於朝詔御史按治斥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元忠爲副大使會昌初爲偏將陳行泰所殺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諸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湏下

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爲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即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荅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卽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特勒那頡頤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

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泰案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不勝計遣使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詞刺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遣使失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

史集卷九十九

五

大中和初卒子直方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黃巢犯京師直方迎勸上旣而納亡命謀劫巢報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張允伸范陽人世爲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後天子報可未幾爲節度使麗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奉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王帶寶器執錦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便醫藥詔聽許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諡忠烈

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虞子十四人簡令入朝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公素范陽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軍士素服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卽出奔詔公素爲節度使性暴厲胥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爲李茂勲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李茂勲本回鶻何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沈勇善馳射武仲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徒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勲襲殺之因舉兵紿稱貢言反公素迎擊

史集卷九十九

五

不利走茂勲入府衆始悟因推王州務以間詔卽拜爲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表子可舉代職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中和末年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親山東爲已患乃遣使約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鐸連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卽遣將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鏗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副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鐸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

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易父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全忠軍望爲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伏鎔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焚死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惟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罷歸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衆推爲留後光啓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將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其將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宰相張濬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韓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擒其將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鐸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景福初鎔誘太原將李存孝斬之克用怒伐鎔鐸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

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匡籌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卽授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梁州遣其屬李抱真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真還而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真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繕甲治城塹施受方畧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衷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利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籌之奪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彊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奴妻方乳不能進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唐劉守光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掘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臣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臣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臣威爲其弟匡籌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允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

劉守光

劉守光

圭

讓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籌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于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徵責謂之仁恭大怒執署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遣之未卽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耶昭宗卒以守文爲

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莫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兵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九壘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

劉守光

劉守光

言

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以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今燕人用堽土爲錢悉歛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悉之仁恭怒答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大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某先守文聞父且囚卽自率兵以討守光至于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王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

丹吐渾兵四萬人戰於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瑾土馬相食其鬚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士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於它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

史纂要續卷九 八 劉光

三

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洛至於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大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

而恐燕在其後此腹心患也乃爲之班師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瑋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於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閭門使王曠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自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

史纂要續卷九 八 劉光

三

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至矣命室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光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勛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勛稱臣承勛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

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子得罪于晉迷而不復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耶子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豈意大國彙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周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埃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

卷之九

守光

守光曰今日粗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埃他日是日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路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惟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享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遠耶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座飲食自

若皆無惡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因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興霸業何不赦臣使自効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雁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卷之九

守光

五

唐李實臣

李實臣范陽內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鎖高畜爲
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爲盧龍府果毅常規虜陰山
追騎及射六人盡殪乃還爲安祿山射生從入朝留
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反遁歸更爲祿山假子
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翹挾以出追兵萬
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士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爲
恒州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也忠志懼歸命于朝肅
宗卽授故官封密雲郡公史思明度河忠志復叛勒
兵三萬固守賊將辛萬實屯恒州相倚角思明死忠
志不肯事朝義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實挈恒趙深定
易五州以獻雍王東討開土門納王師助攻莫州朝
義平擢禮部尚書封趙國公名其軍曰成德卽拜節
度使賜鐵券許不死它賚與不貲賜姓及名於是遂
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地後又得滄州馬五千步卒
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雄冠山東與薛嵩田承
嗣李正已桀崇義相姻嫁急熱爲表裏意在以土地
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先是天寶
中玄宗治金自爲象州率置祠更賊亂悉毀以爲貴
而恒獨存故見寵異加賜實封始實臣與正已素爲

承嗣所易其弟實正承嗣壻也往依魏與承嗣子維
擊毬馬駭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實臣實臣謝教
不謹進狀欲使示責而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
與李正已共劫承嗣可計狀代宗欲其自相圖則勢
難易制卽詔實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已與
滑毫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棗彊椎牛享軍實臣
厚賜士而正已軍賞薄軍怨望正已懼有變卽引去
惟滔實臣攻承嗣之滄州歷年未下擊宗城殘之斬
二千級承嗣弟廷琳方守貝州遣高嵩嚴將兵三千
戍宗城實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嚴逸所執將四
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洺瀛當是
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已取德州欲頗窮討
承嗣懼遂求解于實臣實臣不許初正已將發兵使
人至魏承嗣囚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其列
境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已且告曰承嗣老矣
今年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
孱弱不足保其後榮令之所有爲公守耳曷足辱公
師旅乎立使者于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已形焚
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真聖人也正已聞之且得其歡
正已止屯諸軍亦莫敢違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

勞實臣實臣歸使者百繼使者悉抵諸道實臣願左
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俊佩刀立庀下語之故武俊
計曰趙兵有功尚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
匹夫耳曰奈何對曰養魏以為資上策也實臣曰趙
魏有釁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讐為父子歟
唾間耳朱滔屯滄州請食送魏可以取信實臣然之
先是承嗣知實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
識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王氣實臣掘得之文曰
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人幽燕帝謂實臣與正
已為二而陰使客說曰公與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

史纂要卷九

入李書

三

歸天子公於何賴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道
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
勢也實臣喜得滄州又見語與識會遂陰交承嗣而
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實臣諍謂滔使曰吾
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可乎滔即圖以示之實臣
致圖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
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時二
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走橋敗衣作服得脫禽
類滔者以歸承嗣知釁成還軍入堡使人謝實臣曰
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識吾恩為耳實臣慙而還

俄進封隴西郡王德宗立拜司空實臣晚節尤猜忌
自顧子惟岳且暗弱恐下不服即殺骨鯁將辛忠義
等四十餘人籍入其貲眾乃攜貳實臣既貶異志引
妖人作讖兆為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
金匱王筆俄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
瑞自至眾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海
內不戰而定實臣大悅厚資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
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置堇于液實臣已
飲即瘖三日死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時建中
二年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詔書執政委家事歸節

史纂要卷九

入李書

五

下朝惟岳少為恒州刺史實臣死軍中推為留後求
襲父位帝不許趣護喪還京師以張孝忠代之田悅
為請不聽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
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
聚其眾耳縣日因其所欲而命之者多矣而亂益滋
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然則惟岳必
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遂與悅李正己謀拒命
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畫反計府屬趙真立
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命縲絏中愚固惑
焉魏近旦與國不可遽絕絕之速禍請厚禮遣其使

徐更圖之齊遠而交疏不如械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上嘉大夫忠所請宜許惟岳竊使真作奏震與將吏議不可惟岳又從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知畧爲竇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謙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代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爲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誅必命朱滔爲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誅燕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

李寶臣

李寶臣

李寶臣

安祿山史思明謀亂天下千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洛相等州爲官軍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保援才獲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况今之將校罕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爲大夫畫久長之計莫若令兄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群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天子詔朱滔與孝忠合兵討惟岳盡赦吏士購惟岳

首有賞惟岳與滔戰東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東鹿田悅亦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陷陣師却滔續帛爲筏覘使壯士百人蒙以諜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火其營去於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真議遣使詣河東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元身朝京師孟祐知其謀走告悅悅使人來讓曰敝邑暴兵本爲君索命節豈爲暴逆耶雖見破於馬燧而感激士大夫乘城拒守以爲後圖今君信趙真讒間欲歸悅之罪以自湔蕩何負而然否則遣祐還軍無遺

李寶臣

李寶臣

李寶臣

王師禽若能誅真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困乃付牙將衛常寧兵五千而俾王武俊騎八百攻日知武俊才雄素爲惟岳忌及行師謂常寧曰大夫信讒吾朝不圖夕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恒矣將

以身託定州張公安能持頸就刃乎常寧曰君不聞詔書乎斬大夫首以其官昇之觀大夫勢終為消滅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不如捷張公可歸也武俊然之惟岳使要籍官謝遵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謀使內應至期啓城門武俊入殺人庭中無抗者乃傳令曰大夫叛命今且取之敢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裨校牽惟岳出縊之戟門下并殺鄭詵他奴等數十人使子士真傳首京師帝盡赦其府將士給部中租役三年

唐王武俊孫承宗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都督五千帳求襲冠帶入居薊武俊甫十五善騎射隸李寶臣帳下裨將寶應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遇直戰則難守則潰銳師遠闕庸可禦乎寶臣遂以恒定等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封維州郡王其子士真沈悍有斷寶臣倚愛出入帳中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諸將士真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纔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內疑然見

其屈損又惜善鬪未忍殺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故心背先君命之使佐大夫而士真又大夫人弟壻今事急宜去猜嫌以任之不然尚誰使乃遣與衛常寧將兵往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前歲悅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不能殘半據况吾城之完乎又給爲臺檢示曰使者齋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使人謂惟

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兵已敗齊爲趙州所限
幽州兵在近三軍且救死開有詔召大夫宜急歸惟
岳違遽出遂縱卽遣其屬孟華奉天子華辭對稱旨
德宗擢爲兵部郎中授武俊恒冀觀察使日知深趙
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州降楊榮國以深
州降朱滔分兵鎮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爲深
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而失趙定滔亦怨失深
州二人相結武俊卽縛使者送滔與之叛帝聞詔華
諭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真李芄李晟討田悅悅方困
武俊滔救之屯連蔭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

史纂要卷九

平定

書

忠

賊軍就合氣銳甚謂燧曰奉詔毋養寇及壁壘未成
擊之可滅也乃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旣屢北
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其怠使二千騎橫突
而滔軍踵馳王師亂相蹈藉死尸梗河爲不流懷光
走還壁武俊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
與滔素姻家乃遣使謾謝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
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幸公圖之使老
夫得還河東諸將亦罷兵吾爲言天子以河北付公
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制卽謂武俊曰王師旣敗馬
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以險答曰燧等皆國名臣連

兵十萬一戰而北貽羞國家不知何面目見天子彼
行不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請許之燧至魏縣堅壁
自固師復振滔慙謝嫌隙始構矣武俊使將攻趙州
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
國號趙以恒爲真定府置官屬建中四年或傳希烈
已死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抱真使辯
客賈林詐降武俊旣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
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
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君數表大夫至誠上見
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尚可謝朕四海

史纂要卷九

平定

表

主毫芒過失反不得自新耶今大夫親斷逆首而宰
相闇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
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
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也尚知撫百
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連兵比戰骨
盡暴野雖勝尚誰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
性機強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蕩刷之我首倡
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
出奉天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踵襲之林曰夫
退軍前輜重後銳師人心固壹不可圖也使戰勝得

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今滄趙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公異邦豪英不應謀中夏燕魏幽險彼王室強則須公之援削則已欲并吞且河北惟有趙魏燕爾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耶子耶乃定計通好抱真而約馬燧盟興化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黜偽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恒冀深趙節度使兼幽州盧龍瑯邪郡王是時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將絕

唐書卷九十九

八 王武俊

元

思

白馬津南趨洛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汴南掠江淮李納方叛唯李晟軍滑上羽書調發天下十之三人心惴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會悅死魏人氣熾公不救魏且下滔益兵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衡濟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真相聞自將屯南宮抱真屯經城兩軍相距十里而合武俊潛會抱真于軍陳說慷慨抱真亦傾意結納約為兄弟遂

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止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萬敵兵五百蔽林以待滔使僞將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翼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滔馳騎二百出武陵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未及返武俊急擊萬敵等兵亦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蹙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却即欲引還因器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謂抱真曰士少衰盡以騎濟師巢穴可覆也抱真使來希皓率勁騎薄滔營

唐書卷九十九

八 王武俊

甲

盧玄真乘其後滔懼引衆去希皓追之武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滔東北抱真營西北滔知不能支夜半乃焚車轍遁歸幽州火如晝師大譟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於潞武俊亦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使又詔以恒州為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貴為清河郡王天子至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襁褓亦官之俄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有司供擬武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觀者駭伏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葬

臣奉慰天子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益威烈帝更爲忠烈士真襲位士真其長子也少佐父立功更患難既得節度息兵善守雖擅置吏私賦入而歲貢數十萬緡比燕魏爲恭元和四年死軍中推其子承宗爲留後始河北三鎮自置副大使常處嫡長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爲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伺其變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大病議更建節度翰林學士李絳曰鎮州世相繼人所狃習惟拒命則討之且諸道之賞饋百萬士又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潦財力利用宜卽詔承宗嗣領李安等

史纂要編卷九

入 王武俊

王

中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將以從關聞士真時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瓘偕有詔武俊忠節茂著其以實封賜子士則毋毀墳墓承瓘至軍無威畧師不振神策大將鄆定進號驍將以擒劉闢功王陽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偵趙人曰鄆王也害之師氣益折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不如赦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市承宗外自固內實與之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軍市井屠販不更戰陣恐因勞憊遠潰爲盜賊恒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不可頓虛山東亦癘也京師心腹也不可不深念且師出半年費緡錢五百萬方夏咸暑水潦疾疫且降誠慮有潰撓之變又言山東諸侯皆以子自副人心不遠誰肯爲陛下盡力者又盧從史倚寇爲援詠承瓘邀寵利宜召行營善將令倍驛馳度至半道授以澤路而徙從史他鎮破其姦圖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許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

史纂要編卷九

入 王武俊

王

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卽不令虛費費糧糧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強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侯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

史纂左編卷九

王承慶

聖

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隣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况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挫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大小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計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域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

今日之勢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五年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又拔安平承宗懼遣其屬上書謝罪且言往年納地迫三軍不得專而爲盧從史責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是時宿師久無功餉不屬帝憂之而淄青盧龍數表請赦乃詔沅雪盡以故地畀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見兵薄境已而罷歸罪從史得不詰自謂計得警然無顧憚七年軍庫火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

史纂左編卷九

王承慶

聖

吳元濟及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宥教其將尹少卿爲蔡遊說見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與李師道謀遣惡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越火所鬪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三十萬緡粟數萬斛未幾張晏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索天子爲肝食承宗嘗疏元衡過咎留中至是帝出表示羣臣大議咸請聲其罪伐之詔乃絕承宗朝貢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命歸劉總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陵門戟燭獻陵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鄆鄆田弘

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壓境承宗揣詔旨兵不
卽進卽肆剽滄景易定間人苦之十一年章貫之屢
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
始干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
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悵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
不聽詔則爵以貴封賜王士平使奉武俊後令河東
義武盧龍橫海魏博昭義六節度兵進討大抵數十
萬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
故士觀望獨昭義郝士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
不能叶諸父皆奔京師士則爲神策大將軍聞其叛

卷之八

三

請占數京兆裴度請用爲邢州刺史使隸昭義以傾
趙十二年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
不能禦以衆歸滄州諸將討承宗歷二年無功千里
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旣得武彊引兵出境纔
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
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
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罷河北行營各使
還鎮明年吳元濟平裴度因使相耆說承宗承宗大
恐使牙將石汎奉二子知感知信至魏博因田弘正
求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弘正遣

知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尚書右丞崔從
詔許自新承宗素服待罪及是乃詔復官爵以華州
刺史鄭權爲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滄景等州復承宗
實封戶三百以所部饑賜帛萬疋李師道平奉法益
謹表所領州錄事參軍判司縣主簿令皆王官十
五年死其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
取帥于屬內諸軍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京國夫人
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
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
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

卷之八

三

四

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君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
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
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
左右不得謂已爲留後委事於參左密表請朝廷除
帥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
聞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
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
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旣請朝命諸
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
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與耆者召諸將以詔旨諭之

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大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承元入朝兄弟拜刺史者四人位於朝者四十人徙承元鄜坊節度又徙鳳翔又徙平盧卒

唐王廷湊

王廷湊

王

唐王廷湊孫鏐

王廷湊本回紇阿布思之族隸安東都護府曾祖五哥爲李寶臣帳下驍果善鬪王武俊養爲子故冒姓王世爲裨將廷湊生駢脅沈鷺少言喜讀鬼谷兵家諸書王承宗時爲兵馬使田弘正至鎮州詔以度支緡錢百萬勞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緡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弘正自稱留後留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茂穆宗怒以弘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策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軍并力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元翌爲成德節度下詔購誅廷湊於是大將王儉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四張弘靖以幽州亂乃令從拒王師有詔議攻討先後劔南節度使王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犄角而進夫用兵若鬪然先扼喉領今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俾死生不得相聞間諜不入此萬勝之策也帝乃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二道攻而滄德烏重胤毗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胤知時不可案兵未肯前帝浮於聽受銳意克伐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

唐王廷湊

王

良代之叔良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
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焚壁二十二時廷湊
合幽冀兵圍深州衝梯雲合叔良率諸道兵救深州
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良者
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罷復階貴
近率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當是時
帝賜資無藝府帑空既集諸道兵調發火馳民不堪
其勞仰度支者大抵兵十五萬有司懼不給置南北
供軍院既薄賊鄙饒道棲棘樵蕪不繼兵番休取芻
蒸廷湊乘間奪轉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

卷之九十六

元

未半道諸軍強取之有司弗能制其縣師深入者不
得衣食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
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王將不得
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脇
王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
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
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
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
行兩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宰相崔
植杜元穎王播皆不知兵爲異議挫詠裁報乖戾故

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
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
功深州圍益急明年魏牙將史憲誠叛田布衆潰于
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爲成德軍節度使以牛元
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
慰又遣中使御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湊雖受命而
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幽鎮書以大義責之
朱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朝廷欲其稟命並加
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牛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
深州赴關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廷湊責其固守殺

卷之九十六

元

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
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湊曰弘正骸骨不知
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湊乃盡
屠其家其酷毒如此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
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上表固辭橫海
節度乞歸許州許之復以德棣李全畧爲鎮橫海廷
湊既原則稍抵與克融憲誠深相結爲輔車援滄州
李全畧死子同捷求襲文宗不許更授充海節度使
同捷逆命乃以珍幣子女厚結廷湊帝虞其變故授
檢校司徒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湊撓魏北鄰以

牽制之而饋滄景饘糧囚鄰道使者不遺上欲討之
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
侑獨以爲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
同捷帝怒詔絕其輸貢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
首三千級昭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引漳注深冀有
詔同捷亂廷湊同惡具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有能
斬廷湊首者賜錢二萬緡優與之官以州鎮降者等
差爲比公濟再戰行唐皆克焚柵十五廷湊射蠟書
求救于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又納魏叛將元志紹
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
旗幟以邀厚賞朝廷極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會同
捷平廷湊稍畏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縣固
守復上書謝帝方猷兵赦之悉復官爵還所上州久
之進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鎮冀自惟岳以來拒天
子命然重鄰奸畏法稍屈則祈自新至廷湊資凶悖
肆毒甘亂不臣不仁雖夷狄不若也太和八年死軍
中以元達請命帝聽襲節度使元達其次子也識禮
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
達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王粧澤奮具奴婢
議者嘉其恭其後劉稹叛武宗詔元達爲北面招討

史記卷九十九

六十五

五

使詔下卽日師引道投宣務壁破援軍堯山攻邢州
降之稹平加封太原郡公進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
年四十三贈太師諡曰忠子紹鼎襲其位爲人淫湎
自放性暴厚哀欲升樓彈射路人以爲樂衆忿其虐
欲逐之會病死子幼未能事宣宗以元達次子紹懿
爲節度使咸通七年死以紹鼎子景崇嗣景崇以公
主嫡孫尤被寵以政委賓佐檢戒親屬不得與嘗欲
引母昆弟爲牙將其佐張位曰軍中用人有勞有能
若私其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以官舊巢反帝
西狩僞使齋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
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問行在貢輸相踵每語及
宗廟園陵輒流涕嗣節度凡十四年中和三年死子
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
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
並起交爭於其間而鎔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強而
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
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
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
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
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監固新市晉王與處

史記卷九十九

六十五

五

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將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比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于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已使人邀之鎔于海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

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溫怒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溫自將傳城下焚其南關鎔顧謂其屬曰事急矣柰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溫有舊因請入梁軍溫望見式罵曰吾嘗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于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

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溫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鎔以子祚為質溫以女妻之溫篡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梁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諶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山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

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退失真定而莊宗由
益強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鏐嘗以兵從鏐德晉甚明
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鏐為壽莊宗以鏐父友尊禮
之酒酣為鏐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鏐子昭
誨鏐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他兵攻趙常藉
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相繫於戰爭而趙獨安王氏
之無事都人士女裹衣博帶務夸侈為戲遊鏐尤驕
於富貴又好左道煉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
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
月畋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鏐同卧起

史記卷九十九

六

王

天祐十八年冬鏐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希蒙止
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
大王竭軍國之用為遊畋之資開城空官逾月不返
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鏐懼促駕希
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
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
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鏐不荅弘規呼甲
士斬希蒙首擲於鏐前鏐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
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
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

鏐方與道士焚香受錄軍士斬鏐袖之而出因縱火
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鏐次子昭誨年十歲其軍
士有德鏐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
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
嶽寺為浮屠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恩歸而鏐
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于朝昭
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
卿周顯德中猶少府監云張文禮狡獪人也鏐惑愛
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鏐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
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
史記卷九十九

六

王

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死文禮懼病疽
卒子處璋閉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
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
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子處璋處球處琪等
折足歸于晉

唐張孝忠

張孝忠本奚種世爲酋長父謚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于二人齊名沒諾于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投左領將軍以兵屬李寶臣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

孝忠

其軍

整嚴嘆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卽焚營去寶

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旆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軍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卽歸且僂死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爲已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拒命吾奉

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從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董積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成德軍節度使今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岳於東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兵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公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

孝忠

其悔

之孝忠曰日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

追之則死闕緩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與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於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使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恐孝忠爲後患復遣蔡雄說之若曰吾旣爲唐臣而天性樸強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善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復唱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

潞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實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昏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兵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平章事貞元六年卒德宗以其次子茂昭為留後已而為節度使討王承宗有功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為行軍司馬乘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歸之先救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廢後世不為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

裴差鑾先

入華

裴

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背卒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請歸恒州孝忠遣押牙程華交其州事固烈悉取軍府綾緜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噪曰刺史掃府庫之資以行將士于後飢寒奈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竄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即板華攝滄州刺史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

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塞滄州錄事參軍李元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遣字奉表詣行在上即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曰華歲供義武租十二萬緡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給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敢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貞元二年卒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求入朝願析東光

裴差鑾先

入華

裴

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忠以徐申為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為節度權懷直為留後明年為節度使為其帳下從兄程懷信所逐入朝為龍武統軍而懷信遂為節度使懷信死子權襲憲宗平淮西權入朝為邠寧節度卒穆宗時田弘正遇害於鎮州帝以李全畧故鎮州將以為橫海節度卒子同捷求領節後被誅

唐烏重胤

烏重胤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為潞牙將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通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欲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帝討淮蔡詔重胤以兵壓賊境割汝州隸其軍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命者蓋刺史失權反使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能據一州為叛哉臣所管三

史纂要編卷九

八烏重胤

李

州輒還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修立時以為宜討王廷湊也出屯深州方朝廷號令乖迕賊寢不制重胤久不敢進穆宗以為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胤為太子太保長慶末為天平節度使文宗初真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捷充海以重胤者將兼節度滄景以齊州隸軍未幾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諡懿穆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殺其妻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割股以祭

唐楊朝晟

楊朝晟朔方人為韓遊瓌都虞候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禦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眾脇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眾曰予來賀所請之當也眾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邠來曰前請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但取首惡者眾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為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隴州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

史纂要編卷九

八楊朝晟

李

甫卒有詔代為邠寧節度使貞元十七年朝晟防秋于寧州乙酉薨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案將兵戍定平城薨朝案請以其眾隸神策軍詔許之朝晟疾急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眾情殊非國體寧州刺史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于它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已丑上遣中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已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齎詔詣寧州

六月甲午盈珍至軍中宣詔曰朝案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案爲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爲何如諸將皆奉詔丙申都虔候史經言于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納麾下二千爲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欲奉以爲帥南金曰節度固吾之所欲然非天子之命不可軍中豈無他將乎衆曰弓刀皆爲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軍不願朝案爲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諸兵馬使高固逃匿搜得之

史記卷之六

李

固曰諸軍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旣得朝旨爲副帥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戊戌制以李朝案爲邠寧節度使是日寧州告變者至上遣還制書復遣薛盈珍往調軍情壬寅至軍中以高固爲請盈珍卽以上旨命固知軍事或傳戊戌制書至邠州邠軍咸不知所從奸人乘之且爲變留後孟子周悉內精甲于府廄日饗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奸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已酉以高固爲邠寧節度使固宿將以寬厚得衆節度使忘之

置于散地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爲帥一無所報復軍中安之憲宗時入爲羽林右統軍卒

史記卷之六

李

李

唐王處存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襲神策軍爲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僅千人以此奮累除金吾大將軍處存自右軍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觀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一遷檢校司徒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捏諸侯之心不納輒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開門不納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強其地勢也而易定介于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巨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歡內撫民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軼者王處直處存弟也處存卒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郃爲留後卽拜節度使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

三年梁兵攻定州郃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梁兵所敗敗兵反入城逐郃郃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朱溫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天復初爲太原郡王朱溫篡唐封處直北平王其後處直絕梁從晉已而爲養子都所殺都繼爲節度使至唐明宗時與契丹入寇明宗遣將攻之城陷舉族自焚死而王氏遂絕於中山

石晉安重榮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重榮有力善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石敬瑭起太原使張頴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已許頴母兄謀共殺頴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敬瑭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比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敬瑭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敬瑭奉之愈謹重榮奮然以謂中國以尊夷狄困已疲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請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

史記卷之九

入重榮

幸

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詞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俸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謀民種裨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舍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旣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入據生吐渾渾契必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且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數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汾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

史記卷之九

入重榮

來

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
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繁人情盡由
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沒身虜
塞歸塵不勝企足朝廷恩歸可諒荷聞傳檄必盡倒
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
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辛艱報重榮曰前
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
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
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
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

宋史卷九十九

本志

卷

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
也其母又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其堂下
檐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
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蓄
之後潭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詎其民曰鞭有神指
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為前驅鎮之城門抱
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然不
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
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向鄴聲言入鄴
行至宗城破家隄高祖遣杜重威迎之兵已交其將

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
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
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
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騎
奔還以牛馬革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
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
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
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於契丹改成
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宋史卷九十九

本志

卷

歷代史纂正編卷第九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

唐田承嗣悅緒李安

由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祿山麾下祿山反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祿山嘗大雪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探甲列奉閱所籍不闕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祿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子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卽約降承嗣許以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詰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折數大赦凡爲賊誣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歛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秀強力者萬人號

牙兵自署置官吏屬版稅入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

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卽授

長史詔子華尚宋梁公主董結其心而性素凶詭愈不

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崇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

崇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華州刺史李承昭爲相州

刺史未至承嗣誅史士反湯言救言襲取之帝遣使諭

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衛

州脅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

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姪悅諷

諸將詣使者務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

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求州刺史許二子從姪

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薛兼訓成德李寶

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

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衝角進若承嗣不

承命聽在所執討以軍法從事其守將以磁降李正

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

往往擄阻殺數十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

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

德承嗣悉兵圍之爲寶臣所逐火輜重歸于貝計益

窮不知所出遣人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與盧
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
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
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額
賞天子使中人多出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資使
人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已寶臣二軍會秦彊更
相見會正已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
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自閉壁以驕賊
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
進河東兵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

李承昭

李承昭

李承昭

李承昭

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屍旁
午數里斬九千級馬千匹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
旗幟器甲鼓角二十萬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
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
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軍將王
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
之復徇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
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為禮寶臣乃戴反攻
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已又請天子許承
嗣入朝初李正已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

李承昭

李承昭

李承昭

李承昭

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谷帛之數以與之曰
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湫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
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
者於延南面拜而受書又圖正已之像焚香事之正
已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
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
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開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
更始承嗣遐邇不至其秋復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
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
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已
將尹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邾與靈耀合燧忠
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
嗣為如江所擒并魏將常準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
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承嗣盜
有貝博魏衛相磁名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
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從故承嗣得津姦無怖十四
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悅早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
隨母轉側淄青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
禮承嗣異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則
悍善鬪冠軍中賊忍徂詐外飾行義輕財重施以鈞

美譽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悅知節度令諸子佐之代宗因詔悅自中軍兵馬使擢雷後俄爲節度使悅始招致賢才開館宇禮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姦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經綸素昧時譽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畝悅卽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爾等籍軍中久仰緒原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資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大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

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

人說悅因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許

士則等爲腹心孟希祐康愔等爲爪牙建中二年鎮

州李惟岳滔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魏博節度副史田庭玠謂悅曰爾籍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郾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滅族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納竟以憂卒遂人乃叛會令狐恒等表汰浮屠悅乃詐其軍曰有詔聞軍

之老疾瘦弱者由是舉軍吞悲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兵五千以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別遣兵八千以攻邢州兵五千壁盧囓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遣兵攻臨洛將張佐伾固守糧食且盡賞賜不足乃節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將此女以代賞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東馬燧河陽李元與昭義軍救佐三節度大徇明二山間未進伾急以紙爲風爲

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得及燧營

諫迎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爲悅食燧乃自

壹關鼓而東破盧囓戰數岡禽賊大將悅遁保洹水

於是邢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嗣時舊將果而謀悅未得志召問計安出對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千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嚙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昵尾蟬孟希祐等皆嘗短之故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軍李晟夾攻悅悅大敗死傷二萬

計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
官軍而燧與李抱真不協三帥竟頓兵平邑浮圖遷
延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
悅籍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
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
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
自剄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
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
濟死生以之悅收淚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
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恩乎乃斷髮爲誓將士亦斷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約爲兄弟乃率富民大家財及府庫之所有大行賜
予而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燧等受
之悅皆族昂等家悅自視兵械乏人衆單耗懼不知
所出復召曹俊與之謀曹俊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
羣心復堅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城下未幾王武俊
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
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
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僞路使王侑許士
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
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

岳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
不信於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
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
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
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博全則燕趙安鄆州
尚書必以死報德且合從連衡救災卹患不朽之業
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簿最孔目司
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熟計之滔心素欲得貝卽大
喜使侑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俊出恒冀粟三十萬
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武俊懼悅破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起師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郢與許士則同往
恒州說武俊許還武俊深州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
無前故分散粟馬以弱君軍今若舉魏博則王師北
向漳釜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田悅於倒縣大夫之
利也豈特粟不出密馬不離廐又有排危之義聲滿
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襪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
于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耻之
武俊既得深亦喜卽日使使報滔武俊又說張孝忠
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遣小校鄭慆築壘于
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貞爲恒冀深三州畱後

以兵圍趙州於是滔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情督兵與王師戰于御河上大敗棄甲走至城悅怒閉門不納滔籍死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戍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及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置官屬使將田晃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畱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滔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泚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郢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放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渡河共取太梁悅心不欲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琯見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寧等議之司武侍郎許士則曰朱滔昔

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既爲帥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畱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爲所容況同盟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當之大王于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卒之憂矣扈寧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琯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向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耶捨九葉天子而不事而事泚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堅守武俊請伺其隙速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

清河朔復爲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
給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
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
尾四十里踰貝州次清河使使報悅悅不至進屯永
濟使人督之曰王約出館陶與大王會乃清河悅良
久曰始約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因侵掠供饑屈
竭以日捐循猶恐人且攜間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
且何歸不然悅不敢背約今遣將悉兵五千助王因
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
許我貝州我不取算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教我遠
來而不出是賊不擊尚何誅乃因抗等使將取數縣
已而釋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
供軍餽盡囚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拔清平
殺五百人俘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
救魏會有詔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
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死者什
八士苦之且歎兵旣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
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
妄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
誅之乃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

金謀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
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
信者悅嘗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殺僕射衆
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
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嘗笞易之悅於飲
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旣
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奔出北門邢曹俊率衆追
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
推緒爲雷後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
使者聽命天子朱滔聞悅死以兵進攻魏州使入
魏招緒降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
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
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
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盛強
其亡可跼足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
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
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
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詔卽拜緒節度使
貞元元年緒死少子季安嗣數歲爲參軍節度副使
緒死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爲雷後因授節度

田弘正子布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珩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珩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珩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珩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珩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奈何與恒鄆爲叛臣有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盍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悅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季安修汰銳殺伐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痢炙灼滿身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

七

請吾旌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瀘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餽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卽日徹毀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請說鈎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孥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其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粵壞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神算冀道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田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誥褒答且賜令名錫予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隸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使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拒鄆四十里堅

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田弘正捷奏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通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田弘正

卷一百一十五

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命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托言修好實觀其所爲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延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者未起悟當卹亡吊之慰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耶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既而詔悟爲成義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

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奏勞殊等引見僚佐執杖二百皆有班賜進兼侍中權其兄融爲太子賓客弘正數上表固請畱關下帝不許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姪仕朝廷帝悉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興鎮人職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西都者數十人統爲後廢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田弘正

卷一百一十五

加撫諭乃安仍請畱魏兵爲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陵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鵠中融退秩怒之故當季安猜臬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遠也尋起復田弘正子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賓客吏子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布從而行未至魏州

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人居于室月千緒一無所取賣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奚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畜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蔽扇之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至魏州布召諸將議益僱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遺表具其狀畧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敕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史憲誠何進滔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趨敢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踵進乘勝逐北傳鄆瑛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囂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汧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辭悖慢俄聞斬汧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諸獍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畧爲婚家太和中其子同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慢言裴度待以不疑謂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言朝典耳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开志紹率師一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

陰誘志紹以利使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反志未
濟兵銳甚諸鎮共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
進討於是志紹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為聽所敗奔廷
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以李聽代初憲誠將
以族行懼魏軍之雷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
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
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兵去魏及聽次清河魏
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為乃
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
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眾謂憲誠
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
何進洎為帥以請詔贈憲誠為大尉何進洎靈武人
世為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
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
千餘馳魏壁進洎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
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諱曰得何公
事之軍安矣進洎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我令眾
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
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雷後俄進授節
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死子重順襲武

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朝京師或割地自効不
聽命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
重順自副賜名弘敬帝討劉稹加東面招討使弘敬
倚稹相唇齒無深入意詔因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
亟戰弘敬亦自如及王宰踰乾河攻澤州天子慮稹
起山東兵命弘敬倚角塞其道不奉詔王元逵克邢
州攻上黨弘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王宰統陳許兵
假道攻磁州弘敬懼乃進戰拔平恩澤潞平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七年死贈太師子全皞襲年少
好殺幾下有小罪鮮縱貫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股
減糧帛眾遂叛全皞單騎遁眾推韓君雄以總軍事
而殺全皞自何進洎至全皞凡三世共四十二年懿
宗擢君雄副大使君雄死子簡襲簡襲死樂彥禧代
之七年為其下所殺

羅紹威

羅紹威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植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貌狀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使朱溫將攻晉乞糴於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琪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梁方東攻充鄆北敵晉晉遣李存

書卷之百

羅紹威

王季

信救朱宣假道於魏溫間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溫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溫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禮以聘魏魏使者至梁溫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溫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

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于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朱溫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植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佐作亂紹威誅之乃問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朱溫許之僞遣李思安

書卷之百

羅紹威

王季

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取梁文會梁女卒溫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爲助葬溫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朱溫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溫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溫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溫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檣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

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經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
拜守侍中進封鄴王溫園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
破梁潞州溫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帥府中諸將莫得
見紹威懼溫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
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
溫大喜乃急歸溫篡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
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溫歎曰吾聞
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
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
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
光等降溫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
乃勝用兵十萬溫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
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
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
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溫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
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
多外兵願得梁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溫亟
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詔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殯
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
冀卿復愈耳紹威事梁累拜太師卒年三十四諡曰

貞壯其子周翰襲父位乾化十年八月爲揚師厚所
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

後梁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人事梁太祖拜節度使從太祖攻趙王
鎔於棗強太祖還東都師厚雷屯魏州明年太祖遇
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軍潘晏臧延範等逐
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
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
兵至是遂逐其帥而代之然於倨難制故時魏恃牙
兵其帥得以倨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爲
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
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

史集五御奉旨

大勅師厚

主

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
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入京師
畱其兵城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
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
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辦末帝
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
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
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
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
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

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
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卽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
無巨細皆以咨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
卒末帝爲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
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史集五御奉旨

大勅師厚

主

石晉范延光

范延光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於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

卷一百一十五

范延光

主九

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榮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述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奇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奇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

卷一百一十五

范延光

主十

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神福卒其子彥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彥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銀綬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彥超夏州已破銀綬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綬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彥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

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弒閔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天雄軍亂逐節度使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蓄異志嘗石敬瑭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敬瑭卽位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又其文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敬瑭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祿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術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貲鉅萬計晉高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蒙其貲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邊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

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將王知新齋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入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

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晏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幣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卽南走吳越請拘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勲知州事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以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屍于謬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而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乃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於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

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賊誅

附錄 蕭俛鎮兵失策 蕭遘召朱致失策

蕭俛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諛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典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鏘薦為御史中丞鏘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穆宗立逐鏘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諠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汙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悟帝亦不省俄罷為尚書左僕射用播為鹽鐵使後卒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復以少保分司東都

性簡潔以聲利為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籍文宗卽位召授少師稱力疾不拜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于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曠勸帝偃革向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人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藉卒逃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蕭遘咸通中擢進士第拜右拾遺遘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乾符中累擢翰林學士承旨傳宗入蜀次綿州拜同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遘掖起之帝再曰遘善事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毋負我遘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與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摧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

中損于凝吉爲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爲
裴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爲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
時在朝溥卽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賂劾
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
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
臣法當死卽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遽卽時叩延
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于音問不接
且數暮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
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及臣輩帝
悟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附錄

主 李

附順唯違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
重榮固爭乃徙重榮他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
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遂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
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違素惡之與裴澈計共
召朱玫於邠攻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
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孜怒令孜并望帝
不諒其心謂違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
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與馬音流涕相勸上曾
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敕使之寵今姦臣爲國產怨
我奉命而來遂以爲脇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

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公其國之
違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今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
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
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攻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
乏違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孜退曰我擇
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煊而召違作
冊違苦辭攻更委鄭昌圖滋恨違及還長安使昌圖
相煊罷違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其弟遵爲永樂今
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遵雅隙乃劾嘗爲偽臣
卽賜死其弟所實光啓三年遵見柄任凡五期行完
而材逢世多故召懷臣以濟亂身汗僞署不得其死
人爲哀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六 附錄

主 李

杜牧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
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
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分河
南等當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
苦自魏晉已下亂浮美溢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
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教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
自苦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
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

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其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於秦苻毓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連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鄼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百五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

卷之六

六書

元元

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主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舉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鄆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四鵠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衝蹶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襄拓表以表撐裏混湧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頻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潁水一肉

卷之六

六書

元元

不敗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三十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劑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起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九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

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
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
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
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
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
天下兵誅蔡誅齊頡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
也昨日誅滄頡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
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
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
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
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
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
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
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
隨無以爲非者指是順向詆侵族裔語曰叛去酋酋
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死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
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九三收趙食盡且下堯
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

唐書

唐書

四十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尉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李正己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爲平盧使希逸之母正己姑也故正己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

史纂左編卷五

八卷

十

士廢立自此始希逸與賊角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實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交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衆怨閉閫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薦爲折衝都尉實應中以軍侯

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衆士皆墻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會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爲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王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得其地者爲已邑正己復取曹濮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強大政令嚴

史纂左編卷五

八卷

十

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鄰境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半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時內自關中西暨蜀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船過河不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河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驩然會發疽死子納少時將兵防秋代

宗召見權殿中丞賜金紫正已死秘喪不發以兵會
田悅於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將救之爲燧所破畧
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
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恚洧昔已
且徐險集悉兵攻洧洧遣攝巡檢官崔程奉表詣關
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
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爲納有洧與刺史
王涉馬萬通素有約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
外來以爲宰相一也先白張鑑鑑以告盧杞杞怒其
不先白已不從其請加洧御史大夫克招諭使十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月宣武使劉洽兵馬使曲環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
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
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王智興詣關
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千
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洧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
至旗服弊惡宜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
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
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
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
等相拒于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軍馬使

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
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
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王溫果遣驍騎二千
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
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
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
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
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武
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皆慙官軍乘勝逐之
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卷一百一十五

四

還濮陽洽等進圍之殘其郭納登陴見洽泣且悔遣
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
朝以納窮欲立功言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于
是還鄆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
置百官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
使海沂見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興元初帝下詔罪
已納復歸命復平盧帥節賜鐵券納死軍中請嗣帥
詔起子師古爲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歲
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人朱滔獨蛤蜊爲納所
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

以守蛤蟆謂之三汭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
俊患之師古襲位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
兵取蛤蟆三汭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
汭商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
武俊罷兵師古亦聽命元和初卒師古道師古
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
之所從乃署知密州師道好畫及盛築師古病召親
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誰嗣二人未對師
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耶彼不服戎以技自高尚慮
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

史纂要編卷五

八修纂

五

五

請于朝於是制書久不下師道謀哀兵守境沐諍止
更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
削其權請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
討故命爲副大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
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
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汙士衆
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率卒
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援蔡也亡命少年
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輻輳河南帝都燒河陰放
庫募壯士劫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

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
百餘區人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
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蔡圍
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邸東都本道
人雜沓往來不敢詰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
遣將些佳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爲之謀元
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醢酒旣衷甲矣其徒白官
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畧幾部入山
中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怒道官
軍襲擊盡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

史纂要編卷五

八修纂

太

五

悍絕倫旣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腳
且不能乃白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
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畱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
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訶察故無知者又窮治
佳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播又得佳珍所藏
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初李師道謀逆命判
官高沐與同僚郭驢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
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
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
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

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示沐潛輸款于朝廷文會從而搆之師道殺沐并囚郭驢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宴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宴平歸以為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山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木倚蔡為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支兩寇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北部貞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侯景

七

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餘州天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廣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也朝廷以一縑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悲遣承度請京師成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遣使喻旨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軍府大事獨與妻魏

氏奴盧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與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上書以軍不協為辭帝怒下詔削其官詔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復馬牛四千畧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成淮南節度使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侯景

八

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鄆四十里而營再接再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陽谷當魏博軍師道疑其逗遛悟懼不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乘出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下所誅司空一人而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為福殺其

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賁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毬場因圍其內城以火攻之師道晨起聞之即與弘方匿溷間兵就禽之師道請送京師悟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赦之給繒絮各付所獲行營驅使若有父母在欲還者優遣曰朕所誅者師道而已賊中聞降者相繼由

卷之八

集

九

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眦目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氏亂妄言鄭公徵之裔不死沒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爲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朝廷議興兵討弁恐青鄆相扇繼

卷之八

集

十

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減其道從加以柵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引棣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旣定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褊請治充許之自李正己爲盜齊魯俗益汙贅華下令曰鄆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徙鎮義成軍卒

石晉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堅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媿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折中山得契丹大將煎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煎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煎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十

才

吾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翻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煎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爲爲諫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耶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

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怏怏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爲握重兵在外謂高祖與已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起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十

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言桑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出帝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瀋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

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
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
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
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夾戰
戚城亦敗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
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
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耶其子承勲等
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錢紙祭天地
投之即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無輒議也承
勲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濬親將杜延壽等劫光
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
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
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刺李守貞便宜
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於其家延祚至
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
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請手光遠曰何謂也曰
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
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
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勲事晉爲鄭州防禦
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勲至京師責其劫父轍而食

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光遠既病禿而妻又敗
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未有禿瘡天子啖之皇后
耶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
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少儻不理生業爲縣捕盜吏違法爲令所笞僅死乃亡命從軍大曆中爲永平軍衙將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遂詔以州隸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奏署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毫穎節度等使李正已死子納匪喪謀叛而李洧以徐州歸順納遣兵圍之詔洽與諸軍援洧與賊接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由是輸轉路通加御史大夫又收濮州降將楊令暉分兵挾之徇濮陽降其將高彥昭以通濮陽津還尚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書累封四百戶兼曹濮觀察使尋加淄青充鄆招討使又加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攻汴州德宗在奉天連戰賊稍卻興元初進加檢校左僕射加平章事希烈圍寧陵洽大將劉昌言堅守不下希烈攻陳州洽遣昌言與諸軍救之大敗賊黨獲其將翟崇暉希烈棄汴州洽率軍收汴宋節度無幾授本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賜名玄佐是歲來朝又拜涇源四鎮北庭等道兵馬副元帥檢校司空益封八百戶玄佐性豪侈輕財重義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而日益驕恣多逐殺將帥以

利割却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及養子樂士朝財物鉅

萬士朝隨玄佐在鎮每李納使來必重贈遺飾美女

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爲備故納憚其

心計貞元三年三月薨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爲

之隱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爲代可乎

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瑋皆以爲便然後除之湊行

至汜水玄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杖瑋不許又令

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忿玄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

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經登重榻自爲留後執城將

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局之盧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天

文

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却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寶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以士寧爲宣武節度使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淮代之貞元九年劉士寧旣爲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與玄佐同閭素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士寧帥衆二萬畋於外野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許之曰救微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

命及分兵開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即路少或遲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爲用以五騎逃歸京師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畧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古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以令萬榮知

卷之八
李德裕傳
七
李德裕傳

留後其制即從內出贊復上奏其畧曰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昨逐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陛下但選文武群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極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

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上不從以通王譔爲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爲留後十年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千人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淮厚撫之惟清奔鄆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所爲五月徙士寧於郴州十一年以李萬榮爲節度使十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以沐爲行軍司馬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爲兵馬使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昇出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向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丕都虞候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爲太子少保貶延慶州司馬已而萬榮卒

卷之八
李德裕傳
七
李德裕傳

鄧惟恭既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即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其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馬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募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爲迺所脅邀逼制使者皆勿問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爲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恣縱好慢侮將士軍中皆惡之董晉薨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故事主帥薨給軍士布以制服長

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三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叔度饗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淮久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淮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已丑以劉逸淮爲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未幾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爲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人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爲亂魁黨數十百人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錡者克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錡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憲宗卽位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

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光祿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逗撓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十四年誅李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千餘人入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鎮武憲宗崩以弘攝冢宰十五年六月以本官兼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爲鄭滑節度使子公武爲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二年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年五十八贈太尉贈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碩初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爲已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買粟三百萬斛馬七千疋兵械稱是專務聚財橫粟峻法威而莊重寡言沉猜勇斷隣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齊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

唐劉惔附錄上李德裕

劉惔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殺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馬幣破騰鏹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夏章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厚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志將斬之惔其氣以語觸師古不愾師古奇其材令將後軍妻以從妹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命惔督之惔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惔將兵萬餘以拒官軍惔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屯陽穀壁阿井惔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惔不脩軍法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城中飛語以爲馮利涉與惔當爲師師道內疑數召惔計事惔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惔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今官軍四合惔無迎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惔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惔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惔將兵在外署惔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

其陰謀密疏以白父或言悟終為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乃斬使者悟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天子所欲誅者司空一人而已今軍勢日盛吾曹何為隨之族滅乎欲與諸君卷旗束甲還入邛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兵馬使趙垂棘立于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刺客

三

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于帳前餘皆股栗曰惟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邛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人腳枚疾走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聽城上柝聲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進入城門者請侯寫白十人拔劍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譟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焚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矜矢者俄知不支皆投于地悟勒兵

升聽事使捕索師道乃命兩虞候巡坊市禁掠取大集兵民於毬塲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于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由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元和十五年來朝遣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刺客

三

融亂議者請假悟威名以厭其亂移守虢龍至邛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邛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協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攜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冤累進檢校司徒寶曆初

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瑠璃陂悟皇恐命禱祭具千人
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贈大尉表其子從
諫嗣從諫母微賤少校儉師道時使悟出屯署從諫
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
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
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
僕射李絳奏言悟死衆必不同亂從諫戚惠未著
若詔北鎮大將軍領節度馳入軍乘其未備使軍情
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
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爲請敬宗乃以晉王爲
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
望未幾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
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拜司空昭義自悟時治邢
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
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
年還藩進同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
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
敗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
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
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泰

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
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術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
性奢侈飾屋室輿馬無遠畧善貿易之算徙長子道
入潞歲推馬征商人又焚鹽貨銅錢收緝十萬賈人
子獻口馬金幣卽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省
貪賁子貨錢吏不應命卽懇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
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
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
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
從子棋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
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棋秘不發喪協謀
遣將詣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棋曰
公困革不任受詔請代拜中人口臥而視可也辭
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
恐有變趨出覓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知從諫已死未
至數舍衆懼武德與將軍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
門不得前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
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積爲裹紼巾曰毋
更欲殺敕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
不入諫隸恭陵京兆府詔羣臣議李德裕建言稱所

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
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
兵屯于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
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累堯山河中
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管天井關為賊
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一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
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
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剽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
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畧深朝廷且怒節益
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失望乃與宰通即偽挑戰亟

身集錄直

入魏

卷

六

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
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
悵恨稹聞其貳誅之宰進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
李石代沔領河東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
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
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荅書許稹面縛石馳往
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
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
使送京師使將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擒卒七百帝
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管辱羣奴故李士貴

與王協允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
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并
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
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輪貫不
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溪大怒問因殺溪與刺史崔
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給士帑布一端
稹檄代歲原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為賞可乎
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王堯山
將魏元諱等以次降成德元逵以久為賊宰殺之稹
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

身集錄直

入魏

卷

六

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酣卽斬首悉取從諫子莊祿
祿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軍中素不附者
皆殺由稹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
之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
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貨私於已建大廐日望
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稹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促乃
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
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
八王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誅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
禮誼及王協等送京師並誅死初從諫妻裴氏因

穉拒命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効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故悲不能已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積死裴亦以此極刑杜牧上李德裕書曰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

裴奉先集卷五

六

三

多致敗亡如戰而勝則主人引指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自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城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等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潁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腹

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餒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投與本軍大將軍但軍士附者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得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旨祇今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必除人

裴奉先集卷五

六

三

五

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廻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虜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軍王勣元烏重胤第五釗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士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

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
 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人觀天下無事柄
 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十攻之勞坐
 食租稅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
 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
 七月幽鎮乘此首倡為亂忠義一軍初亦驚沸及詔
 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宜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
 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冬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
 垂手強項往往詐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三
 日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
 史以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
 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
 臨城縣北同果保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
 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
 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
 將礪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
 此資承階侮謀一車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
 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
 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
 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

耳其副倖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
 之朝廷其功非細悉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
 至差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
 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實曆多故因以授之今
 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却之必不用
 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關陝多
 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
 窺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
 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
 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
 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若反側思一自雪况聯姻
 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伏朝廷委任之重必
 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
 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繫稚老而已必不能倍二
 十城長驅上山徑搗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
 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
 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兵青宣潤二千
 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
 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
 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

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擄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少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解州山縣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是也某愚見不誅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

史纂要卷五

八 割

三

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倘使北虜至今尚有汾邊猶須轉戰回領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苟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源太

唐李克用

李克用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其子執宜始居定襄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一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為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附屬藉沙陀素強而國昌特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鳬為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明年僖宗即位乃拜赫連鐸大同節度使以李均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是益熾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鉅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琢軍夾擊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鞬鞞

史纂要卷五

八 李克用

苗

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鷄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
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韃靼久之鬱鬱
不得志又常懼其國已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
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
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
陀先所降者萬人以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
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
用於韃靼承制以為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
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
鄭從諱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

史記卷五十一 李唐

華

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赴京師三年正
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陀巢黨驚曰鷄兒軍至矣二月
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
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
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先入戰望春昇陽
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
克用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雁
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
脩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
洛磁三州自別為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

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拔陳州四月敗尚
讓於太康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及
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
一日夜馳二百里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
全忠贊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火
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於牀下以水醒面而告
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
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訟其事
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于河中
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光啓

史記卷五十一 李唐

華

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充州
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
之鎮重榮使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
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
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
重榮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
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
掠天子出居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
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煚追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
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

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筆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政等克用陽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而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臺有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為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

卷之八

李唐

七

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為副以京兆尹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遁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為之引咎優詔答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於雲州圍之百餘日鐸走吐渾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鐸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視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

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李匡威拔鐸克用還軍邢州景福元年王鐸攻邢州李存信等敗鐸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鐸戰于新市為鐸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兵克用潛入於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鐸克用出兵并陘擊鐸且以書招鐸而急攻其平山鐸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

卷之九

李唐

八

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亦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既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鎮兵犯京師聞克用亦起兵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史王瑤瑤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于至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兵至矣謀奉天子幸邠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遂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冊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為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克用擊

破鄆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
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
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
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
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
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况天下乎乃
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為相克用曰此
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為相則臣
將暮至關廷京師大怒濬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克鄆
也克用遣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莘

卷之八

李希

七

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洺州
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洺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
安洺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於白龍潭進
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
兵五萬擊仁恭戰於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年朱全
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
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
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二年全忠遣氏
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於榆次周德威敗之
于桐渦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於汴

河復取洺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
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
鎮定皆絕晉以附于朱全忠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
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興國乃下意
為書幣以求和梁王以為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
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
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
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
鄂汾州守將李唐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雨
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唐六月

卷之八

李希

八

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
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
雲州又欲奔匈奴未決而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
取汾慈隰三州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
克用以為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
稱乃仍稱天復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為兄
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
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
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疆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
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

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用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為燕出兵破潞州梁圍遂解去以嗣昭為潞州留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於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雁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

李存勗

李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將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鸞鶴冠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勝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樂歌舞俳優之

此以

李存勗

李存勗

李存勗

戲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洽相首尾為魏惠欲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九月全忠自白馬渡河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之

此以

外身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
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疆不敢戰城中食盡九
土而食互相掠啖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
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
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君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
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
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許之存勗諫
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彌大如魏博鎮
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
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

史集卷五十二

天志市

二

史集

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
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
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
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
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
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十二月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
陽救潞州初昭宗凶計至潞州昭義丁會帥將士縞
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
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

能守也梁王凌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
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全
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先
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
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鑒而沉之劉守文使
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
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沈
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困以遺
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後梁太
祖開元元年春正月梁王休兵于貝州河東兵猶屯

史集卷五十二

天志市

三

史集

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
兵屯晉州以備之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于梁五
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
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内外斷絕晉
王以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救潞州晉兵攻澤州
梁主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救之秋八月晉周德
威壁于高河康懷貞遣擊之兵敗以亳州刺史李思
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
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
夾寨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

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
排牆塹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
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冬十一
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詔
河中陝州發兵救之晉兵寇潞州二年春正月晉王
疽發於首病篤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
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言終而卒
存勗嗣立以存璋爲河東軍城使先王之時多寵借
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
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
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梁主疑晉王克用
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
師且召匡國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梁主發大梁
次澤州劉知俊至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梁主
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
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削思安官爵晉李嗣昭固
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
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賜
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留澤州旬
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

卷之六

李存勗

四

漢書

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
俟之梁主從之命增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
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
宜還京師梁主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
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初晉王克用
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
威使引兵還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
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
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主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
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
王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
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
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
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
亦勸之行乃遣承業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
阿保機求騎兵岐王李茂貞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
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
王發晉陽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
晉王伏兵三垂岡下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詰旦大
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

卷之六

李存勗

五

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塹壘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

大業五年

天壽

七

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數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言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懼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

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久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覓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六月梁主欲自將擊潞州詔會諸道兵三年春三月以楊師

大業五年

天壽

七

厚兼潞州行營招討使秋八月岐王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阮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四年鎮定自梁主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鐸母何氏卒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鐸潛與晉通鎮定勢彊終恐難制上深然之且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

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兵三千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我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犇其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犇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其定慰諭之未幾廷隱閉門盡殺趙戊

卷一百一十五

李希

八

初

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此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讐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乘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于路守光竟不爲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魏博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王景仁等進兵栢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王有何號令對曰梁王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晉王進軍距栢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勣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鎔皆皆被縋縋鏤金銀光彩炫曜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千軍曰

卷一百一十五

李希

九

初

德威
於終
只是
勢之
一著

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其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連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持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

史書金鑑卷五

李存勗

十

四

德之

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王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罵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鎧甲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雷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

史書金鑑卷五

李存勗

十

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栢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勅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栢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梁復以楊師厚為北而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土兵旬餘得萬人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梁主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守城二月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以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渡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攻潭州刺史棄城走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梁主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

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夏六月梁主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眾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鎔勿于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梁主以夾寨栢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眾心益懼二年春二月甲子梁主發洛陽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楊師厚副使前河陽李周彝圍東疆招討應接使平盧賀德倫圍修城戍寅梁主至貝州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梁主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趣東疆與師厚軍合東疆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

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栢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皆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劒効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於至得免梁主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擊攻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梁主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晉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脩縣存審謂史建瑋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脩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脩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史建瑋嗣肱分道擒生建瑋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脩縣未下梁主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瑋嗣肱各將三百騎効

史纂要卷五

六 李存勗

五

史纂要卷五

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曉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白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明旦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乙巳梁主發貝州五月甲申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六月戊寅鄧王友珪弒梁主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大梁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栢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殘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闕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瑋成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

史纂要卷五

六 李存勗

五

史纂要卷五

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
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守將張禹進懼請遷于河南師
厚表徙禹進鎮青州以守奇爲順化節度使四年晉
王旣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乃謀攻梁會趙王鎔及周德威
於趙州南攻邢州李嗣昭以兵會之楊師厚領兵救
邢州軍於漳水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
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晉王還晉陽貞明元年春三
月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財
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勁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
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壽

十六

卒私於官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梁主
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
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
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
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
梁主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
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
爲昭德節度使仍分衛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二
人旣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
萬自白馬濟河以計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脇之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繫結不願分徙德倫屢
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
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
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
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
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
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
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
白刃止剽掠夏四月梁主遣供奉官屈異撫諭魏軍
許張彥以刺史彥復請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壽

十七

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梁主由是不許但
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
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
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通德倫以書
求援于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
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
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
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
倫遣判官司空頤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
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

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陽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匪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牙爪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梁主聞魏博叛大悔懼遣節度使王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詣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逼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

史纂左編卷三

李存審

一八

史纂

留之時銀槍効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詭言搖衆及彊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滄貝不可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西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瀋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巖爲瀋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規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殘遍體會李存審敗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啗皆曰適足

史纂左編卷三

李存勗

九

史纂

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禦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雲積旬。黃澤道險壟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陣宋口。踰漳水而次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兵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

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梁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梁主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梁主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卒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梁主怒責鄩曰：「將軍蓄

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鄴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鄴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鄴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鄴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援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鄴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斬俘千計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二年春二月梁主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梁主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軍踵其後李嗣源以城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

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卒襲晉陽梁主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

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遣
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
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磁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晉
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
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
使索建豐為洺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
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
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
之溫以其衆降晉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八月
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
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為刺史晉王遣人告
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率援兵至城下諭之寶
舉城降晉王以寶領天平節度使以李存審為安國
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瑋據城降晉
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
徙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為安國節
度使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
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其
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斃人為糧乃謂晉將曰
出降懼死請操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

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殲晉王以毛
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
晉王如魏州冬十月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吳
以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
宋毫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三年春
正月梁主詔宣武節度使索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
軍還二月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劉
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左遷毫州團
練使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
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金積穀收市
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
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二月戊辰晉王畋
于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
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
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蔭葦塞
壑四面進攻即日拔之先是戶部尚書趙巖言於梁
主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
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
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惶恐今展禮園丘

必行賞賚是募虛名而受賞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
乘其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梁主不聽已
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揚劉失守道
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
顧涕泣梁主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并歸大梁四年春
正月梁主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
乞於邊陲自効疏奏趙岩之徒言翔怨望上遂不用
二月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
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灌
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夏六月壬戌晉王自

卷之五

一

五

魏

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則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
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
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塞甲橫槍結陳而
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晉兵
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
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
可勝紀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
濱河四寨秋七月晉王謀大舉攻梁周德威將幽州
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
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

史記卷之五

一

五

魏

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
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晉王自魏州
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
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
好自引輕騎追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崇力
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
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
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得但深
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督使李存審扣
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
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
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
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
王引十餘騎登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
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
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
扼其前堅壁不戰十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
距梁軍十里而舍初梁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
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一
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

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請彥章曰主人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上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以朱珪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李存勖

氏

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趣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接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

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銳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敗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李存勖

三九

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脯賀瓌踈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欲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比歸河朔非王有

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吳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云在焉

三十一

將是吾罪也晉王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得勝南北夾河築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孟知祥俱爲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郭崇韜

能治劇王以爲中門副使崇韜個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曰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處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爲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夏四月賀瓌攻得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艤艤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艤艤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存審

三十一

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遣効節敢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艤艤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艤艤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艤艤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盡晉兵乃得渡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八月賀瓌卒以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州饋糧

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存進亦遣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固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絙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冬十月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戰于河壩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來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李嗣源之壻也十一月王贊領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

史纂要編卷百一 李存勗

主一

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晉王復與王贊戰於河南贊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旣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陽梁主召王贊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以其子令德爲忠武留後表求節鉞上怒不許旣而懼友謙怨望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

鉞於晉王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六月梁主以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莊宅使段凝攻同州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將兵救之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卽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

史纂要編卷百一 李存勗

主一

勇

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遣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

今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天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齎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

卷一百一十五

李唐書

王

王

王不聽趙王鎔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固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為吾方與梁爭不可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郛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俟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之卒秋七月晉王既許藩鎮

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廡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使張承業深惡之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梁曰王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梁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機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岩輩皆曰今彊

卷一百一十五

李唐書

王

王

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足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綰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賚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痛哭曰故使

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勸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使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鉅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史建塘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

史建塘

史建塘

史建塘

史建塘

比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爲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水失亡者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珙處儉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

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兵備之遂分兵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入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寶閻築壘以圍鎮

史建塘

史建塘

史建塘

州決滹沱水環之内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餓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李嗣昭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遞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胸嗣昭箝中矢盡拔矢於胸以射之一發而殞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

授節度判官任國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聞實漸憤疽發於背卒五月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泚水爲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專事拮歛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梁主以張朗爲衛州刺史九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存進

李存進

李存進

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管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闚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子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送行營趙人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符習不敢當成德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請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初李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命嗣昭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韜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詐令士卒劫已爲留後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爲留後三月李繼韜爲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繼韜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爲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卽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九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述嚴都指揮使燕顓守鄆州順密言於唐主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遠嚴顓皆失衆心可襲

取之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對曰今用兵雖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顓薛大梁

帝大喜曰總管其奇才吾事集矣仰以嗣源為節度使梁主聞鄆城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顓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遣使詰讓比而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軍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王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

次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韃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質急趣楊

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棧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闊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

史乘

史乘

史乘

史乘

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壘壘重
覆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
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
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
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調知徑來薄我
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
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
問不通人心離沮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
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
時繇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

奏

李

王

唐主延光因言於上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
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從之遣崇韜將
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
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
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
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
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
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上上自楊劉引大軍救
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
斷絕連艦唐主熾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

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
主不從秋七月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
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
驛南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
章尤其深入帝遣其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
梁人益恐又以火機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唐主引
兵已至鄆家口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追逐之復屯
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渴死者
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餽募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
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

奏

李

王

忠

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
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
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
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
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
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
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
澤州甲子唐主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
矣八月唐主自楊劉還與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
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

上徵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疑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元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詢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凝將全軍五萬營于王村自高陵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鑿騎士及他兵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唐主解所御錦袍王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勲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今董璋引峽號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

卷之八

李在帝

五

忠

洛之兵自相衛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畜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九月唐主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上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劉自以情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虛既至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上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

卷之八

李在帝

五

忠

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遶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朝城上大嘉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冬十月唐主遣魏國夫人劉氏王子繼及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壬申唐主以大軍自楊劉渡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收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是上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上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上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邀倖烈乎彥章素輕嗣

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彥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上又謂諸將彥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變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上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主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上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

矣召羣臣問策皆其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卿勿以為慰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其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

卷之六

本志

中

史

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衣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受寶但如卿此

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殺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

卷之六

本志

四

史

至於亡已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認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

日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楊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斃其面挾其心段凝杜晏球上言僞梁要人趙巖趙鶴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仲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倚上自錢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簡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都指揮使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輩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詔偽庭節

朱溫集

李存勖

李

史

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崇裏來朝復名全義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斂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所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斂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新除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廢北都復爲成德軍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

朱溫集

李存勖

李

史

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復以梁東京爲宣武軍帝發大梁至洛陽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已南郊大赦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資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遺伶宦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官泣請乃求哀于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遺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并斬繼遠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在洛陽

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膳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決之陵辱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張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而背本不祥莫大焉三年二月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徙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宦之譏頗疎忌宿將李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帝發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爲樂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有鬼物上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被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九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子女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帝至洛陽詔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府爲鄴都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宦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肩爲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造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讐耻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咸服故雖珍臺閣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

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勿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以易卿以魏王繼及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繼及崇韜至蜀蜀土王衍降初帝得魏州銀槍勁節都近千人以爲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資旣而河南平雖賞資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飢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涇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顧妻鬻子者老弱採蔬于野百十爲羣往往餓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已卯獵于白沙皇后皇子後官畢從庚辰

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龔澗癸未還宮時大雪
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甚衛兵所過責
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
盜縣吏皆竄匿山谷唐遣宦者馬承珪使蜀劉后自
為教與繼及命殺崇韜同光四年河中節度使李繼
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句
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聞大軍起以
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
為討已故驚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取偶彊於
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

史纂要卷五十一

李存勖

李

史

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
今日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則說人獲罪矣繼麟
入朝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
者王行用為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
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景進言河中人有告
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
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
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徹安門外殺之復其姓
名曰朱友謙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
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

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
守殷私謂嗣源曰今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
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
之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
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二月以
李紹宏為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
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收
留屯貝州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
殺繼及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
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

史纂要卷五十一

李存勖

王

史

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
皇后以繼及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
討事人情愈駭楊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
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
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
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
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
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
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
乎仁政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致節指

樞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校中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為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

史彥瓊

六

良

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使郭崇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退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侍衛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命嗣源將親

史彥瓊

八

五九

良

軍討鄴都嗣源至鄴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上棄恩任威貝州戊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遠欲盡誅其衆我衆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眞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眞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

百又無兵仗李紹眞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眞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惡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復請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環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濟州防禦使杜晏球

奉寧節度使段凝具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
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
之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斬其監軍由是
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
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
自白阜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
為殿於是軍勢大盛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
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
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
而誦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甲戌李紹榮自衛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唐

卷一百一十五

州至洛陽帝如鵝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達其
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
撫之帝從之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
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
或勸李繼瑛宜早自脫繼瑛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瑛
詣嗣源繼瑛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
在黎陽強遣繼瑛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汜水辛巳李嗣源至白阜遇山東上供絹
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
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

習習與嗣源會於昨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
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
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
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
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
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榮澤東命龍驤姚彥溫將三千
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
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
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獲事勢已
離不可復事也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唐

卷一百一十五

其兵指揮使潘瑒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
之瑒亦奔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
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帝之
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
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遂過
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
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
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甲申
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
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

以相持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卒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天成元年夏四月丁卯朔嚴辦相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開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貞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官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官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嬰兒子谷聞之慟哭謂

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焚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也前直指揮使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方耳是日宰相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他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懇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止餘萬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眾千人棄鎮奔晉陽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李嗣源自立為帝天成二年子從厚為河南尹從榮為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也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其佐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

權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問亦弗之罪及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善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跨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而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竈唐主賞嘆其言而不能用也三年後改元長興初唐主在真定養子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毀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憂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

責使歸策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唐主怒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見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爲小校家食顧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爾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二年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敬瑭欲之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四年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秦王從榮爲太子唐主覽奏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

言卽以白上制以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及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能爲嗣與其黨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樞密使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並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贊議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汝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

卷之六

李重吉

六八

夏

耳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十一月唐主立殂子從厚立明宗在位八年年六十七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殺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閔帝順應元年唐以李重吉爲亳州團練使潞王從珂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忌之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爲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爲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從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移檄鄰道言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請長安說以利害思同執其使以聞

卷之六

李重吉

六九

良

朝廷議討鳳翔康誠不欲出請以思同爲統帥指揮使尹暉楊思權等皆爲偏裨獲國節度使安彥威爲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于行陳將士微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墜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生死金瘡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日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疑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福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詭反攻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從珂卽書思權可邪寧節度使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欽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金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趨潼關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已功固請自行唐主

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於劉廷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唐主出奔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唐主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贊於第傳二人首於從珂唐主欲奔魏州以五十騎出門馮道等入朝及端

阿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王弘贄遷閔帝於衛州驛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醢之閔帝不飲巒縊殺之在位四月年二十一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泰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孔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康義誠復誅夷其族復以石敬瑭爲節度使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關事明宗然素不相悅

反弒潞王事具契丹記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

唐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祁人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親軍士于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議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運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以說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犇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問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主留後賊使建將朱溫以丹師下馮翊黃勣率衆自華陰合攻重

宋重榮感厲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
并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
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
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
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
懼悉鑿舟沉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
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
華節度使有詔卽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
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山重榮軍華陰復光
軍渭北倚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
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語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
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度不濟
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將摠兵自嵐石赴河中親
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封瑯琊郡王中人田
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於時巨盜甫定國用大乏
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
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
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
重榮克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
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

討壁沙苑重榮給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
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僞詔克用
力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克
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
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煊卽
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
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義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
意兩人聽命卽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羣臣
皆賀重榮遂斬煊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
舍嘗置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
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
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

石晉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光遠光遠降其故吏宋頗悉取光遠寶貨名姬悉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頗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以有德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四

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頗匿守貞所詔取頗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黠茶藥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焚掠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初晉高祖引契丹入寇唐主自將禦之大敗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德鈞與其子延壽降契丹唐遂以亡延壽數為契丹將兵寇晉及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缺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於武強契丹寇真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自將攻鄴重威勢窮乃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

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摠倫以方術陰干守
為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
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遣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
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
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
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
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
珂等攻景崇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
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思綰威
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
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景崇思綰可傳聲而
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
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
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
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為道譏之色怫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
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
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柵
其城三面而缺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
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

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兵無幾而食又
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
之初守貞召摠倫問以濟否摠倫曰王當自有天下
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為然
嘗命將吏大飲守貞指盡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
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
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
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唐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
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
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
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行瑜於大唐峰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
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
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
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二年樞密
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

李茂貞

李茂貞

李茂貞

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
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
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
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
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
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
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
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
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
悔他日雖欲舉是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

李茂貞

李茂貞

李茂貞

吾不能辱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譚王嗣
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
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幸扈
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
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
讓能也陳兵臨皋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
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爲雷
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
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
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
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
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
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茂貞以兵
至鄆縣斬繼鵬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討茂
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
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
歸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變未已也昭宗自石

還益募安聖捍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
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居人亡入山谷
茂貞遂犯京師昭宗出居於華州久之加拜茂貞尚
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
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朱溫謀之中尉韓全誨
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
數萬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
胤召朱溫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
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出
城中薪食俱盡自冬徂春雨雪不止凍餓死者日以
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麋人屎煮而食父自食其
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
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
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
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餓而死日三四城中人相與
邀遮茂貞以求路爲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
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
托餽也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
斬韓全誨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
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溫

基諸侯之強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
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稍羽扇視朝出入擬天
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
賦薄下令催油因禁城門無內稅薪以其可爲炬也
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
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郿寧廊坊皆附之有地二十
州其被梁圍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郿寧廊坊入於
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莊
宗已滅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
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曦來朝莊宗以兵耆老甚
尊禮之封秦王詔書不系同光二年以疾卒

吳少誠

吳少誠幽州路入客荆南節度使唐軍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旣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留後初陳仙奇舉淮西降魏數月謀發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恣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將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

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鄆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也泌執潰卒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于鄆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少誠爲治能儉

儉指完軍實自布以烈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者長旣物故則壯者習見梟掠恬於搏關地少馬乘驟以戰號驟子軍尤悍銳甲皆画雷公星文以厭勝詛晉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圍許州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頃之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管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閉城勿與戰不通數

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兵馬孟元陽拒却之陳許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練伏兵要巷見持練者悉斬之無得脫者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以進討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歸宣武使者數輩曾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少誠由是失勢于頃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

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冊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顧進退互爲異見既戰小澱河諸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賞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澱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澱水而營全義俱退保陳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既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篇師全義驚喜心服之而潞滑河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澱水全義乃斬路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而去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詔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迫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劔南韋皋上言以爲不如擇重兵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

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愍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十七年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塲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調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元和四年少誠死吳少陽代之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忌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少誠病亟家奴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于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以少陽爲節度使少陽不立縣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即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山首燕領垂順鼻長六寸有童重質者少誠壻也少陽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

千山諱之問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嶠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不為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董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為少陽輟朝遣使吊賻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吊使至弗克入而還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遂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

武陵

本國

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鄙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乃詔烏重胤引軍壓其境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摠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嚴綬為中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浚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師小勝不設備為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憲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為戰抗王師有少

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李文通引兵與賊將董重質戰史簇岡賊之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浹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以李遂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遂調五州之賊以餉之諸軍大合文通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鐵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大鐵城賊偽奔霞寓窮追伏兵死傷累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謙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冀

本國

本國

併兵以備陳其秋光顏敗郾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詔旨約東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之滋儒不能軍更以李愬為唐鄧隋節度使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潁輪于郾城以饋計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鱉皆竭至斷草根以給者民苦饑相與四潰元濟亦嗇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

僑置郾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官軍與淮西兵夾
激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激水者陳許兵馬使
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激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
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
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
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玠等分兵攻諸柵其
日少玠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
馬少良下嶺呀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
董昌齡爲郾城贊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
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

卷之五

不孝

大

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
謀於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
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兵
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
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
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
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諸重質以拒之李愬山
河十將馮雅田智榮下治廬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
白狗汶港二柵癸卯馮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
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

執丁士良吳秀林皆賊票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
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愬又襲
破朗山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林等因奉表請東
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
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畧興橋得守將李祐不殺
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
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頓以是
兵驕無所憚內恃跋扈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
纔克一二縣帝旣責罷竇萬滋等諸將乃用命詔陰
山府起沙陀衆騎及邯鄲勇卒濟師命裴度爲彰義

卷之五

不孝

大

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
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
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却不得降
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
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
擒矣愬然之以精兵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
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
卒尚千餘按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
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卽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
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

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戌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狗於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特原之初少誠能以姦謀固衆心絕其歸向之路是以蔡人有老死不聞天子恩宥而堅爲賊用地雖中州人心過于夷貊乃至搜閱天下豪銳三年而後屈者彼非將才而力備蓋勢驅性習不知教義之所致也

卷之六

六

十

唐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馬燧爲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蹙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舍卒不暇取他吏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敕二昇建封少游

卷之六

六

十

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悲汗不自勝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還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劬之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埧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刺史高明應甚少

脫爲李納所并以便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伐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時宦者主官市置數十百人閱物歷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帝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關闕所奉及驛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反者有農賣一騾新官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驅騾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患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官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

各奏在續纂卷三

不

主

國

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荅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歛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金吾大將軍李翰奸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日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六年躬

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子愔始以蔭補號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謀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埭橋與徐軍戰伾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伾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諫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治卒贈尚書右僕射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六

三

唐王智興

王智興懷州溫縣人也少驍銳爲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洎及李納謀叛欲害洎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徙行不四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圖解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滕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爲徐將元和十三年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賊於金鄉板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將逮克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智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羣慮其前軍難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湊諸道班師智興先期入境羣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誠之曰兵士悉輸甲伏於外副使以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宿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異已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軍情也羣治裝赴闕智興遣兵士援送羣家屬至壩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皆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

力不能加討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克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始之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請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

李德裕

李德裕

李德裕

唐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已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版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裴濟伐晉濟敗建還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建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璣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曰

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強非止茂貞若舍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及殿前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營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廷正戒丕使於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爲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

叔璽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款戲李茂貞朱溫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爲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朱溫以兵向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溫使鄴召建建乃出降溫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溫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溫與建曰建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二人次何皇后舉觴建

躡溫足溫乃佯醉去建出謂溫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伏聲恐公不免也溫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溫篡位拜司徒同平章事溫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諱惟建時時有言溫優容之溫郊於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溫崩許州兵亂見殺

石晉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昔事後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明宗時爲保義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卽位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顧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首興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點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托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虎青州以侍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鄴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此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

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宜勅十數通授鄭
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以高祖北遂反鄭王以空
名勅授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
胡陽遇建崇等大敗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
敗從進數千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
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
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

唐揚行密

揚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
舉五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群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
刺史鄭榮奇其狀貌釋縱之復應募為州兵戍朔方
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
過軍吏舍軍吏伴為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為亂
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鄭幼復棄城走行密遂
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
使高駢為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
揚州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光啓三年六月秦彥遣
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戰死士卒
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八
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
告身投雄廣陵人競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買食通犀
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
戰未幾復助行密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
鐸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
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

徐圖還師李潛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潛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米麪於一寨使老羸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人空寨爭取金帛麪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單騎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師鐸旣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竊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屠賣之屠者刳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待兩端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駢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駢率其衆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

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吾豈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錕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錕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而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錕戰於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錕棄城走追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昭宗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頌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蘇常潤州十一月田頌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旂甲兵出於置制使杜陵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逐田頌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二年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頌安仁義屢敗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決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將臺濛將五百屯溪西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

至邊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李神福拒之神福
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銳襲之俘斬
千人四月行密遣劉威將兵三萬擊儒于黃池大敗
儒軍五月大水諸營皆沒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旌
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行密李神福攻滁和康旌降
安景思走七月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其攻儒儒恃
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
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于
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
克食行密將張訓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
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
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儒自蘇州出屯廣德行
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李簡帥百餘人力戰
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
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行密之兵旌旆輜重亘
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
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
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
不利在速戰宜屯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
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

坐擒也戴文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累相當今
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
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
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圍宣州初
劉建鋒爲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行密甘露鎮使陳
可言帥步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
下可言倉猝出逆訓殺之遂取常州別將又取潤州
五月行密屢敗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
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
六月行密聞儒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
安仁義破其五十餘寨田頔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
師儒衆降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頔守宣州安仁義
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府人稱揚一益二及
經泰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
矣初儒之被擒將死仰顧見劉威曰聞公爲不戰之
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
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帶以爲親軍是歲復
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
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勣二兵火之餘十室九

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
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
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騎皆非所長而寬間有
智畧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
早出從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
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
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
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
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十一月廬州刺
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

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

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

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

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

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

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

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
不赦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
儔二年四月李神福圍廬州行密自將諸廬州田頌
自宣州引兵會之七月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
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
行密遣田頌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
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
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聽命行密即以
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十
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

史乾寧元年黃州刺史吳計舉州降行密武昌節度
使杜洪攻黃州行密遣朱延壽救之吳計畏杜洪之
逼納印請代於行密行密以瞿章權知黃州行密表
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充鄆河東兵討之三月行密
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濠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旣行
濠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
不敢忘本濠其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圍壽州不克將
還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行密以延壽權知
壽州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恐懼延壽
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

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

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

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

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

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

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

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
不勝則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
兵敗走行密又遣兵襲連水拔之二年五月淮南將
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
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群
潛入城約夜半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
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
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
乃自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管書金帛往說
之許以昏都押衙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

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延壽遣拔光州三年
加行密檢校大傳同平章事行密以田頌守宣州安
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顏等攻掠
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
成及四年詔以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
昌杜洪洪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將聶金掠泗州朱
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馬珣等救黃州黃州
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南保武昌寨五月友恭爲
浮橋於樊港進攻武昌寨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
珣等皆敗走充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

朱全忠

朱全忠

朱全忠

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
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
益振朱溫旣得充鄆乃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
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楊州葛從周以充鄆
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溫自將屯宿州淮南震
恐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楚州師古營於清
口或曰營地汴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
常奕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
爲成衆斬之十一月瑾以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旗
幟自北來趨其中軍士卒倉黃拒戰水大至汴軍

駭亂行密乃自引兵渡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
及將士萬餘級葛從周屯於壽州朱延壽擊破之退
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延壽乘勝追之及于淠
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過後
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將稍得濟淮凡四日不
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
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
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
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
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鎮海節

朱全忠

朱全忠

朱全忠

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
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戰功行密由是遂
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光化元年兩浙江
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
行密詔不許二年正月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
州軍于呂梁全忠遣將張歸厚救之旋自將救徐
州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于下邳殺千餘人全忠
行至輝州吳兵已退乃還天復二年昭宗在岐以左
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衣賜行密拜東
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五年錢鏐攻

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遂叛襲宣州及田頌戰于昌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軋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軍弘鐸感泣行密從千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三年以李神福爲鄆岳招討使以攻杜洪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鋒曰今夕爲公焚之建鋒未之信時杜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臯乘輕舟至漢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韓勅將萬人屯漢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其衆掌書記李璣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爲反顧之

慮乎不若遣驍將也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不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五月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于荊江口乘虛襲江陵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神福遣其將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勅聞之亦引兵去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溫子也溫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頌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討頌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頌願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顧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遣別將臺濠擊頌頌敗死初頌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

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顏政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顏解兵顏恨之顏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顏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顏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謀反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謀之亦反焚東塘戰艦遂襲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偃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禦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槩一瑾之槩十不當仁義之弓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歸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顏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

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夫人嫁之天祐元年復使李神福擊杜洪朱溫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鄂州未下以疾還廣陵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陵九月梁兵攻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行密傳至孫傳爲李昇所篡

李景 附宋齊二

李景初名景通後避周廟諱改名景昇長子也昇卒嗣立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邪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皆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泣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曹崇誨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疎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時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卽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頃與臣下隔絕臣老卽死恐無復一見顏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初宋齊丘爲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昇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陳覺魏岑等皆爲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

王延義文進自立是時延義命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黃紹頗皆送款於文徽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川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從効爲清源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方爲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

載上言以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
是歲梁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
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宰相馮延巳諫議
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
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
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
客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
營招撫使引兵攻汴陽閩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
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羣盜多迭款于景景遣皇甫暉
出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
李仁達而遞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
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迎誨曰閩
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
其未定亟取之雷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
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
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
所弑希萼自立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
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錡攻楚破
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
使以邊錡爲湖南節度使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

人順已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
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
皆爲之出師遙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
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十年以馮
延巳爲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
景遣將軍張巖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
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
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錡錡不
能守逃歸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埭橋東南悉爲汚澤
周主謀擊唐先命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
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周主曰數年之後必獲其
利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
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
納叛亡朋助兇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
起師徒來爲應援迺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
容憑陵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
患結連并壘實我世讐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知
樞密院事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又詔吳
越王弘俶使出兵擊唐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
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都統劉仁贍爲

江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向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也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兵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舒泰三州刺史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傳降周景益懼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拾華事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

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會世宗詔知揚州無備遣將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共守護之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盛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鉅謨等并盛崇質皆畱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登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於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世宗自壽春至濠州唐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鎮率兵趣壽春景達將兵二萬

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周諒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知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趨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度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楊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險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誠諸將閉壁毋得要戰由是壽春之圍益急世宗屯于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

李

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授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葛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纜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永德敗唐兵于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乃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十五年正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

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議者以唐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世宗使范質王洎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鑿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腹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世宗悅二月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扼豪壽應援之路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等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鎮邊鎬皆被執景達及陳覺自濠州以舟兵奔走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唐遣使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爲其出兵而留其使不遣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

樊之城壞彥卿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
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
世子而聽命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
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
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
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
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鵲河以通之途至大江壬辰拔
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世宗遣諫議大夫尹日
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下

卷一百一十五

當陸歸耳已而果然荆南節度高保融遣將將戰船
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世宗如迎鑾鎮屢至江
口遣水軍擊唐軍破之世宗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
湘州將趨海口扼蘇杭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
將步騎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延釗奏
大破唐兵于東湘州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
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
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
約雖言甚哀世宗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
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始賜景書曰皇帝

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楊泰除河壽濠
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廬舒蕲黃畫江以
為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
五年也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
實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
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
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
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
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
侍郎京為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部尚書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下

卷一百一十五

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
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
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為齷齪曰安
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
識軍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于外而
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
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
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
國必亡矣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為大朝者夢
錫大咲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為小朝邪

鍾謨素善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復其寃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景相嚴續素有隙覺嘗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諱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姦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唐青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于京師直隸中朝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緩懷卿久兼金陵未可改置若置邸

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于卿篤始終之義于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曷特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唐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

當十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錢以一當二景謀遷其都于洪州羣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鑑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畱太子從嘉監國景遷南都而洪州追隘官府營解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鑑慙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

宋齊丘諫章人也其父誠爲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倡優魏氏李昇時爲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因以鳳凰臺詩見志昇奇其才以國士待之欲入汪台符投書于昇齊丘忌其名頗排斥之齊丘本字超回台符因是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齊丘慙卽改字子嵩隨昇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衆謀議而怯於鼓鐸故不預戰功昇輔政勵精爲理修舉禮法以遏強衆親附卿士寬徭薄賦人用安輯齊丘頗有力焉累遷左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丘自以名望甚淺欲爲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啓求退居吳主連微不至昇于璟時爲大將軍昇使璟親往敦迫乃起除右僕

射平章事昇出鎮金陵以璟入輔政委齊丘左右之齊丘於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殖時昇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禪代之勢而昇懼羣下不協欲待嗣君齊丘亦盛贊其說與昇意合昇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美姿儀風度和雅昇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價齊丘叅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璟而盛稱景遷之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昇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昇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爲已副遣兼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諱吳相王今謀都校周宗之使相爲推挽決行大事旣建國以齊丘爲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爲右丞相明年昇篡吳國號唐徐玠爲使相張居詠張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而已自悼失計復耻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云布衣之舊齊丘怒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閤門請罪昇但遜辭以喻之不爲改官齊丘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議遷讓皇他郡以絕人望吳世子璉昇子璿也

又請詔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昇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已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丘特判貸其死昇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効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丘臥疾不出昇遣子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爲衣錦坊大啓第宅窮極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墻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爲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已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擠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丘少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俱言宋公之爲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爲之地及議者皆以墮其計中羣臣敢言者常夢鋤蕭

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褻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爲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卒以此敗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徵古每干言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冲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唐主心愜卽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共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覺自周還乃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

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以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謂近臣曰齊丘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爲功爾草詔舉齊丘覺徵古罪惡齊丘放歸青陽卽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鎖穴墻以給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自縊死年七十三諡醜謬齊丘初館于倡妓魏氏藉其貲給途以爲正室亦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爲嗣及後主卽位召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有齊丘爲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矣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衒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丘而佯爲師授以求媚齊丘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瞽如此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優人李家明日臣能止之

乃作大紙書署其上云欲與唐祚革強吳諫是先生
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廷範
族吳氏齊丘為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丘中
庭齊丘見之哭乃止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四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孫汝匯奏為請設察院以保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吳全 草

武進左 孫校正

夷

朝鮮王

東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其番朝
鮮為置吏築郭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徵漢典為其遠
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屬燕王盧綰反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雕結蠻夷服而東出塞
渡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郭稍役屬其番朝鮮蠻夷
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
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
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具番臨屯皆來
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茲多又
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關不通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
界上臨泚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

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然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右將軍辛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西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因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

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割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朝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將軍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濫清侯陰爲荻莛侯

峽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高麗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瀛隨山屈繚爲郭南涯浪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有遼水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渌水歷國內城自西南至安市入于海而平壤在鴨渌東南以巨艦濟人因恃以爲壑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乘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爲閉宮守勝者聽爲之其

州縣六十大城置脩薩一比都督餘城置處閭近支亦號道使比刺史俗皆投壺楚鞠食用蓬豆簍簍壘沈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官官府佛廬以瓦其治酷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藉入其家降敗殺人及剽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沒爲奴婢故道不撥遺俗多淫祀祠靈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月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學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徧側悉構嚴屋號祠堂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

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救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為講老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利建武遣使者賀井上封域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塞隋七戰皆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衆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織曲見華人流客者為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飄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

文者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父為東郡大人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泉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郡給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鬚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焉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谷帝聞建武為下所殺惻然遣使

卷一百一十六

七

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為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易耳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餘載不用所謂止戈為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慰之隱其惡撫其存彼當聽命帝曰善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

海不脩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汝君故爲鄰
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
孰取使者不能料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
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
城玄獎諭帝旨答曰往隋見使新羅乘衆奪我地五
百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爲足論邪遼
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
獎還奏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獲寗怨痛溢
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
遠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
不可億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
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
時擾至今爲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
爲我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詔營
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丹奚靺鞨等出討會
遼瀋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言
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
建武而不伏節死義又爲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
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國
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畧之故與父老

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母庸卹也卽厚賜
布粟群臣皆勸帝母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
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爲不祥伐高麗是也
然蓋蘇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
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輪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
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吳
京洛募兵九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爲
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帥騎士六萬
趨遼東詔曰朕所過營頓母飾食母豐怪水可涉者
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
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
祇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
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
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
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
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
遼疆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
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
州縣治療士大悅長孫無忌白奏天下符魚悉從而
省官止十人天下以爲輕神器帝曰士度遠十萬皆

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尚慮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屬繫
房結兩籠於鞍四月勦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
饗士帳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勦攻
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爲蓋州別
將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綠
上勦遼東遼東帝次遼澤詔陸隋戰士露髻高麗
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又逆戰
君又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
高以望見高麗陣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又
以狗帝度遼水微杠約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

十

七

見士填塹分員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扶塊
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鑽甲銘予妄言前燕世天所
降方園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先勦列
拋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爲樓結絕
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陣屋碎之時百濟上金紫鎧又
以玄金爲五山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勦會甲光炫日
燎者萬餘衆登陴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春之蘭石
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
爲遼州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

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山崖水險
帝望西北虜酋孫伐音陰弓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
曰若降建子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
矣乃降初伐音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界諸將及是李
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危拔不可許降以孤
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累人妻孥朕不
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度因將軍贖
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爲巖州拜伐音
爲刺史我軍之渡遼也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
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請隨軍自効太宗謂曰

卷一百一十六

遼東

十

七

誰不欲爾之力爾家悉在加尸爾爲吾戰彼將爲戮
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稟而縱
之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倭薩高延壽南部倭薩高
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
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累吾牛馬
文之不可下此土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
則會矣有大對盧年老習事爲延壽計曰吾聞中國
家雄並奮秦主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
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擄地而來謀臣重將皆
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望其

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山而陣長四十里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疆臣賊殺其主來問罪即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帝不應夜詔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無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囂勣以步槊擊敗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勣合圍之徹州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賜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降入城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惟汗

不得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明光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爲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真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飼之賜以廩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逸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壘壘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絕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五腹中勣曰不然積糧遶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斷我運道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真謀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君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渌迫其腹心計之善者無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驛而南萬全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勣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闌攻東南虜增陴以守

攻其四撞車所壞隨車柵為樓帝聞城中聲
聲曰圍入突無熱煙今雞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
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趨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
枝裹土積之距闕成迫城不數丈果殺都尉傳伏愛
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頽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
自頽城出據而整斷之積火索盾固守帝怒斬伏愛
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有詔諸師拔還蓋二州之人
以歸兵過城下城兵屏息僅能會長登城再拜帝嘉
其守屬補百匹以厲事君遣州縣尚十萬斛士取不
能盡帝至渤海阻津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楊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負薪馬上
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
馬萬匹遠還時物故裁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
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
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
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
穴群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
子進潔衣乃御遠降口萬四千當沒為奴婢前集幽
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
之原為民列拜禮葬三日不息廷議既降以憂死

其至長安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
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願問道宗具陳在駐驛時
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勿吾不聽也明
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殊二口帝數還之
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怒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
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
謝於是下詔削奪朝貢又明年三月詔左武衛大將
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自萊州度海李勣
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營州都督兵縣新城道以
進至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郭七月進達等取

卷一百一十六

唐書

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
高任武來朝因謝罪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
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自海道入都將古神感
與虜戰曷山虜潰虜乘隙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
鴨綠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邑去大
酋所夫孫世孫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
乃還帝與長孫無忌計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
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陴下饑臥死溝壑不勝數
矣明年以二十萬衆公為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
劄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且作舟丹取鐵千

二百巴蜀大騷印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內兵
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虜故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
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越州都督
治大艦偶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永
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
爲契丹所乘大敗契丹大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
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爲露布于朝六年新羅訴高
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
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
兵火外郭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仁

未敘

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
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將
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沮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
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
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
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則人不安是天下疲
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
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沮江奪馬邑山
遂圍平壤明年麗孝恭以國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
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

子壽泰山還而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與弟
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
蓋蘇文弟爭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爲遼東
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師
爲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
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
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又以李
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
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渌道郭待封積利道
劉仁願畢列道金待閭海谷道並爲行軍總管受勣

七敘

節度轉燕趙食膾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
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
南山臨城城人縛戎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郭待
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
城三十皆納款同善偪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
救偪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
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水底蒼巖三城引兵畧地與
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
克昔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問罪
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釁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

男生兄弟間狼爲我鄉道虜之情僞我盡知之將忠
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
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勳年八十
矣虜仍荐饑人相掠賣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
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勳
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
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勳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
姚州契苾何力會勳軍于鴨綠拔屏夷城悉師圍平
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領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
勳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遣謀約內應五日闔啓兵譟而入火其門燬燄四興
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
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勳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
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勳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被脅制
赦爲司平太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
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爲司衛卿信誠爲銀青光祿
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剖其地爲都督府者九州四
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
刺史今與華官參治仁貴爲都護總兵鎮之儀鳳二
年授藏遼東都督封朝鮮郡王還遼東以安餘民先

編僑內州者皆原遣徙安東都護府於新城藏與靺
鞨謀反未及發召還放中州徙其八人于河南隴右翦
宴者留安東藏以永淳初死葬顯利墓左樹碑其阡
舊城往往入新羅遣人散葬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
長皆絕垂拱中以藏孫寶元爲朝鮮郡王使統安東
舊部不行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後稍自國至元
和末遣使者獻樂工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

九

烏桓 附卷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月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爲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大人以下各有畜牧營產不相往後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天計

卷之三

六

三十一

天計

謀從用婦人唯關戰之事乃自夫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毼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鍔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墻東墻似蓬草實如榛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貴兵死歛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叛爲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之雅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

後東北焉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當此之時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塚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

卷之三

六

三十一

天計

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路滑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罷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叛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史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公穹廬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

之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度遼將軍梁瑱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

朱廐為漢都尉順帝陽嘉四年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种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烏桓遂圍臨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桓帝永壽中張奐為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坐幃中與千余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九年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九千餘落遼西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丘力居者眾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郡眾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前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單于印綬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

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
因欲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更
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
曹操平河北閭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卽以柔爲校
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
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
斬送之其餘衆萬餘悉徙居中國云

祭彤光武初拜黃門侍郎爲偃師長彤有權畧視事
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時天下郡國尚
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

外傳卷之四

書

黨數年襄賁政清蠶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
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畧
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
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
至則勵兵馬厲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
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
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
沒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
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
不敢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

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
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

之屬遂路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
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
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
効卽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
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
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
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
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

外傳卷之四

書

能禁彤乃率勵偏何遣往來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
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驚彤之威聲暢於
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
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
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美彤清約
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
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
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
此太僕之室大僕若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以太僕
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郡

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關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
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
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
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
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
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
逢上疏且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
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
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
立祠四時奉祭焉

卷之五

不盡

五元

匈奴

匈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邊隨畜牧
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羴
騊駼駒騊逐水草遷徙母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
各有分地母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
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
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
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
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趙襄子踰句
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
晉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
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
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
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
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
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
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自代並陰山中至高關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要豁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

秦本紀卷八 秦本紀卷八 秦本紀卷八

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

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項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項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旼旼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旼旼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

秦本紀卷八 秦本紀卷八 秦本紀卷八

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洋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者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羗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八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

小者輒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暴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財丁靈爾昆新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

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祭之。冒頓與韓王
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
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
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
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
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
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
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
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方。王右賢王不請
應。後義渠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距絕二王之約。
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
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更卒良馬
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
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
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
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
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
獻橐佗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
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
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執便公卿皆曰。單于新
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
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
右賢王不請聽後義渠侯難支等計。絕二主之約。離
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
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
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
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
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
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
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踈一黃金飾貝帶一黃金
胄毘一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綈綠綈各四匹使中
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書

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
主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
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
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
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
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
食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
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牘
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
言語云云中行說今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

印封皆令廣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書言語亦云
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也成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
以齎送飲食行戎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
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
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
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
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
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書

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
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
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
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
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
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
城郭以自衛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
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漢
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

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其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有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邀為北地將軍蔭慮侯周窳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入遼殺畧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遠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彙逆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信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驪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驪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關然更始朕甚嘉之

人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驪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正為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

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置軍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漢兵至邊匈奴亦云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一獻蘭出物與匈奴交易許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有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騎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有右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

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諸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赦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無救至匈奴乃去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公之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微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于亡後漢於單于爲涉安侯數月而死匈奴右賢王徙漢

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畧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英畧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旣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妾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畧數百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死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栗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今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

安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
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
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
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
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
漢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
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
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
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
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
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
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
一人漢又遣故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
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
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

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畢好
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日南越王頭已
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
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
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母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
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
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
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
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許許甘言
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
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
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
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
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使漢用事
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
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
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
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
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

欲反古今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辨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義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旣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而單于復譖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卷一百一十五

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卷一百一十五

軍李廣利西伐大宛而今因杼將軍以孫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旣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見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昫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畧略十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

又遣右賢王入酒泉張掖數千人會任文
帝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
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
匈奴乃立其弟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高后特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
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
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
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
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
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
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
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
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
餘人兵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
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
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匈奴聞悉
遠其輜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
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

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
千人一兩人耳有詔捕太醫令隨伯言貳師將軍家
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
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
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至是上乃下詔深
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參拾助邊用是
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
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
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
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
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投勞天下非
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當
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
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
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
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
民爲代田一畝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
以深能避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
得多民皆便之初征和二年衛太子以巫蠱事自殺

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
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
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絹
萬匹他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
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
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
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
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
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
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單于母閼氏者病律飭胡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
故不用於是遂屠貳師以祠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
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
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自
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
病死子左公蠡王立爲壹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
也壹衍鞮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後二年秋單
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
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
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卽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

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
漢使不降者蘇武等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
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寇
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
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卽西北遠去
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
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今可度以備奔走是時
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
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公蠡王思衛律言欲求
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
縻之其後左公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
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
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左賢王犁汗
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
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
王騎士射殺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
爲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
千餘騎入五原畧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徇塞獵行
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

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卽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

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萬餘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合從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悉弱奔走敗畜產遠逃遁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戾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貲斬首捕虜至侯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侯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鷄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鷄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卽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許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等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驅鹿素

馳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又重以餓死人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壹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

天泉

卷四

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鞬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畧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

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間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氏黠前單于所幸顓渠闕氏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顓渠闕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

卷四

天泉

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子稽侯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單于讓狐鹿姑狐鹿姑許立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胸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胥堂爲日逐王時單于已立附及太子數譏左地貴人左

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願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
卽與烏禰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徭爲呼韓邪單
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胸鞮至姑且水北未戰
胸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
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
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胸鞮悲自殺都隆奇亡
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
年也胸鞮立三年而敗其後薄胥堂立爲屠耆單于
先賢揮兄右與韓王立爲車犁單于又有烏藉單于
呼揭單于是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殺

屠耆單于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車犁而車犁復

屠耆

歸呼韓邪而呼韓邪兄左賢王又自立爲郅支單于
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
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
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
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
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
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
國漢雖強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
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

屠耆單于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車犁而車犁復

屠耆

自發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
郭諸國皆爲臣妾自旦擬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
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不
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
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入
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歎五原塞願朝三
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
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
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黃金璽綬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祭幃十安
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
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
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
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
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
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
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
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
衛單于助誅不服又遣邊郡米糴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郅支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
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
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
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以爲呼
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
地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
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
之以解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
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逆擊烏
孫破之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
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
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
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
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
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
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呼韓邪使來漢輒簿責之甚
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
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
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

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
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
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
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
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
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
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噐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
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
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
以惡言上告於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
往告祠天與鮮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
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鮮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
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
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
烏孫所困與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
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
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卽使使至匈奴通語郅支郅
支素恐又恐烏孫聞康居計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
西康居亦遣貴人橐駝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
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

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語在延壽湯傳郅
又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惧上書言曰常願謁見
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爲所邀擊故未得至漢
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
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
昏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官良家子王嬙字昭君
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
無窮諸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
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
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
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
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
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
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
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
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
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譏伊秩訾自伐其功常
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竟

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
厚今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德豈可忘我失王意
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
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
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
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
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
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術王女二人長女顯渠閼氏
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
史記在備卷四
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
少子咸樂一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
人顯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
車其母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
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聞且莫車
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
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
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
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爲
株橐若鞮單于復株橐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

云爲湏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復株系單于立十
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
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
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遣子右朕奴王烏鞮牙斯
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
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
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
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願功垂於無窮根
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
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
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十入漢地直張掖郡
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
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閼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
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
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
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駘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
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
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
溫偶駘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

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
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
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
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稽留昆入侍至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康居子卑援寔翁侯人衆入匈奴
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
夷泠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累千餘人歐牛畜
去卑援寔恐遣子超遠爲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
遣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
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
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
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
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
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
帛五千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
年故事單于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
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壯盛願從五百人入朝以
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
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
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綰帛三萬匹

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蘆水道里回遠況等乏食單于廼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廼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匈奴姑去胡來王唐婁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名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詰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戎諸國王斬以示之廼遣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

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今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母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怨收烏桓酋豪縛倒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畧婦女牛馬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畧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繞帛敞丁紫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

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廡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而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廼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卿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先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豫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慙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遇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道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函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

曰匈奴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當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問諸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蕭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畧其人民畧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廼遣右大且渠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湏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巳校尉刁護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脇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蒲苞副校尉戴級將萬騎多寶珍寶至雲中雲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王欲以次拜之使蒲苞與單于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賜

單于賜安車駟馬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戰十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皆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畧民吏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趙拜十二部將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蒲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莽不聽轉兵殺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其以見脇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畧人民毆畜產去甚衆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于角數爲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于登於長安市

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當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苦覲單于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欽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欽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尉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颯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五

南匈奴

南匈奴單于北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留若鞮單于之子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以此爲右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建武初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爲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時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爲漢帝使人居五原光武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帝待之如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呂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

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復寇上谷中山殺畧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第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蒲奴立爲單于比不得立旣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言日逐夙來欲爲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歛所至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歛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表狄情僞難知不可

許中郎將耿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今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遣第左賢王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北單于震怖挾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二十六年中郎將段熲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臣拜訖今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于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檄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錦繡布萬匹絮萬觔樂器鼓車祭服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糲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

將送賜絲綉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棧橋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絲合萬匹歲以爲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熲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掾史今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畧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異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

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今立臺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

史集左編卷五

匈奴傳

五一

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素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

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遠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繪五百匹弓韃犂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左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單于

史集左編卷五

匈奴傳

六一

比立九年死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第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齋璽書鎮慰拜授璽綬又賜繪絲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死弔祭慰賜以此為常莫中元元年立一年死弟汗立二年死單于比之子適立永平二年單于適立四年死弟長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

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等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又遣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羣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建初元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爲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遶畧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死單于汗之子宣立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

從太僕袁安議敕中郎將龐參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并於是南單于復今日遂王師于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爲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早胡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死單于長之弟也屠何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畧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胡新降精兵萬騎出朔方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

拒守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今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歸義威鎮四夷其効如此今

卷之五

九

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効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具竇憲傳二年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鵝鹿塞中郎將耿种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爲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并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率精兵千

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二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种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种即授璽綬賜玉劔四具羽蓋一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也伊吾知南單于故事方欲附歸北庭會竇憲被

卷之五

十

誅五年於是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也屠何立六年死單于子安國立安國立一年死單于適之子師子立單于師子立四年死單于長之子權立永元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關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永和三年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四年植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殺尉犂犂行度遠將軍

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單于見諸將並進大恐怖
領議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
乞降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人男女及羌
所畧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建元元年時鮮卑
寇邊度遼將軍耿夔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
還復各令屯列要衝單于擅立二十七年死第拔立
未建元年先是朔方以西捍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
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
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
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死第休利立末和五年

卷之三

匈奴

十

錢

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
西河復招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代郡長史馬
續與中郎將梁並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
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
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今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
乃脫帽避帳詣續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
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第
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
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當
未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

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
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
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
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今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宜
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
從之乃詔續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
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敵之所長
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
國之所長而夷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
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

卷之三

匈奴

十

錢

金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扣髡等萬三千口詣續降
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
攻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
都尉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從西河治離石上郡
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各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
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于馬邑斬首三千級獲
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
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
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
而善撫士李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相懸上通天山

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產財物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秋吾斯復掠并部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二年立之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死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與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上

漢書

詔曰春秋大居正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死子某立六年死子呼微立光和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殺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右部醯落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子右賢王於扶羅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候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

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候為單于一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第呼厨泉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從還許然後歸國二十一年單于末朝曹操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上

南

劉淵子惠

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子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晉太始七年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十一月猛

卷之五

車前

寇并州刺史劉欽等擊破之八年監軍何植等討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殺猛以降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卷之五

車前

以崇廉恥之教塞姦究之路司馬師皆從之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帥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后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大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容儀機鑒文武才幹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楊琰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淵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帝乃止後王彌從帝

東歸淵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淵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見稱達譏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或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歎欬縱酒長嘯聲調嘹亮聞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淵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

卷之五

在

無不至者幽興名儒高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

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淵爲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

卷之五

本

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淵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

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受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淵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年號元熙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蒯

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遁下山東遂所在爲寇淵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弦武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淵遣其武邪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飢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尉督大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淵曰殿下自造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顯守偏方王威未振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最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拈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豎鴻基尅殄彊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淵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桑浹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于征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淵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淵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平延翼爲大司空封

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爲差皆郡縣公侯九月漢王彌石勒入鄴太史令鮮于脩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天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不臨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淵以爲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將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是冬復發大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於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顯其衆遂潰聰廻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宜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詣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叅軍孫詢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宜陽門擊朗

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充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鮮于脩之又言於淵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轅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版之戊還於平陽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充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駿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河間王顥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淵在鄴懼爲成都王顥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叅前鋒戰事淵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旣殺其兄和永嘉四年僭卽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大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

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等。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杜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宮以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其船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官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還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於平陽，聽大赦。改年嘉平。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染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於潼關，軍至於下邳，模乃降。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爲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

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旣據

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惟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頃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發長安銳卒與諸軍戰於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禕紀特等攻劉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於長安。時閭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於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譙，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柎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

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
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
會稽國夫人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
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
其右將軍劉叅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還祗孫
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
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
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
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勲舊
逆臣之裔荷榮禁關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

卷一百一十五

本傳

卷一百一十五

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
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
成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
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
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琮琨與左右數十騎攜
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琮曜入於晉陽
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兄弟乃告敗于猗盧且乞
師猗盧遣子曰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
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
六萬至於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

矢身被七創討虜傳武以馬授曜扶曜乘馬驅令渡
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
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琨收合離散
保於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譙于光極前殿逼
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雋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
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燬帝而殺珉雋
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時愍帝卽位於長安聰遣
劉曜及司隸喬智明虎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
率衆赴之時大都督趙允據黃白城果爲曜染所敗
染謂曜曰趙允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

卷一百一十五

本傳

卷一百一十五

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
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于渭陽染夜入長安
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
且退屯逍遙園趙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栗邑
遂歸平陽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
討染染狂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
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
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鬪况於國乎
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
汚我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

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徹之言
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徹臨刑謂染曰將軍
復諫遠謀慙而取敗而復忘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
於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墮
之於後覆亡敗喪亦常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
而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
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
今吾面東向大司馬驪聞之曰驪澤不容尺鯁樂之
謂也驪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
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驪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
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畧
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驪
歸蒲坂俄而徵驪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
弓射之染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聰青州刺
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
者四十餘所嶷遂畧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
河置戍而歸於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
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
弗許劉曜又進軍屯于栗也麴允飢甚去黃白而軍
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

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北地
飢甚人相食噉羌首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
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礪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
平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
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
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劉曜陷長安外
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
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榮
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校獵上
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榮
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
與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
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
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勲追討
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
榮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
縛劉榮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
趙固屯於洛汭遣張雅張皮潛濟襲榮貝丘王翼光
自登城覘之以告榮榮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
彼方憂自困何暇來耶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也

祝况耿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秦軍
秦奔據陽鄉稚館穀秦壘雅聞而馳還柵於壘外與
稚相持聰聞秦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幸
衆五千突圍趣北山而南劉勲追之戰于河陽稚師
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大興元年
聰死在位九年秦字士光少而雋傑才兼文武自爲
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
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
無幾作兼晝夜飢困窮叛死亡相繼秦弗之恤也既
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
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
十並國色也秦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人將軍靳
準將有異謀私於秦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
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
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秦弗納準懼其言之
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
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秦誅劉
景劉顓劉勵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
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驥母弟也秦大關上林謀
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秦荒耽酒色游

譙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秦命以從弟明爲
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
王延壽德時望謀之於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
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殺下使甲士執
秦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淵
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
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
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
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
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
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劉曜聞亂自長
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
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赤壁卽帝位以勒
爲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于平陽羌
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于所部旣而將軍喬泰等
計準斬之時晉元帝大興元年明年劉曜徙都長
安改稱趙晉成帝咸和三年先是後趙石虎攻趙蒲坂
趙王曜擊走破之遂攻金墉至是勒欲自將救洛陽
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乃使内外戒嚴
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目

大塲至成皋勒見趙無守兵大喜卷甲銜枚詭道燕
行出鞏管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
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
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攝金墻之圍
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
我矣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
精騎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閭闔
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
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
執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
速降曜但敕熙與諸臣匡維社稷勿以吾爲意勒乃
殺之已而石虎克長安遂殺熙

北勒石勒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六

石勒 附劉琨 祖逖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
部羌渠之曹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囑上東門
上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
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
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
小胡亡散會并州刺史臧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
充軍實兩胡一枷勒時二十餘亦在其中旣而賣與
荏平人師懽爲奴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
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
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
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
集挑豹逖明等八騎爲群盜後郭敖等又赴之號爲
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綰寶
以賂汲桑成郡王穎敗乘輿於蕩陰逼帝如鄴宮幽
州王浚以穎陵卒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
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於長安關東所在兵
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顗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
乃奏議廢穎是歲劉淵稱漢王于黎亭成都王穎故

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及桑帥牧人乘死馬數百騎以赴之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荀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騰將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荀晞等討之桑

卷之六

十一

勒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爲晞聲援桑勒爲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淵冀州刺史丁紹要之於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胛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胛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胛督等素無智畧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淵

卷之六

三

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荀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奮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四千壁于樂平淵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干淵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聲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淵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配之淵使劉聰攻壺關勒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將放壺關勒敗之於白田遂陷壺關淵僭號遣使投勒持節平東大將軍勒并軍寇鄴潰進攻趙郡又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淵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門率騎二萬會衆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殿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下說勒

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嚴晨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屍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率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瑯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計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爨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平太守邵華等率衆降於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計勒越處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行清辯不欲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左衛何倫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毘於消倉軍復大潰執毘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舉開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

勒引兵遂出懷懷屯於許昌襲破大將軍司馬王夷甫爲左司馬先是王彌納劉曜之兵先與王夷甫州使徵徵其將曹蕤於齊勒遊騎獲徵得與蕤書勒殺之客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荀晞也彌惡之早辭使謂勒曰公獲荀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耳今不圖之恐曹蕤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耶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于達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遣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於肥澤午司馬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拯於塗炭而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入我

諸鄉黨終當奉戴何遠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
詭請王彌譙于已吾彌長史彌嵩諫彌勿就恐有專
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
於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
州諸軍事苟瞻謀叛勒害之初勒被譖平原與母
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
發迹河朔席卷充豫飲馬江淮折馘漢西雖自古名
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畧地而不有其
土翁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
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
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歸殄滅昔赤
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
衆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震宇內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昔聰則禍除
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蠅寇
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護國奴中郎
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願封大郡以
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以來誠無
戎人而為帝王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
世也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遠聞將軍攻城野戰

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
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
何向不摧至於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
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効遺琨
名馬珍寶厚賞其使謝歸以絕之是時漢遣將靳冲
寇太原圍晉陽代公倚盧遣兵救晉陽漢兵敗走勒
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二月
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
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
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
將軍何其怯乎孔長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
未集莢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
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
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
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
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王擢將軍之
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
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
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

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虞
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
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椅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
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
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刀脅曰君共相輔佐當
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
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
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后虎率騎二千距壽春會
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
兵大發敗虎於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

卷之六

下

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
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探掠無
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遠東燕聞汲郡向水有
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
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水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
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
既濟水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
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水聞勒軍至始
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
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米怒乃

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軍遂襲
豐長驅寇鄆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率衆
數萬降於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
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
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
規進據宗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
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
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
亡邯鄲秦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
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亡固存兼

卷之六

下

弱攻昧則群凶可除王榮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
也於是進據襄國賓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
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
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
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
諸將攻冀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晉寧朔
將軍督幽州軍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
眷末柘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以討勒時城隍未修
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渚
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

大造攻具勒頡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頡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忘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擊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

卷之六

十一

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況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

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建興元年石虎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勒命段末杯爲子署爲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勒謂賓曰鄴魏之舊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大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大

卷之六

十一

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遊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虎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

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幾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祚宿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心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請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畧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早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飢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後誰勒所以損損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作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也亦遣浚所署監司并冀充諸軍事東高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魏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備拔士馬雄威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

葉重光出鎮藩徽威聲播于八表固已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欽祗闕下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主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機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守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惟乎且自古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正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護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疑矣子春等與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藏師以示之北面拜浚而受浚書浚遺勒麀尾勒偽不敢執惡之於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重書奉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於東高乞并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於外東高田疇食暴於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

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詭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勸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塞弱歛誠無二浚大悅以勸為信然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餓人皆蔬食果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柘人殺王薄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琨已過深重討浚以自效現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援幽都效善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

張矣

五

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驕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於此非為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摧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裴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於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為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封王浚首獻捷於劉琨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飢殺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

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濟乘
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
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
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
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
獲馬鎧萬疋澹奔代郡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於勒
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於襄國置守宰
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
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
崇孔萇等攻馬嚴馮脂久而不尅勒問計於張賓對

卷之六十六

本

曰馮脂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
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
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薊之寇可翹足而靜遼
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候之計是召萇等歸署
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
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衆素服回威德
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於幽州溺水而死
馮脂率衆降於勒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常數千
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
眷段末柸等會於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

卷之六十六

本

金寶遺末柸以間之末柸旣思有以報勒恩又忤於
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段末柸
殺鮮卑單于截附眞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自幽
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
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
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
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
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魏據有青州旣叛劉聰南
竄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
勒授疑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
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死其子
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
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
北原羗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
劉曜自長安屯於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
軍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懷招
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
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
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
不復降就令泰與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靳準準

必謂此是晉之勳人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
平陽太守馬芝等起兵攻準殺之推斬明爲盟主遣
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
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
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
出戰勒使其長史王修獻捷于劉曜石虎率幽冀州
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
蒲上斬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東邑勒焚
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淵聽二墓牧劉黎已下
百餘戶莖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勒舍人曹平樂因
使留任於曜言於曜曰太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
度內現大駕疆弱謀待修之近將輕襲乘輿時曜勢
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于栗邑劉
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太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
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
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
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賢叟之義故
復推崇令王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俊殺奉誠之使
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
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上方御府諸令作正陽門

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飢散棄其妻子
匹磾奔邵續曹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
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管東西官署
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虎所獲送
于襄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渚洩汎溢衝陷山谷
巨松僵拔石虎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
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觀出降虎送之
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鸞亞將衛麟
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二萬戶復其
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
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
善於撫納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
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
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
趙仝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于
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
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充豫入安人得
休息矣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
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

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自是充
豫間壘壁叛者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
武鄉者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
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瀝麻池迭相歐擊至
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瀝麻是布衣之
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
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
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
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
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
之數年無復釀者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
世子領中領軍晉鎮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鎮南將
軍封列侯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
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威勒
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
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
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
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
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存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
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

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
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
闕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石
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髦先是疑議欲徙海中保
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虎進兵圍廣固曹髦降
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虎將盡殺疑衆其青
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
矣虎乃留男女七百日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
壁盡陷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
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
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
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
耳其天姿英達如此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于新安
斬之虓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
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先是石虎攻
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虎又
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榮陽
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於勒於是盡有司
寇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既將營鄴宮又
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虎自以勲效

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虎
深恨遐遣左右數千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
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
悉配之以驍騎令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
劉曜敗虎于高侯遂圍洛陽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
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
長史司馬郭教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威難以
爭鋒金墉糧盡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
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
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侯之勢圍

史記卷六十六

五

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
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
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
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
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
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驚旗親
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
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
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
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

統見衆會榮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遂都督
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碣先是流澌
風猛軍至水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
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
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於
成臯步卒二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
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啣枚而說道兼路
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弥悅謂
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
故太極前殿虎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擊其前鋒大

史記卷六十六

五

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冒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
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
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
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
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於勒勒使王波
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會吾朝豈遁逃之數耶
而卿敢有覲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
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虎討之勒巡行冀州諸
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
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

之朝虛渴諱言也虎赴上却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王璽金璽大于玉璽各一於勒虎進攻集木且寇於河西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於虎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羗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群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僭卽皇帝位監軍郭敬南變校尉董幼冠襄陽勒馳敕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

史記卷六十六

六十六

書

人洛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選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遜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於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汙北城樊城以戍之晉荊州牧陶侃遣長史王敦聘於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輊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

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輊豈所擬乎其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虎之門可設雀羅虎忿快快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於淩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

史記卷六十六

六十六

書

石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與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悵悵也虎免冠拜勒曰與王共有天下其何所謝也勒如其禮水官因疾甚而還召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群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詔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廖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耶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耶有呼者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論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虎密遣其子還率騎三千遊於蝗所勒疾甚遣令

三日而樊大雅與斌宜等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睦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大雅子弘字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塋號高平陵劉琨字越石中山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琨少得備朗之目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

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衛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置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感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卮以救東瀛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于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感于琨曰感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感子尼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尼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尼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遣琨牛馬而去留其將并澹段繁等戍晉陽倚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爲質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耻也

卿欲爲忠臣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舍遂行倚盧甚重之常與叅大計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假節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表曰逆胡劉聰敢率大羊馮陵輩殺我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執紼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免護軍將軍糾總齊六軍勦力圖難王旅大獲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峭固無虞劉之驚并隴有安

卷之六

六

六

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倚盧尅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句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倚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卒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閭閻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

卷之六

六

六

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聽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聽勒不臬臣無歸志度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蕪太鴻臚趙庶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期與倚盧討劉聰尋倚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現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勸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

與同獎王室現由是率衆赴之後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誦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表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群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末波使齊群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耻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也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普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

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開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巢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湛曰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數想與數子遊吾哀矣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駭摧雙輶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特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譏譏素乏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

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現初現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耳死生有命但恨讐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疆當爲國討勒不舉現求三年現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現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現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卷之六

一

真

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祖逖字士雅范陽遼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

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琨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現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射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畧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杜預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楊士

卷之六

一

真

大飢此輩多爲竊盜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復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入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邀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板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遂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既剋譙宣等乃去石虎聞而引衆圍譙舍又遣宣救逖虎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數日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顧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

土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虎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虎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飽而胡戎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威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騎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

採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詔進逃為鎮
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逃母墓因
與逃書求通使互市逃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
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
會朝廷將遣戴淵為都督逃以淵是吳人雖有才望
無弘智遠畧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雅容一旦
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
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汝南大水山下時
中原士庶咸謂逃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
之不納逃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
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逃恐南無堅壘必
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眾築壘未成而
逃病甚先是華譚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
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
年西北大將當死逃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
天欲殺我此乃不祐晉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
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
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尋以逃弟約代領其眾

石虎

石虎勒之從子也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牛
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
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曰王將殺之王
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
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使寸馬勇冠當時將佐親
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娉將軍郭榮
妹為妻虎寵或優僅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
氏女櫻桃又諧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畧
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眾至於降城陷
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數有遺類勒雖屢加責
誘而意自若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
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伏以專征之任勒之
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僭位授太尉守尚
書令封中山王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
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虎深恨之私謂其子
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
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
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
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

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
勒子弘自稱趙天王改年曰建武立其子邃為太子
初趙王勒以天竺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之及
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太
子諸公扶翼上殿國人化之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詔
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
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
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
覽之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
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為

不亮

太子

直城君虎遷于鄴徙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
于鄴鍾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
百頭鹿橈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纒輜
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
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
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
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
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作禁郡國不得私學
星緯或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
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

悅之其太保樊豐等文武五百九人勸虎稱尊號
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惡之大怒
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
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四年晉司空庾亮表請伐
石虎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
于田縣管而入或夜出於官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
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
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
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味也虎次于河間公宣樂安公
輒有寵於虎遂疾之如仇虎荒耽內游獵失度遂

不亮

太子

以事為可呈呈之虎患曰此小事何足置也時有所
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諸青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
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
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官臣文武
五百餘騎宴於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
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
遂亦昏醉而歸遂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青還遂怒
殺其使虎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呼前
與語抽劒擊之虎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
誅顏等三十餘人陶遂於東官既而赦之引見太武

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虎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虎大怒遂遂為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酒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燕公斌淫酒荒穢常懸管而入咸康六年時李壽據蜀號漢虎遣壽書欲連名入寇中分江南會扼樓國獻楷矢石弩於趙王波因請以遣漢口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漢亡將李閔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楷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虎曰今隆冬盛寒而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眾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虎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悅承宣言於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悅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

軍也虎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谷楷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虎作橋于靈昌津用功五百餘萬不成斬匠而罷穆帝永和元年趙王虎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為獵場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為二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來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問第以使者為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楊徐之民流叛畧盡守令坐不能殺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種諫曰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

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
及政也庶人遠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
遵且二政分權勢不及禍周有子頹之蒙鄭有叔段
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
虎不從太子詹事孫玠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
方療之約素狎玠戲之曰溺中則愈玠曰目何可溺
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玠恨之以白宣宣諸子最
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玠有寵于宣頗預朝
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晉以庾翼鎮武
昌石虎徵兵入寇翼遣梁州刺史桓宣伐石虎與虎
將戰丹水敗績穆帝永和元年翼卒以桓溫代之是
年虎以姚弋仲爲冠軍大將軍虎子義陽公鑒時鎮
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季松勸鑒文武有
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大
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
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十
十六萬人城長安虎總十州之地聚歛財物不可勝
紀猶以爲不足悉發前陵墓取其金寶沙門胡進言
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晉人以厭其氣虎
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一萬乘運土築華林苑

及長塼於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天雨死者數萬人郡
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調之以駕芝
蓋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華蓋建天
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虎從其
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非天崩
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
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園禽獸皆
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
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
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
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
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
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
郡資儲靡有孑遺虎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
于秦晉宣素惡韜龍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
幸於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
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琄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
餘級抱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虎自河已南氏
羌皆降后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元殿梁九丈宣
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患

世謂所幸楊杯卒成曰韜凶豎勃遠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也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雪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其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譙其寮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君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今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歎歎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卒皮卒成趙生等緣猱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齋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懼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官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冢杯夜與五人從外

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不得杯曰宿客聞人何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復免虎馳使收之獲楊杯卒皮趙生等林皮等尋皆遁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虎悲怒彌甚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領而鑲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備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以繩貫其領鹿盧絞上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公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年數歲虎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見罪虎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取之而戮兒猶挽虎衣而大叫虎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譴戍京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虎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

無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張豺之破上邳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豺以虎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官皆出自偏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兒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定議立世為太子劉氏為后虎召太常條敎光祿勳杜緄謂之曰煩卿傳太子資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宣明之署攸太傅緄為少傅虎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畧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明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

于西閤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為太子虎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重綬亦竟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虎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俄而虎死虎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大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於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符洪石閏及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遵遵於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於殿下矣但以末年悖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執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眾至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閏為前鋒豺將出拒之耆舊勸

士皆曰天子而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
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土振離率龍騰二千斬
關迎逆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
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
匡濟也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
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
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賁
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於大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
東閣斬張豺夷其三族懷劉氏今日以遵嗣位封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為譙王廢劉氏為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
太子石中時鎮于薊聞遵弑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
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
嚴孤將親討之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征
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殺書謂左
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以復相殘乎吾將
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弑自專為罪大矣吾王
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中
從之遵馳遣王權以書喻中中弗聽遵假石門黃鉞
金鉞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中師大敗獲中於

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初遵之發李城也謂
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
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
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
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
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
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
兵權閔益有恨色準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
太后鄭氏之前皆謂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
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馳以告閔閔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
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
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
幾時乃殺之誅鄭氏及其太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
十三日鑒乃僭位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錄尚
書事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
誅閔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率步騎七萬分討
祗等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時鑒
在中堂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
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石閔反已在東掖門

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
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鉢率衆攻閔
不尅屯於鳳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門而入鑒懼
閔之誅已也馳招閔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
速討之閔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
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
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師衆數千
守鑒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不
同心者各任所之救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
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班
今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
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
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
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
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石琨奔據異
州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
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
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帥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
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
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

遂歸于吳州閔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濟鑒密遣
宦者齎書召張沉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閔馳
還廢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
百三十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
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虎十三子五人爲
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識言滅石
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
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自立復姓冉
氏國號魏八年慕容雋遣慕容恪攻鄴擒閔斬之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七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始建國於棘城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飲髮髯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父涉題以金柳城之功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

慕容廆

十 錄也黃錄刊

知人之鑒廆童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臣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晉武帝時遣使來降拜爲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廆又遷于徙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法桑制同於上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早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爲亂遂攻諸縣殺掠士庶太守求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

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暨子外以廆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番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興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於平陽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疆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遵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脩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

慕容廆

十 錄

委以庶政時平州刺史崔慈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慈意欲拘留乃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麗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麗麗曰彼信崔慈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慈譖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以三國攻棘城麗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慈昨有使至於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麗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麗簡銳士配其子軌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麗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麗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其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是管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慈懼麗之仇已也使兄子偽賀麗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麗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

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麗乃遣燾歸說慈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慈與數十騎乘家室奔于高句麗麗悉降其衆徙燾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麗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來拜麗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牧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麗遣軌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麗距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麗麗遣軌距之以裴嶷爲右部都督率衆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麗侍中位特進遣使與太尉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八年麗卒乃止慕容皝嗣位是時段氏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二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炎康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段遼爲石虎所敗奔燕皝殺段遼盡殺段氏之衆是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封爲燕王穆帝永和四年皝卒于僑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掄魏冉閔殺之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九年自龍城遷于薊十二年初鮮卑段龜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

自令支徙廣固至是僞遣慕容恪攻龔于廣固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此謂也龔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于是爲高墻深塹以守之龔嬰城自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龔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龔竟爲僞所殺并阮其徒三千人并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收燕東郡入武陽燕王儁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畧地分置守宰儁欲遂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儁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以來冬詣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復伐之衆遺萬免爲庶人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白石門屯於河渚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詔

萬復伐之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說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將皆勤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以燕兵大盛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騎歸軍士欲圖之以安故止詔廢爲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曄立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乃卒太子曄卽位年十一改元建熙是年晉襄帝卽位五年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六年晉桓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時恪已死吳王垂爲太傅評所忌遂奔秦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取洛陽克宣關入晉陽及慕容評戰于潞川評敗遂圍鄴堅自帥精銳一萬赴鄴燕主曄奔龍城堅遣將追之

及于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帥文武出降堅以王猛
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燕

符洪孫堅 附慕容冲

符洪略陽氏人也世為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畧驍
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募義之士訪安
危變通之術宗人滿光清突遂推洪為盟主石虎滅
石生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羗戎內實京師虎從
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枹頭累有戰功
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
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符洪雄果其諸子並
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
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故洪怒乃遣使降晉後石

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眾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
為冀州刺史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
胡文曰孤率眾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
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
漢祖初虎以麻秋鎮抱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
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
深然之悅而秋因宴為洪將并其眾世子健收而斬
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
定今是固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吉
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符健洪第二子也健

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於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徒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官繒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徒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徒執菁子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徒於潼關徒逆擊破之徒雖戰勝猶脩棧於洪并送名馬珍香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拒徒筮之遇泰之臨徒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徒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徒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徙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京師并脩好於桓溫永和八年徒僭卽皇帝位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塒所殺塒自立爲秦上僭率步騎二萬攻塒斬其首徙至自宜秋遣雄普率衆掠關東并援石虎豫州刺史張遇

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遠虜遇及其衆歸長安以遇爲豫州刺史鎮許昌徒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徒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徙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橋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壽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礪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貽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徒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鄙徒遣其太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於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於霸上萇等退營城南徒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遊軍以距溫三輔郡縣來降於溫徒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徙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桓溫之入關也徙太子萇溫戰爲流矢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徙

請勒兵入東宮將殺符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拾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擣馬志氣厲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娑強汪梁平等並為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岩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符堅

士 黃載

也及符生嗣僞位權翼說堅行湯武之事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害無度梁平老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等二十餘人初堅母苟氏以庶子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交與法訣於東堂惻然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於是偷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有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八 符堅

士 黃載

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為羗所敗獲其養子三歲之平懼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屯武關中郎將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免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綉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勲於符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婿已又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女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諸氏紛紜競陳猛愷堅志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懼異進曰陛下宏遠大度善馭茲豪神武卓犖錄功舍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以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嗜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於是百寮震肅蒙右屏氣路不拾遺教化大行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由者皆令具條以聞晉昇平五年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内外之官悉皆稱職田疇脩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晉哀帝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生之弟也以謀叛誅時生第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人終必爲患堅不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騎襲之因縱火

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志大信擾邊動衆非國之利所獲貨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干率衆數萬人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堅弟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等爲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羗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晉荊州北鄙諸郡涼漢陽萬餘戶而還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於枋頭暉衆屢敗遣使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

堅亦欲與諸將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
曄王師尋敗引歸苟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於
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
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
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
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傑建
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
何王師既旋慕容曄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
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堅
大怒遣王猛與建威將軍梁成鄒羗率步騎三萬畧

慕容垂傳卷五

八 侍從錄

五 田

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道攻曄洛州刺史慕容
筑于洛陽曄遣將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
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破曄將於滎陽筑懼而請
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鄒羗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又遣
猛率楊安張蚝鄧羗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曄堅親
送猛於灞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壹
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
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
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內侍帷幄出總戎旅稟陛
下神靈殘胡不足平願不煩鑾軫冒犯霜露速敕有

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
攻壹關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
壹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
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曄遣其太傅慕容
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
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銳卒五
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旁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
中曄患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
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畧受
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

慕容垂傳卷五

八 侍從錄

六 魏

可退也願僇力行間以報恩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
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奮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
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鄒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
可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
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
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
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
徐成等跨馬連矛馳入評軍出入數次旁若無人衆
旌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
衆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太

子宏守長安以待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猛至安陽迎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猶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暕出奔高陽堅將執而送之堅入鄴宮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暕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幽州刺史鎮薊救慕容暕及其王公以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桓雜類於長安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順于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符雅楊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於驚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騎千餘救之戰於陝中

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武都進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衆降於雅纂將顧密降於雅請爲內應纂懼而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張軌據涼州九世至天錫天錫攻李儼於隴西儼求救於堅堅遣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猛獲甲士五千以歸堅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錫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溪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疋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湟川侯堅聞桓溫之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以王猛爲丞相以符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其後天鼓鳴有慧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垣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慧起尾箕而垣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暕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暕爲尚書番爲京兆尹冲爲

平陽太守符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曆數彌久迨于石亂遂據華夏踰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伐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聽

史纂左編卷五

十九

拒之戰於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形乘勝陷漢中楊安進據梓潼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三年王猛寢疾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及王猛

史纂左編卷五

十九

十九

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識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群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殺之識學遂絕晉太元元年遣其武衛苟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錫軍屢敗乃乘素車白馬而縛輿輓降於軍門萇釋縛焚輓送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遣其幽州刺史符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什翼犍以衛辰爲卿等又遣鄧萇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什翼犍度翼犍戰敗遁於弱水符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秦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郭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

君遂殺諸弟併滅什翼犍秦兵趣雲中部衆逃潰國中
中大亂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對
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
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
仁勇而有知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
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敢先發
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
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
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
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思信甚

下及豪望富室僅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
通渠引灌以溉同南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三
年遂其尚書令符丕率司馬慕容暕荀萇等步騎七
萬寇襄陽侯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校尉石越率
騎萬出魯陽關慕容垂率衆五萬出自南鄉苟池
等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
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
馬以渡序大恩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舡百餘艘
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衆五萬屯於江陵晉
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丕等不進保
據上明堅遣其使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
不捷者汝可自殺不足復持面見我也初丕之寇襄
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
但徙荆楚人肉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
無人不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乎丕從之
及堅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王施進曰
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
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
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遣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
從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僇首丕於是促圍攻

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親融將關東甲卒會於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符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於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先是兖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遂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計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毛當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將軍彭超寇彭城是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於泗水將救彭城彭超之圍彭城也置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輜重於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率衆萬餘聲趨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遂率彭城之衆奔於謝玄超留兵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與超會師而南毛當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於余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次於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謝玄率衆三萬次於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於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

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走玄遣將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斬其將難超退師進北堅聞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兖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揚州刺史戍下邳堂邑之功也又以符洛爲益州牧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患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損孤於外旣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黃武

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耶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何如其治中平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懷欬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爲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等諸國並不從洛思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平陽公必迎送於路因而執之遂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餘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

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
還和龍常以幽永州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
海王幽州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
之業若能埃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
遣其將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
馳傳詣鄯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符融爲大都督
授之節度使石起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
行四百餘里符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於中山有
衆十萬衝等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
呂光追斬符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

史纂要編卷五

六符融

五

黃武

與百餘人堅徙洛於涼州徵符融爲車騎大將軍領
宗正錄尚書事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
鎮靜之引其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
今欲分三原九囷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
不忘舊德爲盤石之宗於諸君之意何如皆曰此有
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第三
千戶以配符丕鎮鄯如世封諸侯爲新莽主堅送丕
於灕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
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
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

護亦沙中郎將移烏丸府於代郡之平城中書樂
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河州刺史鎮枹罕王
爲并州刺史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符融爲
州牧鎮洛陽符融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堅自平諸國
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群
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
之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
議大夫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
謀反事泄問友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
九世之仇而兄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

史纂要編卷五

六符融

五

魏

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
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議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
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
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堅銳意荆
陽將謀入寇乃改授符融征南大將軍以符朗爲青
州刺史以裴元畧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
令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
西討諸軍事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城符融以虛耗中
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彼得其地不可耕固
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

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枯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吳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畧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晉主自當嚙噬與觀稽顙軍門若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矣又迴駕岱宗告成封禪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今晉道雖微未聞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符堅集

老

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儒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在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群臣各有異同廷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群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

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紜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牛斗吳越之禍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符堅集

夫

人族類斤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堅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羗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畧一疇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輩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嶺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氣腐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聖駕下困蒼生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

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鷹駕必欲親動猶不顧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畧馳紙檄於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堅所幸張夫人諫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旣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鷄鳴者不利行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王元

師犬群羣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鷄夜鳴群犬哀鳴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遣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何知堅南遊瀾上從容謂群臣曰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且晉主無罪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

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貲財竭於內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觸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又矣吾方命蚩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資取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王元

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今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卿爾賜帛五百疋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也劉禪

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爲親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獻及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獻遣垂爲前鋒次於沔水垂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人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

卷之三

晉書

卷之三

皆拜羽林郎下書明克捷之日以帝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羗虜我之仇敵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當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暉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

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

卷之三

晉書

卷之三

逸宜速進衆軍掎掎擒賊帥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撫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中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前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滑而降之序私謂石曰

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鋒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於淝南謝玄謝琰率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淝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獲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畧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失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騎石越率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

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暉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擊泓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雍州牧推叔父垂爲丞相並州牧秦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追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符融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堅命寶衝討之符融勇果輕敵不卹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融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融弗從戰於華澤融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初姚萇

降於苻生堅以襄為揚武將軍為堅將累有大功及
堅寇晉以襄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襄曰
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
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衡進曰王者無戲
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竇衡擊慕
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眾至
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
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常率關中燕人
翊衛皇帝還反鄴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永
為鄰好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暉叩頭流血涕泣陳
謝堅久之曰此是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
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
其反叛之咎而慕容暉遣使者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
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
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
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
間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等以
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以冲為皇太弟承
制行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堅拜
暉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距冲冲乃令

婦人乘牛為粟捐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眾吹彈
營於鄭西暉出距戰冲揚塵鼓躁暉師敗績冲遂據
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
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
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
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於長安
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為堅賊
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
南太守高茂北伐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下邳進據
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
出也其強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
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
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遣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
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
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
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
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
養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
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敗至於此符丕在鄴糧
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固據

稿礲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于河北不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不懼乃請救於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初晞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晞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鍤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衡小妻聞以告衡請留

史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

五

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晞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嘗爲冲軍所圍城中上將軍鄧邁兄弟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冲又遣尚書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衡擊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於城

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冲所獲乃擊金以上軍是時慕容垂復圍鄴城朝廷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水陸運糧救鄴牢之至枋頭盤桓不進及至鄴慕容垂逆戰而罷遂撤圍北如新城牢之追擊垂爲垂所敗單馬走還時鄴中饑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符丕率衆就晉穀於枋頭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蒞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迫焉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三輔人爲冲所畧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

史集卷之五

卷之五

五

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舐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衆固請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滅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中壽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以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同生誓無有二堅以藏書曰帝出五將父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於西城爲冲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

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
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自寮逃散
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堅之分
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接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
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
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答至是整言驗矣
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眾奔散獨侍
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以待之召宰人進食俄
而忠至執堅以歸 幽之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
萇次膺符曆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萇乃敢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萇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
五胡次序無汝萇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重已送晉
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
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古人堅
既不許萇之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
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於是符
丕稱帝自鄴奔據晉陽是歲晉孝武太元十年也宏
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壁於下辨壁距之乃奔
武都氐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於江州宏歷位
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

叛被誅

西燕慕容冲既得長安且畏燕王垂之疆課農築室
為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眾心殺之立將軍
段隨為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
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為帝至開喜聞燕王垂已稱
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永庖弟之孫也于是長
安遂為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弒其主忠立慕容永西
燕擊苻丕不敗奔東垣謀襲晉洛陽晉將馮該自陝
要擊殺之執其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先是苻登
率河州抱罕諸氐眾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及苻丕
敗遂稱帝于南安十九年後秦姚興擊苻登殺之燕
主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永得所統七萬餘戶西燕
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八

國慕容垂

北

慕容垂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號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拆齒慕容儁僭卽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石虎之死也趙魏亂垂請攻之儁乃以垂爲前鋒都督儁旣尅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方今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爲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

慕容垂

慕容垂

慕容垂

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大收東北之利再爲司隸王公以下莫不累迹時慕容儁嗣僞位慕容恪甚重垂常謂儁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符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儁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畧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垂子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說

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辟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儁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命世之姿迤邐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暨遷此乃鴻漸之始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奈何以一怒捐之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

慕容垂

慕容垂

慕容垂

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秦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旣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可謂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

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諸復見昭亮國士之禮
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曆數者授
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授之
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
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
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牙爪名將
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
誠非慕德而至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
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
欲堅不從遣將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
戍并州時堅予不先在鄴及垂至不館之于鄴西垂
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令翟斌聚衆謀逼
洛陽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悖非
冠軍英畧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
殺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
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龍龍
率氏騎一千爲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
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運謀之主用
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
請入鄴城拜廟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

史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不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
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
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不曰
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
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爲亡虜也主
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
必爲後害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
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
飛龍悉誅氏兵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
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
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
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
秦朝危而復濟荷主上更生之惠豈可因其小隙便
懷二三吾本救豫州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
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
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
又遣長史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
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
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
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又敵北阻大河控馭燕趙非

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郡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指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階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辰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衆至二十餘萬清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來會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之業與秦末爲鄰好何故開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國家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

終則非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大各啖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攻拔鄴郡丕固守中城垂壅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壅漳水以灌之初垂殺下零酋長翟斌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今太子寶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其所敗真遂屯于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曠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之垂謂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吾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暉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

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舉眾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奔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領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之而免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卽尊號其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太元十一年僭卽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號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不從道其征西慕容楷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時翟真爲其下所殺其子遠繼領部衆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建留臺于龍城以慕容隆錄留臺尚書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

其法

慕容末未有繫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慕容瓚張崇攻苻弟友于晉陽末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釜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末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末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末大戰垂引軍僞退末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末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末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圍長子末將賈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末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末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垂使慕容農畧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

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
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起暴
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
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麟以曇猛言
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是夜魏師
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十騎奔免士衆還者十
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
曰魏人狙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畧摧
其銳志垂從之畱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
開道于大嶺嶺遺寶出天門征北慕容隆踰青山襲
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
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
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
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
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
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平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
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
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
位十三年垂死太子寶立明年爲晉安帝隆安元年
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幽平慕容會軍慕

容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主慕容麟殺詳而自立
魏克中山慕容麟奔范陽王德于鄴後爲德所殺慕
容寶之奔龍城也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
汗誘而弑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都于廣固

此許
地
多
形
在
內

慕容德 慕容

慕容德號之少子也。時敗徙于長安符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還次榮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于是慕容末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詠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今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羣堅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急機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教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為冀州牧鎮鄴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襲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詳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

慕容德 慕容 十一

我黨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衆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間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內相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從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懸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據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

慕容德 慕容 十二

慕容德 慕容

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敗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是時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鞠環初符登旣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帥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

衆曰進有疆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峻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廣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十餘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管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間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兩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也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宜先定舊魯巡撫琅瑯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平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

守辟閭渾渾不從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
琅邪徐充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
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
城辟閭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
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生校尉劉
綱追斬于莒城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時桓
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
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
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
上疏曰夫帝王之道也必崇經畧有其時無其人則
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
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
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
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
亂之機譬如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
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
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
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
可以西并疆秦北抗太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其社稷
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

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
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典不取悔將及焉惟
陛下覽之德會王公詳議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
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
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
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卻克忿
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
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
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則萬隕
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鍾
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
疾於是罷兵
慕容超德兄子也及德死僭嗣偽位以慕容鍾為青
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
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平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
賢且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宏出藩
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
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乎說
亮不行鍾宏懼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

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違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法曰昔成方遂佯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悲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母妻旣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大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遣其僕射張華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興興大悅之於是還超母妻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

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樂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譴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頽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縣郡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公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爲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人入濟南執太守趙元畧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語在裕傳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世爲羌酋漢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郝玄孫柯更爲魏綏戎校尉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千隴上及石虎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

史書左傳卷八

卷八

九

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豪多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濤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啓勒以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石虎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于清河拜西羌大都督及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色謂石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

史書左傳卷八

卷八

十

六矣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諫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石虎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虎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餘人也于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於是貫甲跨馬于庭中策馬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

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廬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秋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石祗僭號以襄爲豫州刺史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于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磧津南至榮陽始發喪行服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

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造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焉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緣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於

是復振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尅其長史王亮諫襄曰相公英畧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畧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也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鄧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符生遣其將符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符堅鄧羗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羗師來逼襄怒遂張驅而進戰于三原襄爲堅所殺

苻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畧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戰伐每忝大謀襄死苻率諸弟降于符生符堅以苻爲揚武將軍屢有戰功及符堅寇晉以苻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苻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右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苻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苻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苻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率五萬餘家咸推苻爲盟主苻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慕容苻堅相攻衆甚盛苻將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衆以觀時變北地新平安定羗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苻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取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苻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十莊得貳之義也苻遣諸將攻新平尅之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

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將率騎圍堅殺之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虚萇遂據長安太元十一年萇僭卽皇帝位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拜弟碩德秦州刺史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與登相距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畧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逼遂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冠軍徐洛生等守忠不二詎畱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兵隨萇征伐時諸營旣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台將以計取之於是畱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出輜重于天界冠之諸將或欲因登敗亂擊之萇曰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民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城說曰

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說曰主上權畧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說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揚定雷惡地耳自餘瓊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大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尅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畧內明英武內登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說請要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說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揭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揭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一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

之甚時衆不滿二千揭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甚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甚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地無復餘也揭飛等以甚兵少盡衆來攻甚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其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揭飛兵擾亂甚遣王超譚亮率步騎擊之揭飛衆大潰斬揭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甚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踴據一方歌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甚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甚曰少來關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甚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甚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甚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愆已收其一若不聞讜

言安知過也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符登甚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甚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堅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堅子謀之未就奸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甚甚徑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甚曰槌旣去符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任之何以御物乎羣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甚如陰密攻登救其太子興曰苟曜奸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甚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甚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僞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業立功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畧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甚下書

今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秀隨才擢叙符登驃騎將軍沒奕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疾遣姚頌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符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符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符登與竇衡相持萇議擊之尹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閭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屬三千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興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者

鬼兵數百奮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晃尚書左僕射尹緯符僕射姚晃尚書狼伯友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萇太子興秘不發喪帥眾擊符登殺之遂自立為帝傳子弘為劉裕所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北魏索頭虜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歿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先音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駝遣軍助騰懷帝末嘉三年驍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割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馳有牧騰之功舊勲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于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健壯勇衆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五年五月代王什翼健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渾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為業今國家多難若郭城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健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慎勿泄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旣而獲射者羣臣欲斃割之什翼健曰彼各為其主鬪耳何罪遂釋之健擊匈奴

奴劉衛辰河冰未合命以葦組約流漸餓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其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獲取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健死孫珪代立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徙居定襄之盛樂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太元二十一年垂死珪自率步騎四萬餘出馬邑踰句注別遣將從東路出軍襲幽州珪遂取并州遷將掠地汾川燕王寶蘭代軍將至議于東堂中山尹符謨曰今代軍東疆千里遠聞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珪遂曰代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齊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獲掠不過旬日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代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代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亮守中山待其斃而乘之于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珪率步騎三萬自并陘趨中山攻常山拔之常山以東諸郡縣皆附于代惟中山鄴信都為燕守進軍中山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

廢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進攻鄴不下進攻
信都信都降遂圍中山寶奔龍城珪遂入中山建別
將取鄴慕容德自鄴奔滑臺珪遂王有中州改稱曰
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冬乾縣之平城自謂黃帝
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
于代都分尚書二十六曹及外署九置三百六十曹
令八郡大人主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今
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
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
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
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愛不集珪遂
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珪頗
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祀天六月末率大衆至
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
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卻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壟處
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樹生時車馬器用皆
燒之以送亡者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
識珪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以免珪乃滅
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
自執劍擊擗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

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
萬人與珪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珪今萬人爲
內應夜伺珪獨處殺之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
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珪次子齊王嗣執清河
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
嗣代立諡開道武皇帝晉劉裕西伐長安嗣先娶姚
興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以救之大爲裕所破於
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歲通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
衆至方城遣奚斤公孫表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
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輜重弱累自隨滑臺戍主
王景虔馳告司州刺史毛德祖戎虎牢遣司馬翟唐
等步騎三千拒之魏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
景虔出奔景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
爲魏所殺魏既克滑臺并力向廣廣等力不敵引退
轉鬪而前一日一夜纔行十許里魏步軍續至廣等
矢盡力竭大敗廣等各單身逃還魏乘勝遂至虎牢
德祖出步騎欲擊之魏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
魏昌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魏別
遣黑稍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
兵五百人戍小壘四百人據鹽倉五百人固小平五

百人屯牛蘭又遣將領馬隊二百騎緣河上下隨機
進接十二月魏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馳往
擊之魏退走廣安立守防修治城塢復還虎牢豫州
刺史劉粹遣步騎五百據項魏將安平公鵠青二軍
七千人南渡於碣磳東下至泗濱口兗州刺史徐琰
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魏兵萬五千騎復
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皋關向虎
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魏兵退還保營
鎮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北救廬陵王義真遣兵三
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魏分軍

史纂左編卷八

不索廣

三十五

向洛攻小壘陷沒自魏分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
嗣自率大衆至鄴魏既克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
內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魏陣後
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出魏圍外掩襲其後魏陣擾亂
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魏雖退散隨復更合魏又遣
涉歸幡能健等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青州刺
史竺夔鎮東陽城聞魏將至歛衆固守濟南太守垣
苗率二府郡文武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
城者使移就山阻燒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魏衆向
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內

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羗蠻流雜人情恇懼竺夔
夜遣五百人出城掩擊魏衆披退間二日魏步騎悉
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出城
二十里大治攻具分步騎常來逼城夔夜使百人於
揚水口兩岸設伏魏將阿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
岸伏發魏騎四迸殺傷數十人梟阿伏斤首魏又進
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
攻別遣兵攻陷潁川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
至晡殺傷數百會魏兵從潁川還合圍德祖大敗失
甲士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

史纂左編卷八

不索廣

三十六

口過河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檀道濟至彭城以青
司二州並急而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
兵弱先救青州竺夔遣人出城作東南兩塹魏於城
北三百餘步鑿長圍夔募善射五十人依牆射之魏
騎數百馳來圍牆內納射固牆死戰魏兵下馬步
進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魏乃披散魏遂填外塹引
高樓四所蝦蟇車二十乘置長圍內夔先鑿城北作
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裏塹內去城二丈作子塹帶
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燒魏攻具時回風轉爛火不能
然魏兵矢橫下士卒多傷歛衆還入魏填三塹盡平

唯餘子塹蝦蟆車所不及魏以撞攻城夢寐人力於
城上保大磨石推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絙張骨
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力挽令折魏復於城南
掘長圍進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有膽幹故能堅守
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
旦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粹遣元德襲
許昌因雷綏撫魏兵三千餘騎破高平郡所統高平
方與任城金鄉亢父等五縣殺畧二千餘家殺男子
虜女弱嗣又遣尹模援助攻虎牢垣塞兩塹德祖隨
方抗拒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寅魏聞道濟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將至焚燒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毀
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其城下以固守嗣率大衆
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向洛渡河北
歸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
而魏增兵轉多魏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
爲四賊撞三城已毀惟堡一城晝夜相距眼皆生創
死者大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
魏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
問密遣人說鄭兵云表與之連謀每與表書輒多所
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倍疑之言於嗣誅表魏衆

原缺第三十八、三十九葉

半長沙王義欣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
便速備辦月內悉發先遣殷中將軍田奇嚮命告肅
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
北肅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
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權當歛戎相避須冬行地
淨河水合自更取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彥之
進兵魏悉歛河南諸戍還北十一月魏大衆南渡河
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諸鎮並爲魏所沒其後肅
又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宋主每依違之十三年魏伐
燕燕馮弘奔高麗魏遂取和龍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史記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據上邽魏伐難當降之十六年初沮渠蒙遜據涼州
傳子牧犍至是肅將自伐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卿
道肅問賀以取涼州方畧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郡鮮
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示以禍福必
相率歸命外援旣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肅曰
善肅至涼州牧犍而縛請降肅釋其縛而禮之後爲
魏所殺楊難當寇朱漢川宋討難當于仇池難當奔
上邽魏救之不克十七年魏號太平真君元年十九
年魏將庫莫提移書益梁二州以往伐仇池侵其附
屬旣而移書詣徐州曰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

通鑑
南北

化並立夏殷以前功業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
耀先代建我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
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畧遠定三秦西及葱嶺東
平遠碣海隅服從北登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
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符姚遙據三郡司馬琅
邪保守揚越綿連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
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畧是為不
欲違先人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包藏禍心屢為邊
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侵我洛陽致師徒喪敗舉軍
囚俘我朝廷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
史集左編卷八
下
度越赫連遠歸忠欵玄既即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
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此內郡漢南白雉登
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疆場
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
子及其同義告敗闕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
違信背和與年落為三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是若可
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罄聲之臣助難當報復
使將軍吐奚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
衝建安今南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將軍皮豹子

由所必加

引兵出斜谷扼白馬之險娥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
水劉買德出自子午東襲梁漢故晉譙王司馬文思
荊州刺史魯軌南趨荊州淮南王直勒它大輸為其
後繼楊州刺史晉琅瑯王司馬楚之南趨壽春刁騭
東趨廣陵南至京口青徐二州刺史故晉元顯子司
馬天助直趨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
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
陵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況大魏
以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眾軍就臨將令
南海北汎江湖南溢高岸墊為浦澤深谷積為丘陵
晉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敍陘山谷之中何
能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
之大失也昔信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
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為此舉動既而愛惜前好猶復
洮吟多殺生民得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為若攝兵還
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如初若距我義言
狠復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宋主令徐州答
移拒之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
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
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

米泯館邸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爲憂咨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襲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

史纂編卷頁

八 策庫房

四 策

弊保民全境不出此途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日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日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佃收秋冬入堡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參合勾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于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伏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隨

弓箚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魏取宋仇池二十年熹以國授其太子是歲熹伐蠕蠕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先是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熹甚惡之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二月十五不出沙門巫覡身死主人門誅二十二年熹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三年北

史纂編卷頁

八 策庫房

四 策

地瀘水人蓋吳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虜諸戎夷並應響有衆十餘萬熹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歸宋宋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熹攻吳大小數十戰不能克宋王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授屠各反叛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塞圍起上谷西至鴈門廣縱千里以避柔然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熹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初熹欲爲邊寇聲云於梁川宋主慮其侵犯淮泗乃敕邊邊戍小寇至

則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戶歸壽陽諸戍偵候不
明魏師奄來入境陳南頓汝南潁川四郡太守並棄
城奔走魏掠抄淮西六郡殺傷甚多攻圍懸瓠城城
內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
去郡南平王鐸時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
事憲嬰城固守燾盡銳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燾
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軍攻破南城憲於內更築扞
城立柵以補之魏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
亦過半燾唯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燾遣從
弟庫仁眞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

史記左傳卷八

六書通

史記

宋主子駿鎮彭城太祖敕駿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
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以劉泰之爲元帥分爲
五軍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千一百直向汝陽
魏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
之等至魏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二千餘人燒其輜重
營內有數區廩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
金銀帳內諸大主帥悉殺之諸生口悉得東走大呼
六官軍痛與手魏衆一時奔散因追之行已經日人
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
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別帥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

擊泰之泰之軍未食且戰已疲勞結陣未及定棄伏
奔走行迷道趨澗水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濟泰
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面目復還下馬坐地爲虜
所殺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駿降安北
之號爲鎮軍將軍燾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條軍
大懼謂其衆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
將墮人計中卽燒攻具欲走會泰之死問續至乃停
壽陽宋遣劉康祖救懸瓠燾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
戰破之斬任城公燾攻城二十四日不拔死者甚衆
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

史記左傳卷八

六書通

史記

道奔走燾雖不克懸瓠而虜獲甚多南師屢無功爲
燾所輕侮與宋主書曰頃關中蓋吳反逆扇動隴右
氏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
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
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賂引誘我邊民募往
者復除七年是賞奸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
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耶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
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如此釋江南
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救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
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蹤頃者往索真

珠璫畧不相與今所馘截燭腰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已死其子菟害真襲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若彼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以彼無足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郅也彼土小雨水便迫腋彼能水中射我耶我顯然往取楊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得

史纂左編卷八

八 雲南唐

聖 類

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耶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符堅何時與彼交戰畫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卒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彼吳人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楊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

可如人意也知彼何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須我兵升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送彼來也此後復求通和聞宋主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便驅還自天地啓闢以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楊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

史纂左編卷八

八 雲南唐

聖 類

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輓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其年宋主大舉北伐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舉驅逼遺民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踈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并陳蠕蠕此春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大半連歲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蠕蠕間使適至所說並符遠輸誠款誓爲犄角遐邇注情旣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楫流通經畧之會實在

汝日可遣將軍三謀沈慶之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
使青冀二州刺史蕭斌推三齊之鋒爲之統師徐充
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並驅左衛率
臧質勒東宮禁兵統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豫州刺
史南平王鐔率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有
董一江夏王義恭即可三府文武弁被以中儀精卒
出次徐方爲衆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
遣虎旅數道爭先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連旗深入震盪汧壠護軍將軍蕭思
話藉荆雍之勁攬羣帥之銳直由武關稜威震滂指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
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
民亦有獻私財至十數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左僕射
何尚之參議發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
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充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
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二令以上相府舍者
不在發例其餘悉備行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
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
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
又奏軍用不充楊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資滿

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抽一事息卽還歷
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率馬步萬餘人向碭礮取泗
濱口魏碭礮戍主王買德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
棄城走玄謨攻滑臺不尅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
而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
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卽撤屋穴處時
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
卽其長帥而以配私驢家賦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
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
營玄謨不從冬十一月癸亥燾至關內侯代人陸真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示玄謨
營折柳還報乙丑燾渡河衆號百萬輶鼓之聲
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
下散亡畧盡委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
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
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王
攻廣固沒死者甚衆況今日迫于曩日豈得計士衆
傷疲願以圍城爲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
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津
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

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惟失一矧餘皆實備而返蕭
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固諫曰玄謨士
衆疲老寇虜已過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
也斌固遣會玄謨進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
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且殺戰將以自弱
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礪礪慶之曰今青冀虛
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口山東非國家有也
礪礪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
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聞外之事
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
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事問
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識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
使王玄謨戍礪礪垣護之據清口自率諸軍還歷城
燕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燕從弟庫仁且發關西
兵趨汝桓從弟阿斗望自青州道燕自礪礪並南出
諸鎮悉歛民保城十一月至鄒山燕登鄒山見秦始
王刻石使人排倒之又破尉武戎執戍主王羅漢虜
法獲生將付其三郎大帥連鎮鎮頭後羅漢夜斬三
郎頭抱鎮亡走得入盱眙城庫仁其破劉康祖於尉
武引衆向壽陽自青崗屯孫叔敖冢背壽陽城又焚

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保城固守燕自彭城南出盱
眙渡淮留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魯秀出廣
陵阿斗望出山陽庫仁其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
莫不殘害燕至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葉葦於滁口造
軍筏聲欲渡江宋主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初將軍
劉遵考等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
列營周亘江畔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蓋
江旗甲星燭太子劬出鎮石頭徐湛之守石頭倉城
宋主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頭
者封八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疋金銀各百斤
斬其子及弟僞相大軍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絹
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資治葛酒置空
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燕鑿瓜步山爲盤道於其
頂設砲屋燕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
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宋主駱駝名馬求和請婚宋
主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燕又求嫁女與駿
二十八年正月朔燕會於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
戶燒品屋去魏初綠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
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宋主聞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
船乘使廣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

魏以海陵多沮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歛居
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遙糧伏給肝貽賊逼分留
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畱付郡城內垂
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下
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以灌之魏人至不敢停引
去自廣陵還因攻肝貽盡銳攻城三十日不能克或
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乃
燒攻具退走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
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坡去城數十里令
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不許燾凡破南兗徐
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者卽加斬截嬰
元貫于梁上築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
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
主每命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
將帥趨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
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明年魏主燾
爲宗愛所殺諡爲太武皇帝孫濬嗣立號年爲正平
先是魏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衆歸宋二十四年宋
主更遣張永王玄謨及夷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
等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

旬月可拔稽畱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平民事存急速
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服遠赴關內之
衆纔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
氏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
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潰潰臣城守之外可
有二千人令更發三千兵假別駕崔勲之振威將軍
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
歷城之衆可有二千絡繹俱進較累二軍可七千許
人旣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
求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聲實兼舉愚計謬允
宜並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
備太行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
河之日請大統版 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勲之等慷慨
之誠誓必効死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
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教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
玄謨攻碣磔不克退還廢帝末光元年濬死諡文成
皇帝子弘代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
單騎奔魏太宗太始初江州刺史子勛兵起徐州刺
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
暹等亦各舉兵應之魏謀欲納昶下書曰夏伐有

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一今宗室衰微凶難
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牆蒙流
合境義陽王和踵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
歸款關廷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和弟湘東王進不
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
既無閭閻靜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愆急棄三正
慢易天常覆敗之徵已兆危亡之應已著偽晉安王
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劉子綏子項大
擅威令不相祗伏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
秀冀州刺史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眾
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燮伐之期
率土同軌之日今可分命諸將以行九伐使隴右之
眾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幽冀之眾七萬濱海
而南直指東陽江雍之眾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義
陽王劉昶領定襄之眾十萬出濟兗直造彭城諸軍
赴期同到會於金陵納和反國定其社稷使荆揚沾
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疆將吏不得因宋衰
亂有所侵損以傷我國家存救之意既而子勛事平
宋主或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魏
魏遣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

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
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
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
東安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
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
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
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
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
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然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
則生變若天雨旣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為進
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也魏
攻青冀二州並克執沈文秀崔道固此後魏復和親
信餉歲至宋亦厚相報答自拓拔破慕容據有中國
而蠕蠕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蠕蠕亦
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號部眾
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元禮西域諸國焉耆
善鄯龜茲姑墨東道諸國並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
畜牧以毡帳為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
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齒枯
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

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至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敵故朝廷每羈縻之魏主弘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援清節黜貪汚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魏主弘聰睿風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延興元年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三年魏以孔乘爲崇聖大夫乘孔子二十八世孫也承明元年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爲相州刺史受賂爲人所告敷掩蔽之魏太上前之檻車徵訢案驗當死時敷第突得幸於馮太后太上前意已疎太后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生情所不忍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爲爲人死也有馮閹者先爲敷所敗今詢其第范敷陰事可得也訢從之令范側列敷事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太上怒遂誅敷奕得減死論未幾復爲尚書馮太后由此怒太上至是密行鴆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太和元年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三年魏太安中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于府寺間以求諸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誣服至是詔候官千數重

罪受賂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衢執喧闐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安其業齊王道成稱皇帝四年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五年魏人圍角城齊擊敗之齊遣使如魏宋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如魏靈誕聞齊受禪謂魏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南伐靈誕請爲司馬不許魏宴羣臣置齊使車僧朗于靈誕下僧朗不肯就席靈誕遂與忿詈劉昶賂宋降人刺殺僧朗魏人厚送其喪并靈誕等南歸昭先白其語靈誕下獄死九年魏禁識緯巫卜詔曰圖讖之興出于三季旣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今皆焚之聞者以大辟論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十二年魏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十三年魏遣使如齊魏主宏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尚書遊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其直在彼今復遣使不可乎宏從之齊遣使如魏十四年魏太后馮氏殂宏行三年之喪十六年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祀堯于平陽舜于廣寧禹于安邑周公于洛陽皆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于中書省改謚曰文聖尼

父親行拜祭十七年魏詔大舉伐齊宏以平城也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譙筮之遇革魏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爲全吉宏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宏還宮召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

史纂要卷八

不索題

元

漢之所以興隆也宏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爲宏曰任城吾之子房也於是戒嚴齊至聞之亦發揚徐氏丁廣設召募以備之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慙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

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曰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經營畢功然後臨之宏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小停春首卽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王其勉之又使將軍于烈還鎮平城十八年齊蕭鸞弑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齊宣城王尋廢

史纂要卷八

不索題

十

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宏以齊主自立謀大舉伐之十九年齊遣將軍王廣之蕭坦之沈文季督諸軍以拒魏魏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齊徐州刺史蕭惠休拒守間出襲擊破之魏大將軍劉昶將軍王肅攻義陽齊司州刺史蕭誕拒之二月宏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遣使呼城中人齊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問師故宏曰齊王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宏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而自取之乎慶遠曰霍光亦捨近親而立

宣帝唯其賢也宏曰霍光何不自立廢遠曰非其族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安可比光且若然者武王伐紂而不立微子亦為貪天下乎宏大笑賜慶遠酒殺衣服而遣之宏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整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問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宏欲南臨江會司徒馮誕卒乃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六月宏欲變北俗謂羣臣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宏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宏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宏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宏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於是下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秘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又詔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二十年宏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

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宏惟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榮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八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歸北魏主賜之衣服恂常私著胡服中庶子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謀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魏主大駭引見羣臣議欲廢之太傅穆亮太保李冲免冠謝宏曰大義滅親古人所貴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憂也乃廢恂為庶人二十一年宏自將伐齊初魏荊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宏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至是引兵攻之衆號百萬襲宛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宏遣中書舍人孫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宛城東南有橋宏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橋下突出擊之宏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宏圍新野遂敗齊兵于河北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

傳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
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
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駟貯火密使人於深處
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
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既就起不知
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
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
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城東部分將置圍
求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
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
業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末曰吾弱卒不滿三
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
我之虛實足使喪膽倖此足矣宏遣謁者就拜永汝
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
下馬作露板惟傳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齊河
北守將皆棄城走魏人克宛三月敗齊兵于鄧城魏
攻齊義陽齊圍魏涓陽以救之義陽圍解齊師亦潰
是年蕭鸞死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
自將禦齊師還殂于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
魏主弘患雍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

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弘甚嘆異之文明
太后以宏聰聖後或不利馮氏將謀廢宏乃於寒月
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
李冲固諫乃止宏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弟
始終曾無纖芥悖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
不縱然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
中得虫穢物並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宏於太后太
后杖宏數十宏默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
意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
地三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
書奏按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
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
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
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
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
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
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
樹者必畱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禳
厭之方非典籍載者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
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

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蘊富贍好爲文章
詩賦銘頌在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
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自餘文
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
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
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髀骨射禽獸莫
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
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宏之雅
志皆此類也在位二十九年廟號文帝次子恪代立
辛威高肇等用事魏政衰微在位十六年魏主恪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明元年齊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取齊合肥盡取
齊淮南地二年齊蕭衍廢其主爲東昏侯三年蕭寶
實來奔蕭衍篡位國號梁四年蕭寶實請兵于魏魏
伐梁明年改元正始二年取梁漢中三年九月圍梁
鍾離四年三月梁大敗魏師于鍾離明年改元永平
魏懸瓠叛降梁魏復取之魏敗梁師于義陽魏中山
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
手若克一關西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
攻東關又恐其并力于東乃使長史李華統五帥向
西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進取廣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三關平
靖武陽廣峴南北朝分疆之要害也初魏主恪遣中
書舍人董紹慰勞叛城梁將白早生囚之送建康呂
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于梁主梁主遣謂紹曰今
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
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耻先
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
不思此乎紹還魏言之恪不從四年梁胸山叛降魏
梁復取之明年改元延昌三年魏降人王足陳計於
梁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爲然使木工陳承伯
材官將軍祖恒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
功不可就梁主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
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
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嶠
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
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潰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
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
鎮荆山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鉸龍能風雨
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
不能合乃伐木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

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檐者肩土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蠱晝夜聲令秋九月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楊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冬十二月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是冬塞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是年恪卒子詔立胡太后稱制改元熙平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

史纂左編卷頁

六

卷一

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瀆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垂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梁主使義之沂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採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

兩頭施大轆轤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魏蕭寶寅在淮堰梁主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

史纂左編卷頁

六

卷一

廣四十五丈高二丈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衆東注則游波寬緩堰不得壞絢乃開衆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衆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衆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崗壟其水清徹俯視廬舍墓冢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救豹子受絢

節度豹子遂譜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康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詔立始六歲後好遊騁胡太后臨朝稱制后淫穢日甚嬖倖用事魏政始亂盜賊蜂起後詔與太后嫌隙日深后鸛詔而立臨洮王世子劔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立孝文姪子攸沈胡后及劔于泗水攸誅榮爾朱世隆遂反與爾朱兆立長廣王曄遷于攸于晉陽弑之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疎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帝神采英毅恐後難制遂廢之而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詭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直觀遂遇弑年三十歲武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不及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陽遷于鄴是爲東魏修之在洛也從妹不嫁

晉三一日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修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重關閉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脩旣以明月入關蒺藜亦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主取明月殺之修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平閏十二月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其夜修在逍遙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彷彿華園林使人聊增悽然命取所乘波斯驢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蹶而死修惡之日宴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過醺而崩時二十五東魏靜帝善見清河王亶子也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爲高洋所篡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墻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大小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善見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衛都督烏那羅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澄嘗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不悅曰自

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
澄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
善見善見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啓澄澄使取
一段善見束百疋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善見不堪憂
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
海人志意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華山
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中僞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
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宮曰
陛下何意反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耶及將
殺諸妃嬪善見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
惜身何況妃嬪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
久乃出居三日幽善見於含章堂大器元瑾等皆見
烹於市及將禪位於高洋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
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善見在昭陽
殿見之昶曰五行迭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
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善見欽容
答曰此拒抱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
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之九十
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
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善見乃下御

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書漢贊云獻生不辰身
揣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善見曰古
人念遺賢弊履欲與六官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
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夫人嬪以下訣莫不
歔歔掩涕嬪趙國季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
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
乘候於東上閣善見上車德超上車持善見善見肘
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
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善見曰今日
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
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高洋行幸常以善見自隨
善見后高氏封太原公主常爲善見嘗食以護視焉
竟遇酖而崩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九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順報之初契丹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今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保姓邪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議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部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

卽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滅七部復并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李克用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克用因其來可擒也克用曰讐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克用贈以金綵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克用由是恨之二年契丹阿保機遣使隨高順入貢且求冊命梁主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爲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但拜天不拜人也克用方經營河北欲結

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劉守光末年衰困遣
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
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畧頗知屬文述律言於
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
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爲
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
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荒田由是漢人各
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
之延徽逃奔晉陽克用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
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
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
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
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
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
拊其背曰曩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
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甚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果遷
至中書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敘所以
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
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
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

數人此須用

之力也三年克用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
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爲裨將兵
叛殺存矩文進率其衆奔契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
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路狹處纔
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
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不入於薊幽州歲致
繒纈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
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險邀之契丹常
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
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劉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
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
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
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
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
幽州述律氏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
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
可述律氏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
旁掠其四野使其城中無食不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
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契
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將棄城

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克用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龜龜幕溷漫山澤盧文進教之以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克用告急克用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貪頡利今吾有猛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退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欄下每至谷口契丹輒要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槊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校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甲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六

寇則文進率漢卒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
龍德元年趙王錄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間使因
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
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
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
所有之眾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
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
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
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
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克
用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
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克用
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城涉沙河而南將
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定諸將皆
曰虜傾國而來吾眾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
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
克用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都所誘
本利財貨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
威震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
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

退安可輕動以搔人心克用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
契丹其如我何吾以四萬之眾平定山東今遇此小
虜而避之何面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
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克用分軍
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水
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是夕克用宿新樂契丹主車
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眾退保望都克用至
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
繼岌戊戌克用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擊克用以親軍
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飯五千騎為其所圍克用力戰
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
擊之虜退克用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
至易州會大雪彌日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
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何未令
我至此乃北歸克用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
之所布幕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
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克用至
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
追擊之悉為所禽惟兩騎自他道走免契丹主責王
郁繁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

兵定媯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是歲契丹改元天贊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七月契丹恃其疆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明宗天成九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脩好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歡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

姪爲天皇王后德光天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楊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爲政事令遣使告哀冬十月庚子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率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使二年契丹來請脩好遣使報之三年契丹陷平州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沮都恐朝廷移之他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奏秦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削奪王都爵祿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

鄭州防禦使張虎劉爲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會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堅不可攻晏球增脩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兵脩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丙

契丹傳

入

土

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搥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殆無子遺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計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餓疲入幽州境趙

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挺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

契丹傳

入

土

食之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牢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投諸穽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以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俟之

彼必內潰帝從之四年王都禿飯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飯契丹二千人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飯至大梁斬於市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奔賜突欲姓李名贊華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三年初契丹將利煎刺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禽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煎刺契丹之驍將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禽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群臣皆以爲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爲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后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寮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

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酷奏離昏爲尼契丹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煎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旣強寇抄龍盧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間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取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潞王清泰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與帝有隙旣還鎮陰爲自全之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群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煎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煎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

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
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
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
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措拾以
共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學士薛文遇沮之
遂罷帝又用文遇計徙敬瑭鎮鄆州都押牙劉知遠
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
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
掌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
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

卷之八

八

五

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
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
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帝聞敬瑭反
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以高行周爲招撫使帥兵攻
敬瑭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書稱臣
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
道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
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
至契丹契丹主大喜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

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契丹主
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
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
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
行周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
遠以步兵陳於城西北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
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
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
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
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僅萬人騎兵

卷之八

八

五

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安晉契丹引兵歸虎北口敬
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
瑭出北門見契丹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
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
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
則吾不可復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
知大事必濟矣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
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
亟戰而勝不可以安逸常理論也敬瑭甚嘆伏壬寅
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

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疋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帝大懼詔天雄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趨榆次盧龍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後耀州潘環糾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契丹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帝下詔親征實無行意張延朗劉延皓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謂宰相盧文紀曰朕惟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畧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丘倏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于是遣德鈞子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初趙德

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帝命自飛狐踵契丹後抄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乃自吳兒谷趨潞州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一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若立已爲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心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妄誕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

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備之猶或
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
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
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
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
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
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副將楊光遠斬敬達首降於契丹晉主與契丹主至
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
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晉主不顧亦不與之言

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

十九

德鈞指示之契丹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
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賫寶
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
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
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
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
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
亦未晚汝爲人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
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敬

唐主西奔遣契丹于騎扼澠池唐主攜傳國寶
武樓自焚初敬瑭謂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
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
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
奔契丹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敬瑭憂悒不
知爲計遂殂子重貴即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
契丹景延廣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爲
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
戰於時悔無益也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
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

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

二十

稟遽即帝位延廣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
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
之天福八年晉主聞契丹將入寇發鄴都至東京然
猶與契丹問遺相往無虛月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
延壽入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
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悉取邸
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奪其貨大
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
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北朝所立
以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

正以不敢忘先帝之盟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經臣之理北朝皇帝勿聽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無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險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知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嘗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開運元年正月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禽左武衛將軍蔡行遇是時楊光遠叛於青州與契丹通謀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命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

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兩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乙巳遣侍衛都指揮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等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諸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棄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焚般爲契丹西南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志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詔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步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

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進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軍在城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陣而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累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契丹傳

三十一

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后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瀘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昭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蕃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兗鄆

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恐懼無復部伍委棄輜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瀘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神武右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趨邢州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契丹傳

三十一

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陣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且暮安陽諸將恠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

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
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
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
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
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
引兵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
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張從恩等議曰契
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旬萬一有姦
人往告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衆就黎
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

史纂左編卷五

不棄

五

天

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城時從恩等
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
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散卒安能守橋即
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
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
趙延壽與契丹陽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
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
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衆在黎陽不敢逼延壽悉陳
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
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

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振武節度使拊從遠
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
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信之令天雄節度使杜威致
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囑以厚利延壽復書言又處異
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援身南去辭旨懇密朝
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與爲期約晉主既與契丹絕
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賜賚甚厚承福從
晉主與契丹戰澶州又張從恩成滑州屬歲大熟遣
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
遠無所縱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

史纂左編卷五

不棄

五

天

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
契丹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
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
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
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及覆難保請遷於內
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
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
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藉沒其家貨詔賞之
吐谷渾由是遂微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
監軍王審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

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而內應又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繼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屢表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李松信以爲然欲發大軍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晉主勞之曰卿卿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晉主由是益賢之及將北征帝與李松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守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澤汴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澤汴與恒州合勢擊之

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於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怙懼翰等至藥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契丹遂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使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途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

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爾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寅契丹主入恒州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已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宗美至易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

契丹主

宋史

宋史

爲宗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契丹翰林承旨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傳住兒爲都監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李彥韜入禁中計事

宋史

宋史

宋史

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新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學士范質草表降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延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虜使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重貴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重貴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軍使孟承誨素以巧佞有寵於重貴至是重貴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馬

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爲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卽驅出斷其腰領彥澤遷重貴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重貴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重貴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重貴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李筠以兵守重貴內外不通重貴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重貴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他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延煦自牙帳遷契丹主賜重貴手詔且遣解里謂之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重貴稍安士衆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上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責使獻真

者重貴奏以頃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盡此寶先帝所爲群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卽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証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後漢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拜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裘裹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耶汝昔鎮邢州已累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重貴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甦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契丹主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斬彥澤住兒於北市

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乃斷腕出鎖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啗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失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毋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重貴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重貴每

契丹主

契丹主

契丹主

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重貴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伏礮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契丹主謂晉群臣曰自今不脩兵甲不市戰馬輕稅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姓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鄆州入朝契丹主

契丹主

契丹主

契丹主

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破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傍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嘗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

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
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
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
爲仇讐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
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
向留晉兵與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
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
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
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
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皆我知之吾國事

宋史卷九

太宗

卷九

汝曹勿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
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爲名分番剽掠謂
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兩
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
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
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城都士民錢
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
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湏給皆蓄之
內庫欲蠶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患苦契丹皆思逐
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

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
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
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
知其必敗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
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
軼遣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
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
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
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
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枴胡

宋史卷九

太宗

卷九

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
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
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
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
番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
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
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
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
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永雪已消
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契丹主召

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七十二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三月丁巳朔契丹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快快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我與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晉重貴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重貴不勝屈辱嘆曰薛超誤我焉后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知遠即位以通事耿宗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

崔廷勲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服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役僮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陪克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人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漢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漢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出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東方群盜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急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戊子漢主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契丹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尚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栢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

舉國北遷恐搗人心不如稍稍徙之乃詔有職事者從之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蕭翰爲節度使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主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勲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悵悵今得歸死無恨矣契丹主命蕃漢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兒於空中以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聞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歛城中骸體瘞之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執而詰之穀不服乃釋之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聚水於胸腹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紀五月末康王元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元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元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元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鎮之矣元欲遂自

立尋勒兵出塞漢主以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爲前驅復集群臣廷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次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漢主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尤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群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遽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一無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漢主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群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漢主從之丙申漢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史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宗美奚王振刺令兵通河陽河陽閉城自守振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况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爲人沉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

是時
帝王
死

樹上者皆斬之軍中傷息莫敢犯今故所向必克
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
由是倚愛之契丹將蕭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
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許王
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
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徵陵下宮不
得已而出翰立以爲帝師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
妃淑妃泣曰吾子母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
吾家也乃用趙遠程光毅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
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蕭翰之北歸也有同

契丹主蕭翰

契丹主

州帥陽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
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
三年亡歸中國契丹嘗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
國然晉所以改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
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
虜吾國非人境也漢主自霍邑至陝州六月乙卯至
新安兩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漢主至洛陽入居宮
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
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
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

契丹主蕭翰

契丹主

契丹主

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
一盂麥飯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戊午漢主發洛陽
辛酉汴州百官竄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至大梁晉
之藩鎮相繼來降漢主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
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
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契丹述
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
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爲排陣使彥
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
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
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
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及漢主祖承祐立已而郭威
篡漢國號周廣順元年契丹燕王述輒殺其主兀欲
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輒而代之二年李壽之弟幹在
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貞善說海
貞內附海貞忻然許之幹因謀以聞言契丹主童駭
無遠志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
利于速爲中國多事不果從周主祖傳其世子榮是
爲世宗先是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
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

于高平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世宗既破南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壤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上至滄州卽日率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知之上至乾寧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上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

卷一百一十五

八

聖元

舍之壬寅上登陸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群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趙匡胤先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

止孫行友奏拔易州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上自雄州而還甲戌上至大梁未幾殂子從訓立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遣都點檢趙匡胤禦之匡胤自立爲帝擁兵而歸廢宗訓爲王國號宋宋太祖崩傳弟光義是爲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是時遼景宗保寧八年帝旣平太原欲乘勝取幽冀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崔翰獨曰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易州進次幽州城南命宋湜崔彥進

卷一百一十六

八

聖元

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契丹遣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于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晉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五年契丹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敗之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見

復楊姓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令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諷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退乃還契丹主圖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於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

東坡志林卷之六

契丹

帝旣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民旣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雍熙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

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曹彬遣先鋒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重進出狐飛南遇契丹兵擊破之擒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美自西陘入雲朔二州皆以城降遂克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旣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帝亟遣

東坡志林卷之六

契丹

契丹

使止彬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掠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屢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累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士卒困乏糧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蹕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變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帝聞之召彬

遷今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遷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契丹復陷蔚寰州契丹將耶律斜軫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侁等欲從雁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得非有他志乎業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率麾下陣於谷口斜軫遣副部署蕭挾覽伏兵於路業戰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令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被禽其子廷玉死焉業不食三日死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耶律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貶曹彬爲右驍衛上將軍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

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馬軍都虞候知定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平章張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契丹大舉入寇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兵數萬並海而北將趨燕休哥逆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至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先是休哥謀紿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耶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通租給復三年契丹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詔泉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若掩擊大敗之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

遣使募兵於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
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
之李昉等亦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
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契
丹復陷涿州遂入祁州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
燕特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
狐以東皆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
自固莫可出戰請以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守仍命
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而南侵宋
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於
易州涉涿水抵桑乾河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洩旬
必克山後八州必盡歸降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
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脩好為言帝嘉納
之時朝廷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護送糧餽趙威虜耶
律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
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夜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
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
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契丹殺一大將衆皆潰休
哥為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奪氣
自是不敢大入寇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

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

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號二十
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闕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
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
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
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晉議和晉以聞于朝帝遣曹
利用詣契丹軍帝自將禦契丹次澶州契丹請盟而
退契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
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
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畢士安力勸帝如
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
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
準對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
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
守以老其師奈何棄宗廟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
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以雍王元份留
守王旦等皆扈從元份以累疾聞命旦馳還代之契
丹圍瀘州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撓覽虜大挫嗣又
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召準問之準對曰陛下惟可
進尺不可退寸出遇敵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

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即奏曰寇準言是帝乃晨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轡帝遂渡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大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利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會有諸寇準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陳氏瓊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

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帝至自澶州二年大赦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時遣太子中允孫僅賀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仁宗天聖九年遣聖宗卒子興宗宗真立慶曆二年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特未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未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矍然

起拜弼開懷與語持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暴之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請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弼至契丹以婚姻爲不可止議增幣契丹主然之于是增歲幣銀各十萬匹兩更立誓書遂通好如故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至和二年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徹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境上議之遂詔劉忱如遼遼遣

契丹書

入奏

書

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八年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朔蔚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辨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須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

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道宗卒子延禧立宣和間宋通女真滅遼語在女真記

契丹書

入奏

書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

女真上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韋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日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闊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名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肉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獸多野猪野牛驢之類出行以牛馱物遇雨將生牛革以禦之所居以樺皮爲屋地多良馬常至中國貿易唐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曰黃頭女真其人慧朴勇鷙不能別死生自咸

女真上

一

女真上

二

東北分界至東洙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洙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建隆二年遣使盟突刺來三年遣使只骨入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因詔其州曰沙門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有常租而女真遠涉鯨波多輪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爲勞言念辛勤所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麴錢及沿科雜物州縣差役止令多置舟楫濟渡女真馬往來其在船棧木自前抽納今後給與主駕人力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置三柵柵置兵三十絕其貢獻之路故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卽先赴本國聚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爲發兵是冬以勃海不通朝貢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爲賞其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淋之爲堅冰不可上拒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旣不能攻

史集卷之六
三
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為山林之兵掩襲殺其
其凡用兵以戈為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
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十形如鑿入不可出非
五十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
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
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
旗其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栗粥煖肉為食上
下無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
畢不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
聽焉合者則為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
賞之金帛先舉以示眾眾以為少則增之神宗熙寧
七年遼五國蒲轟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
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
見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
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
甲冑往粥者必厚賈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
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眾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
勃謹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
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疾而卒子幼
里鉢嗣遼女真部節度使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

曰烏雅東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劾
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
劾里鉢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彊遂破靺鞨散達烏春
高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
勃極烈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為雅束其長阿骨打其
次也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宋
徽宗政和三年初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
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
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
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
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事諫之否則必遣後
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
向化心設有異志葢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
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
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
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
能弔而乃以為罪乎初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為
國相時統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
人毛增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
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劬者守

阿疎城而還遼主好畋獵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
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
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遠叛人阿疎爲辭稍拒市鷹
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人索阿疎遼主終不許
使者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
屬使備克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人往詰之阿骨
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
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
不然城未已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
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韋

五

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粘沒喝等謀
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術可婁室闡母等爲將紹聖
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
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檄而警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
勃海軍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園中阿骨打
救之免胄戰或自傷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
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
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
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
鹿于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

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
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後役壯
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
凡步騎之杖輿皆爲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
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
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
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
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
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之謀徒示弱耳
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爲東北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不韋

六

都統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
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
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
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陳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
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遼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
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
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
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衆爲患遼主
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
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關志遇敵輒潰遼人嘗

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葛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役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土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爲諸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人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諸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也遼主遣使持書往金議和書斥阿骨打名使爲屬國阿骨打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疎遼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朵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遼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妻室與木可術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本往爲疑兵謀良虎以得利遂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

園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豬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旣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朮等以書至遼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聞之乃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祿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駝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凜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驛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遼主

之及於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
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
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
輦帶輜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木焚
管而遁金主亦引退物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
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
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
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
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
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勸海苦之

遼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五

九

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
殺保先裨將勸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龍口見
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覲覬非常誘勸海并戍卒入
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
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覲以廣州勸海叛附于永昌遼
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計之四月永昌使人求援于金
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永昌曰若能歸款當
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韓家奴率諸軍攻永昌時
遼張琳等計永昌久不克韓家奴與戰敗之遂取遼州
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金師不戰而却金人遂北

遼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五

十

遼陽城下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
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
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韓家
奴爲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兵使報
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
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
乾顯大營若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蔡黎山
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遼主命耶律淳爲都
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韓家奴古書議和幹魯古告
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爲言淳軍至蔡黎山幹魯古
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
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微成川惠
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
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
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
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獻策曰
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
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
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
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微

丘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駕營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器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斜也乃出清嶺粘沒喝出瓢嶺期會于羊城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濛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

史金瓶梅卷一百一十八

金瓶梅

金瓶梅

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行未去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兵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能及子璆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遂與諸大臣耶律康公弼等大石左金弓集蕃漢百官將諸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

待黃袍被之令百官拜呼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賜黃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女真克遼西京大同府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金取遼東

史金瓶梅卷一百一十八

金瓶梅

金瓶梅

勝諸州獲阿疎以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賈主之熙河鈴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賈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十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貴賈不悅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上黼又力贊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五月童貫

至高陽關用知雄州知院降黃勳及旗述弔民代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撫東路兵趨白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貴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六月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弁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唯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乎耶律寧曰

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惑寧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蕭幹以蕭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卽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董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衛其子夷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八月遼主旣失西京及沙漠之南遂北奔金斜也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率軍中金主從之旣而聞遼主在大漁渌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幹離不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石鞏鋒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耶律余覲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幹離不曰

今通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與短
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士以君臣
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幹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
嬪登阜觀戰余親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幹離不等
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惶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
幹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亟亟追之幹離不
追至烏里質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遼將郭
藥師擁所部常勝軍八千人及涿易二州來降帝貴
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
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跋隊行
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
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
壁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
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
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
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
軍帥魏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
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舉精甲三千
還燕巷戰光世淪陷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
馬絕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

一慶營于盧溝南

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
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之有餘當
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虛舉火為期
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
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
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食殆
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訕
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尋以藥師同知燕山
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
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
苑延春殿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
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願
効死又令取天祥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而言曰
天祥臣故主也國破走出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
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
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
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
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誓
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濼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
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

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
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
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
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清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
復遣良嗣送之且求平營灤三州是時童貫再舉伐
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
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
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山
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
統兵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

史纂左傳卷百十

九

入使銀木可妻室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
左企弓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立釋之命守舊
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遼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
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
兵送宋使趙良嗣還日獻遼俘五年正月初遼平州
人張穀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
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穀撫安亂者州民推穀領
州事耶律淳死穀知遼必亡乃籍丁壯五萬人馬千
疋練兵為備金人入燕京訪穀情狀于遼故相康公
弼公弼曰穀狂妄寡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

史纂左傳卷百十

十

十

加穀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粘沒喝又欲先
下平州擒張穀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
自往覘之遂見穀穀曰契丹入路七路已降今獨平
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
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
為南京加穀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遼興中
歸德府宜錦乾顯成川豪懿來濕遼潤等州皆降于
金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
殺之追降淳為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四月金以
幹魯幹離不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耶律大石
幹魯使幹離不妻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
青塚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幹
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住應州其子秦王許王及諸
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為書招遼主
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
邀擊于白水遼幹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
人獲遼主長子趙王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
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
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
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

辭不許六年遼延福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女
真戰敗走陰山七年遼主畏中國不可復謀奔西夏
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
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玕却之
乘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途次絕糧求里進
麪與棗從者至喘冰雪以濟繼過天德至夜將宿民
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首跪而大慟宿其家
居數日嘉其忠遂授以節度使遼趨党項以小斛祿
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
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紹興三年金大殺

史記左傳卷五

卷五

主

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
元年先是金與宋夾攻遼金既滅遼朝廷以金人將
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
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爲同知府三月遣趙良嗣
至燕求平藥二州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
藥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藥欲作邊鎮不可得
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
還我涼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
朝自以兵下涼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
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

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金弓嘗以詩獻
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
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問遼主謀復故地
乃悉斷蘆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
以金書通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
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
稱御筆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藥等州不在許
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
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
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

史記左傳卷五

卷五

主

議畫疆與遣使賀正且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
遂使銀术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
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
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
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
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凡至汴京更
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
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于
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
以二十萬石夏四月金人既遂所欲乃便楊吳以誓

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
契丹之地不與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特燕之
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
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泳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
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謁拜焚香稱
壽帝爲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卽日班師六月金驅遼
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兵流離
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鼓曰左企弓
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
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鼓遂召諸將領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金人所以急趨
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
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
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
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籍
宋人之援又何懼焉鼓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
守令召左企弓等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縱殺
之鼓仍稱保大三年蓋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
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采
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鼓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

平州形勝之地張鼓總練之才足以禦人安
幸招致之母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將爲吾肘腋患
矣安中深納之事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
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逆金人昨
所以不卽討鼓者以兵在關中而鼓抗桡爾故也今
旣已東去他日西來則鼓最爾敵恐未易當爲今
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從然內附鼓乃遣人
持書來請降王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
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
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鼓聞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自謂得計金人聞鼓叛遣閣母將三千騎來討鼓率
兵拒之于營州閣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鼓遂安以
大捷聞朝廷拜鼓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主復使
幹離不督閣母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將至喜
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東鼓敗
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
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鼓者斬其首與
之金曰非鼓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鼓與金安
中不得已縱鼓殺之函其首併鼓二子送于金於是
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鼓卽

與君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爲上清宮
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甲而
金人遂用此與師矣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
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
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
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述
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人累疏叛人姓名索
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
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
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金史

朔二州來歸六年金人來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
石不與宜和七年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十月初金
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人戶口朝議勿遣且聞
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遠請于金主曰苟不
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
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
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
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卽決意南侵以諸班勃極
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爲副都元帥谷神
爲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覲爲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

太原捷愾爲六部路都統關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
宗爲漢軍都統幹離不監關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
州入燕山十一月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
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
又共秘之不以聞十二月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
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
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
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趨擴等庭
衆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
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金史

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我自遣人至
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
幾許軍遽敢作如此事邪擴曰彼旣深恨朝廷結納
張毀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
貫不從旣而粘沒喝遣使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
餽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
金主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
界用行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概不知所爲
卽欲起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
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救惜今

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賊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意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懦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浩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遷國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日間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議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雖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迺野畧無人跡藥師下馬當貫前揮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梟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靖亦從中力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大業

通鑑

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大驚之平道金使為之斂馬引避鄉兵或持矛擄取其子平道不敢爭奏言藥師威聲遠著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從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意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蜂目鳥喙趨向懷異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皆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順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順浩置中軍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方平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領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得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兵萬一方平不技梧何以善後去則以衛根本不從召燕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子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時梁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悉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方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大業

通鑑

時兵方絕步其猶未渡也遂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
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
哉庚午金師遂陷滑州帝聞金人渡河卽下詔親征
以蔡攸爲太上前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爲副使奉上
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
幸已上皇至鎮江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
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幸宗社以授陛下委
而去之可乎帝默然自時中鄆郡城不可守綱曰天
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所在
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
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
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
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
下不以臣庸懦僞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
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
間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幾于賊手今四方
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
侍蔡中官已行帝變色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
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御敵
死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

幸不已帝從之綱起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
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廟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
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
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
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遁何以禦
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
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
不數日而畢癸酉金幹離不犯京師兵據牟駝岡牟
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舅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
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資其舅豆銅馬得
以久留金遣使勒取金帛割地以和帝召羣臣議之
李邦昌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
彥計命員外郎鄭望之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
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
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
入見問納張穀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
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
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
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
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

盛兵南向坐挽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其
 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欲兵
 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
 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
 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
 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
 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
 不敢措一言遂與使借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
 教之也乙亥金人攻遼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
 壯士絕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
 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
 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
 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
 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
 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若遣辯士姑
 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
 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
 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奎因
 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出

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
 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
 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往金軍為質初邦昌與邦彥
 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
 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
 分始達金營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
 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
 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
 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
 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
 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欲游
 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
 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
 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
 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
 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
 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
 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頓頭望
 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綬
 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綱

彥不從二月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暴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下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

李綱集卷之十

李綱

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為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騎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帥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擊之亦

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援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用幹離不召諸將者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內來致贖且請更以他王為質內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奏說征行營司時河北河東宣諭使宇文虛中聞汴京急歸收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絕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李綱集卷之十

李綱

太學生陳東等十餘人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蔡懋李悅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案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全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渡而之金使則有江以北非朝廷有泥金陵正慮盡費恭錄宋劄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

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食宗社耶邦彥等不為國家
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傳
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
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
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
書奏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
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搥壞殿閣鼓喧呼
動地殿帥王宗濂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
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宜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
衆鬪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
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
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
种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簾
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
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
于獄人人惴惴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
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拜議奏東爲太學錄事力
辭以歸更以肅王樞質于金康王構還初金人犯城
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
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

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謂
不俟金幣數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
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
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
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
不聽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
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
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
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种
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
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皇老王剪而用李信兵
辱于楚漢宣老趙充國而卒成金城之功自古以老
將成功者多矣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聽
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
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
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
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
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
人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
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爲所敗平陽府

率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之
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
下隆德府進屯澤州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詔
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今太原中
山河間三鎮堡寨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
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
种師中副之古摠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
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
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

卷之六

七元

波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
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
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
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詔李綱迎
太上皇於南京太上皇至京師九月太原圍不解詔
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
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
留屯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
遣使趣師中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
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解嚴

約姚古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
之石兀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
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
安節安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
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
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
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
疾闕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
氣金人乘勝進兵與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
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

卷之六

七元

師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
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
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
乞歸南仲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
韜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
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
疾乞致事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
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
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

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網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各百萬僅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轉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卽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感動陞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綱曰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金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夜襲金營寔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分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八月先是朝廷以肅王爲使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論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倬曰金有邪律余親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韜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親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以國之威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親使爲內應仲恭還見韜離不卽以蠟書獻之韜離不以聞於金主晟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晟以粘沒喝爲左副元帥韜離不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韜離不發保州九月遣使如金求緩師粘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猷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罷李綱知楊州置四道都總管府從何桌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爲都總管府分摠四道兵時金師日逼張叔夜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必微止諸軍勿前進給事中黃譔由海道使金以請和仲師閔及金幹離不戰于井陘敗績金人遂入天威軍陷真定王雲使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

宋史金史卷一百一十八

金史卷一百一十八

金史卷一百一十八

但索王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不粘沒喝亦使人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桌論辯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斧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雲乃止桌是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

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十一月金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回京師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河陽守將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既渡河

宋史金史卷一百一十八

金史卷一百一十八

金史卷一百一十八

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盡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求問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許乞申飾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表冕王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滌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其已通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物

兩郡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諷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賊也王出廟行民謀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何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藥幹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孫傳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金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日可致太平真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桌尤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傳

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李若真等言昔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錫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所爲有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韞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卽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絕而登鈴轄趙子清

卷一百一十二

三

麾衆殺昌抉其目而僞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牛與吳升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洎偕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洎洎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拘揭之人情始安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金陷懷州守臣霍安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

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沽沒喝令引于東北鄉堅壁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下磔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金幹辭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沒喝自河東來會屯于青城遣使邀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張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伺緩急救從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

于洪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帝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罷之詔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閏月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瑗禦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臬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迂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解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臬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攻通津宜化門范瑗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臬數趣郭京出師京從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

寔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出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奔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詞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距可輕邪宣誦服曰向者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某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某及濟王相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師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某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成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粘沒喝單奉表請降某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

酒談笑終日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紮積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益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嘗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求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疋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節前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言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也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

秦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勸吳開城上人曰朝廷
爲外臣所悞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
吳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其女虛聞汴京圍急
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
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
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
拓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爲參議官致虛將大
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
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
以聽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
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
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
關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
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幹至金營金人遣
韓正館之僧舍謂幹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幹曰倫
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殺以
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
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
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君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
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

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通題窓壁以識
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副元帥宗澤自大
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
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令合兵入援
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
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
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
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
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
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
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
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撥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
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庶人知樞
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斲南薰
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升吏
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
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
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瑗通
上皇與太后御轎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
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

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郤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
檄開封府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
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令衣袂相聯屬而
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
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
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
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
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
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
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家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
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
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
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
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
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弁莫儔督脇甚急范瓊恐變生
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
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
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
餘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

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
從遠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旬日粘沒喝召問
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出若
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耳奈併累若
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喋血罵愈切至以
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人死義者
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時金會邀索金帛每口和
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戶部尚書梅丘
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
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倘室其求而
宦者挾宿怨語金會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
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會怒呼
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
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等金
酋怒先取其副胡等各杖之百撻四人殺之而
梟其首士庶莫不憤歎吳弁莫儔復召百官議
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聞
悉弁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
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

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其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大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跡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瑗諭眾以立邦昌意眾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丞秦檜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手

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玠莫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金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卽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遺各門傳令勿隸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皆閉命吳玠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殿其後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瑗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玠併其子殺之擒斬

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時雍吳玠莫儔范瑗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自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升權知樞密院事儔權知簽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手

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拓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玠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夏四月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旣尸帝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至是幹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鼎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鄆州去而歸馮翊曹輔孫觀汪藻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什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

宋史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以下車輅鹵薄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
 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
 大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宮內人內侍
 伎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
 而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
 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李董統之可也好問又曰
 李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置
 兵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熬楊
 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勤王之
 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
 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素不識華言至祁趙間幹
 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
 師慚而退幹離不又請王婉容衛帝姬與粘沒喝次
 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
 巡筮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
 掩面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
 監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通茂實謂服茂實
 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
 從代渡大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使來聘於明
 二醫往留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使不求醫藥

宋史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門禁事二醫懷之久之使乃曰有醫事欲言
 恐非朝廷所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於遼
 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
 已然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為備醫還奏之然已無
 及矣金寇晉寧徐徽言拒却之初徽言陰結汾晉土
 豪約以復故地則秦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
 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
 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圖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
 折氏自五代以來據有府州控扼西北中國賴之故
 自德康傳子御勲四世至可求世知州事累功建節
 為國藩衛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
 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
 麟府豐三州降金而其宗族仍住中朝可求與徽言
 連姻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
 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室之子後可求仕金會
 烈豫廢左監軍撤離曷密諭以代齊之意及捷報有
 歸疆之議恐可求失望遂酖殺之

五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一

（女真下）

康王構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卽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

王遂決意趣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卽位于府治改元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壹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簾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是時上皇在燕山謂閤門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綃半臂親書其領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

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於外張邦昌伏誅遣朝奉郎王倫使金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

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霽郡霽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建炎二年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爲昏德公淵聖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劉豫景州人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張慈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撻懶圍濟南豫遣子

麟禦却之捷懶遣人陷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
駭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欵後京
東諸郡多陷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
子麟知濟南府三年七月帝在揚州金陷徐州入淮
泗帝奔鎮江丞如杭州金焚揚州苗傅劉正彥作亂
伏誅金大舉入寇御營司提舉范瑒有罪伏誅初汴
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瑒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
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悻悻無禮帝畏
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
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

史纂要編卷五

六

三

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瑒浚及劉光
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
廡下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瑒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
理寺置對瑒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擲置輿中衛以
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瑒圍城中附金迫二帝
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
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
子弟皆流嶺南婁室破晉寧軍知軍徐徽言死之金
兵渡江入建康帝如明州金兵陷臨安帝航於海
兵陷越屠明州帝如温州金兀朮引兵北還至平江

大掠韓世忠敗兀朮於江中四年初金主聞帝如東
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候宋平當後立藩輔如張
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
重寶賂捷懶請立已捷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
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
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
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
沒喝從之議遂定捷懶以聞于是立豫爲齊帝奉金
正朔豫卽位都大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初廷聞
之凡僞仕于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是

史纂要編卷五

六

四

年張浚兵敗於富平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畀劉豫
於是中原盡屬於豫劉豫使居汴分置河南汴京淘
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宋使
王倫既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
丹時事倫久用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
盟兩國約爲兄弟雲中之役我賞饋師贊成厥功况
自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
父老之謀歸我二帝大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
異室矣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畫
一已而粘沒喝至曰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

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
來何爲哉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
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四年劉豫
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五年金主吳乞買死兄孫亶
立上皇卒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
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
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
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六年劉豫
使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猷於藕塘
追麟至南壽春而還何薜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

史記卷五十五

八

五

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
日易月之制知嚴州吳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
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
庶同必思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
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
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
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諡顯肅浚又請命諸
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勵詔以王倫爲奉
正梓宮使陸離帝命謂陸離曰河南之地土國既不
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劉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

豫又爲岳飛所間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
遂命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
麟渡河議事至兀朮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
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囚于金明
池翌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
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
泣今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自責豫語塞王倫將還
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王
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
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復

史記卷五十五

六

六

遣倫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
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
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幹本力
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
阿懶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何德之有勿
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
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
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郎魏矩館伴之因
備論敵情不可信泰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
矩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朝臣多言其不可帝

怒趙鼎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淪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王倫復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諶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爲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

卷之六

六

七

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諸館受書以書納于禁中人情始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九年命王倫交割地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周事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恭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王倫如金金人執之兀朮言于金主曰撓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庚至汴倫卽解留輪將

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撓懶等反金人執之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卅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十年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爲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詔吳玠同節制陝西諸

卷之六

六

八

軍六月璘敗金人于風扶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東京副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走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十一年正月兀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浚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楊沂中劉錡敗兀朮于柘皋遂復廬州三月張浚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

陷濠州浚使沂中救之敗績岳飛帥兵掠濠州不及
還次舒州兀术渡淮北去以韓世忠張浚爲樞密使
岳飛爲副使莫將還自金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
國稟議使秦檜矯下岳飛于大理獄韓世忠罷和議
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遣使割唐
鄧商秦之地以界金十二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
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微宗無及矣今立
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
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
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
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
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勛再三
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
之喪與帝母韋氏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金人歸徽
宗鄭后邢后之喪喪至帝易總服奉安龍德宮太后
韋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官時方暑金人
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
于金使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
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天赦加秦檜太
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爲平

刑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
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十六年金劉豫死
金主亶自卽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术雖初
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后裴滿
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爲
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醺怒至於手刃侍臣
至是晏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
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等十餘
人初捷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
叛與蒙古通蒙古金疆兀术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
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國寨與之歲遺牛羊
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爲蒙古輔國王不受自
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古酋自稱
祖元皇帝改元天與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
事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爲人慄急猜忌
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
爲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
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
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
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相進平章

於提梓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鵲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與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天德元年春三月朔日食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九月復召入平章政事金主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夏夜大風雷雨電震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鬬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

資差編卷五

大孝

十一

林學士張鈞草詔叅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益甚冬十月金宰相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逐秋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二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昨王常勝乎問其次曰

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疏烏得立辨曰公豈有意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將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何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徐進作亂自稱皇帝按察大王而金主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八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

資差編卷五

大孝

十一

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今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鑰符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塔亮又至親不疑而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无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是升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

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
秉德遂與群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
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爲左丞相
唐括辨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諡裴滿后爲悼
平皇后廢竄爲東昏王大赦改元初亮在熙宗世見
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
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卽勸進銜之將盡誅
烏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
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擊鞠至則
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

史纂在編卷五

入主章

三

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
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
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
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
婦代朕事卿也十月金主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
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遂設
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斜也子孛吉及其族數百
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
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覡爲金
國祈請使使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王曰不知

歸後何處頓放使唯唯而退三月金主稍習經史
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
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
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
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
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
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闢以瓦采金屑飛宮如
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五月
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四人于宮崇義節度
使烏帶妻唐括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

史纂在編卷五

入主章

四

以爲后定哥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
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卽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
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
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賜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
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韓世忠卒二十三年金貞元
元年三月金主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
親選良家子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
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
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
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在相

仙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
猶忌忍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遠主延
禧之孫事亮伏誅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姪六人于
宮壽寧縣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
習然兀木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張定安妻奈刺忽
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不哥之妹也皆有夫
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凡宮人在
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
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撒幃或妃嬪列位輒率意
淫亂使共觀常於臥內遍設地衣僕逐爲戲金汁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汗遣完顏長寧爲南
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
長寧秋宋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燔少師並
致仕是夕檜死二十六年靖康帝卒于金二十八年
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
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
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
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
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
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賊叛

臣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統嘗爲朕言宋有
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
掉臂也江南聞我興兵必遠竄矣欽與信皆對曰海
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
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是
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
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一天下嘗曰天下
家可以爲正統及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
與仲軻欽及近習群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
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與興兵南侵九月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宋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
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
卒實邊儲備軍器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
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
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
相張浩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
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
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
怒左遷中官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二月金主亮
謀南侵乃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

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郡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軍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宮修燕殿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兔無不被害者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

史集左編卷五
七
竟

賈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爲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縣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先是金人必收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盟乃召楊存中及三

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都知省張去爲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中外安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密隱蓋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是時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賀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

史集左編卷五
七
竟

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開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持斬哀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時宿將無在者乃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節制

逐路軍馬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卽近隣國世世征伐相與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係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群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旣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刺窩幹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幹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八見窩幹兵衆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彊盛如此汝輩欲如群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守

皆本部族節度遂幹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幹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主亮遷都於汴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先是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群臣不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渡淮取漣水軍宣布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

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
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
素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
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
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廣
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
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
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
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
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括鎮國以兵
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
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
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
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
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最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
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
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
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人皆散圍戰多
時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踏斃
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

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
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
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四面攻之勝
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母徒單后諫不聽試之又
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
莫敢有諫者遂分諸路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
督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統
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
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
安劉萼爲漢南道行營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
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
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真別將兵二萬入淮陽九
月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
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
服乘馬具紫駝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氍帳
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
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
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塢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
劉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

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鷄渭河夜劫擒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泰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彥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彥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適風至東海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主

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葉開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劉錡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稅裝船載糧而來錡使

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玠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盡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主

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玠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灤水涸先所造一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若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帝既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白鳥敵舟自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白神風自拖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敵敵探舟

告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船中使不知王師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釘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其楊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阜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特劉錡痛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浚以千五百人來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浚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疆之浚請出戰錡不從浚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浚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右軍統制王元之橫浚僅以身免錡聞浚敗因憤悶病益甚

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燔罵之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犒師允文大敗金人于采石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舩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刀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金主亮自發汴京將上在道多亡歸者易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廬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行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遼陽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

即位大赦改元大定更名雍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朶爲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人運鴉鵲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魯補先以

卷一百一十五

金史

卷一百一十五

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襲其尸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三十二年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金以張浩爲尚書令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肯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子已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

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聞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官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歸必

卷一百一十五

金史

卷一百一十五

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晤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闌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十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環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城備禦或獨出擾之使

不得休息又聞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壩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卿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

卷一百一十五

宋

元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卽位班退上皇卽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日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托得人吾無憾矣以龍大淵爲樞密副都承旨魯觀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淵知閣門事觀同知閣門事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

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三路新復州郡入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十月金以僕散忠義爲都元帥紇石烈志寧副之金主以來不稱臣乃詔僕散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紇石烈副之軍淮楊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孝宗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紇石烈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選

功宗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辦論于殿上浚因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構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得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經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

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主 金

必爲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濠洲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錡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又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福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取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錡復降于顯忠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宏淵之師

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紀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樞密院云故疆屬帶如舊及僞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辰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

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主

金

持報書如金師云海酒唐鄧等州皆正隆淪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周蔡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樞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二欲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

子弒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
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郴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
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訥兼四州求減歲幣之
半初王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
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天意而已竊觀天
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能絕淮而北猶
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
固然後隨幾變擇利而應之思訥其言故奏遣之
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
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事

事

論

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寢陵然後與
庶爲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
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
吳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
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
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昉先往諭金以四州
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遣還使人罷和議
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
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割去舊禮彼亦肯從彼
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

而我以祖宗懷歛崇權官爲言未之與也乞詔張
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群臣
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文
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
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悞國
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意帝遂定浚在道聞
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
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
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
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事

論

事

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
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
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
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
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
面諭杞曰金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
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盡可陛辭奏
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
之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
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

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蔡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五

五十五

肩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捨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竄永州乾道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

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籍甚厚先是王朴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朴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寧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二年金大定六年春正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取將卒能得其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五

五十五

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三年吳玠卒五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頤頤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才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

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特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其相任得敬抗御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廐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

史記左傳卷五十五

不孝

三

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

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咳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心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遣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已成界河山而如舊誠音遞至指鞏洛以爲言旣云虞記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奄抑開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期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

史記左傳卷五十五

不孝

三

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路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將禦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然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阻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大義已爲未盡而或論以爲憂者豈非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

詔明復警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
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
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
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以
梁克家叅知政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
陽公皓廢其君睨而自立皓睨弟也以讓國奏于金
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祭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
詳問皓復取睨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皓金主乃封之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
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

受書之禮

金主

不許

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
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
爾國葬之金主雍幸太子宮金主謂太子曰朕爲汝
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
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
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
不以遺汝如遠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族而殺之此
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
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
帝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爲用僞

受恩於父安有忌報于子乎朕御臣下惟以誠耳
四月金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金主嘗宴群臣於太
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
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
勇敢之氣自大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淳熙二年
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
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
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金
不納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

不納

金主

不許

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
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遺韋璞如
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中
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
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
之義有所不忍也金主嘗謂從官曰女其舊風最爲
純直汝等當學習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
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十六年金
大定二十九年正月金主雍卒無子立世宗在金諸
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

立后雅尚儉素命官中之餘勿得用黃金嘗謂近
日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
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
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
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
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
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
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
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
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

聖鑑錄卷五

不事

聖鑑

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
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
精晚年與群臣議多歸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
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
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
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
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
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
人國人號稱小堯舜初世宗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
有規求徃徃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他事陽不與

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
聰明不利於已徃徃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
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
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
霖爲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
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
用之德溫有人在官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
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
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
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耳且人材難

聖鑑錄卷五

不事

聖鑑

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
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
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旣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
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
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旣經練亦必有濟
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改有異跡者謂其斷
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食汙者多故顯
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恥道軼
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
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

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賊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若論所司察舉官吏必審真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覲覲非道求進者如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恥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歟寧宗嘉泰四

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爲北鄙阻隸等部所擾無

歲不興師計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

口弱群盜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

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開禧元年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政斲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八月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等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

殿前副都指揮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太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驚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糲窮蹙飢疫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璟時金群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以郭倪知揚州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

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

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

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冬十二月金使來

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將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遽僞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二年夏四月金復命僕散揆會兵河南金開皇甫城分兵規取唐鄆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之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韓侂胄聞已

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領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蠶茲醜虜猶託要盟腹生靈之資奉漢擊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舍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冑聞而喜之以爲直學士院欲籍其草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六

五

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郭倪遣兵攻宿州大敗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蕪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奐攻壽州亦敗皇甫斌敗績于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密爲兩淮宣撫使韓侂冑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奐等皆坐敗斬郭倬十鎮江秋上月蘇師旦以罪安置韶州韓侂冑既喪師始覺爲難

史纂左編卷五十一

六

五

師旦所誤一夕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廿六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僕散揆分兵爲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完顏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滑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川完顏麟兵五千出來遠金人圍楚州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以丘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陷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而遁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金僕散揆陷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鼎灘可涉卽遣與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陂以

備之揆乃遣塞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金人入西和州十二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俟康王

西縣鎮皆沒于金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幕關之戍金人由板關谷遠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環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與州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幙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駸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丘密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揆還軍下蔡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旣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

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返黜
探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
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
探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
之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于幹難河三年二月金
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
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爲政多惠人樂
爲用以方信孺爲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韓侂冑募
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水召
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囊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
以何詞答之侂冑瞿然遂以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
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李好義襲泰州與金
將木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爲吳曦將王喜所毒而
卒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九月賁
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柎如金軍信孺至濠州紇
石烈子仁止之子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
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
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
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
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

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
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
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
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
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
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
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
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
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子國卽盡割大江爲界且
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足犒師銀
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冑問之
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
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冑固問之信孺徐曰欲
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
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卽
和然已有成說及賁欲再遣使願在廷無可者近臣
以王柎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柎倫之孫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冑于玉津園
暴侂冑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
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太屈而侂冑意猶未

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
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冑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
侂冑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冑再啓兵端將不
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
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
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
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
中出御筆批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
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
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
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密壁謂事留恐泄乃已
翌日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
兵擁侂冑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冑
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
暴侂冑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
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
震福州觀察使嘉定元年春正月王柵還自汴三月
以韓侂冑蘇師旦首昇金柵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
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
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柵言

奏于金主璟璟命匡移書索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
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
以誅韓侂冑事柵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柵曰韓侂冑
貴顯幾年矣柵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
曰今欲去此人可乎柵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
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柵持書求侂冑首以贖淮南
柵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
待此而決姦究已覺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
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昇金之事遂以
侂冑及師旦之首付王柵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夏
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王柵以韓侂冑蘇師
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百官
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
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
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
和議成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金主璟卒衛王永濟
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
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
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
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卽位二年夏四

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璟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爲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爲右丞相三年冬十二月蒙古侵金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候蒙

金主

金主

五三 度

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嫌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礮以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朮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

金主

金主

四四

千永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北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蒙古攻金而示留守純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收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金以徒單鑑爲右丞相純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五年春三月金純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六年五月金主永濟復以純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虎弑永濟而立昇王珣珣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高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虎金主以高琪爲左副元帥七年三月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夏四月及蒙古平金左丞相徒單鑑卒五月金主珣徙都汴扈衛亂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八年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九年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金晉鼎敗蒙古于平陽金以苗道潤爲中都經畧使十年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珪董居誼飭兵禦之六月詔伐金十一年五月金中樞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樂安

關遇蒙古與戰被執遂降蒙古秋八月蒙古木華黎
復攻取金河東諸州郡金元帥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冬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
緒會兵入寇十二年四月金築汴京裏城蒙古張柔
侵金獲賈瑀殺之金武仙與戰于滿城敗績河北郡
縣多降蒙古十二月金右丞相虎高琪有罪伏誅
十三年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蒙古主不允金
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
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
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金人襲蒙古木華黎
于濟南大敗木華黎進圍東平十五年十月蒙古木
華黎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陝行臺十六年
春正月金元帥都監侯小叔取河中殺蒙古石天應
金主珣卒子守緒立紹定元年春三月金將完顏陳
和尚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三年十月蒙古窩闊台
帥衆入陝西金以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行省事于關
卿以備潼關四年正月蒙古圍金鳳翔夏四月克之
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九月蒙
古攻金河中取之五年正月蒙古窩闊台自白坡渡
河攻鄭州使其將速不臺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移

刺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戰于三峰大敗忠孝
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二月金陝西諸將棄潼關
東還蒙古追及之于鐵嶺皆殺之金遣曹王訛可爲
質于蒙古請和夏四月蒙古退軍河洛蒙古國安用
降金金封爲充王行東京尚書省事賜姓名完顏用
安金恒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八月遇蒙古于白水
皆潰十二月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金主守緒出
奔河北蒙古速不臺復圍汴六年春正月金主守緒
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
歸德白撒伏誅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梁王
從恪監國而幽之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
蒙古三月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金主
以官奴權叅知政事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
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
還五月金蒲察官奴幽其主守緒于照碧堂六月官
奴伏誅金主守緒走蔡州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
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
塔察兒伐金取唐州金使抹撚兀典等行省院事于
惠州九月金人來乞糧不許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
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

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繼亂之殺金亡

紹熙歲幣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樞密院差使臣四員管押銀絹戶部差使臣十二員管押絹綱初交絹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無法又胥吏索需作難之故數月後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其四五又貼耗銀二千四百餘兩每歲例增添銀二百餘兩並淮東漕司管認若正旦生辰遣使每賜禮物金器一千兩銀器一萬兩絲段一千疋又有腦子香茶等物及私靚香茶藥物果子幣帛雜物等復不與焉若外遣泛使則其禮物等又皆倍之若盱眙軍等在路四處應辦南北賀正旦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賜御筵每處費錢一萬八千五百餘貫而沿途應辦復不預若北使之來賜予尤不費焉至元末病篤之際告戒其四行府帥云江南累歲供需歲幣竭其財賦安得不重斂于民非理擾亂人心離怨叛亡必矣在彼者尚知有此爲我者當何如哉開邊之用固無窮而和戎之費亦不可易也

朱子曰今看着徽宗朝事更無一着下得是古之亡國之君猶有一二着下得是而大抵不可支吾那

史卷之六

宋

卷六

史卷之六

宋

卷六

更無一小着下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着可下手事弄得極了反爲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爲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爲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於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充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徵督必足而後已亦祇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恣爲用事者假使更無稽攷及結局日任事者遂焚簿曆朝廷亦不問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晉之云我爲中國戰關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享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是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爲虜鄉導驅入中原

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戊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又契丹收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為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穀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由間路往又為虜所得而張穀已來降矣虜益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寫昔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甲第及所以奉養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為虜所得由是虜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

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穀來不奈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啓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和他常以守信義為說其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與大米盟誓已定豈可敗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我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數如此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字端義兒其季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為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同鵠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去因得少安泰赤烏族照烈部與帝鐵木真所居相近鐵木真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鐵木真謂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糗糧不具已遣半還矣今將奈何鐵木真固邀與宿凡其留者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鐵木真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長玉曆時為泰

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蒼海蒼魯領所部來歸將殺
泰赤烏以自效鐵木真曰我方熟寐幸汝覺我自今
車轍人跡之塗當盡奪以與汝矣泰赤烏部遂微未
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
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
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
鐵木真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可汗與
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大陽罕諸
部悉潰鐵木真益以強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
開禧二年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

卷之三

二

備

斡難河之源建九游曰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
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
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
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
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
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國皇帝是天上人便此等
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
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
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桓昌撫州之境其勢漸
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金永濟大安

金主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
金主曰彼與我無讐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
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置盾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
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
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磧
水以進金主始恐釋買住而遣南北路招討使粘合
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
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樞
密院事以禦蒙古八月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
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

卷之三

十

何

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
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
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朮魯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率
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
昌平懷來緇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樂南至
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閏九
月蒙古主旣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命招
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
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爲後繼或謂九斤曰
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

慮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爲計高
企蒙古主聞之進兵于雅兒嘴九斤遣麾下明安問
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
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
蒙古乘銳而前胡沙虎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
蒙古兵踵擊之至會堡金兵又大敗胡沙虎僅以身
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宣安縣遊兵
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
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
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
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泰州刺史术
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虎爲咸平路兵馬提
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金真以
徒單鎰爲右丞相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鎰爲上京留
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將入衛金
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
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
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
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失
二叅政梁鏜曰如此是自感境也金主從鏜謀鎰

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
顧望必須報事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
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
又聞東京不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
我見丞相相耻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
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輿從行人
入紫荆關殺涑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爲右副
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
主與之三千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末濟而立昇王珣
自爲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术虎高琪之敗
績僵尸四十里高琪還兵遂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
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
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柴荆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
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
出北口與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
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十二月蒙古主留怯台及
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
統兵韃靼兵爲三道命其子术赤察合台窩闊台三
人爲右軍循太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磁衛輝懷孟
諸部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

海而東破濊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
拖雷由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
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
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蓋驅其家
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
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
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靡卷而去屋
廬焚燬城郭坵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鄆海沃順通州
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
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

卷之六

六

六

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
弱汝我復逼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
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邪金丞相高琪言于金主曰
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
在都成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則必敗
苟勝亦私妻子而去杜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
議和待彼還軍爲之計金主然之遂遣承暉求和蒙
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東海郡侯少女及金帛
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輿之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
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

卷之六

六

七

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金主以國虛兵弱財用匱乏
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
完顏承暉等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
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
以解和爲欺我之計其復圖南侵史天倪進言於木
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
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
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金主至良鄉命扈衛
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凡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
帥素溫而推斫答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爲帥北還定
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軍勢張遣使
乞降于蒙古主遂遣明安援斫答合其兵圍燕京金
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爲不可木虎高琪
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
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
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寔在靈武蓋將以
係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旣行中都益懼
九月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
二十萬禦于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高德王等
殺銀青推寅答虎爲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趨真定

攻寅蒼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
先曰北京爲遠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
木華黎從之秦寅蒼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
馬帥府事以鎮之於是金順城慈通相繼降八月時
金中都被圍既久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
兵付之而自摠持大綱又遣人以贊寫奏告急金主
命左監軍末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慶壽將大名
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
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駟衆
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敗盡
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末錫聞之皆潰歸自
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
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
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其屬謂之曰事勢至此
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皆論
國家大計及高琪奸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
容如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
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其屬舉白引滿謂之曰
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
被酒取筆與其屬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遠爾

行非神志亂邪仰藥死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
凡在中都嬪妃閹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
忠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
與愛妾及所親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
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六月餘不滅時蒙
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問安等而革其府庫之
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
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嬪皆來我輩豈得至
此承暉遺表至沐論忠肅盡忠至沐金主釋不問仍
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冬十月蒙古主駐
軍魚兒樂遣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
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鉄鎗相
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貌軍於山
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貌軍擊敗之
蒙古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去金人專守關輔
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
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
兔益遂舍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
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議遂不成九
年冬十月蒙古克金潼關兵次嵩汝間金御史

敵兵踰潼關峭汙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過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歎

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至此願忠孝不兩立始為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秋八月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陷德升連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自縊而死泰政等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華自殺節度使訛出虎守汾州右監軍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十一年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和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額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遂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乎河朔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禰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

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丞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也下河內陝西不願者許自隸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上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眾守上雖三公何惜金

卷之六十五

十一

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滄州河間真定雄霸涿易太原平陽澤潞益都開府凡九八月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先是金嚴寔以魏博等郡來歸木華黎入濟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降蒙古十一月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接金兵大敗溺死者眾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趨東平圍之十四年夏五月東平被圍久糧絕

卷之六十五

十一

守將棄城走蒙古遂取東平以嚴實石珪守之冬十月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入葭州金將王公左遁木華黎以石應天權行臺守葭而自將兵攻綏德金元帥合達往禦之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不花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輜輳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破葭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綏德城池堅守倖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鄜坊等宋遣使如蒙古通好十五年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古陂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太不花屯守之遣安亦將兵斷潼關蒙古鐵木真入西域城回國十六年木華黎圍鳳翔府苦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葉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眾初金主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

魚帶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
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
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
室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
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而恃矣金主命
有司復脩葺之終不能成隨守隨陷木華黎自河中
還至解州卒金主詢卒子守緒立武仙叛蒙古據真
定歸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圍李全于青州三年
李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滅夏先是蒙古取夏人并
肅州西涼府取靈州進次鹽州川至是盡克夏城邑
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
蒙古主避暑於六盤山踰月夏主親力屈出降遂禁
以歸夏蒙古主鐵木真死于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六臨卒謂左右曰
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
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
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
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初布
智兒常從太祖征伐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
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

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紹定元年金哀
宗正大五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
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據
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
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
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
蠻羗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皆很難制陳和尚
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
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二年蒙古高闊台
立拖雷兄也三年冬十月初蒙古使幹骨樂至陝西
議和金行省移剌蒲阿等懼其泄事機皆之及蒙古
圍慶陽金將蒲阿敗之大昌原慶陽圍解蒲阿既解
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
備軍馬能戰則來幹骨樂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
怒即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翔翔京兆同華之間
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合
達及蒲阿行省閔鄉以備之四年四月蒙古圍鳳翔
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
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
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

關畧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紆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於河南使慶山奴戍之八月蒙古拖雷入武林破興元遂侵仙人關九月蒙古主圍河中急金慶山奴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可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二千奪船走關

外郡陞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大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三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定佐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還明日蒙古兵忽不見候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東界林中晝作食夜不下

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
辰已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
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
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
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將置酒
省中左丞李騃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
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
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五年春金主
聞蒙古兵趨汴召群臣議尚書令史楊朵仁請乘其
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丁壯萬
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撒合將步騎三萬巡
河渡起近京諸邑軍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
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
報拖雷以師來會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奄至麻
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蒙古主入鄭州
遣速不臺攻汴城金主召群臣議所守有言木虎高
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
外城命脩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
百二十里不能徧守乃集京東西路沿河舊屯兩都
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而

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學
士趙秉文爲敕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
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激洛陽人至於慟哭蒙古
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
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
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
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我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
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斬營蒙古不復來襲金軍不
得休息飲食且行且戰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
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
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
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
古兵與河北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
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
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
沃衍樊澤步持大鎗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
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乃與陳和尚等以數
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
亦老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
外城外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

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詰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我爲之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湏醢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二月初金聞蒙古主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閭鄉以備潼關百家爲陝西總帥百家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狼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兵會金主召兀典援汴遂與潼關總帥合閭泰藍總帥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閭鄉一帶軍糧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輟肯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硃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以潼關降于蒙古

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閭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大潰兀典合閭從數百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龔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撤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已而兀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仲爲府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面仲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惑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仲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

烈蕭阿妻子并綉女鴈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
訖可爲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蹕送之蒙古爲贊以請
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
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壕
立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
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敗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
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涼車駕忽出都
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火頃宰相從官
皆至西南軍士五六千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
傳令勿放一鐵恐壞和事豈有此計邪金主曰朕以
牛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
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侍曹王出遊輒不退汝等
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并力進攻金龍德官
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
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
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三十梢者餘砲稱是
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
幾於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華王溪所折
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
綢索解解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

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蔓不可撲救父老所傳
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
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孔口樓
櫓壕深尺許門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
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隘隘容二三
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
軍士乃不能猝出北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
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
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爲置文書其上
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以爲宰相欲以
紙爲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確
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焚
圍半里已上火點者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
至城下掘城爲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
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
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述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
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
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后
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
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

丘秋門以火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
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合喜以守城爲已
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
以爲耻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
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邪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
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國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
當賀事乃已金主肆赦改元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
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釋衛紹王族
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蔬薪六月金
徐州軍亂蒙古國安用入據之金飛虎卒殺蒙古行

卷之六

五

人三十六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七月蒙古知
徐州事國安用降金金封爲亮王行東京尚書省事
賜姓名完顏用安初三峯之敗武仙走南陽收潰軍
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
完顏思烈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軍卽按兵
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
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十盞合喜帥兵應仙
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
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卽夜棄輜重
還被劫廢居汴常快快不樂後爲崔立所殺汴京

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往歸德或言沿
西山入鄧或言欲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
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爲右
司卽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生以待斃
決不可往速不臺在汝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
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
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芻糧
益減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可
以激三軍之氣內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
計人心願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金主不

卷之六

五

從而集軍士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皆曰
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欲以蒲察官奴爲馬
軍帥高顯爲步軍帥二人皆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
曰汝輩把鈔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官奴曰
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
不等帥諸軍扈從參政申奴樞密副習捏阿不裏城回
面都摠領珠顆外城四面元帥把撒合西面崔立北
面買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服賜
將士民間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
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文吾

使侍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日前日巡狩之議為
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
妃主大慟至開陽門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
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
虞功賞豈在戰士之下聞者皆洒泣是日鞏昌元帥
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
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進次黃陵
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
以印符群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賊行入開州取
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

金主遂發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

金主

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
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
便白撒曰聖主不便鞍馬且不可令蒙古兵知所在
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候諸將到可一鼓
而下因而經畧河朔且控河南之軍官奴曰衛州有
糧可取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邪
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開金主棄汴
復進圍之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
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滿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
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

克濟蒙古軍阻擊于南岸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
于北岸望之懼遂次于滎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
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
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踵其後戰于白
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金主進次魏樓村猶
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
軍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等六
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將始聞金主棄
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塔失不往汴京奉迎
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頗

金主遂發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

金主

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滿官
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髮犯老幼婦女無復畏
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
飯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
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矣初汴人以金主
初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
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貳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
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饑
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撒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
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

洵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邪習捏阿不不荅時兩宮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一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五

宋

芳

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召從恪至命爲梁王監國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第倚侃及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京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

聚有以一女之故致斃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已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群小附和夏四月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氏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行聖公孔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六

宋

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賢流工匠綉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蒙古忒木解聞亳州遣兵薄歸德金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李蹊等金主以官奴權知政事五月初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所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

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武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武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強伸守中京久之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揮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卽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三

以五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戰譟而出蒙古退走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頸南向遂殺之金蒲察官奴既敗武木解勢益暴橫拘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窮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摠帥烏古論鎬餉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爲無君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今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留元帥王壁守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

三

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上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裘爲履足脰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纛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歎歎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摠領

院事烏古論鑄爲御史大夫摠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李木魯小安室簽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又因睢陽幸卽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十餘萬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鑄鑄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爲

言金主怒遂踈鑄鑄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事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機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城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元典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九月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群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脩攻具斬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主自

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無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蜚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特潭爲固外接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宇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淵可立待遂擊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孟珙

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李術魯帥精銳五百人夜出西門人荷束柴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人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李術魯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濠壕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

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主我而絕與古荒亂淫暴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已金徐州降于蒙古宋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孟珙

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爲糧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嚼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承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因起受璽已酉承麟卽位時孟珙之師向

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
米繼之萬衆就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
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
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
守門者乘城走門既開孟珙招塔察兒之師以入忽
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牛緒知事急即
取寶王賓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
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
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
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
獨不能邪於是參政學士魯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
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
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
可哀也已宜諡曰哀僉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
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兵入宮執
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
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王法物是日承麟
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
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
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

宋

于亡二月蒙古兵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五月金
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元太祖鐵木真二十二年宋理宗寶慶三年蒙古入
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階四川置
制使鄭損棄汧州而遁於是三關不守時金人盡棄
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
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
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議者乞謹邊備以防南侵
帝命樞臣采其計是年蒙古太祖鐵木真死紹定四
年初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
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
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至是白于
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
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
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汧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
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
直有歸矣元太宗窩闊台三年八月蒙古拖雷入武
休破興元遂侵仙人關拖雷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
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
出武林東南遂圍興元軍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

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鰲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於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時紹定六年也明年端平元年元滅金初宋與蒙古共破蔡州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信陽隨州棗陽光化均州並益兵鼓勵經理屯田于唐鄧州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

隆左編卷二 蒙古

天

鋒銳寧肯指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囊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果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省伯淵等乃約立視火立從數騎往既還伯淵親迎之倉卒中流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曰殺汝何傷即出

上世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却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割其心生噉之以屍掛關門槐樹上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粮餉未集對葵督催益急乃檄鈴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徐敏子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粮徐

隆左編卷三 蒙古

三

敏子起行遣張廸以二百人趨洛陽廸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二百餘家登城投降廸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織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洛曰楊誼一軍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

相當士卒乏粮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
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粮用不繼所
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决黃河寸
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端
平二年元太宗七年和林本唐回鶻毘伽可汗故城
蒙古以爲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蒙古主
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武木解及張子等侵漢口
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
魯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
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十二月沔州知

卷之六

里

州高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
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閬端自鳳州入西川
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譏退
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
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
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距沔
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
兵已而蒙古大至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
能止敵圍殺之趙彥呐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

野原蒙古圍之利州統制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
不可緩也卽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
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揮畢蒙古大
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又引
兵扼仙人關端平三年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
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
加重焉又瀾端南侵俾樞卽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
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武木解欲阮士人樞力
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
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旣被獲不欲北行力

卷之六

里

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
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
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親程朱性理之書焉九月曹
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
將至友聞會第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
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
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
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
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第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
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

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
家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
騁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今諸軍
舉烽火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
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
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衝敵突陣會大
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淖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
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
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
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錦裘代鐵甲經雨

卷之六

三

七

濡濕不利步關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
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
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
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所屬府
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關端次于成都西蜀所存
唯夔州一路及潼州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而已冬
十月閣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乘城固守晝
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克集其家人盡飲以
藥俱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銳家素有
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

銳及其二子自刎死軍民同死者數萬人十一月
口溫不花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
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
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過和州為
淮西聲援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變
易旗旌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
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
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
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
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眾

卷之六

三

七

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
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眾大擾岳選勇士
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敵兵皆引去元太宗九年
宋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率
師救却之遂攻安豐知軍事杜果繕完守禦蒙古以
火砲焚樓櫓果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所牌校
木拔都魯者皆死因為之攻城以自贖果募善射者
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
七塢果分兵扼塢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
募壯士奪其塢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

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葵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中遂累功勞超擢軍職二年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淝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中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垣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呂文德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三年秋九月蒙古塔海軍復破成都而去遂取漢中簡眉關達文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十二月荆湖制置使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州聲援增兵一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一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屯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

防邊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壩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至淮上守將囚之以杜杲知建康府淳祐元年蒙古兵伐高麗高麗累敗其王璵以族子為質於蒙古淳祐二年蒙古也可那顏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軍稟命惟謹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使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立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維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自開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官軍分有由是

降附路絕雖歲侵准蜀軍將惟利剽殺城無居民野
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
忙哥史天澤楊惟中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
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
守之淳祐十二年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
烈于汴京閔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
薄水淺渴鹵生之不若閔中忽必烈遂請于蒙古主
蒙古主曰閔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
由是盡有河南閔中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
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

卷一百一十六

史

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寶祐元年忽
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自臨洮經行山
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濟摩沙蠻主
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分兵取
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唃廝囉懼而出
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合台攻諸
夷之未附者二年春正月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
遇夜宴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
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
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旗書止

殺之今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
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蒙古將張柔以連歲勤兵
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州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
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
旣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爲宋往來
之道俱築甬路一自毫而汴一自毫而南置堡立柵
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
爲京兆提學六月合台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鬼
蠻諸部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大懼舉國以
降乃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合台自烏蠻

卷一百一十六

史

趨瀘州攻秃剌蠻三城遂通道於嘉定崇慶將向合
州羅施鬼國遣使報於思播思播以聞詔以銀萬兩
命知思州田應庚知播州楊文結約羅鬼爲援且戒
思播嚴飭守備以待之蒙古主欲建都會忽必烈以
邢臺劉秉忠薦因命相宅忽必烈以桓州東濠水北
之龍岡爲吉召秉忠管之命曰聞平府五年春正月
或讒忽必烈得中土心蒙古主遣蒼兒行省事于京
兆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府官吏下
徵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
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還將受禍莫

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君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意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而忽必烈所置署諸司皆廢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襄陽儲候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項之即成至晚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六月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奕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甯北釋縛

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秋八月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采攻鄂州趨杭州塔察攻荆山又詔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璫進攻海州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守里又由潼關趨河州不哥忽必烈之弟也六年秋九月蒙古主入劍門陷鵝頂堡諸城皆居石泉龍州守將皆以城降李璫陷海州連水軍十二月蒙古主入關州開慶元年春正月合台率兵三千蠻獍萬人破

山狗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蹶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合台列官軍后命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二月蒙古主遣降人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殺之蒙古主遂命大將渾海都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自引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造浮梁于涪州之簡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三月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六月文德及蒙古兵戰于嘉陵江敗績

江陵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管之乃率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艦艫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古陷臨江遂入瑞州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拔都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

卷之八

辛

勝殺使者以軍出襲拔都見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卽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卽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宜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壁皆從其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合台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請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及北兵至乃

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閏十二月蒙古攻鄂州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管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掉急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大臣等謀立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群臣議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覲覲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據

卷之八

辛

重兵獨不觀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遣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海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割淮南漢上梓潼沿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留皇帝璽遣使召不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以偏師候合台兵十二月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蒙古

分漢地爲十道置宣撫使景定元年蒙古世祖中統元年春二月合台兵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初霸突魯從忽必烈征伐爲先鋒元帥忽必烈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驛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太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憮然曰非卿言幾失之會憲宗崩于斡阿里不哥搆亂和林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卽位還定都于燕管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蒙古主召寶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蒙古自鐵木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法簡

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后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兼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宋理宗景定元年年元世祖中統元年是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已而蒙古遣學士郝經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宿州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歟兵誤國又數上書丁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人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日夜巡守帝聞有北使謂宰相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人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拘繫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

不報二年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整鄧州人沉毅有知謀善騎射金亂入宋隸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援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昔其旗曰賽存孝累遷知瀘州軍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損沮有功輒掩而不自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傲高遠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摺撫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葉潼川安撫副使劉整聞之懼文德以俞興與整素有隙

卷之八

七

七

使與制置四川以圖整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部戶二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主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爲齊郡王李壇攻益都入之進陷淄州五月蒙古主命王哈必赤摠諸道兵擊壇兵勢益張復命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藏川弊之乃深溝高壘過其侵軼初行軍摠管

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管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管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石中得升濠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朝廷聞壇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蒙古主命史天澤阿朮各將兵赴濟南壇率衆出犒輜重

卷之八

七

七

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目取死也田縱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以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哈必赤

曰彼爲壇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畧使文炳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九月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四年七月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之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權塲於襄陽城外蒙古從

卷之五十五

宋

贊

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日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塲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物貨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塲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于朝開權塲於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登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時守襄陽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五年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於是中書省言開平府以關庭所在加號上都燕京今脩營宮室分立省部四

方會同乞亦正名詔以爲中都大興府是年理宗崩度宗立咸淳三年元至元四年十二月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若得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夢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此至恐其遁去耳識者竊笑之咸淳四年元至元五年九月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

卷之五十五

宋

贊

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盡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今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三月蒙古兵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敗之世傑元將張柔之從子從宋戍杞有罪來

呂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秋七月詔以夏貴爲沿江制置司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發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爲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漢子灘亦爲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權場爲恨因曰誤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燕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摠中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圖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

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咸淳七年至元八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諸將水陸並進一出嘉定一出重慶一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六月時漢水溢范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朮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噪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詔云誕膺景命必有美名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卽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徂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損者者宿奏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正月

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斯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于髻中載積草下浮水而出開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釣致欲為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都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歸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口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勇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漢水方生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鉅橫機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下

貴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與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入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知復不能衛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鉅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旌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鎗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

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相葬順塚立雙廟祀之冬十一月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詔以整爲盧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賞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旣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釋其人于市且遣書來責執政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三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十三
○蒙古下

宋咸淳九年元至正十年正月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所屈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城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鑊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阿木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二月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諫上章留已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

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遠可授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卽謬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歛納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筓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以爲前鋒阿木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三月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書策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詔准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江口岸曰城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七月蒙古許衡乞罷許之分淮東西制置爲二司淮東以屬李庭芝淮西以屬夏貴以陳奕爲沿江制置司使劉整旣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騶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連統軍合制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珪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騶城築卒不就阿木自襄樊旣下奉命畧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素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史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木阿里海涯呂文煥博羅羅阿峇海劉整塔出董文炳帥兵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咸淳十

年二月度宗崩帝鼎立九月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惟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十月伯顏至漢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鉅鎖戰艦密

卷之六十五

四

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諸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進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王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嚨不取恐爲諸路患伯顏不從遣兵攻王家灣堡援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臬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

文入城守將王虎臣斬俘焚桡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噉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餘卽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復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荅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王順出降其部曲多欲繼城出者居誼悉驅入常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五千人

卷之六十五

五

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復州十二月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湖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湖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湖灣口屯布蒙古漢軍四十萬

千江北遣人招諭陽邏不應因以白鴿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而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牙進薄陽邏僅貴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雲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身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人

伯顏取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禰孫開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鄂特漢陽爲蔽及荆湖之援禰孫旣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滕艫三千艘火照城中樞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荆湖宣撫使散宋兵分隸諸兵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克軍餉命阿里海牙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伯顏曰汝旣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德祐元年至元十二年正月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爲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走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時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

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范文虎以安慶叛降元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兵會之二月池州通判趙玠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及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玠發迎降玠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迎降而陽助玠發守城守城之權皆歸于林玠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城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妻乎玠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玠

宋史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三

八

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僮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玠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玠發死林開城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舍合葬祭其墓而去賈似道以精銳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關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芻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

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舟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與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遂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

宋史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三

九

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何以戰師將惟有入揚州招潰卒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舟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謾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俱相繼降元元軍畧饒州知府事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唐震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陣衆皆散震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初故相江萬里以

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荅萬里遂力求去及是聞襄陽破鑿池芝山後圖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于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入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水中積尸如壘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歛葬之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諡忠介萬里太傅益國公諡文忠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博羅懼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三月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不可上言曰百年述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懼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令狐傑以城降元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潛說友以平江府叛降元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

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降夏四月荆南州軍皆陷初高達解鄂圍賈似道許以赴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里海牙自岳州攻江陵達戰屢敗及元屠沙市達與朱禪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禪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鄂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羣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揚州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朮攻真州苗再成帥兵大戰于老鶴嘴敗績阿朮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朮陽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揚子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躍出馬引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譟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朮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

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元召汪良臣入朝命行西川樞密院事曰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成都安撫使咎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鼎紫雲諸城降元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世傑與常州守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土

選健卒善戰者千人載以巨艦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箭遂檣俱焚煙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鶴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海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

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禺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禺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舉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重慶趙氏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土

全

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阿里海牙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結堡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阿朮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冬十月伯顏分軍爲三道阿剌罕奧魯赤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率左軍出

江並海取道江陰趙澈浦華亭以范文虎爲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阿剌罕破銀樹東瀨遂陷廣德軍曰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入衛元將宋都解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聞兵至奔建昌都統密祐率衆逆戰進賢平元兵呼曰降者乎闕者乎祐曰闕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祐被四矢三鎗猶麾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五

劉鑑呂師夔以金符遣之祐不受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進取建昌萬石走之閩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善通判陳炤都統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諭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板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善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嘗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

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蒙古兵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卽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十二月蒙古伯顏入平江都統制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六

五

五

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李文煥等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阿里海牙攻潭州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淦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箒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背國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箒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人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聞之多舉

家自盡城無虛井繚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以城降阿里海牙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元制江南人爲十等按宋謝枋得曰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益王廣王走婺州元伯顏軍皋亭山太后遣使奉璽迎之二月元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罷官府及侍衛軍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王遂走温州阿朮屯淮南道其西道屬之萬

卷一百一十五

共

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無費國力攻奪邊臣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益王卽位于福州三月伯顏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與芮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命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

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夫人黃氏并三學士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初伯顏執文天祥北去天祥自鎮江得脫浮海如温州拜樞密使元主廢德祐帝爲贏國公凡家資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時衛娶諸州皆復起

卷一百一十六

七

兵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衛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興等數謀先登拔其城故相留夢炎降六月元軍入廣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秋七月臨安旣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州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此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復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令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實應以絕

其餉道憚羅惟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旣而淮安旰詔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獨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竭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木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木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卽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流涕八月揚州

旣破元兵攻真益急城陷守將苗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木入朝九月元軍分道寇闔廣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來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元呂師夔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十一月元兵陷處州遂入建寧府邵武軍陳宜中張世傑未帝航海帝舟泊泉州港招撫司蒲壽庚來謁請駐驛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几海舶必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以泉州降元元遣使至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

而死十二月元置江淮行省靜江以水爲固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濬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襟以涸其陞城遂破馬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力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什阿里海牙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元立提舉學校所元主以合卅閩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六月文天祥敗元于粵都李恒襲天祥天祥兵潰走循州帝遷潮州之淺灣端宗景炎二年九月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

宋本紀卷一百一十一

平

入大庾嶺惟元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採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冬十月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遣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流血有聲十一月初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遠夷廣州城元將襲帝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景炎

三年元至元十五年正月初張瑄復瀘涪州遂敗元軍於重慶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書與張瑄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瑄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檣衡將攻之瑄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瑄與元兵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瑄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瑄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瀘州紹慶南平襲施思播諸州相繼皆降于元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

宋本紀卷一百一十二

至

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臨陣中傷還營病故者與陣亡同著爲令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知州事馬發死之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天未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是爲祥興帝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沒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餘

間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
主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劔專決軍事弘
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
師三萬分道而南元至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秋七
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起兵以應厓山雷瑒全永興
潭屬縣之民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
主命阿里海牙往討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恩州烏
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牙畧地海外遣人
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於白沙石
末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牙烈殺之由是瓊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文
天祥聞帝卽位乞入朝優詔不許天祥屯潮陽鄒鳳
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
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率麾下走海
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
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劉
劉子俊自詭爲天祥輩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
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
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
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祥興二年至

元十六年春正月元將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
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
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
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
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
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
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
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
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
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以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
縛長木以拒舟火不能熱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
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
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
之合州守王立以城降元東川州縣皆沒三月戊寅
朔世傑將陳寶隆已卯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弘
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
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作樂乃戰違令
者斬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
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作樂世傑以爲且解不

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什諸舟之檣旗皆什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奉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不孝

天

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趙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嶺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桅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以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因其骨葬潮居里十二月元增置宿衛元宿衛皆領於四怯薛以太祖功臣

博爾忽博爾本木華黎孫老溫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老旣久卽擢爲一品或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幹耳朶怯薛尤多國之大費每糜於此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十八年許衡卒十九年阿合馬以聚斂得幸於上世祖在上都適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急召董文煥至自臨安未至帝問來期及至卽召入文煥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効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暨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不孝

金

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教主者卿其勉之文煥避謝不許卽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奸狀爲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官臣竹忽納曰董文煥深慮非爾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文煥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狷則濟奸不徇則致譏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

也帝方信桑門之惑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
惟道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僞撰詔悉焚之益都
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錠與妖人
高和尚謀擊殺之時太子從帝如上都阿合馬留守
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奸乃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
張易發兵夜會東官易不察遽以兵往宿衛高鵬問
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丞相既而省中遣
使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
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
以所袖銅錠碎其腦立斃囚右丞相張惠於是觸等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史

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
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
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歸討
爲亂者獲高和尚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
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
後上知阿合馬之奸詔戮其尸十二月殺宋樞密使
文天祥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
是崔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
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臣以爲臺官建言庶於國
家有補選用臺察官止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

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
員相參巡歷爲宜旣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
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
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
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網紀猶不振如更抑之則風
采蕭然無可望矣不可行也從之元糧運仰給江淮
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樂陸運至
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
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傭
殺其主以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掠抄海上備知

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史

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民義伯顏平宋時遣清
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
遂言海道可通乃命總管劉羅壁暨瑄等六十艘運
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剝行海洋亦逾年
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事復因怵兀解言海
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
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二十年罷採民間女子
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貪緣爲害耶律鑄請令大
都歲取三人小都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崔彧言
罷之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

名不叙百貫以上者死崔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
膳養之資難資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
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
抵罪又復何辭哉遂詔内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
給五分二十一年二月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
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十阿
曾渾旆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
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惜召
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元主
從西僧請發宋會稽諸陵初令馬專政盧世榮以賂
進爲江西權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
利無稱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
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霍孫等皆
以議不合罷去遂以世榮爲右丞世榮既入中書即
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
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
丞相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膏兩
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
以避寒熱旣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相
盡取之得無有日盡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二

十二年二月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餘萬以
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
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
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
銅鑄錢并製綺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
運司給民錢今商販諸番官取其七民取其三各路
雖設常平倉名存實亡宜取權豪所擅鉄冶鑄器鬻
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
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酤法乃禁民私酤米一石
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餉
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
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骨酥酪之用以十二與牧
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
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
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
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
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
是擢用甚衆冬十一月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
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賊因議
事微有可否詎以沮格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於

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湏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鞫之一一欵服遂命誅之剖其肉以食鷹獺

史案左編卷五十一

蒙古

手

留

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救之二十三年春正月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歛大爲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蠅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罷

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兵諸路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況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尉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二月禁漢人持兵器三月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是文海言省

史案左編卷五十二

不蒙幸

手

鏡

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至是遂詔文海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二十四年三月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曹欲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

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爲非欲沮格至元鈔邪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據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二十五年毀宋故宮爲佛寺二十六年開會通河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藉以爲兵復詔脫歡督軍擊安南散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於海先是告

諸王乃頹反者帝遣伯頹往觀虛實乃頹謀執之伯頹覺得脫歸時西北聞諸王乃頹反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計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誠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頹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頹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口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頹外應今乃頹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于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旣而乃頹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

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頹堅壁不出司農卿鉄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于是帝張蓋據胡床坐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王昔鐵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頹敗走追執之秋八月帝還上都冬十一月江淮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頹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忙古解更易其

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夸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頻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禁百官受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二十八年夏五月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楊璉真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擄取金寶珠玉無算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獻者猶多至是坐侵盜官物遣使逮問追治之藉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秋七月御史中

梁陳或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有不以賄而
用之者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欺蔽九
里腹制百姓爲事宜令兩司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
除名爲民從之秋七月桑哥伏誅冬十月遣禮部
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脫懽等既還帝怒
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燁襲位不忽木
曰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歟窮則嗾勢使
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
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二十九年春正月開
上都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詔江南避亂者
令復業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
保時羣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諭復
業詔從之閏六月張立道至安南謂日燁曰昔鎮南
王不用向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
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嶺南雲南之人與汝
習而而拔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
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詭汝耳汝曾
不置備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燁泣謝出
奇兵爲路立道却之因邀其入朝日燁曰吾生畏死
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
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敕日燁
懼卒不至三十年八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至安南
徵其王入朝曾至安南其國三門日燁欲迎詔自旁
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風之入朝
日燁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燁
辯論言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
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
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
辯者汝事梁曾所辯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
或譏曾受安南賂遣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
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
可廷臣以日燁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
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冬十
月彗出紫微垣元至元三十一年元主忽必烈死在
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國語稱曰薛禪皇
帝梁氏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
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
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
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寒
謂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永保萬
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元詔信州路龍虎山三
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
三山符錄道教事真人吳開闢爲宗師留蓋下具人
丘長春能曉燒金佐世祖軍國之用以功封以金印
主全真教其外又有白蓮教滿摩教回回教頭陀教
不合不通各自有宗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秉忠
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
得之對曰西方之人得之世祖以入思麻帝師有功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佐平天下意其類當代有天下思爲子孫長久計欲
陰損其福而泄其氣於是尊其爵至於一人之下萬
民之上豐其養至於東南數十郡之財不足以資之
隆其禮至於王公妃主皆拜伏如奴隸甚而爲授記
藉地以髮摩頂以足代馬斃子以春極其卑賤及其
既死復於西方再請一人以襲其位事之一遵其制
元世祖既一天下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
大都耳兩處何爲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
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劉秉忠遷元
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蓋稍潤其土然亦不及百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邪初元世祖命劉
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
其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
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
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起
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
大哉乾元之義國號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
曰至元設經陳紀以垂後世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
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世祖嘗言
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
其立臺之古歷世遵其道不變持國正論謂之臺綱
後世漸徇私情謂非親不舉非讐不彈執此之論反
謂當然而國論遂大不正矣
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世祖
三十年受皇太子寶撫軍於北邊三十一年春正月
世祖崩親王諸大臣遣使告哀軍中夏四月壬午帝
至大都左右部諸王畢會前皇帝位大德三年以哈
刺哈孫爲左丞相十一年崩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
宗違豫日久政出中宮乃出仁宗及其母太后居懷
州及成宗崩后以已嘗謀出仁宗恐其兄武宗立必

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伯顏及諸王明里陰左右之謀斷武宗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肯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武宗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仁宗於懷州哈剌哈孫使至懷州仁宗疑未行其傅李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宮車宴駕太子遠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仁宗乃與其母還大都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哈剌哈孫潛知之夜遣人啓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倖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復遣都萬戶囊加及諸諸王禿剌定計囊加多力贊之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卽并諸王明里執之收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誅之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覲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重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

變及武宗至上都卽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執安西王諸王明里至上都亦皆賜死成宗承天年連歲寢疾凡國家之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至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大德三年總兵北邊與海都軍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軍至按台山乃鑾帶部落降五年與海都戰于迭怯里古之地海都軍潰越二日海都悉合其衆以來大戰師失利親出陣力戰大敗之盡獲其輜重悉援諸王駙馬衆軍以出明日復戰軍少却海都乘之帝揮軍力戰突出敵陣後全軍而還海都不得志去族亦死八年封帝懷寧王成帝崩自按台山至於和林諸王勲戚畢會皆曰今諸王阿難答明里等焚惑中宮潛有異議諸王也只里昔嘗與叛王通今亦預謀旣辭服伏誅乃因闔辭勸進帝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及仁宗遣使迎帝五月至上都甲申卽位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至大元年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

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四年帝崩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濫錫賚大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立爲太子武宗崩卽位初帝在東宮宦者昭文館大學士李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卽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

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旣卽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遂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爲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譖邪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爲不法則必刑無赦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卽改除之臺除者中

事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
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
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恭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
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初世祖以第四子那木罕爲北
安王鎮北邊北安王薨顯宗以長孫封晉王代之統
領太祖四大翰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晉王薨帝襲
封是爲嗣晉王仍鎮北邊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與
翊戴之謀有盟書焉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帝常
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且入宿衛

卷之三

聖

久之哈散歸言御史大夫鐵失與拜住意相忤欲傾
害之至治三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刺沙
言主上將不容於晉王汝盍思之於是倒刺沙與探
忒深相要結八月二日晉王獵於禿刺之地鐵失密
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
命幹羅思以其事告倒刺沙於是王命囚幹羅思遣
使赴上都以逆謀告未至癸亥英宗南還駐驛南坡
是夕鐵失等矯殺拜住英宗遂遇弒于幄殿諸王按
撥不花等奉皇帝璽綬北迎帝于鎮所癸巳卽皇帝
位於龍居河諸王買奴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

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收鐵失及
其黨伏誅惟帖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議遠流
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所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邪
諫亦伏誅餘黨皆免官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簽樞
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帝崩文宗不爲立廟謚世
止稱爲恭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
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惑於讒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
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居出於外及英宗遇弒而
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
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

卷之三

聖

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
王之系將誰屬邪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
八月簽樞密院事燕鐵木兒謀逆遂遣使迎懷王圖
帖睦爾于江陵皇太子阿速吉八卽位於上都遣梁
王王禪右丞相塔失將兵分道討燕鐵木兒時年九
歲改元天順已而懷王入燕立爲帝上都兵敗帝不
知所終

明宗和世疎武宗長子也武宗立仁宗爲太子命以
次傳於帝武宗崩仁宗立延祐三年奉議建東宮時
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爲太子又

與太后幸臣構髑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至治元年五月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出帝居於海南三年六月英宗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小人譖愬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宗遇弒泰定帝立召帝弟文宗于海南之瓊州封懷王賜黃金印二年又命出居于建康以殊祥院使也先捏掌其衛士三月子懿璘質班生是爲寧宗初晉王旣爲帝以內史倒刺沙爲丞相狡復自用災異數見而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致和元年春大駕出畋柳林以疾還宮

史纂要編卷五

蒙古

聖

諸王滿禿阿馬剌台與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謀曰今主上之疾日臻將往上都如有不諱吾黨扈從者執諸王大臣殺之居大都者卽縛大都省臺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極傳檄守禦諸關則大事濟矣三月大駕至上都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居守燕鐵木兒留大都時也先捏私至上都與倒刺沙等圖弗利于帝乃遣宗正古台遷帝居江陵及泰定帝崩于上都倒刺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時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皇有聖

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卽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乃縛平章烏伯都剌等下于獄燕鐵木兒與西安王固守內庭於是帝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復矯稱帝所遣使者自北方來云周王從諸王兵整駕南轅旦夕卽至矣丁巳懷王入京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改

史纂要編卷五

蒙古

聖

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時倒刺沙在上都立泰定皇帝子爲皇帝乃遣兵分道犯大都而梁王王禪右丞相荅失等兵皆次于榆林燕鐵木兒帥師與戰屢敗之上都兵皆潰十月辛丑齊王月魯元帥不花以兵圍上都倒刺沙乃奉皇帝寶出降兩京道路始通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北邊諸王咸帥師扈行乃命孛羅如京師兩京之民聞帝使者至驩呼歌舞曰吾天子實自北來矣帝卽位於和寧之北次刼堅察罕之地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

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燕鐵木兒等侍帝特命臺臣曰太祖皇帝嘗訓勅臣下云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繫累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亦以聞朕不爾責也帝遣使立苗帖睦爾爲太子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察都圖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宗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鐵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鐵木兒且怒且惧旣而帝暴崩燕鐵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太子入哭盡哀燕鐵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之者歟

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崩帝即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

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

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稽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王禕曰寧宗之立非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封爲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生妥懽帖木兒至順初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于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妥懽帖睦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闕里吉思往迎之至自靜江即帝位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憮惡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

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嬪不答失里帖其勢頗令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高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制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鐵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嫡母亦剌鵠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慙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至正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牌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汎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

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淋漓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倥倥倥倥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六年河決七年冬十月沿江兵起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八年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爲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兵起九年以脫脫爲右丞相十一年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爲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

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大業

年

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其餘遷資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藥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

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又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碓山諸縣尋犯武陽萊縣犯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大業

年

兵破漢陽諸郡定遠郭子興等兵起破濠州二月徐壽輝兵破袁瑞饒信徽等州又破吉安路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從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秋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八月右丞相脫脫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大破之屠其城十一月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鎮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罕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

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
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十三年五月泰州
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二月哈麻進西番
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業兒法又進
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
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
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
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
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弟
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
所處室曰萱卽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
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
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九月命右
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
各募軍馬討張士誠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
之衆遂遣兵西屯于六合賊勢大蹙十二月初脫脫
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思郎中參知中書省事平
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
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

深衛之至是喉御史袁憲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
月累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
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
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
寧夏陸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闡察兒加太
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帝製龍舟於內苑帝
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
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
行特龍首眼口瓜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
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
甲神一縣鍾一縣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
毫差鳴鍾鈺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
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
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
未有帝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
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
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非
受秘密戒者不得與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
稱宋帝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爲皇帝又

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以元龍鳳以其母楊氏
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
章劉六知樞密院折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
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
自爲丞相太不花以軍事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
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
公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答失八
都魯總領其軍尋以爲河南行省平章

太祖皇帝起兵自河陽渡江取太平路秋七月元遣
使招諭諸起兵者遣諸王失里門四川左丞沙剌班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
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
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爲招
降之策耳不聽冬十一月答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
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州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
元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十六年春正月哈麻既
相以前進西僧爲耻告其父秃魯曰我兄翁位宰輔
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
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
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而

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
太子爲帝則已必先誅卽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
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
白齒未落遽謂我老邪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
定有旨哈麻與雪雪母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
奏二人罪惡帝曰哈麻兄翁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
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旣而省臣復糾
其罪不已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
死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據之三月

太祖皇帝克金陵收集慶路爲應天府夏四月元以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

搠思監爲左丞相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元江浙杭
州丞相達識帖睦迤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
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迤等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
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
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迤遁入
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
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迤乃還淮安城破元江東廉
訪使椿不華死之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
建議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
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

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十七年二月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元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連兵擊之三月太祖兵克常州宋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八月宋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于山東西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元以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遂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違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爾遣使署承案而已張士誠降于元元以爲太尉太師取揚州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友諒乃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命壽州文俊起兵慨然

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祿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機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冬十月宋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元察罕帖木兒等合將擊走之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河南大飢元太尉答失八都魯卒以其子孛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事領其軍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宋毛貴破薊州元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畧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紛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夏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元削右丞相太不花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悟良哈台代總其

軍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歎曰
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
太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
太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
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
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旣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
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告
授以成算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分兵討山東入奏事
語言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
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卽上言軍行以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蒙古

卷一百一十五

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
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
之罪詔削奪官爵蓋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
哈台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
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亟走至京首見太平
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
來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
於路冬十一月元左丞相搠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
爲左丞相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
虛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

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
奏其任用私人彙列及接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
鈔事將敗殺彙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
收其印綬御史王囊等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十九
年春二月元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欲倚以捍蔽
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
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秋八月元
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走
安豐初察罕帖木兒復圍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
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八 蒙古

卷一百一十五

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諜知城中食
盡計窮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
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小明
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
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中
原旣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飢至是因河南
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
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
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督之旣而士
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

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萬石至京師十二月元太子殺左丞成遵叅知政事趙中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親暱御史中丞秃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賊罪下獄杖殺之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旣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二十年二月元太平罷成遵等旣死會紐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元復以糊思監爲右丞相時帝益厭政官者朴不花用事爲姦利糊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

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漢王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秋九月元孛羅帖木兒引兵攻冀寧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詔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朝廷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界孛羅帖木兒而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察罕帖木兒尋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冬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遣知樞密事秃堅帖木兒將兵討之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

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微元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元主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禿監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監帖木兒走上都

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元察罕帖木兒克木東田豐等降二十二年六月彗出紫微垣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詔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元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二十三年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

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宋關先生餘黨復攻上都元孛羅帖木兒擊降之夏六月元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合兵攻貞降之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于珍立張士誠自稱吳王元遣使徵糧不與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元孛羅遣兵攻冀寧擴廓擊走之三十四年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主懷理降

江西悉平三月元削孛羅官爵不受命詔擴廓討之夏四月孛羅舉兵犯闕殺右丞相搠思監太子出奔五月元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孛羅復舉兵犯闕太子帥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孛羅爲右丞相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孛羅孛羅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秋七月元孛羅老的沙禿堅等皆伏誅冬閏十月元封擴廓爲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二十六年元擴廓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元史

太祖兵取淮安諸路八月元以陳反定爲福建行省

平章政事六月

太祖取湖州諸路二十七年八月元詔太子總制天

下軍馬置太撫軍院九月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十月元罷擴廓

官奪其軍令諸將分統之我

太祖命大將徐達等帥師北定中原

太祖旣掃除群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

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

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我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長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進取嶧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官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主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諡曰惠宗

卷一百一十三

十一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王椿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